

序

志而曰異明其不同於常也然而聖人
笑夫聖人之言雖多主於人事而吾謂
貫之則謂異之為義即易之冒道無
禮為害人君子笑而階降而在帝左右
者何耶神禹創鑄九鼎而上悔一徑復
爭子虛烏有之賦心而預為公道揚鑿
葉迷山目所不見率以仲尼不語為辭不

仁代之經也

冠萬國之出深

明天下之大道益以人倫大道泚世者聖人
則雖孔子之所不語者皆是輔功令教化
同功尚非其人則雖曰述孔子之所常言
為濫辟皆可周旋泥佛於之往則以為
官資實譽已也彼拘墟之士多疑於
自堪治世因果無乃渺茫乎曰是也然
吾乎彼彭生觀面申生語也武嬰官
多矣而世人多疑者以習應之感



無多德行，四人二者大止二厄，終世與子同於伯道，奇天道惜。

非遠，問三世不足消釋，厚賦釋，如馬衣，益人，倉亦安能知之，故於道。

情，人自情，故也。或曰：報應示戒，可矣。歟，和不宜，懸乎曰是也。感而天地大笑。

無所不有，古今變矣。未可丹膠，人世不。君子陰，曾反，昏正人乎，豈復，姬。

謝世便儻，共姜榮，公檄，瑟可祭，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

鬼頭同，不則，虛冥之中，反是聖賢道場。曰：唐虞三代，有是理乎，或又疑。

而且規之曰：異事世固，明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言，竟馳想天外，幻跡人隱。

主，為齊，謂，臨，能乎，曰是也。懸子長，列傳，不厭，滑稽，危言，寓言，蒙莊。

且二，一更，果，皆，實，乎，山人，二，說，志，知，一，補，貴，感，又，笑，而，況，勃，穿。

聊齋志異序



諺有之云見橐駝謂馬腫背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見者為有所不見者為無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無則怪之至於草木之繁落昆虫之變化倏有倏無又不之怪而獨於神龍則怪之彼萬竅之刁刁百川之滔滔無所持之而動無所激之而鳴豈非怪乎又習而安焉獨至於鬼狐則怪之至於人則又不怪夫人則亦誰持而動誰激之而鳴者乎莫不曰其實為之夫我之所以為我者目能視而不能視其所以視耳能聞而不能聞其所以聞而況於聞見所不能及者乎夫聞見所及以為有所不及以為無其為聞見也哉可笑人之言曰有_{了了}曰有物_{以首}而不知有以_以形為形無物為物者夫無形無物則耳目窮矣而不可證之無也_然然腹者有不見泰山者有聞蟻聞者有不聞雷鳴者見聞之不同者皆未可妄論也自小儒為人死如風火散之說而原始要終之道不明於天下於是所見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馬腫背之說冒行於天下無可如何輒以孔子不語之詞了之而齋諧志怪虞初記異之編疑之者寥寥矣不知孔子所不語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聞者耳而謂春秋盡刪怪神哉留仙蒲子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於制舉業之暇凡所見聞輒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向得其一卷輒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余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

墟之見而與夏蟲語水也余謂事無論常怪但以有害於人者為妖故曰
食星隕鷄飛鵠巢石言龍鬪不可謂異惟土木甲兵之不時興亂臣賊
子乃為妖異耳今觀留仙所著其論斷大義皆本於賞善罰淫興安義
命之旨足以開物而成務正如楊雲法言桓譚謂其必傳矣豹岩樵史
唐夢賚非題

聊齋自誌

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
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一秋螢之火鳴魁爭光逐之野馬之塵固而見笑于
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
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寄於
斷髮之御覽在眼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造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
懷痴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瀝聽而三生石
上頓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駭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瘡
瞿目書扁袒入室藥膏如錢圖佑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三

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疴則冷以筆墨之耕耘則其爾條仙虛也
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益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
風揚墮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焚燈
依欲甚甚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安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
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鷺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
俱嘲自熟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聞乎康熙己未春日



聊齋志異一卷

考城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諱燾邑廩生一日病卧見吏人持牒牽白顛馬來云請赴
試公言文宗未臨何遽得考更不言但敦促之公病乘馬從去路甚生跡至
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時入府解宮室壯麗上坐十餘官却不知何人惟閉牒
可識簷下設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與連肩几上各有筆札俄題
紙飛下視之八字云一人二人心無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為喜
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諸神傳贊不已召公上諭曰河南缺一城隍若
稱其職公方悟頓首泣曰辱膺寵命何敢多辭但老母七旬奉養無人請得
終其天年惟聽錄用上一帝主像者即命稽母壽籍有長鬚更捧冊翻閱一
過白有陽等九年共籌躋嗣嗣帝曰不妨令張生搏象九年瓜代可也乃謂公
應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給假九年及期當復相召又勉勵秀才數語二公稽
首泣下秀才握手送諸郊野自言長山張某以詩贈別都忘其詞中有了花
有酒春常在無燭無燈夜自明之句公既騎乃別而去及抵里豁若夢寤時
卒已三日母聞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語問之長山果有張生於是日死矣後
九年母果卒營葬既畢浣濯入室而沒其岳家居城中西門內忽見公鑿齋朱
幘輿馬甚衆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驚疑不知其為神奔訊御中則已歿矣公
有自記小傳惜亂後無存此其畧耳

譚晉言是諸生也篤信道引之術寔暑不輟行之數月若有所得一日方跌坐
聞耳中語如蠅曰可以見矣開目即不復聞合眸定息又聞如故謂是丹將成竊
喜自是每坐輒聞因思俟其再言當應以視之一日又言乃微應曰可以見矣俄
覺身中習然似有物出微視之小長三寸許貌瘁惡如伎仗旋轉地上心竊
異之姑凝神以觀其變忽有鄰人假物扣門而呼小人間之意張皇逸屋而轉如
鼠失窟譚覺神魂俱失不復知小人所之矣遂浮顛上疾號叫不休醫藥半
年始漸愈

尸變

陽信某翁者邑之蔡后村去城五六里父子設臨器店宿行商有車夫數
人往來負販輒寓其家一日昏暮四人偕來望門投止則翁家客宿即滿四人
計無復之堅請客納翁沉吟思得一所以恐不當客意客言但求一席厦宇更
不敢有所擇時翁有子婦新死停尸室中子出購材木未歸翁以靈所室寤
遂穿衾尋客往入其戶燈昏案上案後有搭帳衣紙衾覆逝者又觀寢所則
複室中有連榻四客奔波顛困甫就枕鼻息漸粗惟一客尚矍矍忽聞靈牀上
察之有聲急開目則屋前燈火焰視甚了女尸已揭衾起俄而下漸入臥室而淡
金色生絹抹額俯近榻前徧吹卧客者三客大惶恐將及已潛嚙被覆首閉
息忍咽以聽之未幾女果來吹之如諸客覺出房去即聞紙衾聲出首微窺

見僵卧猶初笑客惧其不敢作聲陰以足踏諸客而諸客絕無少動顧念无
不如著衣以寬裁起振衣而察之聲又作客惧復伏縮首氣中覺女復
來連續吹數始去中聞聞靈床作响知其復臥乃從被底漸出手得袴遽就
着之白足奔出尸亦起似將逐客比其離幃而容已板闔出矣尸馳後之客且奔
且號村中人元有警者欲扣主人之門又恐遲為所及遂望邑城路極力奮去
東知警見闔若聞木魚聲乃急趨山門道人訝其非常又不即納投踵尸已至
去身盈尺容容益甚門外有白楊圍四五尺許因以樹自幃彼右則左之尸益怒
悉谷寢倦笑且頓立容汗但氣逆底樹闔尸暴起伸兩臂隔樹探樓之容驚仆
尸捉之不得把樹而僵道人驚德良久无聲始漸出見客臥地上嚼之死然心不
絕有動氣負入終夜始甦飲以湯水而甦之客具以狀對時晨鐘已蓋曉色
迷濛道人規樹上果見僵女大駭報邑宰親詣督驗使人板女手字不可開
審諦之則左右四指並卷如鉤入木沒甲又數人力拔乃得下視指穴如鑿孔懸遺
役探翁家則以尸容斃終正謀役告之故翁乃從往昇尸婦客泣告案曰身
四人出今人婦此情何以信御里宰與之牒齎送以歸

噴水

萊陽宋玉村先生為鄧晉時所僦第其荒落一夜二婢奉太夫人宿廳上聞院
內撲有聲如怪工之噴衣者太夫人促婢起六窗窺視見一老嫗短身駝背白
髮如帚冠一髮長二尺許周院環走踈急作鶴拔行且噴水出不窮婢愕返白

太夫人亦驚起而婢扶窗下聚觀之。嫗忽逼窗直噴檣內窗紙破裂三人俱仆而
家人不之知也。東曦既上家人畢集叩門不應方駭擿扉入見一主二婢駢死一室
一婢禹下猶溫扶灌之移時而醒乃述所見先生空哀憤欲死細窮沒處掘深
三尺餘漸露白髮又掘之得尸如所見狀面肥腫如生令擊之骨肉皆爛皮
內此蓋清水

王阮亭云玉卮灑掃失恃事恐屬傳聞之訛

腫人語

長安士方棟頗有寸名而佻脫不持儀節每陌上見游女輒輕薄尾後之清明前
一日偶步郊郭見一小車朱箔綉轆青衣數輩款段以送內一婢來小馬容光絕美
稍近視之見車慢洞開內坐二八女郎紅妝艷麗尤生所未睹目眩神奪瞻戀
弗舍先或後泛馳數里忽聞女即呼婢下車倒曰為我垂簾下何處風狂兒
郎頻來窺瞻婢乃下簾怒顧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嬈媿寧非同田舍娘子
放教秀才胡亂言已掬轍去馳生目不可開繞一拭視而車馬已渺焉疑而
返覺目終不快情人啓臉撥視則睛上生小翳徑宿益劇淚數不得止翳
漸大數日厚如錢方晴起旋縲百藥無效悒悒欲絕頗思自懺悔聞光明徑
能解厄持一卷渙人教誦初猶煩燥久漸自安旦晚无事惟趺坐捨珠持之一年
萬緣俱淨忽聞左目小語如蠅曰黑漆似討耐殺人右目中應云可同小教遊
出此間氣漸覺兩鼻中蠕蠕作癢似有物出離孔而去久之迺返復自鼻入
中又言曰許時不窺園亭珍珠蘭遠枯瘠死生素喜香甘蘭園中多種植

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問忽聞其言遽問妻以闌花何使憔悴死妻語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趨驗之花果高笑大異之靜匿房中以俟之見有小人自生鼻內出大不及豆營之然竟出門去漸遠遂迷所在俄連臂歸飛上面如蜂蟻之枝穴者如此三日又問左言曰墜道迂還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啓明右應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試開得與而俱遂覺左匡內隱似爪裂有頃開視露見几物喜告妻之審之則脂膜破小竅黑睛熒之終如劈樹越一宿障盡消細視竟重瞳也但左目旋瞽如故乃知兩瞳人合居一眶笑生雖一目眇而較之雙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狹束御中稱盛德焉

吳史氏曰御有士人偕二友於途遙見少婦控馬出其前戲而吟曰有美人之兮願二友曰驅之相與笑騁俄追及乃其子嬾心赧氣喪慙不復語友偽為不知也者評隲殊襲士人忸怩吃而言曰世長男婦也各隱笑而罷輕薄者往々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眩目失明又鬼神之慘報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嘗喜菩薩現身耶悉小郎若生闌門戶鬼神雖惡亦何嘗不許人自新哉

畫壁

江西孟龍潭與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闌若殿宇禪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塔其中見客入肅衣出迎導與隨喜殿中塑誌公像兩壁圖繪精妙人物如生東壁畫蓋散花天女內一垂髫者古花微笑唇欲動眼波將流注目久不覺神搖意奪恍惚疑想身忽飄忽如駕雲霧已到壁上見殿閣重閣非

復人。世老僧說法。座上偏袒。徒視者甚衆。朱亦雜立其中。少間似有人暗牽其裾。回顧則垂髮兒。髻然竟去。履即從之。過曲欄。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舉手中花。逆作招狀。乃趨之。舍內寂無人。遽掩之。亦不甚拒。遂與狎好。既而閉戶去。囑勿咬。夜乃復寤。如此。二日。女伴共覺之。共搜得生。戲謂女曰。腹內小郎已許大。尚髮蓬。學處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女含羞不語。一女曰。妹。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懼。羞笑而去。生視女。髻雲高簇。鬢風低。齒比。齒時尤艷絕也。回顧無人。漸入猥褻。聞麝心樂。方未艾。忽聞言。莫。其。鎖鏗然旋。有絲萬。之聲。女驚起。與生竊窺。則見一金甲使者。黑面如冰。鎖。手。槌。衆女環繞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貽伊戚。又同聲言。无使者反身。竊願似將搜。女大惧。面如死灰。張皇謂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啓壁上小扉。捧遁去。朱伏不敢息。俄聞靴聲。空房內。復出。未幾。頰喧漸遠。心稍安。窓戶外。輒有往來。語論者。朱踰牆。既久。覺耳際蟬鳴。目中火出。置狀殆不可忍。惟靜聽。以待女歸。竟不復憶身之何自來也。時孟龍潭在殿中。轉瞬不見。朱疑以阿僧。笑曰。德往聽說法去矣。阿何處。曰。不遠。少時以指彈壁而呼曰。朱檀。趙何久游不歸。旋見壁阿。畫有朱像。偃耳佇立。若有聽察。僧又呼曰。游侶久待笑。遂飄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口呆。孟大駭。送客阿之。盂方伏榻下。聞扣聲如雷。故出房窺聽也。共視拈花人。髻鬢翹。不復齒矣。朱驚拜老僧。而阿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首首何能解。朱氣結而不揚。孟

心駭嘆而无主。即起歷階而下。

異史氏曰：幻由人作。此言類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昔菩薩點化愚蒙。千幻並作。皆人心所自動耳。若安心切。惜不聞其言。下大悟。披髮入山也。

山魃

孫太白嘗言其曾祖肄業於南山柳溝寺。夢秋夜里。獨向始返。啓窗則案上塵生。窗闌絲滿。命僕蕪除。室晚始覺。清爽可坐。乃拂榻陳卧具。扁扉就枕。月色已滿。窗矣輾轉。移時萬籟俱寂。忽聞風聲。降山門。豁慙作响。竊謂寺僧失局。注念。聞風聲漸近。居戶俄而房門闢矣。大疑之。思未定。聲已入屋。

又有靴聲鏗。然漸傍寢門。心始怖。俄而寢門闢矣。急視之一大鬼。鞠躬塞入。突立榻前。始與梁齊。面似老灰。皮色目光。睽閃。遶室四顧。張巨口如盆。齒踈長三寸許。舌動喉嗚。呵喇之聲。响連四壁。公惧。趨又念咫尺之地。勢无所逃。不如因而刺之。乃陰抽枕下佩刀。遽拔而斫之。中腹作石。岳聲。鬼大怒。伸巨爪攫公。公縮鬼攫。得衣掉之。急而去。公隨衾。墮伏地。號呼。家人持火奔集。則門閉如故。排窬入。見狀。大駭。扶曳登床。始言其故。其驗之。則衾夾于寢門之隙。啓扉。揜焰。見有爪痕。如箕五指。着處皆穿。既明。不敢復當。負夜而歸。後嗣僧人無復他異。

咬鬼

沈麟生云其友某翁者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女子褰衣入以白布裹首縲眼麻裙向內室去疑鄰婦訪內人者又轉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惶惑女子已出細審之年可三十餘顏色苗彊眉目感慙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漸逼臥榻遂偽搖以觀其變無何女子攝衣登床壓腹上覺如百鈞重心雖了而舉其手如搏擊其足如接也急欲號救而苦不能聲女子以喙嗅翁面顧莫肩額殆徧覺喙冷如冰氣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計待嗅至頤頰當即因而嚙之未幾果及頤翁乘勢力斲其顴齒沒於肉女負痛身離且掙且啼翁斃益力但覺血液交頤濕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聞夫人聲急呼有鬼一後類而女子已飄忽遁去夫人奔入無所見笑其魔夢之誣翁述其異且言有血証焉相與檢視如屋漏之水洗枕浹席伏而嗅之腥臭異常翁乃大吐過數日口中尚有餘臭云

捉狐

孫翁者余姻家清暇之伯父也素有胆一日晝臥彷彿有物登牀遂覺身搖如駕雲霧竊意無乃壓狐耶微窺之物大如猫黃毛而碧首自是邊來蠕伏行如恐翁寤遂巡附体者足接者股突甫及腹翁驟起按而捉之握其項物嗎急莫能脫翁亟呼夫人以帶繫其腰乃執帶之兩端笑曰閻汝善化金注自在此看作如何化法言次物忽縮其腹細如管幾脫去翁大愕急力縛之則又

鼓其腹粗于椀堅不可下力稍懈又縮之公恐其斃命夫人急殺之夫人張皇四顧不知刀之所在公左顧示以舌處比回首則帶在手如環然物已漸矣

菽中怪

長山安翁者性喜稼農功秋圃菑熟刈堆隴畔時近村有盜稼者因命僕乘月輦運登場俟其裝載歸而自留邏守遂枕戈露臥目稍瞑忽聞有人踐菑根咋作响心疑暴客急舉首則一大鬼高又餘赤髮鬚鬚去身已近大怖不遑他計踴身暴起很刺之鬼嗚如雷而逝恐其復來荷戈而歸迎佃人於途告以所見且戒勿往衆未深信越日曝麥於場忽聞空際有聲翁駭曰鬼物來矣乃奔衆亦奔移時復聚翁命多設弓弩俟其復來之翼日果復來數矢齊物惧而遁二三日竟不復來來既登倉禾藪雜粟翁命收積為塚而親登而踐嘗之高空數尺忽遙望駭曰鬼物至矣衆急覓弓矢物已奔公仆斃其額而去共登視則去額骨如掌昏不知人負空家中遂卒後不復見不知其何怪也

宅妖

長山李公司寇之侄也宅多妖異嘗見厦有春燈而紅光甚修潤李以故无此物近撫按之隨手而曲殆如肉突駭而却走旋回視則已移動漸入壁中又見壁間倚白柱潔澤修長近扶之膩然而倒委蛇入壁移時始沒席避十七年王生俊升設帳其家昇暮燈火初張生著履臥榻上忽見小人長三

十許自外入畧一盤旋即復去少頃荷二小瓮來設堂中宛如小兒輩用梁紫藍心所製者又頃之二小人昇棺入僅長四寸許停置瓮上安厝未已一女子率厮婢數人來率如小如前狀女子裹衣麻復束腰際布裹首以袖掩口嚶而哭聲類巨頓生睥睨良毛森立如霜被於膝因大呼遽走趨床下搯斫其肘起館中人聞聲畢集堂中人物杳然矣

王六郎

許姓家漁之北郭業漁每夜携酒河上飲且漁飲則酌地祝云河中溺鬼得飲以為常他人漁迄無所獲而許獨滿筐一夕方獨酌有少年來徘徊其側讓之飲既與同酌既而中夜不獲一魚息頭上少年起曰請於下流為君設段飄然去少間復返回魚大空矣果中有聲舉網而行數頭皆許

申謝欲歸贈以魚不受曰屢叨佳醞區何足云報如不辜要當以為長耳許曰方共一夕何言屢也如肯永願誠所甚願但愧無以為情耳詢其姓字曰姓王無字相見可呼王六郎遂別明日許偵魚益沽酒晚坐河干少年已先在遂與歡飲數杯輒為許飲魚如是半載忽告許曰拜識清揚情逾骨肉慙相別有日矣語甚悽楚驚問之欲言而止者再乃曰情好如吾兩人言之或勿許耶今將別無妨明告我實鬼也素嗜酒沉醉溺死數年于此矣前君之獲魚獨勝于他人者皆僕之精驅以報酬實耳明日業滿當有代者將往投生相聚只今夕故不能无感許初聞甚駭然親狎既久不復恐

怖因亦敬飲酌而言曰六郎飲此勿戚也相見之遲遲良足悲惻然業滿劫脫正宜相賀悲乃不倫遂與暢飲因問代者何人曰兄於河畔視之亭中有女子渡河而溺者是也聽村雞既唱洒涕而別明日敬伺河邊以覘其異果有婦人抱嬰兒來及河而墮兒拋岸揚手擲足而啼婦沉浮者屢矣忽淋淋攀岸以出藉地少息抱兒逕去當婦溺時意良不忍思欲奔救轉念是所以代六郎者故止不救及婦自出疑其言不驗抵暮漁窟處少年復空曰今又聚首且不言別矣問其故曰女子已相代矣僕憐其抱中兒代弟一人遂殘二命故舍之更代不知何期或吾兩人之緣未盡耶許感嘆曰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由此相聚如初數日又來告別

其復有托者曰非也前

一倉州隱果逢帝天今授為招遠縣身鎮土地來

之尚不忘故交當一往

揮勿憚修阻許賀曰君正直為神甚慰人心但人神路隔即不憚修阻將漫如何少年曰但往勿慮再三叮寧而去許歸即欲治裝東下妻笑曰此去數百里即有其地恐士偶不可以共語許不聽竟抵招遠問之居人果有身鎮尋空其處息肩逆旅問祠所在王人驚曰得无容姓為許曰然何見知又曰得无容邑為潘曰然何見知主人不答遽出俄而又夫抱于媵女窺門雜沓而來環如堵堵許益驚眾乃告曰數夜前夢神言淄川許友當即來可助以資各祇候已久許亦異之乃往祭于祠而祝曰別若後寤寐不去心遠踐是契約又夢夢示居人感蒙中懷愧无愧物僅有卮酒如不棄當如河上之歡祝畢焚錢紙俄

見風起座后。旋轉移時始散。似夢少年來衣冠楚楚。大異平時。勞頓
則喜。問交并。但任微職。不便會面。咫尺河山。甚愴於懷。居人薄有所歸。聊酬夙
好。婦如有期。尚當走送。君數日許欲歸。衆留殷懇。朝請暮邀。日更教主許
陞辭。欲行衆乃折柬抱襆。爭來致贐。不終朝。魄遣盈橐。蒼頭稚子。畢集祖
送出村。歛有羊角風起。隨行十餘里。許再拜曰。去郎珍重。勿勞遠涉。君心仁
愛。自能造福。方無庸故人屬也。風盤旋久之乃去。村人亦嗟訝。而曰。許歸家稍裕。
遂不復漁。後見招遠人。問之。其靈驗如響。云。或言即章丘石坑莊米和親也。

異史氏曰。道身青雲。无長自賤。此其所以神也。今日車中貴介。寧復識戴笠
人哉。余御有林下者。第基負有童稚。交任肥秩。計投之必相周顧。竭力辦裝。
奔涉千里。殊失所望。瀉囊僱騎始得。其族弟甚謔。作月令嘲之。云是月
也。哥。空貂帽解。坐益不張。馬化為驢。靴始收。聲念此可為一笑。

偷桃

乃東郡
隱之事

童時赴郡試。值春節。舊例先一日各行商賈。彩樓鼓吹。赴藩司。名曰演春。余送友
人戲。踞是日。游人如堵。堂上四官皆赤衣。東西相向坐。時方稚。亦不解其何官。但聞
人語。噦噦鼓吹。聒耳。忽有一人。率振長童。荷擔而上。似有所白。萬聲洶動。亦不聞
為何語。但視堂上作笑。聲聲。即有青衣人大聲命作劇。其人應命。方與問作何劇。
堂上相顧教語。更下宣。問所長答。言能顛倒生物。更以白官少頃。復下命。取桃子
術人聲。諸解衣覆。皆上。故作態。狀曰。官長殊不了。豎冰未解。安可。秘不敢又

碧為南面者所怒奈何其子曰父已諾之又烏辭術人周張良久乃云我等之
熟春初雪積人胸何處可覓惟王母園中四時常不凋却或有之必竊之天上
乃可子曰嘻天可階而升乎曰有術在乃啓竈出復一團約數丈文理其端望空
中擲去復即懸立空際若有物以挂之未幾愈擲愈高渺入雲中手中復亦盡
乃呼子曰兒來余老德體重拙不能行浮汝一往遂以繩授子曰持此可登子
受繩有難色然曰阿翁亦大憤如此一綫之繩欲我附之以登萬仞之高天倘中
道斷絕骸骨何存矣父又強鳴拍之曰我已失口悔无及煩兒一行兒勿苦倘竊得
來必有百金賞當為兒娶一美婦子乃持索盤旋而上手移足隨如蛛絲
斷入雲霄不可復見久之墜一桃如盤大術人喜持獻公堂上傳視良久亦不
知其真偽忽而繩落地術人驚曰殆矣上有人斷吾繩以將焉託移時一物墜
視之其子首也捧而泣曰是必偷桃為盜者所覺吾兒休矣又移時一豆落無
何肢體紛墮無復存者術人大悲一拾置竈中而闕之曰老夫止此兒日後我
南北游今承嚴命不意罹此奇慘當負去瘞之乃升堂而跪曰為桃故殺吾子矣
如憐少人而助之死當結草以圖報耳坐官駭詫各有賜金術人受而纏諸腰
乃扣竈而呼曰八兒不出謝賞將何待忽一蓬頭僮首抵竈蓋而出望北稽
首則其子也以其術奇故至今猶記之後聞白蓮教能為此術意其苗裔耶

種梨

有鄉人負梨於市頗且方僧騰貴有道士破巾絮衣手於車前御人吐之不

去御人怒加以叱罵道士曰一車數百顆若禱止丐其一於居士亦元大損何堪為觀者勸置劣者一枚令去御人執不肯肆中傭保者見啼眙不堪遂出錢重枚付道士道士拜謝謂眾曰出家人不解吝惜我有佳梨請出供客或曰既有之何不自食曰吾特需此核作種於是擲梨大啣且盡把核於手解肩上盤坎地深數寸納之而覆以土向市人索湯沃灌好事者於臨路店索得沸瀋道士接浸坎處萬目瞻視見有向萌出漸大俄成樹枝葉扶蘇倏而花倏而實碩大芳馥繁滿樹道士乃即樹頭摘賜觀者頃刻向盡已乃以錢代樹丁良久乃斷蒂葉荷肩頭泛容徐步而去初道士作法時御人亦雜眾中引領注目竟忘其業焉道士既去始願車中則梨已空矣方悟適所俵散皆已物也又細視車上一乾亡是新斃禽所著心大憤恨急跡之轉過墻隅則斃軀棄垣下始知所伐梨本即是物也道士不知所在一市齋然

異史氏曰御人憤之態狀可掬其見笑於市人有以哉每見御中釋素封者良朋乞米則拂然且計曰是數日之資也或勸濟一之危難飯一粥獨則又忿然又計曰此十人五人之食也甚而父子兄弟較盡錫鉢及空酒博迷心則個囊不吝刀鋸臨頭則賈命不遑諸如此類正不勝道春蠶爾御人又何足怪

勞山道士

蘇字書法已見行世不備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聞勞山多仙人負笈往遊登一頂有觀宇甚

道士坐蒲團上。素髮垂領。而神觀爽邁。而與語理甚玄妙。請師之道。士曰。恐嬌媚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門人甚衆。博暮畢集。王俱與稽首。遂當觀中。波言辰道士呼王去。授以各。使隨衆採樵。王謹受教。過月餘。手足重。不其甚。陰有婦。老夕歸。見二人與師共酌。日暮尚元燈燭。師乃剪低粘如鏡。粘明。俄頃月明輝室。光鑑臺上。諸門人環聽奔走。客曰。良宵勝樂。不可不同。乃於案上取空酒。分。眷諸徒。止。囑盡醉。王自思七八人。盡酒何能徧給。遂各覓盃。盃。競飲先醉。惟恐樽盡。而往復挹注。竟不少減。奇之。俄一客曰。蒙賜月明之始。乃爾寤飲。何不呼嫦娥來。乃以箸擲月中。見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空地。遂與人等。俄腰弓。頰作霓裳之舞。已而歌曰。仙乎而還乎。而齒我於廣寒乎。其聲清越。外如簫管。歌畢盤旋而起。躍登几上。驚顧之。明已復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樂。慙不勝酒力矣。其戲我於月宮可乎。三人移席。漸入月中。衆視三人坐月中。飲。鬚眉畢見。如影之在鏡中。移時。月漸昏。門人燃燭來。則道士獨坐。而客杳矣。几上有校尚。啟正。凡紙圓如鏡而已。道士呵衆飲。且乎。曰。足矣。足。早寢。勿悞樵蘇。衆諾而退。王竊怖。暮歸。念。息。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並不傳教術。心不能待。辭曰。弟子數百里受業仙師。使不能得長生術。或小有傳功。亦可慰弟教之心。今。而三月。不過早樵而暮歸。弟子在家。未諳此苦。道士笑。以我固謂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當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師畧授小技。來為不負也。師士呵。

何術之來。王曰：每見師行處，牆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傳以訣，令自呪畢，呼曰：入之。王而墻不敢入。又試入之。王果送客入，及墻而阻。道士曰：俛首躡足，勿遽進。王果去墻數步，奔而入。及墻，遂若無物。甫視，果在墻外。笑大喜，入謝。道士曰：歸，空繫持，否則不驗。遂助資斧，置之歸。抵家，自謂遇仙，堅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做其作為去，墻數尺，奔而入，頭觸硬壁，莫可入。臨妻扶視之，額上堵起如巨卵，烏妻柳榆之。王慚，罵老道士之無良而已。異史氏曰：聞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為王生者，正復不少。今有信父喜疾母而畏藥石，還有欲癱吃痔者，進宣威逞暴之術，以迎其旨，詔之曰：孰此術也？以往可以橫行，而無碍，初試未嘗不小效，遂謂天下之大舉可以如是行矣，勢不至觸硬壁而頭墜不止也。

長清僧

長清僧，其道行高潔，年七十餘，猶健。一日，顛仆不起。寺僧奔救，已圓寂矣。僧不自知死，魂飄去，至河南界，河南有故紳子，率十餘騎，按鷹獵，兔馬逸，墮斃。魂適相值，奮然而合，遂漸蘇。廝僕還，問之，張目曰：胡至此？眾扶歸，入門，則粉白黛綠者，紛集，顧問大駭曰：我僧也。胡至此，家人以為妄，共提耳悟之。僧亦不自申解，但曰：不復有言，倘以悅粟，則食酒肉，則拒，僕獨宿，不受。妻奉教，日，后思思，少步。眾皆喜，既出，少室，即有諸僕，紛來，錢簿穀藉，雜請會計。公子托以病，倖恙却絕之。惟問山東長清縣知之否？共答之曰：我輩無聊賴，欲往遊，曷可即治。

任衆謂新瘳未應遠涉不聽翼日遂發抵長清視風物如昨無煩問途竟
至其闕若弟子數人見貴家室伏謁甚恭乃問老僧爲往答云吾師曩已物化
闕墓所摩導以往則三尺孤墳荒牝猶未合也衆僧不知何意既而戒馬欲歸
囑曰汝師飛行之僧所置子澤望恪守勿俾損壞衆唯乃行既歸以心木坐
了不尙當家務居數月出門自遁再抵舊寺謂弟子我即汝師衆疑其謬
相視而笑乃述返魂之由又言生平所為善符衆乃信居以故榻事之如平日後公
子家屢以輿馬來哀請之略不顧瞻又年餘夫人遣化獨空多所餽遺金帛
皆却之惟受布袍一襲而已友人或至其御故造之見其人嘿然諒爲年僅而
立而軀道其八十餘年事

異史氏曰人死則魂散其千里而救者性定故耳余于僧不異之乎其再生
而異之乎其入俗孽靡麗之御而能絕人以出世也若眼睛一閃而闕廟
惠心有求死不得者笑况僧乎哉

蛇人

東郡某甲以弄蛇為業嘗蓄馴蛇二皆青色其大者呼之大青小曰二青二青
額有赤點尤靈馴盤旋無不如意始人愛之異於他蛇期年大青死思補其
缺未暇遑也一夜寄宿山寺既明啓窗二青亦渺蛇人悵恨欲死冥搜亟呼
迄無影兆然每值豐林茂艸輒從之去俾得自適尋後自還以此故爲其自
空坐伺之日既高亦已絕望快遂行出門數武聞叢薪對楚中窸窣作响

停趾愕顧則二青來也大喜如獲拱壁息肩路隅蛇亦頓止視其後小蛇從
焉撫之曰我以汝為逝矣小侶而所存即出餽飼之無飼小蛇小蛇雖不去然瑟縮
不敢食二青含哺之宛似主人之讓客者蛇又伺之乃食之已隨二青俱入竇
中荷去教之斫析輒中規矩與二青元少異因名之小青術技四方獲利充等大
抵蛇人之弄蛇也止以二尺為率大則過重輒便更易緣二青馴故未遽棄又
二三年長三尺餘卧則竇為之滿遂決去之一日空溜邑東山阿飼以篋餅祝而繼
之脫去頃之復來蜿蜒竇外蛇人揮曰去之世無百年不散之筮筮隱身又各
必且為神龍竇中何以久居也蛇乃去蛇人目送之已而復返揮之不法以首觸
竇小青在中亦震之高動蛇人悟曰得勿欲別小青耶乃發竇小青遂出因與交
首吐舌似相若語已而毒蛇遂去方喜小青不返俄而獨果竟入竇以由
此隨在物色迄无佳者而小青亦漸大不可弄後得一頭亦頗馴然終不如小
青良而小青粗于兒臂矣先是二青在山中樵人多見之又數年長數尺圍
如盤漸出逐人因而行旅相戒固敢出其途一日蛇人經其處蛇果出如風蛇人
大怖而奔蛇逐益急回頭已將及矣而視其首朱點儼然始悟為二青下指
呼曰二青二青蛇頓止昂首久之復身造蛇人如昔弄狀覺其意殊不惡但軀
巨重不勝其遷仆地呼禱乃釋之又以首觸竇蛇人悟其意開竇出小青二
蛇相見文纏如飴糖狀久之始開蛇人乃祝小青我久欲與汝別今有伴矣謂二
青曰原君引之來可還引之去更囑一言深山不之食飲勿擾行人以犯天

龍二蛇垂頭似相領受處起大者前小者後過也。林木為之中。蛇人立望之不見。乃去。自此行人如常。不知其何往也。

異史氏曰：蛇蠢然一物耳。乃饕餮。有攸人之意。且其逆諫也。如轉圜。獨怪儼及慙而人也。若以十年把臂之交。數世蒙恩之主。輒畧下井。浸投石焉。又不慙。則藥石相投。悍然不顧。且怒而仇焉。若亦過此蛇也已。

斫蟒

胡田村胡姓者。兄弟米樵。深入苗谷。遇巨蟒。兄在前。為所吞。弟初駭欲奔。見兄被噬。遂奮怒出樵斧斫首。傷而吞不已。頭雖已沒。幸肩際不能下。弟急極無計。乃兩手持兄足。力與蟒爭。竟曳兄出。蟒亦負痛去。視兄則鼻耳俱化。惟孔存焉。奄將氣盡。肩負以行。途中止十餘息。始到家。醫養半年。方愈。至今面目皆瘰。痕鼻耳處。惟孔存焉。噫。虺蜮中人。乃有弟。如此者。豈或言蟒不為害。乃德義所感。信然。

犬姦

青州賈其容。於外恒經歲不歸。家畜一白犬。妻引與。父犬習為常。一日。天空與妻共卧。犬突入。登榻。嚙賈人。竟死。後里舍相聞之。共為不平。鳴於官。械婦。不肯伏收。命傳犬來。始取婦出。犬忽見婦。直前。碎衣作狀。婦始元詞。使兩役解却院。一解人。一解犬。有欲觀其合者。共斂錢賂役。乃牽聚。命父。止暑。觀者常數百人。役以此徇利焉。後人犬俱十磔。以死。嗚呼。天地之大。真無

所不有矣。然人面而獸心者，獨一嬖也乎哉。異史氏為之判曰：會於濮上，古所
文記，約于桑中，人且不足，乃其者不堪。雌守之苦，浪思苗合之權，伎父伏
床，竟在家中，牝獸捷，卿入室，還為極底情，即雲而甚。前流搖，猶粉之
尾，溫柔御裏，頻欸曳象之腰，銳錐於處，及囊一繼收，而悅類，晉情
結于鑽項，甫飲羽而生根，忍思異類之交，真屬匪夷之想。尾吠奸而為
奸，妬殘兇殺，律難治以蕭曹，人非獸而實獸，奸穢淫腥，而不食于豺
虎，嗚呼！人姦殺則擬女以剛，室於狗姦殺，陽世豈無其刑，人不良則罰人
作大，室於犬不良，陰曹應窮於法，冥支解以追魂魄，請押赴以開閻羅。

雷神

王公筠蒼君莅任楚中，擬登龍虎山謁天師，及湖南登舟，即有一人駕小艇
來，使舟中人為通，公見之貌修偉，囊中出天師刺，曰：開歸，遂將臨先遣，負弩趨
公，訝其預知，蓋神之誠言，而往天師治，具相欸其服役者，衣冠鬚鬣，貌不
類常人，前使者亦侍其側，少間，向天師，細語天師，謂公曰：此先生同鄉，不之識耶。
公問之曰：此即世所傳雷神李左車也。公愕然改容，天師曰：適言奉旨，雷電故
告，離耳。公問何處，曰：章丘公，接壤，剗切雜席，乞免。天師曰：此上帝，物電
有額數，何能相徇。公哀不已，天師思良久，乃頷而厲曰：其多降山谷，勿傷
禾稼可也。又囑買客，在坐文去，勿武。神出空庭中，忽足下生烟，氤氳匝地，俄
延踰剗，柳力騰起，裁高于庭樹，又起高于樓，闕霹靂一聲，向北飛去。公賦曰：

屋宇震動，筮器擢，公駭曰：去乃作雷霆耶？天師曰：適戒之，所以遲，不懲平地一聲便逝去矣。公別歸，誌其月日，遣人問章丘，是日果大雨，電漉浪比滿而田中僅數枚焉。

狐嫁女

歷城殷天官，少負有胆畧，邑有故家之第，廣數十畝，樓宇連亘，常見怪異。以故廢，无居人。久之，蓬蒿漸滿，白晝亦無敢入者。曾公與諸生飲，或戲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酬。為延公躍起曰：是亦何難！携一席往，眾送諸門，戲曰：吾等暫候。之如有所見，當急號。公笑云：有鬼，狐當捉証耳。遂入，見長莎蔽庭，其高丈如麻。時值上弦，月色昏黃，門戶可辨，摩娑數進，始抵後樓，登月臺，光燭可愛，遂止焉。西望月明，惟御山一岱耳，坐良久，更无少異。竊笑傳言之訛。席_地枕石臥，看牛女二更，向盡，恍惚欲寐，樓下有履聲，籍籍而上，假寐視之，見一青衣人挑蓮燈，俾見公驚而却，退語後人曰：有生人在下，問誰也？答云：不識。俄一老翁上，就公諦視，曰：此殷尚書其婿已，酣但辨音事。相公倘儻或不叱怪，乃相率入樓。門盡闌，移時往來者益衆，樓上燈輝如晝，公稍轉側，作噓啖翁聞，公醒乃出，跪而言曰：小人有其第，女今夜于歸，不喜有觸，貴人望勿深罪。公起曳之曰：不知今夕嘉禮，慙無以賀。翁曰：貴人光臨，壓陰凶煞，幸矣。即煩陪坐，倍益光寵。公喜應之，盡入視樓中，陳設芳麗，還有婦人出拜，年可四十餘，翁曰：此拙荆公揖之，俄聞笙樂，聒耳有奔而上者，曰：室笑翁趨迎，公亦立候。少選，寵紗一簇。

導新即八年可十七年米紹秀翁命先與貴客為礼少年日公若為懼執半
主礼次翁婿受拜已乃即席少間翁飲酒獻霧霈玉枕金甌光快几案
酒數行翁喚女請小姐來女好語而入良久不出翁自起牽幃促之俄婢媪數
輩擁新人出環珮璆然靡其闌散復翁命向上拜起即坐母側微目之翠鳳明
瑞容華佻世既而酌以金爵大容數斗公思此物可以持驗同人陰內袖中偽醉隱
几趨然而寢皆曰相公醉矣居無何聞新即告行笙樂暴作紛下樓而去已而
主人斂酒具少一爵宴樓不得或竊議以容翁急戒勿語惟恐公聞移時內外
俱寂公始起昏元燈火惟暗香酒氣充溢四堵視東方既白乃送客出探袖中金
爵猶在及門則諸生先俟疑其已出而早入者公出尋索之衆駭問因以收其息
此物非寒士所有乃信之後舉進士任于肥在有山翁以木姓公取巨觥爰之不安
有緇奴掩口與主人語主人有怒色俄奉金爵勸客飲諦視之款式雕文與狐物
更无殊别大疑問所造製答云爵凡八隻大人為京師時賈良工監製此世傳
物什襲已久綠明者摩臨適取諸相鹿僅存其七疑家人所竊取而十年塵
封如故殊不可解公笑曰金盃羽化矣然世守之珍不可失僕有一具頗近似之當
以奉贈終送歸署棟齋馳送之主人審視駭絕親詣謝公詰所自來公乃歷
陳顛末始知千里之物狐能再致而不致終置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士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衣落拓

不得歸。寓其寺。僧為寺僧抄錄。寺四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松蒲條。眷口寡。移而御居。宅遂曠焉。一日大雪崩。橋甯無行旅。過其門。一少年出。半米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略致慰問。即屈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入。屋宇都不甚廣。處之甚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柳塘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卑第。喜為第五。即亦不審官。少年細詰行踪。喜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以駕貽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為友。便問宅何久。詞答曰。此為單。序。曩以公子御居。是以久。情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當晚談笑甚懽。即留共榻。昧爽。即有僮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段入。熟。然。向生殷懃。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學塗。糊。勿以友。故。行。軍。視之也。已乃進。歸。衣。一。釵。鈿。帶。襟。履。各一事。視生盥櫛。已乃呼酒存饌。几榻裙衣。不知何者。光彩射目。酒數行。與。離。叟。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及文詞。並無時。蔬。則之。笑云。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懽。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將。喚。香。以。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空。少。酒。一。婢。入。紅。妝。艷。絕。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酬。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喜。過。目。成。咏。二。三。月。后。命。筆。整。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司。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為。老。父。所。養。養。兄。情。豈。無。家。

我夙夜代嘗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喜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謂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顧亦易足也。居半載，生欲翺翔郊郭，空門則以扉外局，問之。公子曰：家君恐文游約言，念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感暑溽熱，移齋園亭，生曾問撞起如桃，一夜如蠶，痛楚吟呻。公子朝夕省視，食都廢。數日劇劇，益飽食飲。太公亦空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仗恩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入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寤，俄僮入曰：娜姑室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問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顏色嘖嘖，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胞也。妹子好賢之女，乃敏生居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問費芳氣，勝於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脉動矣。然心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爨起寸許，高出創外，而根際餘腫，蓋束在內，不似前如盤澗矣。乃一手啓羅衿，解佩刀，刃薄於紙，把劍握刀，輕附根而割，紫血潺溢，沾染床席，而貪近嬌，婆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後，割事俱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圍之，懸如樹上，削下之。瘦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着肉上，按令旋轉，才一周，覺熱火蒸騰，再一周，習作痒，三周已偏，酥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痾若失。但憇想容輝，苦不自已。自是廢卷痴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兒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疑思良久，但云：須面壁吟。曰：曾從滄海難為水，除却出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弟君仰慕馮才常。

欲附為昏因。但止一少妹。蓋太祥有姨女阿松。年六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
 姊曰涉園亭。何前相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蓋黛黛也。連
 鈎踐鳳。與嬌娜相伯也。生大悅。請公于作代。公于翼日自內出。賀曰。謬矣。乃除別
 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謝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帳。遂疑廣寒宮。
 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慇懃。懷一夕。公于謂生曰。切砥之惠。元日可以忘之。
 近單公于解訟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索。生
 顧送之而去。公于勸還。御問生難之。公于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
 室。以黃金百兩贈生。公于以左右手與天娟相把握。囑閉眸勿視。飄然履空。但
 覺耳際風鳴。久之曰。空矣。啟目果見故里。知公于非人。喜扣家門。母出非望。

又諸美娟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于逝矣。
 豔色賢名聲聞遐

迺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携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

官。生以迂直指罷官。望罅不浮。歸。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

瞻顧。細視則皇甫公子也。攬轡停驂。悲喜交。空邀生去。空一村樹木。濃瓜蔭

翳天日。入其家。則金匾浮甍。宛然世族。阿妹子則嫁岳母已。深相感悼。終宿

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撮提而弄。曰。姊。豈吾種矣。生拜謝。義德

笑曰。姊。大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謁。拜信宿乃去。二日公于有

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疑自任。公于趨出。招一家俱入

羅拜堂上。生大駭。亞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

一門可望生全。不然精抱子而行。元相累。生天共生死。乃使仗劍于門。囑曰。雷霆
車轉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磐。而視。雁居。无復。開。闕。惟見
高冢崑然。巨穴無底。方錯愕。聞霹靂一聲。擢。斲。山岳。急而狂風。老樹。為。拔。生
目眩耳聾。此不少動。忽於繁烟黑紫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
隨烟道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山崩。
雷暴裂。生仆。遂斃。少。剛情。靈。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旁。大哭曰。孔郎為
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昇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擦其
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作响。移時。醒
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于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生以齒墮不可久
居。議同旋里。滿堂火替。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即俱。又慮翁媪不肯離幼
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即家亦同日
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
城。向當數日。遂連夜越裝。既歸。以閉園寓公子。恒反闕之。生及松娘室。始發局。
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燕。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游。都布。共
知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其容。可以忘
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

僧孽

張姓暴卒隨鬼使去見冥王，稽薄怒鬼便慢提責令送歸，張下私說鬼使求觀冥獄，鬼導歷九幽刀山劍樹，一指點末生一處有一僧孔股穿繩而倒懸之，號痛欲絕，近視則其兄也。張見之驚哀，問何罪至此，鬼曰：是為僧廣募金錢，悉供淫賭，故罰之。欲脫此厄，須其自懺。張既甦，疑兄已死時其兄居興福寺，因往探之，入門便聞其號痛，入室見瘡生股間，膿血崩潰，挂足壁上，宛冥司倒懸狀。駭問其故，曰：挂之稍可，不則痛徹心腑。張因告以所見，僧大駭，乃戒葷酒，虔誦經咒，半月尋愈，遂為戒僧。

異史氏曰：鬼獄渺茫，惡人每以自解而不知，昭之禍即冥之罰也，可勿懼哉。

妖術

于公者，少任俠，喜拳勇，力能持高壺，作旋風舞，崇禎間，殿試在都，僕疫不起，患之會市，上有善卜者，能決人生死，將代問之，既至，未言卜者曰：若莫欲問僕病乎？公駭應之曰：病者元害，若可危，公乃自卜，者起卦愕然，者曰：若三日當死，公驚詫良久，卜者送客曰：鄙人有小術，報我千金，當代禳之，公自念生死已定術豈能解，不應而起，欲出卜者曰：惜此小費，勿悔，勿悔，愛公者，付為公，懼，勸，醫，索以哀之，公不聽，倏忽至三日，公端坐，旅舍靜以視之，終日无恙，至夜聞戶挑燈，倚窗以危坐，一漏向盡，更無死法，喜欲就枕，忽聞窗隙窸窣，有聲，急視之，一小人荷戈入，及地則高如人，公提劍起，急擊之，飄忽未中，遂遠，小復尋窗隙，喜欲遁。

去公疾斫之應手而倒燭之則紙人已腰斷矣公不敢卧又坐待之踰時一物穿窗入怪獒如鬼像及地急擊之斷而為兩皆蠕動恐其復起又連擊之劍皆中其聲不啻審視則土傷片已碎於是移坐窗下目注隙中久之久之聞窗外如牛喘有物推窗櫺房壁震搖其勢欲傾公惧覆壓計不如出而鬪之遂割悲悅局奔而出見一巨鬼高興簪履衣冠月中見其面黑如煤眼閃爍有黃光上无衣下无履手弓而腰矢公方駭鬼則弯矢公以劍撥矢墮公欲擊之則又鬪矣公急躍避矢貫于壁戰有聲鬼怒甚拔佩刀揮如風望公力劈公獒進刀中庭石立斷公出其股削鬼中踝鏗然有聲鬼益怒吼如雷轉身復刺公又伏身入刀落斷公裙公已及脇下猛斫之亦鏗然有聲鬼仆而僵公亂擊之聲硬如折燭之則一木偶高大如人弓矢尚纏腰際刺畫獒獒劍擊處皆有血出公因束燭待旦方悟鬼物皆卜人遣之欲致人于死以神其術也次日徧告文知與共詣卜所卜人遙見公瞥不可見或曰此醫形術也大血可破公如言戒備而往卜人又匿如前急以大血沃立處但見卜人頭面皆為大血糝糊目灼灼如鬼立乃執付有司而殺之

吳更氏曰嘗謂買卜為一痴世之講此道而不與于生死者幾人卜之而爽猶不上也且即明告我以死期之空將復如何况有借人命以神其術者其可畏尤甚耶

野狗

于七之亂殺人如麻鄉民李化龍自山中竄歸值大兵宵進恐罹矢屐之禍急
元心匿僵臥于死人之叢詐作尸兵過既蓋未敢遠出忽見闕頭斷臂之尸起
立如林內一尸斷首猶連肩上口中作語曰野狗子來奈何羣尸參差而應曰奈
何俄頃蹶然蓋倒遂寂無言李方驚顛欲起有一物來數首人身伏嚙人首徧
吸其腦李惧匿首尸下物來撥李肩欲得李首李力伏俾不可得物乃推覆
尸而移之首見李大惧手索腰下得巨石如椀握之物俯身欲齧李驟起大呼
擊其首中甯物嗥如鴉掩口負痛而奔吐血道上就視之于血中得二齒中
曲而端銳長四寸餘懷歸以示人皆不知其何物也

三生

劉孝廉廉能記前身事與先文貴兄為同年常歷言之一世為播紳行多玷
六十二歲而沒初見冥王待以御先生禮賜坐飲以茶觀冥王球中茶色清激
已瑣中濁如醪暗疑迷魂湯淨勿此耶乘冥王他顧以案就案角瀉之偽為
畫者俄頃稽前生惡錄怒命群鬼捧下罰作馬即有厲鬼繫去行空一家
門限甚高不可踰方趨避阿鬼力楚之痛甚而蹶自顧則身已在樞下矣但聞
人曰驪馬生駒矣壯也心甚明了但不能言覺大餒不得已就牝馬求乳逾四五
年祿修偉甚畏捷楚見輒則惧而逸主人駢必覆幘泥後德徐猶不
其苦惟奴僕罔人不加羈裝以行而蹀夾擊痛徹心腑於是憤甚三日不
食遂死空宮司冥王查其罰限未滿責其規避剝其皮革罰為犬意

懊喪不欲行羣鬼亂搥之痛極而竄于野自念不如死憤投絕壁願莫能起自
願則身伏甕中牝犬舐而排字之乃知身已復生於人世矣稍長見便收亦知穢然
嗅之而香但立念不食耳為犬經年常念欲死又恐罪其規避而主人又養養
不肯戮乃故嚙主人脫收而主人怒杖殺之冥主鞠伏怒其狂狗答數百俾作蛇囚
於甕室暗不見天問其緣壁而上穴屋而出自視則伏身茂州居感蛇矣遂矢志
不殘生類飢吞不實積年餘每思自盡不可言人而死又不可欲求一善死之策
而未得也一日臥牀中脚車過遠出當路車馳壓之斲為兩冥王訝其速空因蒲
伏自剖冥王以无罪見殺原之准其滿限復為人其為劉公一生而能言文章
書史過輒成誦幸百學孝德每勸人乘馬必厚其障泥役吏之刑勝于鞭楚之
異更氏曰毛角之倂乃自王公大人在其中所以懲者王公大人之什原未必无毛角者
在其中也故賤者為善如和花而種其樹貴者為善如已花而培其本種者可大
培者可久不懲且將負垣重受竊馬與之為馬不懲且將啣便溺受烹割與
之為犬又不懲且將披鱗介茲鶴鶴與之為蛇

狐入瓶

萬村石氏之婦崇於狐患之而不能遣扉后有飛母鬪婦翁來狐輒遁匿其
中婦窺之熟暗計而不言一日窺入婦急以絮塞其口置釜中燂湯而沸之
瓶熟狐呼曰孰甚勿惡作劇婦不語號益急久之元聲拔塞而驗之毛堆
血數點而已

喬女

平原喬生有女黑醜提乃黑醜問名無人足見知己之難一鼻跛一足年二十五六無財名者邑有禱生四十餘妻死

貧不能續因聘焉三年生一子未幾禱生家益索大困則乞憐其母願不

耐之比見骨力非仰人鼻息者此女亦憤不復返惟以紡織自給有孟生喪耦置二子烏頭裁周歲以乳哺之人

急於求配數言不啻責則能多不取後其此一見大悅自是亦已忘飛媾數言輒不當意忽見女大悅之陰使人風示女辭焉曰亂凍若此

後官人得溫飽氣效天寧不顧感殘醜不如人所可自信者德耳又事二天官人何取

焉孟益歸之尚莫尤殷使媒者函金加幣而說其母之說自詣女所固要之女志

終不奪母慚願以女字孟家人皆喜而孟殊不願孟心不動于老居無何孟暴疾奔西

哭蓋哀孟故無憾黨死后村中無賴悉憑陵之家具携取一空方寸

田產家人亦各剽竊以去惟一嫗抱兒哭帷中女阿得故大不平脚林生與

踵門而告曰夫婦朋友之大倫也妾以奇醜為世不齒獨孟生能收我前

拒之然固已心許之笑令身死子幼自當有以報知已二語後存孤易禦侮難若無兄

弟父母逐坐視其子死家滅而不一救則立倫中可以無朋友矣妾無所多須

於君但以片紙告邑宰撫孤則妾不敢蘇林曰諾女別而歸林將如其所教無

賴輩怒咸欲以白刃相仇林大具財戶不敢復行其不屈于勢女聽之數日寂無言及阿之則

孟氏田產已盡矣邑女念其生邑自詣官詰其屬孟何人女曰公宰一邑所憑者

理耳如其言妾即生戚無所逃罪如非妾即道路之人可聽也官怒其言意譴訶

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搢紳之間其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按之

逐而出女冤憤無以自伸哭訴於搢紳之間其先生聞而義之代剖於宰按之

果真窮治諸無賴。蓋反所取。或議晉女居孟第。撫其孤女不肯。局其
嫗抱高頭。泛與俱歸。另舍之。凡高頭日用所需。輒同嫗。啓戶出粟。為之營辦。已
錯鉢無所。泊梁抱子食。貧一如。某日積數年。高頭漸長。為延師教讀。子則
任學。操作。嫗勸使逆讀。女曰。高頭之費。其所自有。我耗人之財。以教己子。此何以
自明。又數年。為高頭積粟數百石。乃聘於名族。治其第宅。析令歸。高頭泣要
同居。女乃從之。悲紡績如故。高頭夫婦奪其具。女曰。我母子坐食。何安。美遂早
暮為之。紀理。使其子巡行。行陌者。為傭。高頭夫有小過。輒不謹。不少貸。稍不
愜。則怫然欲去。夫妻以此道悔。詞始止。未幾。高頭入汗。又蘇欲歸。高頭不可。捐聘
幣。為褥子完婚。女乃析子令歸。高頭留之不得。惟使人於近村。為市恒產百畝。
而後遣之。後女疾求歸。高頭不聽。病益篤。囑曰。必以我婦。姓高頭。語脫。陰
以金啗男子。俾合。莖於孟及期。棺重三十人。不能舉。褥子忽亡。竅血。自言
曰。不肯鬼何得。遂賣。此母。高頭俱非。祝之始愈。乃浸停數日。修治。褥墓。已
始合厝之。

異史氏曰。知己之感。許之以身。此烈男子之所為也。彼女子何知。而奇偉如
是者。遇九方臯。真壯觀之矣。

蛤

東海有蛤。帆時浮岸邊。而殼開。張中有小鱗。出赤絲。繫之。離殼數尺。獵
食。既飽。乃歸殼。始合。或潛其鱗。而物皆死。亦物理之奇也。

鬼哭

謝遷之妻官第以爲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群
醜尸填墀血塗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浴血而居往者白晝見鬼夜則床下燐飛墻
角鬼哭一日王生暉迪寄宿公家聞床底小聲連呼暉迪暉迪已而聲漸大曰
我死得苦國哭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日聲
嗤笑之以鼻公于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營營
隨地皆出先是閩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
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飯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
怪遂絕宣敲鐃鐘鼓煇口瑜伽果有益耶

畢史氏曰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當臨賊之時王公執正炬赫聞聲蒼股
栗而鬼且柳榆之想鬼物近知其不令終耶曾告天下大人先生出入面猶
不可以嚇鬼願元出鬼面以嚇人也

真定女

真定界有孤女方六七歲收養於农家相居二年夫誘與交而孕腹膨
而以為病也告之母曰動否曰動又益異之然以其齒太穉不敢決未幾生男
母嘆曰不肖拳母竟生雄兒

焦螟

董侍讀喟庵家為狐所擾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相率奔避待其

開歌乃敢出操作公患之假作庭孫司馬等移避之而狐擾猶故一日朝中
待漏適言其異大臣或言闕東道士焦真居內城格持勅勒之術頗有效
公造戶而請之道士朱書符使歸粘壁上狐竟不惧拋擲有加烏公復告道
士道士怒親詣公家築壇作法俄見一巨狐伏壇下家人受虐已久唧恨甚
深一婢近擊之婢忽仆地氣絕道士曰此物猖獗我尚不能遽服之女子何
輕犯爾之既而曰可借鞠狐詞亦得執指呪移時婢忽起長跪道士詰其里
居婢作狐言我西城產入都者一八輩道士曰輩數下何容爾輩久居可速
去狐不答道士擊案怒曰汝欲梗吾令耶再若延法不汝宥狐乃滅怖作
色頓謹奉教道士又連之婢又仆絕良久始甦俄見白塊四五團哀如毳
附簷際而行次第追逐頃刻俱去由是遂安

葉生

淮陽葉生者天其名字文章詞賦冠絕當時而所如不偶困於名場會
闕東丁乘鶴來令是邑見其文奇之召與語大悅便即官署受燈矢時賜
錢穀恤其家值科試公府揚於學使遂領冠軍公期望甚切闈後索文讀
之擊節稱嘆不意時數限人文章悞命榜既放依微毳羽生嗒喪而歸愧
負知己形銷骨立痴若木偶公聞召之來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憐之相期
考滿入都携與俱北生甚感佩辭而歸杜門不出無何寢疾公置問不
絕而服藥百裹殊罔所效公道以忤上官免將解任去函致生其畧云僕

東歸有日所以遲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則僕夕發矣傳之以榻生持書
啜泣寄語來使疾革難遽瘞請先發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踰數日
門者忽通葉生室公喜迎而問之生曰大馬病勞天子久待萬慮不寧今葉
可從杖履公乃束裝戒旦抵里命子師事生夙夜與俱公子名再昌時年十
六尚不能文然絕意甚凡文苑三兩過輒無遺忘居之期歲便能落筆成文益
之公乃遂入邑庠生生平所擬舉子業悉錄授讀闈中七題遂元悅漏中
亞魁公曰謂生曰君出餘緒遂使孺子名然黃鐘長葉奈何生曰是殆有
命借福澤為文章吐氣使天下人知半生淪落非戰之罪也願亦是矣且士
得入知已可無憾何必批却白行乃謂之相布哉公以其久客恐悞歲試勸令
歸省惓然不樂公不必強囑公子室都為之餉粟公子又捷南宮授部中
主政携生赴監與共旦辰夕踰歲生入北闈竟領御荐會公子淮南可典務
因謂生曰君去離貴鄉不遠先生奮跡雲霄錦還為快生亦喜擇言既道
抵淮陽界命僕馬送生歸見門戶蕭條意甚悲惻遂巡室庭中妻携
簸箕以出見生擲其駭走生凄然曰我今貴矣三四年不覿何遂頓不相識
妻遙謂曰君死已久何漫言貴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貧子幼耳今阿大已
成立行將卜窆安勿作怪異嚇生人生聞之慙然嗟悵遂入室見灵柩儼
然撲地而喊妻驚視之衣冠履屨如脫委焉大慟抱衣悲哭子自塾中
歸見絡繹于門審所自來駭奔吾母揮涕告訴又細詢逆者始得顛末

送者返公子聞之涕墮垂膺卽命駕哭詣其室出橐營喪葬以孝廉禮
又厚遺其子為延師教讀言於學使逾年游泮

異史氏曰魂送知己竟忘死耶聞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空離枕上之
魂千里良朋猶識夢中之路而况蘭絲蠅迹嘔學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
之性命者哉嗟呼遇合難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對影長愁傲骨嶙嶙
搔頭自愛嘆面目之酸澁來鬼物之揶揄頻居席了之中則鬚髮之條可
醜一落孫山之外則文章之苑皆堪[○]苦今痛哭之人下和惟爾類倒逸塵之物
伯樂伊誰抱刺于懷三年抵字側身以望四海无家人生世上祇須合眼放步以
聽造物之低昂而已天下之日月歲輪落如華生其人者亦復不少願安得令感
沒來而生死送之也哉噫

四十一

新成王司馬有主計僕家梓素封忽夢一人奔入曰汝父四十年空還笑問之
不答徑入內去既醒妻在產房知為夙孽遂以四十年樹置一空兒衣食病藥皆
取給焉過三四歲視室中錢僅存七百適乳媪抱兒坐調笑於側因呼之曰四十年
將盡汝空行笑言已兒忽顏色感愛頓折目張再撫之氣已絕笑乃以餘
資治葬其而瘞之母可為負欠者戒也昔有若而無子者聞諸高僧曰汝不
欠人若人又不欠汝若烏得于益生佳兒所以報我之緣生頑兒所以取我之
債生者四喜死者勿悲也

偉哉秀女。寧僅可以巾幗丈夫。與林生顛倒。此哉。揚平原乃趙公子合
色。皆急秦却鄭時。斥散家財。以士三千人。又盡貽本魏公子。無忘其敗秦
虎狼兵。尔日之慷慨視此。何如女乎。殆鍾靈于地者。足以彼道生。其少艾
不願。獨于茲望一鼻。豈一足哉。一見不忍置。想後日之難。非此。早為
其胸臆向事矣。世之直德。為勝。其或謂是妹前。嗚呼。豈亦。其
行。之。已。而。其。是。播。流。其。又。詐。始。之。感。印。已。仰。其。無。其。信。英
以。德。字。作。骨。以。不。二。字。作。潤。鍵。以。公。三。字。作。別。欲。以。存。此。德。悔。作。眼。目。字
以。决。烈。以。事。以。有。天。日。日。决。烈。志。已。印。以。公。法。靈。嚴。索。其。一。其。筆。力

以。賄。賂。之。饒。毒。就。強。席。以。公。義。之。苦。烈。日。嚴。示。其

通篇以孝義賄嗚四字作骨。惟賄嗚四字動。其後動。城隍動。冥王雜
以。至。之。孝。義。之。勢。幾。不。敵。惟。孝。義。故。雖。居。于。城。隍。亦。於。冥。王。自。苦。矣
能解於冥王百折。不磨。而卒。嗚其冤。此四字是通篇着眼處。

成仙

文登周生與成生少共筆硯遂訂為杵臼交而成貧故終成常依周以蓋則周為

長呼周妻以嫂節序登堂如一家焉周子生子產後暴卒從聘王氏成以少故未

嘗請見之也一日王氏弟來省姊宴於內寢成適室家人通白周坐命邀之成不

入辭去周移席外舍追之而還甫坐即有別業之僕為邑宰重寤者先是

黃吏部家牧傭牛蹊周田以是相詬牧傭奔告主捉僕送官遂被寤責周詰得

其故大怒曰黃家牧猪奴何敢爾其先世為大父服役促得志乃無人耶氣填

吭憶忿而起欲往尋黃成捨而止之曰強梁世界元元皇白况今日官宰半強

寇不操矛弧者耶周不聽成諫止再三空泣下周乃止怒終不釋轉側遂是謂

家人曰黃家欺我仇也姑置之邑令為朝廷官非勢家官彼有以爭亦須

兩造何至如狗之隨嗾者我亦呈治其傭視彼將何處分家人悉德更之計

遂決其狀赴案裂而擲之周怒語侵案慚喜因逮繫之辰後成往訪周

始知入城訟理急奔勸止則已在囹圄矣嗚呼無所為計時獲海寇三名案與

黃賂漏之使捏周同黨據詞申黜頂衣撈掠酷慘成入獄目顧悽酸謀叩闕周

曰身繫重行如我在籠雖有弱弟止足供囚飯耳成銳身自任曰是予責也難

而不急為用友也乃行周弟瞽之則去已久笑生都元門入控相傳駕將出獵

成預隱木市中俄駕過伏舞哀號遂得准驛送而下着部院審奏時既十

月餘周已証服論辟院接御批大駭侵提躬識黃亦駭謀殺周因賂監者色

期連
即誌
字亦



其食飲。弟來謁胡。苦禁拒之。成又為赴院。聲屈始蒙提胡。業已飢餓不起。院臺怒。杖數死。監者黃大怖。納數千金。囑為營悅。以是得蒙寵。題免字。以枉法擬流。周放婦。血肝胆成。自經訟繫。世情蓋灰。招周偕隱。周弱少婦。輒迂笑之。成雖不言。而意甚決。別后數日不至。周使探諸其家。人方疑其在。周所兩无所見。始疑周心知其異。遣人踪跡之。寺觀壑谷。物色殆徧。時以金帛。叩其子。又八九年。成忽自至。黃巾繫眼。片燃道貌。周喜把臂曰。君何往。使我尋欲徧。笑曰。孤雲野鶴。棲无定所。別后幸復頑健。周命置酒。略道胡濶。欲為變易道裝。成笑不語。周曰。愚故何棄妻孥。狂敬。疑也。成笑曰。不然。人將棄予。其何人之能。棄胡所棲止。答在。山之上清宮。既而抵之。寢也。

成裸伏。冑上。氣不得息。訝胡何為。殊不合。忽敬為而。悟呼成不應。坐而索之。杳然不知所往。定移時。始覺在成榻。駭曰。昨不醉何顛倒至此耶。乃呼家人。家人火之。儼然成也。周故多髭。以手自捋。則踈无幾。豈取鏡自照。訝曰。成生在此。我何往。已而大悟。知成以幻術招隱。喜欲歸。內弟以其貌異。禁不聽前。周亦无以自明。即命僕馬往尋成。數日入勞山。馬行疾。僕不能及。休在樹下。見羽客往來甚衆。內一道人目周。因以成胡道士笑曰。耳其名。笑似在上清言。已逕去。周目送之。見一矢之外。又與一人語。亦不數言而去。與言者漸至。乃同社生。見周愕曰。數年不晤。人以君學道名山。今尚游戲人間。即周述其異。生驚曰。我適遇之。而以為君也。去無幾時。或嘗不遠。周大異曰。怪哉何。前

己而目覩而不之識。僕尋空急馳之，竟無踪兆。望無家問，進且難以自主。自念无家可歸，遂決意窮追。而怪險不復可騎，遂以馬付僕，歸途運自往。遂見一僮，獨坐趨近，問程且告以故。僮自言為成弟子，負代荷衣糧，單與俱行。星飯露宿，卓行殊遠。三日始至，又非世之所謂上清時。十月中，出花滿路，不類初冬。僮入報客，成即遽出，始認己形，執手入置酒，飲誌語。見晏彩境俱為渠，字伏後。
 之禽，馴人不驚，聲如笙簧。時來鳴於座上，心甚異之。慙終不塵俗念切，無言留連。地下有蒲團二，與並坐。至三更后，萬慮俱寂，忽似瞥然一眈，身覺與成易位。疑之，自將頷下，則于思者如故矣。既曙，浩然思返，成固留之。越三日，乃曰：「寐息早，送君行。甫文曉，聞成呼曰：行裝已具矣。」遂起，從之，而行殊速。

无幾時，里居已在望中。成坐候路側，俾自歸。周強之不得，因踴入室，且能應，思欲越墻，覺身飄似葉，一躍已過九踰教重垣，始抵臥室。燈燭學內人未寢，嚙與人語，故床以窺，則妻與一廝僕同杯飲，狀甚狎褻。於是怒火如焚，計將掩執，又恐孤力難勝，遂潛身脫扇而出，奔告成。且乞為助，成慨然從之。直抵內寢，周舉石槓門內，張皇甚。櫛愈急，內閉，益駭。成撥以劍，劃然頓闕，周奔入，僕衝戶而走。成在門外，以劍擊之，斷其肩臂。周執妻榜訊，乃知被收時，即與僕私，周借劍決其首，胃腸庭樹，嗣乃從成出。尋途而返，甚驚。忽醒，則身在臥榻，驚而言曰：「怪夢，夢中差使人駭，成笑曰：夢者兄以為真者，乃以為夢。周愕而問之，成出劍示之，鮮血猶存，周驚惶，故絕竊疑成壽。」

張為幻。成知其意。乃但裝送之。歸。桂其室。里門。乃曰。疇昔之夜。倚劍而相待者。非此。志處。即吾。厥見。惡濁。請還。待君子。此如過。捕不來。予自去。周室。家門。戶。其。蕭索。似元。居人。還入。弟家。弟見。兄。雙目。遽墮。曰。兄去。后。盜夜。殺嫂。刺。楊。去。酷。恨。可。悼。於。今。官。捕。未。獲。周。如。夢。醒。因。以。情。告。我。勿。究。弟。錯。愕。良。久。周。聞。其。子。乃。命。老。媪。抱。室。周。曰。襁。褓。物。完。循。所。闕。弟。好。視。之。兄。欲。辭。人。世。矣。遂。起。徑。出。弟。涕。泗。追。挽。笑。行。不。顧。室。野。外。見。成。與。俱。行。遂。回。顧。曰。忍。事。最。樂。弟。欲。有。言。成。澗。袖。一。舉。即。不。可。見。悵。立。移。時。痛。哭。而。返。周。弟。朴。拙。不。善。治。家。人。生。產。居。數。年。家。益。貧。周。子。漸。長。不。能。延。師。因。自。教。讀。一。日。早。室。糜。見。案。頭。有。函。書。封。甚。固。簽。題。仲。氏。啓。審。之。為。兄。迹。開。視。則。虛。元。所。有。祇。見。爪。甲。一。枚。長。二。指。許。心。怪。之。以。甲。置。研。上。出。問。家。人。所。自。來。並。元。知。者。面。視。則。研。石。繫。一。化。為。黃。金。大。驚。以。試。銅。鐵。皆。然。由。此。大。富。以。千。金。賜。成。氏。子。因。相。傳。兩。家。有。點。金。術。云。

新即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為德州宰鞠一奇案初村人有為子娶婦新人入門戚里畢賀欣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后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益疑呼之不應遂以手招壻壻急趨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始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可不慣佳請與即暫居妻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既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嬌慣

未嘗一刻離膝。一旦去，故里心輒戚。今同即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
兩人歸，乃為除室牀褥，備具。遂居之。家中容見新，即久不至。其索之室
中，惟新婦在，不知婿之所往。由此遐邇訪聞，並无耗息。翁媪雲涕，謂其
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離。女村人父益悲，曰：「骨
衣裳元可驗，託何知吾兒？遂為異物，從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為如
是？急也。」婦父益啣之訟于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案。遣云
村人子居女家，人亦大相忻待。每與婦議，婦亦訪之，而因循不即行。積半
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欲獨歸，而婦固留之。一日合家惶遽，似有急難。
日暮，中舍平謂婿曰：「本擬三二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

閃出不得已，即先送，即還。於是送出門，旋踵急返，周旋言動，頗甚。
欲覓途行，回視院宇，元存，但見高冢大驚，尋路急歸。室家歷言端，
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父臣諭之，送女于歸，始合。查焉。

靈官

朝天觀道士某喜吐納之術，有翁假寓觀中，適同所好，遂為玄友。居數年，
每至郊祭時，輒先旬日而去，却後乃返。道士疑而問之，翁曰：「我兩人莫逆，可
以實告我。狐也，却期空則諸神清穢，我无所容，故行遯耳。又一年及期而去，
久不復返。疑之一日，忽空因問其故，答曰：「我幾不復見于矣。曩欲遠避，心
頗急，視陰潛甚隱，遂潛伏。卷窺下，不意靈官其除，至此警為所睹。」

憤欲加鞭余惧而逃靈官追逐甚急至黃河上瀕將及矣大窘無計
竄伏湫中神察其藏始返身去既出臭惡沾染不可浸游人世乃投水自
濯訖又竄隱穴中幾百日垢濁始淨今來相別無以致祝君亦互引身
他去大劫將來此非福地也言已辭去道士依言別徙未幾而有甲申之變

王闌

利津王闌暴病死門王覆勳乃鬼卒之誤句也責送還生則尸已敗鬼其
罪謂王曰人而鬼也則苦鬼而仙也則樂自樂矣何必生王以為然鬼曰此處一
狐金丹成矣竊其丹吞之則魂不散可以長存但憑所之固不如喜子願
之否王從之鬼尊去入一高第見樓閣凜然而悄無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

望空際氣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於月中一吸輒復落以口承之則又呼之
如是不已鬼潛伺其側俟其吐急撮於手付王吞之狐驚感氣相向見二
人在恐不敢憤恨而去王與鬼別至其家妻子見之咸懼却走王告以故乃
漸集由此在家寢處如平時其友張姓者闌而省之相見話溫涼因謂張曰我
與若家夙貧今有術可以致富子能從我遊乎張唯曰我能不藥而醫不
上而斷我欲現身恐識我者相驚以怪附于而行可乎張又唯曰于是即趨裝
空山西界富室有女得暴疾眩暈瞶前前後後藥禳既窮張造其戶以術
自炫富翁止此女常珍惜之狂醫者願以千金為報張請視之從翁入室見
女瞽臥啓其衾撫其體女脈不覺王私告張曰此魂亡也當為負之張乃告

翁病雖危可救阿需何藥俱言不須女公子魂離他所業遣神負之笑約一時許王忽來其言已得張乃請翁再入又撫之少頃女欠伸曰遠張翁大喜撫問女言向戲園中見一少年即挾彈在雀數人牽駿馬從諸其後急欲奔避橫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兒教兒彈方語訶之便携兒馬上累騎而行笑曰我樂與子戲勿當也數里入山中我馬上號且罵少年怒推墮路傍欲歸无路適有一人空提兒臂疾若馳瞬息空家忽若夢醒翁神之果貽千金王使與張謀留二百金作路用餘盡攝去款門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餽張氏乃復還次日與翁別不見金藏何所益異之厚礼而送之踰數日張於外遇同鄉人賀才飲博不事生產奇貧如少聞張得異術獲金元筭因奔尋之王勸薄贈令歸才不改故行旬日湯蓋將漫賈張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與處只宜賂之使去從禍猶淺踰日才果至強從與俱張曰我固知汝復來日事必賭千金何能滿无底實誠改若所為我一百金相贈才諾之張瀉囊授之才去以百金在索賭益亦益之狹狹和遊揮洒如土邑中捕役疑而執之有於官拷掠酷慘才實告金所自來乃遣歸押才提張數日劊劇斃于途魂不忘張復往依之因與王會一日聚飲于烟壑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聽適巡方御史過聞呼搜之獲張以實告御史怒笞而牒於神使夢金甲人告曰查王其闡無辜而死今為鬼仙醫亦仁術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為清道使賀才和湯已罰竄鉄圍山張某無罪當宥之御

史醒而畢之乃釋張、治裝旋里囊中存數百里金敏以半送王家王氏子孫以此致富焉

薦虎神

郡城東嶽廟在南郭大門左右神高丈餘俗名薦虎神猙獰可畏廟中道士任姓每雞鳴輒起焚誦有偷兒預匿脚脚伺道士起潛入寢室搜括財物奈室無長物惟於薦底得錢三百納腰中拔脚而出將登子佛山南窠許時方至山下見一巨丈夫自山上來左臂蒼鷹適與相遇近視之面銅青色依稀似廟門中所習見者大恐躡伏而斡神詫曰盜錢安往偷兒益惧叩不已神揪令還入廟使傾所溢於甕守之道士課畢回顧駭愕溢歷自述道士收其錢而置之

王成

王成平原故家子性最懶生涯日落惟剝破屋數間與妻臥牛衣中交謫不堪時盛夏燠熱村外故有周氏園墻宇盡傾惟存一亭村人多寄宿其中王亦在焉既曉睡者盡去紅日三竿王始起遂出欲歸見艸際金釵一股拾視之鏤有細字云儀賓府造王祖為衙府儀賓家中故物多此款式因把釵等物歎一媼來尋釵王雖故貧然性介遠出授之媼喜極贊盛德曰釵真幾何先夫之遺澤也問夫君伊誰答云故儀賓王東之也王驚曰吾祖也何以相遇媼亦驚曰汝即王東之孫耶我乃狐仙百年前與君祖繼後君祖歿老身

遂隱。過此遺釵，適入子手，非天數耶？王亦曾聞祖有狐妻，信其言，便邀臨
顧。媼送之，王呼妻出見，負敗絮，菜色黯焉。媼歎曰：「嘻！王東之孫子，乃一貧至
此哉！」又顧敗灶无烟，曰：「家計若此，何以聊生？」妻因徇述貧狀，嗚咽飲泣。媼以釵
授媼，使姑質錢市米。三日外，請媼相見，王挽留之。媼曰：「汝妻不能自存活，我
在，仰屋而居，復何裨益？」遂徑去。王為妻言其故，妻大怖，王誦其義，使姑事
之。妻諾，踰三日果至，出數金，糶粟麥各石，使與婦共短榻，媼初惧之，然察其
意殊拳，遂不之疑。翌日，謂王曰：「孫勿惰，宜操小生業，坐食為可長也。」王告
以無財，曰：「汝祖在時，金帛憑所取，我以世人無需是物，故未嘗多取。積花
粉之金四十兩，至今猶存，久貯亦無所用，可將去，悉以市葛，刻日赴都，可得
微息。」王從之，購五十餘端，以歸。媼命縫裝，計六七日，可達燕都。囑曰：「宜勤
勿懶，宜急勿緩，遲之一日，悔之已晚。」王敬諾，囊負就路。中途遇雨，衣履浸
濡，王生子未歷風霜，委頓不堪，因暫休旅舍，不意淫淫徹暮，簷雨如繩，
過宿，溼益甚，見往來行人，踐淖沒趾，心畏苦之，待至停午，始漸燥，而陰雲
復合，雨又大作，信宿乃行。將近京，傳聞葛價翔貴，心竊喜，入都解裝，
客店主人深惜其晚，先是南道初通，葛至絕少，自勤有，購致甚急，價
頓昂，較常可三倍。前一日方購足，後來者遂皆失望，主人以故告王，懽
不得心，越日葛益愈多，價益下，王以元利不肯售，屋十餘日，計食耗煩
多，倍益憂悶，主人勸令賤鬻，改而他圖，送之。鬻計十餘兩，悉脫去，早起將

作某
要

作婦計。啓視囊中則金三矣。驚告主人。主人無所為計。或勸鳴官。責主人。償。王嘆曰。此我數也。于主人何。无主人聞而德之。贈金五兩。慰之。使婦自念。无。以見祖母。蹀躞內外。進退維谷。適見鬪竊者。一賭輒數千。每布一竊。恒百錢。不止。意忽動。計囊中。肯僅足販熟。以商主人。主人亟恣思之。且約假相寓。飲食不取其直。王喜。遂行。購竊盈僮。復入都。主人喜。賀其速售。室夜大。雨微曙。天明。衡水如河。淋漓猶未休也。居以待晴。連得數日。更无休止。起。視籠中。竊漸死。王大惧。不知計之所出。越日。死愈多。僅餘數頭。併一籠飼。之。經宿往窺。則一竊僅存。因告主人。不覺涕墜。主人亦為扼腕。王自度金盡。因歸。但欲覓死。主人勸慰之。共往視竊。曰。審諦之。曰。此似英物。諸竊之死。未。

必非此之鬪殺之也。君暇亦無所事。請祀之。如其良也。賭亦可以謀生。王如其。敬。既馴。主人令持向街頭。賭酒食。竊健甚。輒贏。主人喜。以金授王。便漫興。子弟決賭。三戰三勝。半年許。積二十金。心益慰。視竊如命。先是大親王。好。竊每值王元。輒放民間。把竊者。入即相角。主人謂王曰。今大富。宜可立致。所。不可知者。在子之命矣。因告以故。導與俱往。囑曰。脫敗。則喪氣出耳。倘有萬。分一竊。則勝。王必欲市之。君勿應。如固強之。惟予首是瞻。待首肯而後。應。之。王曰。諾。空即。則竊人肩摩于墀下。滔之。王出御殿。左右宣言。有願鬪者。上。即有一人把竊。趨而進。王命放竊。客亦放。略一騰蹕。客竊已敗。王大笑。俄。頃登而敗者數人。主人曰。可笑。相將俱登。王相之。曰。情有怒脈。此健羽也。不可。

輕敵。命取鐵喙為當。一丹騰躍而竊。日鍛羽。更選其良。再易再敗。王急命取宮中玉鶉。片時把出。素羽如路。馮神駿不亢。王成玉。息。跪而求。能目大王之竊。神物也。恐傷吾禽。畏吾業矣。王笑曰。從之。脫闕而死。當厚爾償。成乃從之。王鶉直奔之。而玉鶉方果。則伏如怒雞。以待之。玉鶉健啄。則起如翔。鶉以擊之。進退頡頏。相持約一伏時。玉鶉漸懈。而其怒益烈。其脚益急。未安。雷毛摧落。出翅而逝。觀者千人。固不嘆羨。王乃索取而親祀之。自咏空爪。審周一過。問成曰。鶉可貨否。答云。小人元恒產。與相依為命。不願售也。王曰。賜而重直。中人之產。可致。願顧之乎。成悅。忍良久。曰。本不樂置。願大王既愛好之。苟使小人得衣食業。又何求。王請直。答以千金。王笑曰。痴男子。此何珍寶。而千金直也。成曰。大王不以為寶。臣以為連城之璧不遠也。王曰。如何。曰。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憂。是何寶如之。王言予不相虧。便與二百金。成搖首。又增百數。成目視主人。主人色不動。乃曰。承大王命。請賦百價。王曰。休矣。誰肯以九百易一鶉者。成囊鶉欲行。王呼曰。鶉人來。鶉人來。寶給六百。肯則售。否則已耳。成又目主人。主人仍自若。成心頗盈溢。惟恐失時。曰。以此數售。心實快。但交而不成。則獲長滋大。無已。即如王命。王喜。即秤付之。成囊金。非賜而出。主人驚曰。我言如何。子乃急自鬻也。再少靳之。八百金在掌中。矣。成歸。擲金案。請主人自取之。主人不受。又同讓之。乃盤計飯。飯而受之。王治裝。歸。至家。歷述所為。出金相示。子阿相慶。媪命治良田三百畝。起屋作器。居然。

世家。媪早起，便成增耕。婦熾織，稍惰，輒訶之。夫嬾相安，不敢有怨詞。過三年，家益富，媪辭欲去。夫妻共挽之，空泣下。媪亦遂止。旦旦候之，已杳矣。

吳史氏曰：富皆得於勤，此獨得于惰，亦劇闕也。不知吾自徹骨而空性不移，此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也。懶中豈果有富貴乎哉？

青鳳

太原耿氏故大家第宅弘闊，後凌夷，樓舍連亘，半曠廢之。因生異堂，門輒自開掩。家人恒中夜駭，諱耿患之。移居別墅，留老翁門焉。由此荒落益甚，或聞笑語歌鼓聲。耿有從子去病，狂放不羈，囑翁有所聞，見奔告之。生夜見樓上燈光明滅，走報生，欲入視其異，止之不聽。門戶素所習識，竟撥其扉，遂曲折而入。登樓，得无少異，穿窬而過，聞人語切，潛窺之。見巨燭双燒，其明如晝。二叟儒冠，南面坐，一媪相對，俱年四十餘。東向一少年，可二十許，右一女郎，裁及笄耳。酒馔滿案，團坐笑語。生突入，笑呼曰：有不速之客二人來，虜鷲奔匿，獨叟出叱問誰何。人問生，曰：我家閨媪君巨之，肯酒自飲，不一邀主人，毋乃太恪。叟審睇曰：非主人也。生曰：我狂生耿去病，主人之從子耳。叟致敬曰：久仰山斗，乃揖生入，便呼家人易饌。生止之，叟乃酌客。生曰：吾輩通家，座客無庸見避。還祈招飲。叟呼孝兒，俄少年自外入，叟曰：此叔兒也，揖而坐。叟審問，叟自言義君姓胡，生素豪，談議風生。孝兒亦倜儻，傾吐間雅相愛悅。生二十一，長孝兒二歲，因弟之，叟曰：媪君祖纂塗山，外傳知之乎？答知之。叟

曰我塗山氏之苗裔也。唐以後，諸系猶能憶之。五代而上，無傳焉。幸公子一
世教也。生畧述塗山女佐禹之功，粉飾多詞，妙借泉湧，叟大喜，謂子曰：「今幸得
聞所未聞，公子亦非他人，可請阿母及青鳳來共聽之。」亦令知我祖德也。孝兒
入幃中，少時，媪偕女郎出，審顧之，弱態生嬌，秋波流慧，人問無其處也。叟指
婦云：「此為若荆。」又指女郎曰：「青鳳。」鄙人之猶女也。頭惠所聞，見輒記不忘。故喚
令聽之。生設竟而飲，瞻顧女郎，停弟不轉。女覺之，輒俛其首，生隱躍蓮
胸，女急啟，足亦元愠，怒生神志飛揚，不能自主。柏業曰：「得爾如此，南面王不易
也。」媪見生漸醉，益狂，與女俱起，索幃云：「生失望，乃辭叟出，而心繫之，不
能忘情於青鳳也。」字及復往，則幃扉猶芳，而髮行終宵，寤元聲歎，婦
與妻謀，欲携家而居之。真得一過，妻不從，生乃自往，讀於樓下。夜方倦，一
鬼板扉入，面黑如漆，張目視生，笑染指研墨，自塗灼，然相與對視，鬼慚
而去。次夜更既深，拭燭欲寢，闌樓后發扇，闌之闌然，急起上視，則扉半啟，
俄聞履聲細碎，有燭光自房中出，視之，則青鳳也。驟見生，駭而却退，遂闌雙
扉，生長踉而致詞曰：「生不避陰惡，實以卿故。幸元他人得一握手為笑，死不
憾耳。」女遙語曰：「憐之，深情，妾豈不知，但州闈訓嚴，不敢奉命。生固哀之云，
亦不敢望肌膚之親，但一見顏色足矣。」女似肯可，啓闌出，捉之臂而曳之，生
狂喜，相將入樓下，擁而加諸膝。女曰：「業有夙分，過此一夕，即相見無用矣。」闌
何故曰：「阿州畏君狂，故化厲鬼以相嚇，而君不動也。今已卜居他所，一家皆

移什物赴新居而妾留守。明日即發笑言已欲去。云恐財歸。生強止之。欲與
為懷。方持論。聞叟掩入。其盾俱元。以自容。俛首倚床。指帶不語。叟怒曰。賤
婢辱吾門戶。不速去。叟慙且泣。其後女低頭急去。叟亦出。尾而聽之。訶詈
萬端。聞青鳳嚶嚶泣。生心息如割。大聲曰。罪在小生。於青鳳何與。倘宥鳳
也。乃屠厨。小生願身受之。良久寤。生乃歸。寢自其第內。絕不復言息矣。
生灶聞而竒。願售以居。不較。直生喜。携家口而遷焉。居逾年。甚適。而未嘗
洎更忘鳳也。會清明上墓。婦見小狐二。為大逼逐。其二投荒窟。去一則望
急。道上望見生。依之哀啼。昔羽耳輯首似乞。其援生憐之。啟裳衿提抱
以歸。閉門置牀上。則青鳳也。大喜。慰問。女自適。與婢子戲。遂此大厄。悅非
即君必楚大悔。望無以非類見憎。生曰。切哀恩繫於魂。夢見卿如獲異寶。
何憎之。云女曰。此天數也。不因類復何得相。迨然幸矣。婢子必以妾為已死。可與
君堅永約耳。生喜。易舍之。積二年餘。生方伎讀。孝兒忽入。生驟讀。言詰所
來。孝兒伏地愴然曰。家君有橫難。非君莫拯。將自詣懇。恐不見納。故以某
來。阿何事。曰。公子識莫三。即否。曰。此吾年家子也。孝兒曰。明日將過。倘有
獵狐。望君之留之也。生曰。樓下之窟。耿在。念他事不敢預聞。必欲僕効得薄。
非青鳳來不可。孝兒零涕曰。鳳妹已野死三年矣。生拂衣曰。既爾則恨
滋深耳。執卷高吟。殊不顧瞻。孝兒起。哭失聲。掩面而去。生如青鳳所。告以
故。女失色曰。果救之否。曰。救則救之。適不之諾。首亦聊以報前橫耳。女乃喜曰。

喜少孤依叔成立。昔雖獲罪，乃家範應爾。生曰：誠然，但使人不能無介耳。卿果死，定不相接。女笑曰：恐哉。次日，莫三郎果至，鱗肩虎鬚，僕從甚赫。生門逆之，見獲禽甚多，中一黑狐，血殷毛革，撫之皮肉猶溫，便托裘敝，乞得綴補。莫慨然解贈。生即付青鳳，乃與容飲，容既去，女抱狐於懷，三日而甦，展轉復化為叟。舉目見鳳，疑非人。問女，歷言其情，叟乃下拜，慚謝。前愆喜，願女曰：我國謂汝不死，今果然矣。女謂生曰：君如念妾，還乞以樓宅相假，使妾得以申返哺之私。生諾之。叟赧然謝別而去。八皮果舉家來，由是如家人。父子無侵猜忌。吳生席居，孝兒時共談誕。生嫡出子漸長，遂使傳之。益楮善教，有師範焉。

西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即抱襖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趨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阿何夙夜踴躍，而獨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効力，不辭也。女懸然曰：父母貧賂，鬻妾朱門，嫡妬甚，朝罵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道耳。阿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戶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携禮物，導與同歸。女願室無人，阿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秘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偶適市，遇一道士，願生而愕。阿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曰：

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鹿人何至為妖。喜道士借魔襖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內柱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堦垣。則空門亦閉。跡而窺之。見一獐鬼。面翠色。齒嶮。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米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為女。子睹此狀。大惧。歛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徧跡之。遇于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挂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牀。裂生腹。掬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籍。陳醜涕不敢言。明日使弟二即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爾。即遣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茅道未遠。則南院誰家。二即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即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則一嫗來。欲僱為僕家。探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魅。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无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剝然而化。為厲鬼。卧嗥如猪。道士以木劍棄其首。身變作濃烟。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烟中。颯然如口吸氣。瞬息烟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

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捲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于門。哭求
再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
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上有二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
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即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婢俱往。見乞人顛歌道上。
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
人蓋天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于我。問摩即怒。以杖擊
陳。怒痛愛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略接溼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
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啜。嗚嗚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枯而下。停待胃
洞。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入于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
在。前后冥搜。殊無端倪。慙恨而歸。既悼天之慘。又悔食溼之愚。俛仰哀啼。
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尸。家人望望無敢近者。陳抱尸收殮。且理且哭。極
聲嘶。嗚欲嘔。覺高巾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
在腔中突。枕躍。慙氣騰蒸。如烟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捺。少懈則
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縲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裊中。反啟視。有
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腹隱痛耳。視破處。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之狀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之忠也。而以為妄。感愛
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溢。而日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不寤
耳。可哀也夫。

楚某貧賤於外。獨居。常與人交。醒而捫之。小丈夫也。察其情。與人異。知為狐未幾。下床去。門未開而已逝。入室。暮。邀庖媪伴焉。有子十歲。素別榻臥。亦招與俱。皮既深。媪兒皆寐。狐復來。婦啣。如夢語。媪覺呼之。狐遂去。自是。自思。若有止。空。反不敢息。燭。戒子。請勿熟。使。媪兒及媪倚壁少寐。既醒。失婦。喜其出。遺。久待不至。始疑。媪。懼。不敢往覓。兒執火。徧燭之。在他室。則母裸臥其牀。近扶之。亦不道。縮。自是。逐狂。歌哭。叫罵。日萬狀。使。戚與人。居另榻。寢。兒媪亦遣去。兒每聞母笑語。輒起火之。母反怒訶兒。亦不為意。因共壯兒胆。戲。嬉。戲。元節日。效朽者。以碑石。為窗上。止之不聽。或去其一石。則滾地作嬌啼。人無敢氣觸之。過數日。窗盡塞。無少明。已乃合泥塗壁。孔終日營。不憚其勞。塗已無。所作。遂把厨刀。割磨之。見者皆憎。其視不以人齒。兒宵分。隱刀於懷。以。飄覆。燧。伺母。囁語。急啟燈。柱門聲。喊。久之無異。乃離門揚言。詐作欲搜狀。燧有一物如狸。天奔門隙。急擊之。僅斷其尾。約二寸許。濕血猶滴。初挑燈起。母便詬罵。兒若弗聞。擊之不中。懊恨而寢。自念。雖不即。戮。可以幸其不來。及明。視血迹踰垣而去。跡之。入何氏園中。空。使果。兒竊喜。但母病臥如死。未幾。賈人。歸。就榻。呵。兒。自。慢罵。視若仇。兒以狀對。翁。驚。延醫藥之。媪瀉藥。詬罵。潛以藥入湯水。雜飲之。數日漸安。父子俱喜。一夜。醒。失。媪。所在。父子又覓得于別室。由是。復。顯。不欲與天同室。處。向夕。竟奔他室。挽之。罵益甚。翁無策。盡扁他。罪。媪奔去。則。明。自。

麟翁患之。驅襖備室。殊元少驗。覓薄暮潛入何氏園。伏莽中。將以探狐所在。月初升。乍聞人語。暗撥蓬科。見二人來飲。長鬚奴捧壺。衣老棧色。語俱細隱。不甚可寐。移時。聞一人曰。明日可取白酒一瓶來。頃之俱去。惟長鬚奴獨留。脫衣卧庭石上。審顧之。四肢皆如人。但尾垂后。部兒欲歸。恐狐覺。遂終夜伏。未明。又聞二人以次復來。噉入竹葉中。兒乃歸。翁所往。答宿阿伯家。適後又入市。見帽群挂狐尾。乞翁市之。翁不顧。兒寧父衣嬌。晒之。翁不恐。過拂市焉。又買易厘中兒戲弄其側。乘父他履盜錢去。沽白酒寄肆。廊有窮民城居。素業獵。兒奔其家。舅他出。吟詰母疾。答云。連朝稍可。又以耗子。齒衣。怒涕不解。故遣我。之。獵樂。耳吟檢。積出錢許。裹付兒。少之。吟欲作湯餅。啖兒。觀室無人。自發藥。裹。竊。盈掬而懷之。乃趨告吟。俾勿舉火。以待市中。不逞命也。遂徑出。隱以藥置酒中。遨遊市上。抵暮方歸。火門所在。托在窮家。兒自是。游屢肆。一見長鬚人。亦雜俦中。兒審之。確陰綴繫之。漸與語。詰其居里。答言北村。亦詢兒。偽云。山洞長。鬚用怪其洞居。兒笑曰。我世居洞府。君回否耶。其人益驚。便詰姓氏。兒曰。我胡氏子。曾在何處。見君。後而即。顧忘之耶。其人熟審之。若信若疑。兒微啓。下裳。少露其假尾。曰。我輩混跡人中。但此物猶存。為可恨耳。其人聞在。亦欲何作。兒曰。父遣我。活。其人亦以活告。兒問。活未。曰。吾儕多。自。故常竊時多。兒曰。此役亦良苦。耽驚憂。其人曰。受主人遣。不得不爾。因問主人伊誰。曰。即曩所見。而即兄弟也。私北郭王氏。一宿東村。某翁家。翁家兒大。被跡尾。十日始。

瘡。後往笑言已欲別曰勿悞我事。兒曰竊之難。不若活之易。我先活寄廊下。敬以相贈。我囊中尚有餘錢。不愁活也。其人愧元以報。說曰我本同類。何靳其酒。暇時尚當與君痛飲耳。遂與俱去。取酒授之。乃歸。室中母竟安寢。不復奔心。知有異。告父同往驗之。則兩狐斃於亭上。狐死於杯中。喙津尚存。血出。酒瓶猶在。持而搖之。未蓋也。父驚問何不早告。曰此物最靈。一洩則彼知之。翁喜曰我兒討狐之陳平也。於是父子荷狐歸。見一狐充尾。刀痕儼然。自是遂安。而媼瘡殊甚。心漸明了。但益之嗽。嘔疾輒數升。尋卒。北郭王氏媼向崇于狐。室是則。則狐絕而病亦愈。翁由此奇兒。敬之騎射。後貴至搃戎。

蛇癖

予御王蒲令之僕呂奉寧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噉葱。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搗以食。嚼之聲。血水沾頰。且善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元佩刀先啞其頭。尾尚蜿蜒于口際。

金世成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顛。而不潔。以為侯犬。羊遺穢于前。輒伏嗽之。自號為佛。愚民媼異其所為。執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訶便食。矢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計。人咸樂輸之。是金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道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月而成。其金錢之集。无

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吳史氏曰予聞金道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為今世成佛品空喘穢極矣。嘗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令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地而煩妖道，亦士大夫之佳風矣。

董生

董生字遐恩，青州之西鄙人。冬月薄暮，展被於榻而熾炭焉。方將篝燈適，友人招飲，遂扃戶去。至友人所，座有醫人善太脉，素徧診諸客，末顧王生。九思及董，余問人多矣。脉之奇，无如兩君者。貴脉而有賤兆，奇脉而有促徵，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實甚，共驚問之曰：「某至此亦窮於術，

多矣
下有

未敢臆決。顧兩君自慎之，二人初聞甚駭，既以為模稜語，置不為意。半夜董歸，見齋門虛掩，大疑。釀中自憶必去時忙促，故忘扃鑰入室，未遑蘄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溫否，後一探入則臆，有臥人大愕。斂手急火之，竟為姝麗。詔顏稚慈，神仙不殊，狂喜戲探下體，則毛尾修然，大惧。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問若何往。董益惧，戰栗哀求，願仙人憐恕。女笑曰：「何所見而仙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若悞笑尾於何有？」引董手強使，浸探則禪面如惜尻骨，董重笑曰：「何如醉態朦朧，不知所見伊何？」遂証令君此董固喜其靈，空此益惑，反自咎適歷之錯，然疑其所來，無因。女曰：「君不憶東隣之黃髮女子，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爾時我未許君，垂髮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

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彷彿憶之十年不見遂苗條如此然何遠能來
女曰妾適之痴即四五年翁姑相繼逝又不幸為文君刺妾一身斃无所依憶瑣
時相識者惟君故來相見就入門已暮邀飲者適一至遂潛隱以待君歸待
之既久足永肌粟故借被以自溫耳幸勿見疑董喜解衣共寢意殊自得月
餘漸羸瘦家人怪問輒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離乃惧漫造善林者診之
醫曰此妖牀也前日之死徵驗矣疾不可為也董大哭不去醫不得已為之針
于灸瘳而贈以藥囑曰如有所遇力絕之董亦自危既歸女笑安之拂然曰
勿漫相料纏我行且死走不顧女大慙亦怒曰汝尚欲生耶坐夜董服藥獨
寢甫交睫夢與女交醒已遺矣益恐移寢于內妻子火守之夢如故窺女
于已矢所在積數日董吐血斗餘而死王九思在齋中見一女子來其美而私
之詰所自曰妾遐思之隣也渠舊與妾善不意為狐惑而死其美而私妖氣可畏
讀書人宜慎相防王益佩之遂相懽行居數日迷罔病瘳忽夢董曰與君好
者狐也殺我矣又欲殺我友我已訴之冥府洩此幽憤七日之夜當炷香室外
勿忘却醒而異之謂女曰我病甚恐將委溝壑或勸勿室也女曰命當壽室亦
生不壽勿室亦死也坐與調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亂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絕及暮
插香片上女來板棄之夜又夢董曰來讓其違囑次夜暗囑家人俟寢后
潛炷之女在榻上忽驚曰又四喜香耶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拭之入曰誰教
君為此者王曰或室人憂病信坐室作感裸身女傍徨不樂家人潛窺香戒又

姪之女忽嘆曰君福澤良厚我誤害遐思而奔子誠我之過我將與彼就質
於冥會君如不忌夙好勿壞我皮囊也遂巡下榻仆地而死燭之狐也猶恐其
治遠呼家人剥其革而懸焉主病甚見狐米曰我訴諸法曹法曹謂董君
見色而動死當其罪但咎我不當惑人追金丹去浸令還生皮囊何在曰家
人不知已脫之矣狐慘然曰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恐哉君子恨之而去王
病幾危半年乃瘥

斲石

新城王欽文太翁家有園人王姓初入勞山學道久之不火食惟啖松子及
白石徧體生毛既數年舍母老歸里漸浸欠食猶啖石如故向日視之即知石
之自苦酸鹹如啖芋然母死浸入山今又十七八年矣

廟鬼

新城諸生王啓後者方伯中宇公象坤曾孫見二媼入空窈肥黑不揚笑甘
近坐稍羽意甚褻王拒之不去由此坐卧輒見之而意堅定終不搖婦怒批其
頰有聲而亦不甚痛媼以帶懸梁上摔與王不覺自投梁下引頸作猛
狀人見其足不履地挺然立空中即亦不能死自是病顛忽曰彼將與我投河矣
望河狂奔曳之乃止如此百滿日常教作術藥罔効一日忽見有武士館鎖穴
怒叱曰朴誠者汝何敢擾即執媼頭自標中出繞空窗外媼不復人形目炯炯
口血赤如血憶城隍廟門中有泥鬼四佗類其一焉于是病若失

陸判

陵陽朱爾旦字小明伏前半性豪放然素疑學雖篤尚未知名一日文社眾飲或戲之

云君有豪名能深夜赴十王殿負浮屠左廊判官來眾當醮作筵蓋陵陽

有十王殿神鬼皆以木雕妝飾如生東廡有立判係面赤身貌尤犷惡或

夜聞西廊榜訖聲入者毛皆森監故眾以此難朱笑起逕去君無何門外

大呼曰我請拜宗師名号便音笑眾皆起俄負判入置几上奉觴酌之三眾睹之瑟

縮不安於座仍請負去宋又把酒灌地惟其狂等才文故納交于陸祝曰門生狂率不文大宗師諒不為

怪荒舍匪遙合乘典來飲幸勿為吟哇乃負之去次日眾果招飲抵暮

羊醉而歸與未闌挑燈獨酌忽有人塞堂入視之則判官也未起曰意吾

殆將死矣前夕冒瀆今來加斧鑕耶判啟濃鬚微笑曰非也此蒙高義

相訂夜偶暇敬踐達人之約宋大悅牽衣但坐自起條器焚爇判曰天道

溫和可以冷飲宋如命置瓶案上奔告家人治有果妻脚大駭戒勿出宋不

聽立俟治具以出易錢文酬始詢姓氏無可各乎是軍名徑曰我陸姓元名字與談古典應答如

响判知制執否曰妍媸亦頗辨之陰司誦讀與陽世略同陸亦飲一舉十

觥宋因竟日飲遂不覺玉山傾頽伏几醺睡比醒則殘燭昏黃鬼客已去自

是三兩日輒一來情益洽持抵足卧朱賦賦高陸輒工勅之卻言不佳一

夜朱醉先寢陸猶目的忽醉夢中覺臟腑微痛醒而視之則陸危坐牀

前破腔出腸胃條亦無慧矣整理愕曰夙無仇怨何以見殺陸笑云勿惧我為君易

慧心耳。泛容納。勝已。復合之。末以累足布束。朱腰。作用畢。視榻上亦无血跡。接明覺。少麻木。見陸置塊几上。賦之曰。此君心也。作文不快。知君之毛竅

塞耳。適在冥間。於千萬心中。揀得佳者一枚。為君易之。留此以補腦數。乃起。掩

扉去。天明。解視。則劄條已合。有從而亦者存焉。自是文思大進。過眼不忘。數

日。又出文示陸。曰。可笑。但君福薄。不能大顯貴。御科而已。明何時。曰。今歲必

魁。未幾。科試。冠軍。秋闈。果中。循元。向社。素柳。榆之。及見闈墨。目視而驚。

細詢。始知其異。共求。朱先容。有內交。陸以若之。眾大設以待之。更初。陸空。亦詳

生動。目炯如雷。眾止。乎。元色。齒欲。目擊。漸引去。朱乃携陸歸。飲既。陳。朱

曰。前。楊。代。胃。受。賜。已。多。尚。有。二。事。欲。相。煩。不。知。可。否。陸。便。請。命。朱。曰。心。暢。可

為。而。目。想。亦。可。更。山。荆。予。結。髮。人。下。體。頭。亦。不。惡。但。頭。面。不。甚。佳。麗。尚。欲

煩。君。刀。斧。如。何。陸。笑。曰。諾。客。徐。圖。之。過。數。日。半。仗。來。叩。闈。朱。急。起。延。入。燭。之。見

襟。裹。一。物。訪。之。曰。君。曩。所。囑。向。鞞。物。色。適。得。一。笑。人。首。敬。報。君。命。朱。撥。視

頭。血。猶。濕。陸。立。促。急。入。切。驚。禽。大。朱。慮。門。戶。伎。局。陸。空。一。手。推。扉。自。闈。引

至。臥。室。見。夫。人。側。身。眠。陸。以。頭。授。朱。抱。之。自。于。靴。中。出。白。刃。如。匕。首。按。夫。人。項。着

力。如。切。腐。狀。血。刃。而。解。首。落。枕。畔。急。於。生。懷。取。美。人。頭。合。項。上。許。審。端。正。而。后

按。檢。已。而。移。枕。塞。肩。際。命。朱。瘞。首。靜。所。乃。去。朱。妻。醒。覺。頭。闈。微。麻。而。頸。甲

錯。推。之。得。血。片。其。駭。呼。婢。汲。盥。婢。見。面。血。狼。藉。驚。絕。懼。之。盆。水。盪。赤。舉

首。則。面。目。全。非。又。駭。極。夫。人。引。鏡。自。照。錯。愕。不。能。自。解。朱。入。告。之。因。反。復。細

篇開鏡

真曰南

一竅不通矣

不現得志者

納交亦非

願

目視而驚

生動目炯如雷

方交即去

豈能為

靈乎

漸引去

朱乃携陸歸

飲既陳

先易慧心

然後可易

直目然有

女第

欲相煩

不知可否

陸便請命

為而目

想亦可更

山荆予結髮人

下體頭亦不惡

但頭面不甚佳麗

尚欲

煩君刀斧

如何陸笑曰諾

客徐圖之

過數日半仗來叩闈

朱急起延入

燭之見

襟裹一物

訪之曰君曩所囑

向鞞物色

適得一笑人首

敬報君命

朱撥視

頭血猶濕

陸立促急入

切驚禽大

朱慮門戶伎局

陸空一手推扉

自闈引

至臥室

見夫人側身眠

陸以頭授朱

抱之自于靴中

出白刃如匕首

按夫人項着

力如切腐狀

血刃而解首

落枕畔

急於生懷

取美人頭

合項上許審端正而后

按檢已而移枕

塞肩際

命朱瘞首

靜所乃去

朱妻醒覺

頭闈微麻而頸甲

錯推之得血片

其駭呼婢

汲盥

婢見面血

狼藉驚絕

懼之盆水盪赤舉

首則面目全非

又駭極

夫人引鏡

自照錯愕

不能自解

朱入告之因反復細

視則長眉掩鼻。笑靨承顙。蓋中人也。解領驗之。有紅絨一周。上下四色。判
然而異。先是吳侍御有女甚美。未嫁而喪二夫。故十九猶未醮也。上元遊十
王殿時。游人甚雜。內有無賴賊。窺而艷之。遂陰訪居里。乘夜梯入穴。寢時
殺一婢于床下。逼女與淫。女力拒聲喊。賊怒亦殺之。吳夫人微聞鬧聲。呼婢往
視。見尸駭絕。舉家盡起。停尸堂上。置首項側。一門啼號。終憐終夜。詰旦
啟衾。則首在而失其首。徧搵侍女。謂所守不恪。毀莖犬慢。侍御告郡。嚴限
捕賊。三月而罪人弗淨。漸有以朱家換頭之異。聞吳公者。吳疑之。遣媼探諸
其家。入見夫人。駭走以告吳公。視女尸故存。驚疑無以自決。待朱以左道殺
女。往詰朱。曰。室人夢易其首。嘗不解其何故。謂僕殺之則寃也。吳不信。訟

之收家人鞠之。一如朱言。郡守不決。朱歸求計于陸。曰。不難。當使佯女自言
之。吳反夢女曰。兒為蘇溪楊大年所賊。無與朱孝庶。彼不艷于其妻。陸判官
取兒頭與之。楊之是兒身死而頭生也。願勿相仇。醒告夫人。而夢同。乃言于官。
則之果有楊大年執而械之。遂伏其罪。吳乃詣朱請見夫人。由此為翁婿。乃以
朱妻首合女尸而葬焉。朱三八禮闈。以到場規被放。于是灰心仕進。積三十年。
夕陸告曰。君壽不永矣。則其期對以五日。能相救否。曰。惟天所命。人能私且自違。
易心易面。所得更進。天。人觀之。生死一耳。何必生之為樂。死之為悲。朱以為然。即治衣衾棺槨。既竟。盛
服而沒。翌日。夫人方扶柩哭。朱忽再。自外空。夫人惧。朱曰。我誠鬼。不異生時。
慮爾寡母孤兒。殊戀耳。夫人大慟。涕垂膺。朱依慰解之。夫人曰。古有還魂之

說君既有靈何不再生。朱曰天數不可違也。明在陰司作何務。曰陸判存我督案
務。授有官爵亦无所苦。夫人欲再語。朱曰陸公與我同來可設酒饌。趨而出。夫
人依言營備。但聞室中笑飲。亮氣高聲。宛若生前。半夜寤之。首然已逝。自是
三教日輒一來。時而留宿。繼倦。家中事就便。經紀于瑋方五歲。來輒捉抱。至七
歲則燈下教讀。子亦喜。九歲能文。十五入邑庠。竟不知元父也。遂此來。南。日。星
教。明。逸。高而已。一夕乘謂夫人曰。今與卿永訣矣。何往。曰承帝命為太華卿。行將遠赴事
煩途隔。故不能來。母子持之哭。曰勿爾。兒已成。立。承計尚可存活。豈有百歲不折
之驚。恩耶。個子曰。好為人。勿墮父業。十年後一相見耳。徑出門去。於是遂絕。後
瑋二十五舉進士。官行人。奉命為西岳道。後華陰。忽有輿送羽葆。馳衝圍薄。評
之。審視車中人。其父也。下馬哭伏道左。父停輿曰。官聲好。我目瞑。瑋伏不起。朱
但興行。火馳不顧。去數步。回望。解佩刀遣人持贈。逆語曰。佩之當貴。瑋欲追
送。見輿馬人。泛飄忽若風。瞬息不見。痛良良久。抽刀視之。製極精工。鐫字一行。
未。生。徒。胆。大。笑。此。亦。得。子。陸。耶。結。得。非。鍊。非。者。
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瑋後官空司馬。生五子曰。沉曰。潛曰。洵曰。潭
曰。深。一夕夢父曰。佩刀空贈。渾也。送之。渾。任。為。搃。憲。有。政。聲。

異史氏曰。斷竊續鳧矯作者。晏移花接木。創始若奇。而況加鑿削于肝
腸。施刀雖於頸項者。哉。陸公者可謂。始。及。最。妍。骨。矣。明。辛。字。今。為。歲。不
遠。陵。陽。陸。公。猶。存。乎。尚。有。靈。馬。否。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

嬰寧

壬子服苦之羅店人早孤絕惠十四入泮母最愛之尋常不令游郊野聘蕭氏未嫁而大故求鳳未就也會上鄉有舅氏子吳生邀同挑爨方全村外舅家有僕采梅吳去生見游女如雲采興獨邀有女即携婢搥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注注目不疑竟忘顧忌女過去數武顧婢曰个兒即目灼似賊遺花地上笑語自去生拾花悵然神魂喪失快遂返空家藏花枕底垂頭而睡不語亦不食母憂之道且離襖痛益劇肌革精神日斂戒醫師診視投劑發表忽見右送母撫問所由嘿然不答適吳生來囑密詰之吳空榻前生見之問下吳就榻慰解漸斂研詰生具吐其實且求謀畫吳笑曰君意亦復如此顧有何難遂當代訪之徒步于野必非世家如其未字事固諧矣不然柝以重賂計必允遂但得痊瘵成事在我生聞之不覺解頤吳出告母物色女子居里而探訪既窮並無踪緒母大憂无所為計懸自吳去后顏預開食亦畧進數日吳復來生問所謀吳給之曰已得之矣我以為誰何人乃我姑氏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雖內戚有骨肉之嫌嘗苦之無不諧者生喜溢眉宇問居何里吳詭曰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餘里生又付囑母曰吳銳身自任而去生由此飲食漸加既平復探視枕底花雖枯未便彫落凝思把玩如見其人怪吳不至折柬招之吳支托不肯赴召生甚怒恨不歡母慮其漫病急為議姻略與商確輒搗首不顧惟日盼吳迄無耗益怨恨之轉思三十里非遙何必仰息他人懷梅袖中負氣自往

而家人不知也伶仃獨步無可則程但望南山行去約三十餘里亂山合沓空翠爽
肌窳無人行止有為道遙望谷底紫花亂樹中隱々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見舍
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門前皆綠柳牆內桃李无繁則以修竹
野為格磔其中意其園亭不敢遽入而顧對戶有巨石滑潔因據坐少憩俄
聞牆內有女子長呼小榮其聲嬌細方佇聽則一女即由東而西執杏花一子俛首
自簪舉頭見生遂不復簪含笑撚花而入審視之即上座日途中所遇也心驟
喜但念無以階進欲呼姨氏顧從无還往惧有訛誤門内無人可問坐卧徘徊自
朝于日且望空斷遂忘飢渴時見女子露半面來窺似訝其不去者忽一
老媪杖杖出顧生曰何處即君聞自辰刻便來以至於今意將何為得而觀耶生
急起揖之命合云將以眇親媪聾聵不聞又大言之乃問貴戚何姓生不能答媪笑曰
奇哉姓名尚自不知何親可探我視即若亦書痴耳不如從我來啖以粗糲家有短
榻可卧待明朝歸細詢知姓氏再來探訪不晚也生方腹餒思啣又從此漸近麗
人大喜從媪入見門内白石砌路夾道紅花片々墮階上曲折而西又啓一門巨棚花
架滿庭中肅容入舍粉壁光明如鏡窗外海棠枝葉探入室中榻藉几榻尚不潔
潔甫坐即有人自窗外隱約相窺媪喚小榮可速作悉外有婢子喚聲而應坐
次其展宮幃媪曰即君外祖莫姓吳否曰然媪驚曰是吾甥也尊堂我妹子年來
以家屢貧又無三尺男遂至音問梗塞甥長成如許尚不相識生曰此來即為
媪也匆遽遂忘姓氏媪曰若身秦姓並無誕育弱息僅存亦為庶產渠母改醮

遺我鞠養，願亦不餓，但少教訓，嬉不知愁，少頃便來拜識，未幾婢子具飯，離尾盈握，媪勸餐，已婢來，啟其媪曰：「喚寧姑來，婢應去。」良久，聞戶外隱有笑聲，媪又喚曰：「嬰寧，汝姨兄在此，戶外啞。」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媪嘆曰：「自有客在，啞。」此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媪曰：「此王郎，即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識，可笑人也。」生問妹子年幾，何笑，媪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復笑不可仰，視媪謂生曰：「我言少教誨，此可見矣。」年已十六，呆痴，裁如嬰兒，生曰：「小子，甥一歲曰阿甥，已十七矣，得非庚午屬馬者耶？」生首應之，又問甥，媪阿誰，答言無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歲猶未聘？嬰寧亦無姑家，極相匹敵，惜有內親之嫌，生無語。」目注嬰寧，不遑他瞬，婢向女小語云：「目灼，賊腔未改。」女又大笑，顧婢曰：「視碧桃開未遠，起以袖掩口，細碎連步而出，至門外，笑聲始復。」媪亦起，喚婢，襆被為生安置，曰：「阿甥果不易，留三五日，遲送汝歸。」如媪幽閑，舍後有小園，可供消遣，有書可讀，次日，至舍，后果有園半畝，細草鋪毡，楊花糝，逦有卅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穿花小步，聞樹頭蘇，有聲，仰視，則嬰寧在上，見生來，狂笑欲墜，生曰：「勿爾，墜矣。」且下，且笑，不能自止，方將及地，失手而墜，笑乃止，生扶之，陰後其腕，女笑，又作倚樹，不能行，良久，乃罷，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朽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遺，故存之，問存之何意？」曰：「以示相愛不忘也。」自是元相遇，凝思成疾，自是化為異物，不圖得見顏色，幸甚，憐惻，女曰：「此大細事，宜戚何所靳，借待即行時，園中花當喚若奴來，折一巨綆，負送之。」生曰：「妹子痴耶？何便是？」痴曰：「我非愛花，愛樹花。」

之人耳女曰段孝之情愛何待言生曰我所謂愛非瓜葛之愛乃夫妻之愛女曰有以異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俛思良久曰我不慣與生人睡語未已婢潛至生惶恐遁去少時會母所母問何往女答以園中共話媪曰飯熟已久有何長言周遮乃爾女曰大哥欲我共寢言未已生大窘急目瞪之女微笑而止幸媪不聞猶絮絮究詰生急以他詞掩之因小語責女曰適此語不應說耶生曰此背人語女曰背他人豈得背老母且寢處亦常事何諱之生恨其痴無術可以悟之食方竟家中人捉雙衛來尋生先是母待生久不歸始疑村中搜覓幾徧竟見元踪兆因往詢吳、憶、曩言因教於西南山村行覓几廬數村始至於此生適出門適相值便入苦媪且請偕女同歸媪喜曰我有志匪伊朝夕但殘軀不能遠涉得甥携妹子去識認阿姨大好呼嬰寧、笑至媪曰有何喜笑輒不輟若不笑當為全人因怒之以目曰大哥欲同汝去可便裝束又餉家人酒食始送之出曰媪家田產豐裕能養冗人到彼且勿歸小學詩禮亦好事翁姑即煩阿姨為汝擇一良匹二人遂發空山坳回頭猶依稀見媪倚門北望也抵家母睹姝麗驚駭問為誰生以媪女對母曰前吳郎與兒言者詐也我未有姊何以得甥問女曰我非母出父為秦氏沒時兒在襁中不能記憶母曰我一姊適秦氏良確然姐識已久那得復存因審詰面龐誌教一符合又疑曰是矣然已多年何得復存疑慮問吳生空女避入室吳詢得故惘然久之忽曰此女名嬰寧耶生然之吳亟稱怪事問所自知吳曰秦家姑去後姑

又鰥居崇於狐病瘡死狐生女名嬰寧緬卧床上家人皆見之姑又歿狐猶
時來後求天師符粘壁間狐遂携女去將勿此即彼此疑參但聞室中吃
啾嬰寧笑聲母曰此女亦太憨生吳請面之母入室女猶濃笑不顧母但令出
始極力忍笑又而壁榻時方出像一展拜翻然遽入放聲大笑滿室婦女為
之粲然吳請往覘其異既便執柯尋室村所居舍全元山花零落而已吳憶
姑姪處彷彿不遠然貫瓏渾沒莫可辨識詫嘆而返母疑其為鬼入告吳言女
略元駭意又弔其元家亦殊元悲意致之憨笑而已眾莫之問母令與少女同寢
止牀與即來省問操女紅精巧絕倫但善笑禁之亦不可止憨笑處嬌憨狂
而不損其媚人皆樂之鄰少女媼爭承迎之母擇吉將為合卺而終恐為鬼物
竊于日中窺之形影殊元少異室日便華妝行新婦禮女笑極不能俯仰遂罷
生以其憨痴恐漏洩房中隱事而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語每值母憂怒女空
一笑即解奴婢小過詈遭鞭楚輒求詣母共話罪婢投見恒得免而愛花成癖
物色徧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教月堦砌潘園元非花者庭后有木香一架故
鄰西家女每攀登其上摘供簪玩母時遇見輒訶之女卒不改一日西人子見
之凝注傾倒女不避而笑西人子謂女意已屬心益甚湯女指牆底笑而下西人子
謂示約處大悅及昏而往女果在焉就而淫之則陰如錐刺痛徹于心大號而
語細視非女則一朽木卧墻邊所接乃水淋竅也鄰父聞聲急奔研問呻而不
言妻來始以實告執火燭竅見中有巨蝎如小蟬然翁碎木捉殺之負于室家

半夜尋聲隣人訟生許發嬰寧妖異邑宰素仰生才檢知其篤行士謂鄰翁訟誣將杖責之生為乞免遂釋而出母謂女曰憨狂爾豈知過喜而伏憂也邑令神明幸不辜累設醮笑官宰必速婚女僧公堂我兒何顏見戚里女正色矢不復笑母曰人固不笑但洎有時而女由是竟不復笑雖故逗亦不笑然竟日未嘗有戚容一夕對生零涕異之女哽咽曰曩以相從日淺言之恐致駭怪今日察姑及即皆過愛無有異心直苦或元妨乎妾本狐產臨去以妾託鬼母相依十餘年始有今日妾又無兄弟所恃者惟若若母岑寂山阿無人憐而合厝之九泉輒為悼恨君尚不惜煩費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養女者不忍溺棄生諾之然慮墳冢迷於荒艸女但言元慮刻日夫妻輿觀而往女于荒烟僻楚中指示墓處果得媪尸膚革猶存女撫哭哀痛畢歸尋泰以墓合葬焉是夜生夢媪來稱謝寤而述之女曰妾儀見之囑勿驚即君耳生恨不邀留女曰彼鬼也生人多陽氣勝何能久居生問小榮曰是亦狐最黠狐母習以視妾每揖解相哺故德之常不志昨呵母云已嫁之由是成感值寒食夫妻登泰墓拜掃無缺女逾年生一子在懷抱中不畏生人見人輒笑亦大有母風云

異史氏曰觀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墻下謔作劇其黠孰甚焉空悽戀鬼母反笑為哭我嬰寧殆隱於笑者矣竊聞山中有物名笑矣乎與之則笑不可止坊中植此一種則合歡忘憂並無顏色笑若解語花正嫵其作態耳

弄小倩

寧米臣浙人性慷爽，應隔自重。每對人言，生平無二色。適赴金華，至北郭，解
裝蘭若寺中。殿塔壯麗，然甚高，沒人似絕行踪。東西僧舍，皆扉虛掩。惟南一
小舍扁鍵如新，又顧殿東隅，修竹拱把，階下有巨池，野藕已花，意甚樂。其弟
杳會學使案臨城，舍僧昂昂，思便留止，遂散步以待僧歸。日暮，有士人來，啓南
扉，容超為礼，且告以意。士人曰：此間無房，主僕亦僑居，能日荒落，且晚更教業，
甚喜。喜藉常代牀，木板作几，為久客計。是夜月明高潔，清光似水。二人促膝
殿廊，各展姓字。士人自言燕，姓字亦霞，寧疑為赴試諸生，而聽其音聲，殊
不類浙語。之自言秦人，語甚朴，誠既而相對詞，獨遂拱別，歸寢寧以新居。久
不成寐，聞舍北鳴，如有家口起，伏北壁石窗下，微窺之。見短牆外一小院，落有婦
可四十餘，又一媪，衣黝緋，揷蓬頭，鮓背龍鍾，偈語月下。媪曰：小倩何久不來？媪
云：始好，空笑婦曰：將無向媵，有怨言否？曰：不聞，但喜似感。媪曰：婢子不宜好
相識，言未已，有一十七八女子來，彷彿艷絕，媪笑曰：齊地不言人，我兩個正談道，小
奴婢俏來，無跡响，幸不替着短，媪又曰：小娘子端好，是畫中人，遮莫若自是
男子也，板揖魂去。女曰：媵，不相譽，更阿誰道好？媪人女子又不知何言，寧意其
鄰人眷口，寢不復聽。又許時始寐，無聲，方將睡去，覺有人入室，寢所急起，審顧
則北院女子也，驚恚之。女笑曰：月夜不寐，願修燕好，寧空自卿防物，議我畏人
言略一失，足廉恥道，畏女云：夜无知者，寧又咄之。女遂巡若復有詞，寧叱連去不

然當南舍生知女俱乃退穿戶外後返以黃金一盤置褥上窸擻度拜曰非
義之物汚吾囊橐女慙出拾金自言曰此僕當是缺石詰旦有甘蘭溪生携一僕
來候託寓於東二相室夜暴亡之心有小孔如錐刺者細之有血出俱莫知故徑宿
僕一死症亦如之尚晚燕生歸窺質之燕以為魅宰并素抗直願不在意守分女
子復室謂窸曰妾憫人多矣未有剛腸如君者君誠聖賢妾不敢欺倩姓聶
氏十六大姐姓寺側輒被妖物威脅歷役賤務頓顏向人實非所樂今寺中無
可殺者恐當以伎文來窸駭求計女曰與燕生同室可免問何不惑燕生曰彼
奇人也不敢近聞迷今若何仰昵我者隱以錐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再血以
供妖飲又或以金非金也乃羅利鬼骨留之能截取人心肝二者凡以投時好耳

五二

窸感謝問戒備之期答以明宵臨別泣曰妾墜玄海求岸不得即若義乳干
雲必能拔生救苦倘肯囊妾朽骨歸姓安宅不啻再造窸教然諾之因問
甚處但記取曰楊之上有烏巢者是也言已出門紛然而拭明日恐燕他出早
詣邀致辰后具酒饌晉意察燕既約同宿辭以性癖耽窸窸不聽強携
卧具來燕不得已移榻從之囑曰僕知足下又天傾風良切要有微衷難以
遽白幸勿翻窸窸窸違之而俱不利窸謹受教既而各寢燕以所相室四且
窸甲上就枕移時窸如雷吼窸不能寐近三更許窸窗外隱有人影俄而
近窸來窸窺目光睽窸窸俱方欲呼燕忽有物裂窸而出耀若匹練折窸
上石櫺颯然一射即窸遂斂入窸如電滅燕覺而起窸偽睡以覘之燕捧篋檢

微取一物對月嗅視白光晶瑩長可二寸徑菲葉許已而數重已固仍置破
篋中自語曰何物老魅真爾大胆致壞篋子遂復臥窳窳文奇之因起脚之且
以所見告燕曰既相知愛何敢深隱我刺客也若非石樞妖當斃然亦
傷脚所絨何物曰劍也適嗅之有妖氣窳欲觀之慨出相示焚然一小劍也于
是益厚重燕明日視窗外有血跡遂出于北見荒墳累累果有白楊高巢其
顛迨營謀既就趨窳欲歸燕生設祖帳情義殷渥以破革囊贈窳曰此
劍袋也寶藏可遠馳窳欲授其術曰如君信義剛直可以為此然若
猶富貴人非此道中人也窳乃托有妹楚此發掘女骨斂以衣衾僱舟而歸
窳厥臨野因營墳楚諸窳外祭而祝曰憐卿孤魂葬近螭居歌哭相聞庶
不見陵於雄鬼一甌盃水飲殊不清昔幸不為媼祝畢而返後有人呼曰後待伺
行回顧則小倩也懽喜謝曰君信我十死不足以報請送歸拜識姑嫜膝御元
悔窳諦之肌慄流霞足剋細字白晝瑞相嬌艷无絕遂與俱至窳中囑坐少
待先入白母之愕然時窳妻久病母戒勿言恐所駭驚言次女已翩然入拜伏地
下窳曰此小倩也母驚顧不遑女謂母曰兒飄然一自遠父母兄弟蒙公子露覆
澤被髮膚顧執箕帚以報高義母負其倬約可愛始敢與言曰小娘子更願吾
兒若自喜不可已但生平止此兒用承祧緒不敢令有鬼偶女曰兒實無二心
泉下人既不見信於老母請以兒事依高堂奉晨昏如何母憐其誠允之即欲
拜嫂母辭以疾乃止女即入厨下代母尸獲食入房穿榻似熟居者日暮母畏

世之辭使歸寢不為設床褥女窺知母意即竟去過齋啟入却退徘徊戶外似有所惧生呼之女曰室有劍氣畏人向道途之不奉見者良以此故寧培為革裏取懸他室女乃入就燭下坐移時殊不一語久之則皮讀舌安少誦楞嚴經今強半遺忘說求一卷夜暇既兄心之寧諾又坐嘿然二更向盡不言去寧促之恹然曰異域孤魂殊怯荒墓寧曰齋中別无床寢且兄妹亦宜遠嫌女起擗熾熾而欲啼是信儀而懶步從容出門涉階而沒寧竊憐之諷留宿別榻又惧母嗔女朝旦朝母捧盃沃盥下堂操作無不曲承母志黃昏皆退輒過齋頭就燭誦經覺寧將寢始惺然去先是寧妻亡病廢母幼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漸捨親愛如已出竟忘其為鬼不恐脫令去留與同臥起女初來未嘗食飲半年漸啜稀飯母子昏溺愛之諱言其鬼人亦不之疑也無何寧妻亡母陰有納女意然恐于子不利女微窺之來問告母曰君年當知兒肝腸為不欲禍行人故從即君來區區無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為天人所欲屬實欲依拜三數年借博封誥以光泉壤母亦知無惡但惧不能延官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即君註福籍有元官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奪也母信之與子議寧喜因列筵告戚黨或請觀新婦女慨然華妝出一堂盡貽反不疑其鬼疑為仙由是立黨諸內眷咸執贄以加爭拜識之女善畫女闈梅輒以尺幅酬答得者藏什襲以為榮一日俛頭窗前怡悵者失忽聞革裏何在曰以卿畏之故紙置他所曰妾受生已久當不復畏取挂床頭寧再詰其

喜曰三百來心怔忡元傳息喜金華妖物恨妾遠道忍旦晚尋及也容果携
革囊來女反復審視曰此劍仙將盛人頭者也弊敗至此不知殺人幾何許妾
今日視之肌猶粟慄乃懸之次日又命移懸戶上夜對燭坐約容勿寢歛有一
物如飛鳥墮女驚匿夾幙嗣審視之物如反叉狀電目血舌映閃攫擊而前空閃
前却步逡巡久之漸近革囊以爪摘取似將抓裂囊忽格然一响大可合實
恍惚有鬼物突出半身揪反叉入聲遂寂然囊亦頓縮如故容駭詫女亦出大
喜曰无恙矣共視囊中清水數斗而已後數年容果登進士女舉一男納妾後
又各生一男皆仕進有聲

義鼠

楊天一言見二鼠出其一為蛇所吞其一瞪目如柵似甚恨怒逆望不敢前蛇
果腹蜿蜒入穴方將過半鼠奔來力嚼其尾蛇怒退身出鼠故便捷歛然遁
去蛇追不及而返及入穴鼠又来嚼如前狀蛇入則來蛇出則往如是者久蛇
出吐死鼠于地上鼠來嗅之啾啾如悼息啣之而去友人張歷反為作義鼠行

地震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適容禔下方與表兄李篤之對燭
飲忽聞有聲如雷自東南來向西北去衆駭異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擺簸
酒杯傾覆屋屋梁椽柱錯折有聲相顧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趨出見樓
閣房舍仆而復起墻傾屋塌之聲與兒啼女號喧如鼎沸人眩暈不能立

坐地上隨地轉側河水傾潑丈餘鴨鳴犬吠滿城中踰一時許始稍定視街上
則男女裸聚競相告語必忘其未衣也後聞某處井傾及不可汲某家
樓台南北易向樓霞山裂沂水陷穴廣數畝此真非常之奇變也

有邑人婦夜起溲溺回則狼啣其子婦急與狼爭狼一後類婦奪兒
出携抱中狼蹲不去婦大號鄰人奔集狼乃去婦驚定作喜指天畫
地述狼啣兒狀已奪兒狀良久忽悟一身未着寸縷乃奔此與地震時
男嬾而忘者同一情狀也人之惶急無謀一何可笑

海公子

東海古蹟甚有五色耐冬花四時不凋而島中古元居人亦罕到之登卅張
生好奇喜游獵聞其佳勝備酒食自掉扁舟而往至則花正繁香聞數里
樹有大空十餘圍者反復留連甚憮所好聞導自酌恨無同游忽花中一
麗人來紅裳炫目略無倫比見張笑曰妾自謂興致不凡不圖先有同調張
驚問何人曰我膠倡也適泛海公子來彼尋勝翱翔妾以艱于步履故
留此耳張方苦寂得美人大悅拈坐共飲女言詞溫婉且傷人神志張愛好之
恐海公子來不得盡歡因挽與離女忻從之相狎未已忽聞風雨艸木偃折有
声女急推張起曰海公子至笑張束衣愕顧女已失去旋見一大蛇自叢樹
中出粗于巨甬張惧悼身大樹後無蛇不睹蛇近前以身繞人並樹糾纏
數匝兩臂束縛胸不可少屈昂其首以舌刺張鼻血下注流地上成

宦乃俯就飲之張自必死忽憶腰中佩荷囊有毒狐藥因以二指夾出
破囊堆掌中又側頭自顧其掌令血滴藥上頃刻盈把蛇果就掌吸飲
未及盡遽伸其体擢尾看霹靂聲觸樹：半体崩落蛇卧地如梁而斃矣
張亦眩莫能起移時方蘇載蛇而歸犬病月餘疑女子亦蛇精也

丁前溪

丁前溪諸人富有錢穀游俠好義慕郭解之為人御史行臺按訪之丁上
去望安在遇雨避身逆旅而日中不止有少年來館殺曹陰既而昏暮止宿其
家望豆飼畜給食周至問其姓字少年云主人楊姓我其內姪也主人好文遊
適他出家惟娘子在貧不能厚客給幸甚語訥主人何業謂 无貴產惟

日設博場以謀井次日雨仍不止供給弗懈至暮對蜀：東溷頭極寒丁
怪之少年曰實告客家貧元以飼畜適娘子撤屋上茅耳丁益異之謂其意
淨血天明付之金不受強付少年持入俄出仍以反客云娘子言我非業斗獵
食者主人在外嘗數日不携一錢客至吾家何逐索償乎丁嘆稽而別囑曰
我諸城丁其夫歸里告之暇幸見願數年元耗值成大飢楊困甚無所為計
妻漫勸詣丁從之空諸通姓名於朋者丁茫不憶申言始憶之踴履而出揖
客入見其衣弊踵決居之溫室設筵相款寵禮異常明日為製冠服表裡溫
煖楊義之而內顧增憂禍心不能无少望居數日殊不言贈別楊意甚亟告
丁曰願不敢隱僕來時米不滿升今過蒙推解同樂妻子如何矣丁曰是无煩

慮已代徃紀吳孝婦意少留當助資奔走仔招諸博徒使楊坐而乞頭終夜
浮白金乃送之還婦見室人衣履鮮整小婢侍焉驚問之妻言自若去後
次日即有車從賈送布帛并粟堆積滿屋云是丁客所贈又婢十指為妻
驅使楊感不自由此小康不屑舊業矣

異史氏曰多自而好客飲博浮薄者優為之最異者獨其妻耳受之施而
不報豈人也哉然一飯之德不忘丁其有焉

海大魚

海濱故無山一日忽見峻嶺重疊綿亘數里眾悉駭怪又一日山忽他徙化而
為有相傳海中大魚值清明節則携眷一往非其墓故寒食時多見之

張若相公

張若相公晉人適將嫁女携眷至江南躬而益妝舟抵金山張先渡江囑
家人在舟勿燔燿程蓋江中有鼈怪聞香輒出壞舟吞行人為害已久張去
家人忘之矣而舟中忽巨浪覆舟妻女皆沒張迴棹悼恨欲死因登金山謁
寺僧詢鼈之異將以仇鼈僧聞之駭言吾儕日與習近世為禍殃惟神明奉
之祈勿怒時斬牲宰投以半體則躍吞而去誰復能相仇哉張聞頓思得計
便招鐵工起爐山半冶赤鉄重百餘斤審知所常伏處使二三健男子以大
筒舉投之中鼈覺躍出疾吞而下少時波涌如山頃之浪息則鼈死已浮
水上矣行旅寺僧逆快之建張若相公祠肖像其中以為水神禱之輒應

水莽艸

水莽毒草也蔓生似葛花紫類扁豆誤食之立死即為水莽鬼俗傳此鬼不得輪迴必丹有毒死者始代之以故楚中桃花江一帶此鬼犹多云楚人以同歲生者為同年投刺相謂呼庚兄庚弟子侄呼庚伯習俗然也有祝生造其同年其中途燥渴思飲俄見道旁一媪張棚施飲趨之媪承迎入棚給奉其殷嗅之有異味不類茶茗置不飲出起而媪急止客便喚三娘可將好茶一杯來俵有少女捧茶自棚後出年約十四五姿容艷絕指環臂釧日瑩影生受琰神馳嗅其茶芳烈無倫吸盡再索觀媪出戲授^鐵指環一枚女頰頰微笑生益惑略詰門戶女云即暮來妾猶在此也生^東感指環^一別而去至同年家覺心頭作惡疑茶為患以情告其^駭曰殆矣此水莽鬼也爰先君死於是不可救且為奈何生又俱出茶葉驗之真水莽艸也又出指環無述女子情狀其惡想曰此必寇三娘也生以其名確符問何故知曰南村富室寇氏女夙有艷名數年前誤食艸莽而死必此為寇或言受魅者若知鬼姓氏求其改禱煮服可^痊其^急詣^寇所^實告以情長跪哀懇寇以其將代女死故靳不與某忿而返以告生亦切齒恨之曰我死必不令彼女脫生某^守送之將空家門而卒母號涕泣之遺一子甫周歲妻不能^守節半年改醮去母留孤自哺劬瘁不堪朝夕悲啼一日方抱兒哭室中生悄然忽入母大駭揮涕問之答云兒地下聞母哭甚愴于懷故來奉晨昏耳兒雖死已有家室

即同來分母勞母其勿悲母問兒婦何寇氏坐聽兒死兒甚恨之死後欲尋
三娘而不知其處近遇其庚伯始相指示兒往則三娘已投生在侍即家兒
馳去強捉之來今為兒婦亦相得頗元苦移時門外一女子入華妝麗麗伏
地拜母生曰此寇三娘也雖非生人母視之情懷甚慰生便遣三娘操作三娘
雅不習慣悲承順殊憐人由此居故室遂留不去女請母告諸家生意勿告而母
承女意奔告之寇家翁媪聞而大駭命車疾至視之果三娘相向哭失聲甚勸
止之媪視生家良貧意甚憂悼女曰人已鬼又何厭負祝即母子情義奈
兒固已安之矣因問茶媪誰也曰彼兒姓自慚不能惑行人故求兒助之耳今已
生于却城青將者之家因顧生曰既婿矣而不拜岳妻復何心生乃投拜女
便入厨下代母執炊供翁媪視之悽心既歸即遣西婢來為之服役金百
斤布帛數十匹酒飯不時賜送小阜祝母笑媪亦時招歸寧居數日輒
曰家中無人宜早送兒還或故稽之則飄然自歸翁乃代生起夏屋營備饘
至然生終未嘗至翁家一日村中有中水莽毒母者死而復甦相傳為異生
曰是我活之也彼為李九所害我為之驅其鬼而去之母曰汝何不取人以自代曰
兒深恨此等輩方將為盡驅除之何屑此為且兒事母最樂不願生也由是
中母者往具豐筵禱諸其庭輒有效積十餘年母死生夫婿亦哀毀但
不對客惟命兒儀麻躡教以禮儀而已茲母後又二年餘為兒娶婦
任侍郎之孫女也先是任公妾生女數月而殞後聞祝生之異遂命駕其家

訂翁婿焉。室是遂以孫女妻其子。往來不絕矣。一日謂子曰：上帝以我有人，世策為四瀆，牧龍。若今行矣，俄見庭下有四馬駕黃幘車，馬四收皆鱗甲。夫妻皆盛裝，出同登一輿。子及婦皆泣拜，瞬息而渺。是日寇家見女來，拜別。翁媪亦如生言。媪泣挽留，女曰：祝即先去矣。出門遂不復見。其子名鸞，字離塵。請諸寇翁以三娘骸骨與生合葬焉。

造畜

魔昧之術不一，其道或投美餌，給之食之，則人迷罔相從而去。俗名曰打絮。已江南謂之扯絮。小兒无知，輒受其害。又有變人為畜者，名曰造畜。此術江北猶少。河以南，輒有之。楊州旅店中有一人牽驢五頭，暫繫檐下。云我少選，即返。無祝，勿令飲噉。遂去。驢暴日中，躁鬣殊喧。主人牽著涼處，驢見水奔之。遂從飲之。涼塵化為道人，怪之，詰其所由。方強而不能答，乃匿諸室中。既而驢主室驅五羊於院中，驚問驢之所在。主人曳容坐，便進餐飲。且云容姑飯，驢即至矣。主人出，悉飲五羊，輾轉皆為童子。陰報郡，遣役捕獲，遂械殺之。

鳳陽士人

鳳陽一士人負笈遠游。謂其妻曰：半年當歸。十餘月竟無耗。問妻
翹盼甚切。一夜寢就枕。紗巾搖動。離思營懷。方反側。聞有一麗人珠
鬢。絳服。寒手帷而入。笑問姊。得無欲見郎君子。妻急起。應之。麗人
邀與共往。妻憚修阻。麗人但請勿慮。即挽女子出。逆踏月色。約行一矢
之遠。覺麗人行迅速。女步履艱澁。呼麗人少待。將歸。看後。麗人牽
坐路側。自乃捉足。脫履相假。女喜着之。幸不數杓。漫起。泛行。健步如
飛。移時。見士人跨白驄來。見妻大驚。急下騎。問何往。女曰：將以擇君。又
顧問麗者伊誰。女未及答。麗人掩口笑曰：且勿問。奴子奔波匪易。郎
君星馳。役牛人畜。想當俱勞。妻來不遠。且請息駕。早旦而行。不晚也。願
數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麗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
色皎然。不必命燭。小臺石榻可坐。士人執寒櫬。格乃即坐。麗人曰：履大
不適於解。途中頗累。替否。婦有代步乞賜。麗人也。女稱謝。付之。俄頃。設
酒。果。麗人酌曰：高風久矣。圖在今夕。濁醪一觴。敬以為賀。士人亦執琖
酬報。主客笑言。履過交錯。士人注視麗者。屢以游詞相挑。夫妻乍聚。逆
不寒暄一語。麗人亦美目流情。妖言隱謎。女惟嘿坐。偽為愚者。久之。漸
醺。二人語益狎。又以巨觥勸客。士人以解辭。勸之益苦。士人笑曰：卿為我
度一曲。即當飲。麗人不拒。即以牙板撫琵琶而歌。曰：昔瓜却得殘。此

羅窗外西風冷透紗櫺。一聲陣雨。下何處與人閒。嗟牙望穿
秋水。不見還家。潛。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子。拿着紅綉鞋。兒
与兒。卦歌竟。笑曰。此市井里巷之謠。不足污君聽。然因流俗所尚。姑效
顰身。音聲靡。風度柳絮。士人搖我。若不自禁。少則廣人偽辭。離席。士
人亦起。泛之而去。久之不至。婢子之疲。伏睡廊下。女獨坐。塊然無侶。中心
情。喜。踟躕。自堪。思欲道歸。而夜色微茫。不憶道路。輾轉無以自主。因起
而覘之。裁。直其窗。則空。零雨之聲。隱。可聞。又聽之。則良人與已素
常。猥。褻之狀。盡。情。傾。吐。女。至此。手。顫。心。搖。殆。不可。過。念。不。如。出。門。當。風。淋
淫。以。死。惜。然。方。行。忽。見。弟。三。郎。乘。馬。而。空。遠。便。下。問。女。上。以。告。三。郎。大
怒。立。與。姊。同。直。入。其。家。則。空。門。扃。閉。枕。上。之。語。猶。囑。一。一。即。舉。巨。石
如。斗。拋。擊。窓。櫺。三。五。碎。跡。內。大。呼。曰。即。君。惱。破。矣。奈。何。女。聞。之。愕。然。大
哭。謂。弟。曰。我。不。謀。與。汝。殺。即。君。今。且。若。何。三。郎。撐。目。曰。汝。焉。一。促。我。來
甫。能。消。此。骨。中。怨。又。護。男。兒。怨。弟。兄。我。不。肯。與。婢。子。供。指。便。返。身。欲。去。
女。牽。衣。曰。汝。不。携。我。去。將。何。之。三。郎。揮。姊。仆。地。悅。辭。而。去。女。頓。驚。寤。自。始。知
其。夢。越。日。士。人。果。歸。乘。白。驃。也。異。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夢。所。見。靈。靈
述。之。悉。符。互。相。駭。怪。既。而。三。郎。聞。姊。夫。逆。歸。亦。來。省。問。語。次。謂。士。人。曰。
昨。宵。夢。君。歸。今。果。然。亦。大。異。士。人。笑。曰。某。不。為。巨。石。所。斃。三。郎。愕。然。問
故。士。以。夢。告。三。郎。大。異。之。蓋。是。夜。三。郎。亦。夢。遇。姊。泣。訴。憤。激。投。石。

也三夢相符但不知麗人何許身

耿十八

新城耿十八病危篤自知不起謂妻曰永訣在旦晚耳我死後嫁字由
汝請言所志妻嘿不語耿固問之且云字固佳嫁亦恒情明言之庸何
傷行與子訣于字我心慰于嫁我意斷也妻乃慄慄曰家無儋石若在
猶不恰何以能守耿聞之遠握妻臂作恨聲曰悲哉言已而沒手握不
可開妻號家人空函人攀指力譬之始開耿不自知其死出門見小車十
餘函各十人即以方幅書名字粘車上御人見耿促登車耿視車中已
有九人並已而十又視粘車上已名最後車行呼喚震耳際亦不自知
何往俄空一處聞人言曰此忠鄉地也聞其若疑之又聞御人偶語云今日
第三人耿又駭及細聽其言悉陰閉事乃自悟曰我豈不作鬼物耶頃
念家中無復可懸念惟老母憎高妻嫁後缺於奉養念之不覺涕漣
又移時見有臺高可數仞游人甚夥囊頭械足之輩嗚咽而下上聞
人言為望御臺諸人至此俱踏轆下彷彿競塔御人或棹之或止之獨
空耿則促令登數十級始空顛頂翹首一望則門闥庭院宛在目中
但內室隱隱如籠烟霧悽惻不自矜而顧一短衣人立肩下即以姓氏問
耿其以告其人亦自言為東海近人見秋零涕問何事不了於心耿又
告之近人謀與越臺而遁耿惧莫追近人固言無妨耿又慮臺高傾

傾跌匠人但念注已遂先躍臥果注之及地竟無恙喜無覺者視所
乘車猶在臺下二人各奔數武忽自念名字粘車上恐不免執名之追
遂反身近車以手指染唾塗去已名始復奔喝口分息不敢少停少
阿八里門匠人送諸其室蓋暗已尸醒然而蘇覺之坡路渴驟呼
水家人大駭與之水飲室石餘乃驟起作得非狀既而出門拱謝方歸
則僵卧不轉家人以其行異疑非真活遂漸視之殊無他異補近門
始磨之言其本末阿出問何故曰別匠人也飲水何多曰初為我飲後可
匠人飲也投之湯羹數日而瘡由此厥薄其妻不復共枕席云

珠兒

常州民李仁富有田產年五十餘無子一息女名小意容質秀美夫
妻最憐愛之十四歲暴病殞冷落庭幃益少生趣始納婢循年餘
生一子視如拱璧名之珠兒漸長魁梧可愛性絕痴五六歲尚不
辨辨辨多言語寒澁李亦好而不知其惡會有時僧募緣於市輒知
人問關於是相勸以神且云能生死禍福人幾十百千觀者以索無敢違
者詣李其券百紙李難之給十金不受漸索三十金僧厲色曰必有依
缺一文不可李亦怒投金遠去僧忿然而起曰勿悔勿悔無何珠兒心暴
痛已剝牀席色如土仄李惧將八十金詣僧乞救僧笑曰多金大不易然
山僧何能為李歸而兒已死李慟甚以狀懇乞索拘僧訊鞫亦隸

俗無情詞答之似雙靴革令搜其身得木人二小棺一旗幟五堂怒
以手疊訣舉示之僧乃惧自投無救寧不聽杖殺之李叩謝而歸時
已曠暮與妻坐床上忽一小兒僮僕入室曰阿翁行何疾極力不能得追
視其辭貌當得七八歲李驚方將詰問則見其若隱若現恍惚如煙
霧宛轉問已登榻坐李推下之隨地無聲曰阿翁何乃爾驚然遂登
李惧與妻俱奔兒呼阿父阿母嗷嗷不休李入妾室急闔其扉還
顧兒已在膝下李駭問何為答曰我蘇州人姓居氏六歲夫怙恃不為
兒嫂所容逐居外祖家偶戲門外為妖僧迷殺桑樹下驅使如僕鬼寬
問窮衆不得脫化幸賴阿翁昭雪願得為子李曰人鬼殊途何能相
依兒曰但除斗室為兒設牀褥日洗一盃冷漿粥餘都無事李泣之
兒喜遂獨臥室中屢米送入閨闈如家生聞妻哭子聲阿珠兒死幾日
笑答以七曰天嚴寒尸當不腐試發塚啓視如未損壞兒當得活
李喜與兒去開穴驗之軀殼如故方此惘惘回視失兒所在異之昇口婦
方置榻上目已瞥動少頃呼湯已而汗已遂起羣喜珠兒復生又
加之慧黠便利迥異羣輩昔但使阿僵卧其毫無氣息共轉側之冥趣
若死衆大愕謂其復死天將始若夢醒羣就問之答云昔從妖僧時
有兒守二人其一者奇子昨追阿父不及蓋在後與奇子作別身今在冥
阿尚姜員外作義嗣亦甚優游彼今圖來邀兒戲適以白鼻駒送兒

婦母因問在陰司見珠兒否曰珠兒已轉生矣渠與阿翁無父子緣不
過金陵嚴子方來討百十債負耳初年販於金陵又嚴僧債未償
而嚴翁死此事人無知者李開之大駭母阿兒見喜姊石兒曰不知再
去當訪之又二三日謂母曰喜姊在冥中大好嫁得楚江王小郎子珠
翠滿頭髻一出門便十百作呵殿聲母曰何不一歸寧曰人既死都與
骨肉無關切倘有人細述前生方豁然動念耳昨託善員外當緣見姊
姊呼我坐珊瑚牀上與言父母懸念渠都如眠睡兒云姊在時喜統
弟喜花剪刀刺于爪血浣後子上姊就刺作赤水雲今弟猶挂牀頭壁
願念不去心姊忘之乎姊始悽感云會須白即若歸省阿母之問其期
答言不知一日謂母姊行且空僕送大繫當多備漿酒少問奔入室曰姊
來矣移榻中堂曰姊且憩坐少悲啼諸人悉無所見兒率人焚紙辭
飲於門外反曰彌延暫會去矣姊言昔日所覆綠錦被曾為燭花燒
一點如豆大尚在否母曰在即啓筒出之兒曰姊命我陳簾閣中之疲止
小卧謂日再與阿母言東鄰趙氏女故與喜為繡閣交是夜忽夢喜幘
頭紫破來相望言笑如平生且言我今異物父母觀面不啻河山得借妹
子與家人共話何須驚恐所明方與母言忽仆地問絕踰刻始醒向母
曰小喜與阿孀別幾年矣頓髮白髮生母歎曰兒病狂耶女拜別即
出母知其異泛之巫達李所抱母哀啼母驚不知所謂也白兒昨歸頭

妾頓未遑一言兒不孝中途棄高堂勞父母哀念罪何可

目七

悟乃哭已而問曰聞兒令貴甚感母心但汝棲身王家何遂能來女
郎君與兒極慈好姑舅亦相撫愛頗不謂妬醜喜生時好以手反願女
言次輒作故態神情宛似未幾珠兒奔入曰接姊者室笑

泣下曰兒去矣言訖渡路移時乃甦後數月李病劇醫藥罔效
曰旦夕恐不救也二兒坐床頭一執鉄杖子一挽帶麻履長四五尺許兒
書反哀之不去母哭乃備衣衾既暮兒趨入曰雜人媼且避去姊夫
來視阿翁俄頃鼓掌而笑母問之曰我笑二兒聞姊夫來俱匿牀下如
龜縮之少時望空道寒喧問姊起居既而拍手曰二鬼奴哀之不去空
此大快乃出空門外却回曰姊夫去矣二鬼被鎖馬鞍上阿父當即無恙
姊夫言歸曰大王為父母乞百半荷也一家俱喜空之病良已數日尋瘥
近師教兒讀兒甚喜十八八日岸猶解言冥間事見里中病者輒指鬼
崇所在以火焚之往之浮瘳後暴病牀膚青紫自言鬼神責其從露
由是不復言

小官人

太史某公忘其姓氏晝卧齋中忽有小官簿出自堂階馬大如蛙人細
於指小儀仗以數十隊一官冠早紗着繡襪乘肩輿紛々出門而去公
心異之竊疑睡即之訖慎見一小人返入舍携一毡已大如篾子竟造牀下

白言家主人有不悽之儀敬敬太史言已對立即又不陳其物少間又
目笑曰妾之微物想太史亦當無所用不如即賜小人太史顧之欣慙携之
而去後不復見惜太史中悔不曾詰所自來

胡四姐

尚生太山人獨居清齋會任秋使郵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悵頗存
遐想忽一女子踰垣來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視容華若仙驚喜權入
窮極狎昵自言胡氏名三姐問其居第但笑不言生亦不復置問惟相
期永好而已自此臨無虛夕一夜與生促膝燈幕生愛之矚矚不轉世笑
曰既視妾何為曰我視卿如紅藥碧桃即意反視不為厭也三曰妾臨墮
遂蒙青盼如此若見吾家四妹不知如何顛倒生益傾動恨不一言
長惡哀請踰夕果偕四姐來半方及弄荷粉露垂杏花烟潤焉然含笑
媚麗欲絕生狂喜引生三姐與生同笑語四姐惟手引繡帶俛首而已未幾
三姐起別妹欲送生曳之不釋履三姐曰卿之煩一致聲三姐乃笑曰狂
郎情急矣妹子一為女番而姐無語姊遂去二人備盡歡好既而引辟瘴
枕傾吐生平無復隱諱四姐自言為狐生依戀甚美亦不之怪四姐因
言阿姊狠毒業殺三人笑妾之固不焚者妾承溺愛不悲見疑止
當早絕之生惧求所以處四姐曰妾雖狐得仙人正法當書一符粘寢門
可以却之遂書之既曉三姐來見符却退曰婢子負心傾意新即不憶

引線人笑汝兩人含有夙分弟亦不相仇但何必爾乃往去數日四姐
他適約以隔夜是日出門眺望山下故有柵林蒼蒼奔中出一少娘
亦頗風韻近謂生曰秀才何必日沾戀胡家姊妹弟又不肯以一錢相
贈卽以一貫授生曰先持歸昔良醞我卽携小肴饌來與君為懽生懷
錢歸果如所教少聞娘果坐置几上燔雞或鷓鴣各一卽袖刀子綾切為
齏醢酒調謂惟冷異常但而戒燭登床狎情蕩甚既曙始起方坐床
頭捉足易為忽聞人聲伯聽已入幃幕則胡姊妹也娘乍睹君望而道
道為於床二女連比曰駱孤何敢與人同寢處追去移時始反四姐怨生
曰君不長進與駱孤相匹偶不可凌近遂懷欲去生惶恐自投情詞哀
懇三姊泣秀解免四姐怒稍釋由此相好如初一日有陝人騎驢過門曰吾
尋妖物匪伊朝夕乃今始得之生父以其言異訊所由來曰小人日泛烟
波遊四方終歲十餘月常八九離桑梓被妖物蠱殺吾弟婦甚悼恨
誓必尋而殄滅之奔波數十里殊無跡兆今在君家不肖當有征吾
弟亡者時生與女密通父母微察之聞客言大惧近入令作法出二瓶列
地上符呪良久有黑霧四圍分投瓶中客喜曰全家都到矣遂以糶糶
策瓶口緘封甚固生父亦喜暨番客飯生心惻然近瓶竊視聞四姐在
瓶中言曰坐視不救君何負心生益感動急啓所封而結不可解四姐又
曰勿洩爾但放倒壇上旗以針刺將作空手卽出矣生如其請果見曰

氣一絲自孔中出凌霄而去客出見旗橫地大驚曰道矣必公子所為
拙瓶俯聽曰幸止此其一此物合不死猶可救乃携瓶別去後生在野
備刈麥遠見四姐坐樹下生近就之執手慰問且曰別後十易春秋今大
丹已成但思君之念未忘故復一拜別生欲與偕歸女曰妾今非昔比不可
以塵情染后當復見耳言已不知所存又二十餘生適獨居見四姐自
升空生喜與語女曰我今名列仙籍本不應再履塵世但感君情敢報橄
瑟之期可早定必分後事亦可悲甚妾當度君為鬼仙亦無害也乃別而
去空日生果不尚生乃友人李文玉之戚好嘗親見之

祝翁

濟陽祝村有祝翁者年五十餘病卒家人入室理後忽聞翁呼其急
羣奔集靈寢則見翁已溘逝群喜慰問翁但謂媪曰我適去拚不復
返行數里轉思拋此一副老皮骨在兒輩手裏熱仰人亦無復生趣不如
送我故沒歸歆偕爾同行也咸以其言蘇妄語殊未深信翁又言之媪
云如此亦倖佳但方生如何便得死翁揮之曰是不難家中俗務可速作料
理媪笑不去翁又促之乃出戶外詎歎刻而入俗之曰處置安安笑翁命
速啟媪不去翁催益急媪不悉拂其言遂裙曳以出媪女皆匿笑翁
移首於枕手相令媪曰子女皆在雙榻卧是何景象翁搥牀曰速死
有何可笑子女輩見翁燦急共勸媪妨之媪如言並枕僵卧

家人又共笑之俄視媪笑容忽盛又漸而日昨俱台久之無聲儀如
去衆始近視則膚已冰而鼻無息矣試翁亦然始共驚惶亦既十
一平翁弟婦傭於畢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異史氏曰翁其夙有奇行與衆路此也去米由翁奇矣且曰頭者
欲其去則呼令去抑何其暇也人當屬續之時所最不忍誤者牀頭
之暖人身尚廣其術則實優分香可以不事矣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鷺鴨或獵
得之則化質其可於陳柯此二姓皆友誼之裔世食婆龍而天下致食

也一客自江右來於一

廿一日泊舟

子解

波濤大作舟傾沉

聊齋志異

劉海石

劉海石蒲台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言阿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慶之後。年年長子患。心痛卒。夫妻大恸。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止。且相繼也。滄客哀悼。始不能堪。一日方坐愁。則忽聞人通海石室。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賦。月之局。不知犯。滄客愕然。莫辭。予。有。雷。人。之。判。一。

佳也。滄客泣然。因以狀對。海石歎。既而笑曰。公僕未艾。亦祝為兒弟也。繼幸而遇僕。請為兄。加。滄客曰。父不悟。宜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所長。陽宅風鑑。頭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室。內外徧觀之。已而請諸諸眷。只滄客。送其教。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一指示。至視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二尺餘。海石以界方。驟于其前。作石岳聲。海石揪其髮。撫腦后。見白髮數莖。欲拔之。女縮頭。跪啼。言即去。迫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心尚未死耶。就項后板言之。女隨手而變。黑。危。如狸。眾大駭。海石擬納袖中。顧于婦曰。媳受毒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俯不肯袒示。劉子司強之。見背上白毛長而



指許母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七截二指曰
以此可月餘死耳滄客以及婢僕並刺之曰僕適不來上門無唯類矣則此
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君何能神異如此
無乃仙子笑曰特泛師羽衣耳何遠云仙阿其師答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
不能死之將歸敬停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馱曰忘之矣尾末有犬毛
未去今已遁去眾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隨當不遠
於是入室而相其黏出門而嗾其犬皆曰無之啓圖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
一承開海石笑遂伏不敢少動捉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搶板
而承轉側哀鳴不聽板海石曰汝造孽既多反一毛猶不肯即執而投之隨
于漫化為狸袖欲出滄客苦其甚後會此類我師立耶
弘常使我等邀世上板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后細思其名始悟曰
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石字蓋呂^仙繹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洞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寇數
十名刑於洞上鬼聚為祟後過者輒被曳入日有某甲共適因鬼忽聞鬼鬼
惶當用白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靈反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
始得厥念無良致嬰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馘之誅宜返固而之
心爭相懺悔庶幾洗滌穢之血悅此沉淪爾乃生已極刑死猶聚若跳跟

而室板髮成羣。躡躅以前。搏薜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轄由人。宣乾坤而大。中。鬼祖任爾。諭後谷。五潛踪。而猶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全則夢裡之魂。還踐御土。如臨前街。必貽後悔。且此鬼患。遂絕。固亦罕乾。

泥鬼

余御唐太史濟武。數歲時。有表親其相携。戲于中。太史童年。居落。日即最。豪。見廡中泥鬼。踴躍。恨甚。光而巨。愛之。惟以指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其暴病不語。時移。忽起。厲聲。曰。何故。掘我時。譟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不知。戲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言。託什地。遂絕。良久而甦。聞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歸。仍安。鬼。拒中。

異史氏曰。燈堂索情。土偶何其靈也。顧太史挾情。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空性。既觀其上。言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悼之。而况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興光村。祖王曰公文。取善一。夜夢公坐其家。懸燈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空谷。中見石壁。有銀牌。便拱手作別。以背向壁。遂巡倒行。而八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將及明。以告太公。公敬。一旦使備。男具。曰。王曰。公相舍。笑太公請先。擇之信。而後吊。之不聽。竟以素服。往。公。則則提幡。挂哭。嗚呼。方人於反。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與待。巨卿而行。豈安哉。

犬燈

韓光祿大子之僕夜宿厦門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々飄落及地化為犬悅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還即放所從女子自后采僕陽寐以觀其妻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書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卧之既醒則身卧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米時當捉之來不然則有報楚僕不敢言話而退因念捉之難不堪罪屢轉元策忍憶女子一小紅衫密着其體未肯暫悅必其要害執此可以脅之仗女至問其相屬汝想我子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此為及寢惟掬其衫女急啼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適見女子坐道者前則舉袖障面僕下騎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恐有故人意情尚可慮前事出於天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分已盡今欲酌請入為別時秋初高梁亡茂女携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已列甫坐羣婢行矣日將暮僕有事欲復主命遂別院出則依然曰隴

斗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貌奇古耳綴雙環被黃布身髮如白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詣叢林和尚靈變不甚禮

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歎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
否其一輒慙笑出于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
有小龕僧擲塔其中其甚慙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_{炫耀}一室
少則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二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猶無
有矣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四十許一可
三十一二十四已來末後一垂髻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
顧少聞垂髻者出一紅巾藏拋面上劉矜擲窗間仍不顧四女笑而去一
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無棄封非劉漫應之去遂去俄偁一
婢擁垂髻兒來俾與劉至肩坐曰一對好鳳侶今夜翻花燭勉事劉即共
去笑劉諦視光艷無俦遂與燕好詰其行踪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
官之女蠱於狐奄忽以死室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忽若狐劉因以手探
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相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
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媪恭謁賞賚甚豐但劉奇辰宿客煩
多共三十餘筵酒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三二到者劉不勝羞女知之便言勿
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並其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慙三十席亦不難辦劉
喜命以魚肉量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能則內設几行

笑者置杯其上轉視則肴俎已滿托去復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
後行晏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咄嗟何以辦脫而曰無已其假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枚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出金賞
其家湯餅劉使人將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異使空疑始餅一日
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財外一覓可供數日飲
劉視之果得酒其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途中一僕曰聞
狐天人擗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高劉曰家中人將
空可恨信收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空者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
劉笑曰勿須療時空當自瘡衆疑其獲罪小君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
由得無所苦詎漫恁行而哀之嗟庶中語曰爾謂天人則亦已耳何謂狐也僕
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裘何得漫無禮已而曰汝愈笑言已僕病若失僕
非欲出忽自空庶中擲一裘出曰此一馬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聞家
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夜天藏酒一甕裕其時日即取酒夜也羣憚其神
呼之聖仙劉為繪小像時張道一為提學使聞其異以桑梓誼請劉欲
乞一而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携而去歸懸座石朝夕祝之云以卿廣質何
之不可乃托身於髮參之若下官殊不知於洞九何不一意願女在署忍謂
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慙甚痛大
惧反卷劉詰之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母痛否使不能

欺以實告無何婿平生來請親之女固辭不請之堅劉曰婿非他人何拒之深
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翁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
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不入隔簾揖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
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眇但聞女言曰阿婿回首笑言已大笑如如鴉鳴
元聞之脛肢皆軟搖搖然若畏魂魄既出生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
靡靡竟不覺身為已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醒仙
日與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惜使小戲耶女聞之曰我固知其然囊
底適罄尚結伴空汴梁其城為河伯占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世道何
能罷無廢之求且我後能厚餽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遇有疑
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問家
口曰餘悉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將為戰場若當求匡遠去庶免
於難劉泣之乞于上官得解餉雲貴剛道里遠剛者吊之而女獨賀無
何姜瑒叛汴州沒為賊官屈劉仲子自山東來適適其變遂被言城陷官
僚皆罹于難惟劉以公出得免溫平劉始歸尋以大業累悞貧至齋殮
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君憂欲死女曰四妾牀下三十金可資用
度劉大喜剛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付謀得悅
婦女沒之後數年忽去低果數事當胸中有喪家挂門之小襦長二寸許
厚以為不祥劉尋卒

雷會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云虛心
 事之夏亦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益著而潦倒場屋輒輒此無何
 夏遂疫卒家貧不能葬樂親自任之青襪禡子及未亡人樂以時恤諸其
 家母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于是士大夫益賤樂不恒產無多又
 代夏生夏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碌以歿而况於我人生富貴
 洵及時戚終歲恐先狗馬填溝壑負此生笑不早自圖也于是去權而實
 操業半半家貲小春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然而長筋骨怪起傍
 徨座側色黧蒼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之則以手掬
 之多煙已蓋樂又益以唾人之際既後遂命主人剖豚有堆以蒸餅又
 蓋數人之餐骨那解始慢而謝曰三年以來未嘗如此飲飽樂曰君固壯士何飄泊
 若此曰罪孽天譴不可說也嗣其里居曰陸無屋水無舟朝村而暮郭耳
 樂整裝欲行其人相送戀不去樂辭之告曰君有大難吾不忍忘一飯之德
 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與同餐辭曰我終歲僅數餐耳益奇之次日
 渡江風濤暴作舟蓋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俄風定其人負樂躍出波出
 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囑樂臥宇後躍入江以兩臂夾負
 出擲舟中又入之數人救出外債滿舟樂謝曰君生我亦良之矣敢望珠還
 哉極視負財並無亡失益喜驚為神人放舟欲行其人告退樂苦留之遂

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鑿耳其人欲漫尋之樂方勸共已投水中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髻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固不駭異樂與婦寢處共之每十數日始一食則啖嚼無聲弄日又言別樂固悅之適言悔歎雨聞雷聲樂曰雲剛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坐天上視之此疑不可解其人大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時樂倦甚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然不似榻上開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霧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而無地仰視星斗在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宿天上如若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甕次如甌小如盃盃以手抵之大者怪不可動小星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茫茫見城郭如三愕然自念設一視足此身何可渡呼俄見二龍大矯駕慢車來尾一掉如馮牛鞭車上有器圍比管教文貯水滿之有數人以器掬水徧洒雲剛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因取一器授樂令洒時苦旱樂悔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曰我本雷會前悞行而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徑萬尺樹前使握端隨下樂之厄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隨之歇瞬息及地視之則墮立村外徑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溝潭以滿婦探袖中摘星仍出在出匣案上覆題如石八伎則光明煥發映焰四壁益寶之什襲而藏每有佳客出以火飲正視之則條々射目一伎妻坐對握駭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略之不出竟

微可痛
生隱了
也

已下因愕奔告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固先居氏一
德便 **金壽** 若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婦可云有緣今為君副
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產光耀滿室如星在
几上時因名星兒机警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吳更氏曰梁子文章名一世忽覺塔君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去雖
如悅悅與與燕燕韻韻役役筆筆者何以少異異空空雷雷曾曾感感一一般般之之德德少少微微酬酬良良友
之知之宣宣神神人人之私私報報恩恩施施哉哉乃乃造造物物之公公報報賢賢嘉嘉年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齋廟多幻術其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遇城輒造之
一日與先州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啓則坐少旋我即
空乃如其言詣廟發扁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敬族人嗜博賭
因先子亦識韓值天佛寺米一僧常事博捕賭甚其家族人見而悅之磨昔
往睹大虧心益執與質田庄復往終反盡喪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惓
澹言語天次韓酬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睹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
覆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鉄杆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
帶剛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隴沒望蜀也又付十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
喜而往僧驗其貫易之不膚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
以十錢為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米僧復以兩十為注又敗

漸增室十餘十州之景邑河之皆成屬雖計前所輸頌刻蓋覆陰谷再贏
數千亦更佳乃漫博則邑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止矣大驚而罷載
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天符
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晁史氏曰天下之個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
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无惜分陰
負耒橫鋤固成家之正路清談博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押比淫棍優
錦水反個囊倒篋懸金於嶮巖之天呵雉呼盧之靈於淫昏之骨體
旋五木似走圓珠于握多章如擊團扇左顧人而右顧己望穿鬼子之
時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箇西之杖門前賓客待猶懸於塲頭舍
上入烟生尚耽於盆裡忘餐廢履則久入迷方敵屠焦則相看似鬼
迨天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烏板環英雄之憶胆索
底而曾索空矣以寒壯士之心引頭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岳頭南索始
玄皮以方歸其交謫之人眠塔驚天吐苦久虛之履賊敢恣漢殘院而
驚于曾思異珠還於合浦不意欠烟毛盡終揚月於滄江及遭敗後
我方思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羣指無袴之公甚而楊樓
難堪逐樓身於暴客搔頭莫度空仰俗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
三座正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燈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比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竟落之
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帶者。將自縊。陳詰之。揮涕而對。
曰。母遠去。托妾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
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其之既歸。挑燈審視。
手詞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阿。阿曰。阿霞。景生踰垣來。窺陳
乃釋女。見景。疑非。俾歸。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阿戶欲殺。則
女子盈。自房中出。驚阿之。答曰。彼德薄福淺。不可依託。景大喜。詰其姓氏。
曰。妾祖居於齊。為賈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逐。與寢處。齋中
多友人來往。女恒隱阿。深房。過數日。曰。妾姑去。此處煩雜。困人甚。從今請以夜
卜阿家。何所。曰。正不遠。再逐。早去。仗果。後來。惟愛其素潔。又數日。謂景曰。我尚
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官游西疆。明日將送。母去。客即乘阿。稟命而
相送。以終焉。阿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齊。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
妬。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室輒詬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
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送子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如此。如此。景不聽。遂
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惡聲清塵。引頸。剋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
海。妻大歸。后數。說知。文請復於景。不納。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
壤。以阿。畔之。故。世有。卻景。阿之。為。大。悲。恨。然。猶。異。阿。霞。復。來。居。之。自。慰。越。半

餘魚無踪循會海神壽祠内外士女雲集景亦在巡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
之入於人中泛之出於門外又泛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恨悵而返後羊戴道
行於途見一女即看朱衣泛蒼頭輕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
答言南村鄭公子從室又問取幾時笑曰半月耳景思得母悵即女郎問語
回眸一睇景視其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填骨憶呼太息霞娘何長舊約從人
聞呼主婦欲憤奮老拳女急止之啓幃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曰卿
自負僕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向以祖德
厚名列桂籍故安身相從今以孽妻故宮中削爾祿秩今科魁王昌即替
汝名者也我已歸鄭君無勞漫言景俛首帖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
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昌名鄭亦捷景以是得薄俸名
四十無偶家益罄恒飢食於親友家偶詣鄭欸之晉宿烏女窺客見而憐
之問前曰堂上客非景慶雲即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
得其家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締袍之義鄭感
然之弗其敗絮留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甘餘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
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得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後喪極以促
餘齒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措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西榜鄭
官至吏部即既沒女送葬歸啓輿則屋無人矣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元良舍
其舊而新是謀之即覆而為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子云
忽景
霞亦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
行永年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向架下拿一屠刀拿奔入城隍廟登戲臺
上對神而跪自信神責我不當聽信奸人在御黨願倒是非看我罰耳遂
將左耳割落地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看我刺指遂將左指割
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奸婦婦女使我割腎遂自割腎迷僵仆時搭封末雲
門頭祭革褫究擬已奉 命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卽抄

五段大夫

河津暢體元字汝王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段大夫喜為佳兆及遇流氓之

亂盡刺其衣反側置空空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羊皮護膝僅不
室死俯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戲已也後以州府授雅南知縣畢費
稽先生志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畏偶貧不能娶偶去田間見少女媼感狀踐木赴陌
而過貌亦色致亦風流高疑其迷途顧四野無人戲挑之媼亦微納欲與野合
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為此子婦掩門相候余儀我當坐馬不信媼笑之馬乃以
門戶向背且告之媼乃去後分果坐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久之膚亦
薄如嬰兒細毛偏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媼亦

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淨既蒙僮僕率不以數金濟我貧婦諾之次夜采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則所乞或可忘耶婦笑詩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而袖中出白金三錠約五六金翹邊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積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之曰是錫也以齒齧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箴而歸室使婦室憤致詞讓婦笑曰子命薄真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寧皆隨人現化子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流懸較之大足馳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金今婢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貴相媿亦借以贈別馬自白无聘婦之說婦曰二日自當有媒來馬聞所言姿貌如何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媿曰此月老註之非人力也馬問何遠言別曰戴斗披星終非了局便若自有婦擔塞何為天胡而去校黃末一刀圭曰別后忍三病服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好媿之則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父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既而約與俱去相訊因便既室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人之來曰訖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見女坐室中請即為詞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親也馬逆之果見女子坐堂中伏體於牀倩人爬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第直但求得一二金裝女出閨為益庶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

而己蓋亦未易費一文擇吉迎女婦入門則骨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蓮缸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吳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目為解嘲些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信因果者必不以我言為阿漢也

翻

羅子浮知人父母俱蚤世八九歲依村大業為園子在相富有金得而無子愛羅子浮已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狹邪遊會有金陵僑寓郡中生悅而感之倡返金陵生竊送遁去居倡家半半牀頭金盡大為姊妹行齒冷然猶未遠絕之無何廣劇清晝沾染牀席露而出止於市人見輒逆羅自忍死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郊界又谷散絮懷穢無顧入里阿尚趨起近邑脚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阿何適生以實告廿日我出家人居有山洞可以下榻爾不畏虎狼生喜送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光明徹灼無須燈燭命生解懸竊浴於溪流曰濯之則當愈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即作禱乃取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衾生卧視之剋無幾時相登牀頭曰快取看之乃與對榻寢生浴後覺劇痛無苦既醒夢之則切厚結矣詰曰得與心疑蕉葉不可看取而審視則綠錦滑絕少嗣具餐女取山菓呼作餅食之果餅又

前作雜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見貯佳醪。輒復取飲。少減則以溪水灌盃。之數日劇加晝晚。既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臥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翩翩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貴趾。父弗涉。今日西南風。吹送也。小哥哥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兀窠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睡却矣。於是坐以款。感。又顧生曰：「即君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悵悵。案下。俯假拾果。惟恰翅。鳳花。成他。朋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惚神奪。相覺。祀。袿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笑。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酌酢。酬。又以指搔微掌。花。成坦然笑。詎。殊不覺。知。笑。忙。忪。忪。衣。已。化。葉。移。時。始。復。步。由。是。慚。顏。甚。慮。不。敢。妄。想。花。成。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端。好。若。弗。是。醉。胡。甚。盧。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凍。殺。相。與。鼓。掌。花。成。離。席。曰。小。婢。醒。恐。啼。傷。斷。矣。女。亦。起。曰。曾。引。他。家。男。兒。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成。既。去。悵。詣。謝。責。女。卒。悟。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普。告。御。冬。願。生。爾。備。乃。持。襪。撥。拾。洞。口。白。雲。為。紫。襪。衣。着。之。溫。煖。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二。子。極。惠。矣。日。在。洞。中。弄。兒。為。樂。每。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遂。不。愁。君。自。去。因。循。三。年。兒。漸。長。遂。與。江。花。成。訂。為。姻。好。生。每。以。州。老。為。念。女。曰。阿。城。懶。故。大。高。辛。復。強。健。無。勞。懸。耿。待。保。兒。昏。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取。其。草。寫。書。教。兒。讀。兒。過。目。即。了。女。曰。此。兒。福。

相放教入塵寰無愛室其室闕未幾兒年十四種成親詣送女。華妝室容光
灼人。夫妻大悅。舉家歡集。翻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婦。不
羨倚桃。今夕聚首。皆當喜懽。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種城去。與兒夫婦對
室居。新婦奉依。膝下宛如所生。又言婦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
中人。可携去。我不恨兒生平。新婦男別其母。種城已室。兒女戀涕。各滿眶。而
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翻乃剪葉為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婦林
下。喜佳已死。忍携佳孫。俟婦歸。喜如獲寶。入門各視所衣。悉蕉葉。破之
如芒。急去。乃亦為之。後生呂翻。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徑。歸路迷。寒涕
而返。

異史氏曰。翻。花城始仙者。即餐葉衣雲。何其怪也。悲幃幄。誹詭押寢
生。雖亦復何殊於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口。無跡可
尋。措其景况。真劉阮返棹時矣。

黑獸

開季太公敬一言其公在瀋陽宴集山頭。倚撤山下有虎啣物來。以爪穴地。瘞
之而去。使人探。探得死鹿。乃取鹿而虛掩其穴。少時。虎道于一黑獸。生毛長
數寸。席前驅。若邀尊客。既至穴。獸視。蹲伺。席探穴。失鹿。獸伏不敢少動。
獸怒其証。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遂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其形殊不類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惧之如此。真

其其苛凡物各有所制理石可解如獮最畏狻過見之則百成羣羅而跪
無敢道者凝睛之息聽狻至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預獮
戴石而伏懷若木雞惟恐墮落狻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聞散
余嘗謂貧吏似狻亦且徇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哉且聽食
莫敢喘息虫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余德

武昌尹圖命有別第嘗為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問一日遇諸其門
年最少而容儀表馬駒甚都趨與語即又甚德繇可愛弃之歸語妻
遣婢托遺問以窺其室有麗姝美豔逾於仙人切花石服玩俱非耳目
所從尹不測其何人請門校謁適值他出異日即來容拜展其刺呼始知余
姓德名語次細審官婢言殊隱約因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從應知
非竊竊遁逃為何須逼知來歷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言惟向暮有兩崑
崙担馬挑燈迎導以去明日復聞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
潔如鏡金狻猊熟異香一碧玉瓶揮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水晶
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插板覆几外葉疎花密含苞未吐花
狀似濕蝶微翼帝即如翳避問不過八簋而豐矣異常既命童子擊鼓
催花為令鼓聲既動則視中花顛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悶然一聲
葦翳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翹去頃

之鼓又作而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弊矣。亦引二箒。三鼓既終。花亂墮。翩翩而下。蒼神沛衿。鼓僅笑來指教。尹得九箒。余四箒。尹已薄醉。不能盡等。強引三箒。離席而去。由是益奇之。悲其為人寡交。與母閨門。不與國人通吊慶。尹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文。余問外冠。益常相望。余頗不耐。思辭主人去。後尹入其家。室庭洒掃無纖塵。燭泪堆柳青。階下窗闌寥廓。斷綠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白石缸。可受石許。尹携歸貯水。養采魚。經年水清如初。貯後為傭保。移石悞碎之。水蒼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樹之虛雲手入其中。則水隨于也。出其手則漫合。冬月亦不冰。一伎思結為晶。魚游如故。尹畏人知。常置密室。非于壻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於門。愧伎思解為。陰濕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尹出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然之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築。可得永壽。予一片。懽謝而去。

楊十格

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洮岷時。有十格楊化麟來迎。冠蓋在途。偶見一人。遺便路側。楊聞之。欲射之。公急呵止。楊曰。此奴無禮。公小怖之。乃遣呼曰。遣婦奉。贈一股會符。滕疑信。即飛去。正中其鬚。其人急奔。便撒汚地。

收異

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園中。黃衣上。漫結西瓜一枚。大如碗。

青梅

自下程生性磊落不為吟哇一日自外歸後其束帶覺帶滿沉若有物墜視之無所見穴轉側有女子泛衣後出掉髮微笑鹿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況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母謂程勿我止為后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友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乳之妾於程曰此汝家賂錢自生之殺之俱由爾我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遂去青梅長而瑛貌韶秀特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丹離去青梅寄食於堂村其蕩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便從女阿喜服後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伺能以目聽以眉語由是一家俱憐愛之邑有張生字介受家妻負元恒產於居王第性死莽制行不肖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椽石啜粥粥入室與生母絮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汚衣翁覺之而自恨生掩其跡急出自懼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容非常人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負梅曰不啻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伐焉夫人心合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女恐終負自為天下笑大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悞明日往告張媪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賸之也妾故窺其意以為言冰人往我兩人袒為計合允遂從其秀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托戾氏膏托者

者往夫人門之而笑以告王，亦大笑喚女坐，遂屏人，意女未及答，青梅亟
質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女百年事，如能強掃數也，即為汝允之。」女俄
首久之，顧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元霄期
笑，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錫者寡哉。」是在父母，初主之商女也。將
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女欲適張氏耶？」女不容，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
了不長進，欲攜筐作乞婦，寧不羞死？」張紅氣待言，涕引去。媒亦遂奔
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夜，詣生，方諷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色
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降，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
賢也，依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天始亂之，而終成之，若子猶
曰：「不可，況不能成，彼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入如卿，又
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
即能自主，我父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且必重我，貧不能措
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衣李之嫌，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若倘有意，乞共圖
之。」生語梅，婦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梅泣曰：「無他，因而
實告，女嘆曰：「不司命禮也，必告父母，母亦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
無患貧也。」已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痴婢能自主，眼目不濟，則以死
償之。」女曰：「我心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
慈悲也。果爾，則尚有微情，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

又無力可以自贖必取自爲嫁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爲力案我曰：嫁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且爲是人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遂教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元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母女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子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江宰，喜乘間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位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道女不義，母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聞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口合稱婢子，前此何妄也。慙驚，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曾為妾，良不恐。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媵於生。入門，孝翁妬，曲折承順，尤過於生，而格作更勤。厭糲粃，不為苦，由是家中無不愛重青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賈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其利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悞讀經紀，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悲以爲不如婢子，恐但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昧，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遂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泣女，未幾媪又卒。女伶仃，並苦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葬，雙親者，送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後，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而葬富者，又嫌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泣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必不肯惜。女大哭曰：我持律齋而為人妾，耶媪無一言遂去。日

僅一餐近待價居羊羊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母欲自盡猶
變一而奇活者徒以有西極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
也媪于是尊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莖雙櫛具舉已乃載女去入茶
冢室室空故悍娘李初未敢言妾但托買婢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不聽入
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庵中拜求祝髮
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悅粟粗可自支姑寄此以待之時
空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
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感述後有夜穴寺壁者尼警
呼始去因後若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郡督責始漸安又半條有貴公過庵見
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婉語之曰渠窮得由不甘悽御公子且
婦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米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
至此悔之已晚但後洎更勿死夙願尚可渡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
惜子面獨乳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空勿忘老身矣語未已聞叩戶聲女失
急急心骨亦奴用意心骨亦奴世竟家自世竟家自謀謀果果尼啟扉果果于家奴驟驟聞聞其其語語尼尼作作由由消消息息未未好
初語之詞初語之詞存存生生便便賴賴我我磨磨烟烟手手古古始始花花得得石石姑姑略略其其眼眼告告公公勿勿急急日日
三
日常有佳事作也日常有佳事作也用用果果言言事事者者無無事事數數自自後後命命尼尼唯唯敬敬應應謝謝令令去去女
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女女慮慮三三日日後後來來無無詞詞可可應應尼尼曰曰有有老老身身在在斬斬殺殺自自當當之之次
日方噴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擗戶大譁女喜變作驚惶不知所為尼冒雨啟

聞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煇赫冠蓋甚都。驚問之云是
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榻榻蕭坐。家人嬾辱奔禱。房各尋休。憇入
空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而息。夫人起請。窺禪舍。尼引入。睹女。駭絕。疑眸不
燥。女亦願。躬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張公病故。生起
後。后連捷。授司理。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啻霄壤。梅
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公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而何以有此。避。適。此中具
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俛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
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
妝之別居。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顧見母。之。笑慰之。因謀。謂。言。合。也。
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泣。夫。人。坐。此。佛。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
笑。梅。突。而。不。言。及。期。抱。艷。妝。來。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亦。無。以。自。主。
梅。率。婢。媪。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身。重。而。亦。拜。也。梅。曳。入
洞。房。曰。虛。此。位。以。待。若。久。矣。又。願。生。曰。今。夜。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自。欲。去。女。捉
其。福。梅。笑。云。勿。惜。我。此。不。能。相。代。也。解。指。脫。去。青。梅。事。女。謹。莫。敢。當。只。而。女
終。慙。且。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悲。梅。終。執。婢。妾。禮。固。敢。懈。三。年。張。行。取
入。都。過。尼。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天。士。祠。建。主。夫
人。碑。後。張。仕。宦。侍。郎。程。夫。人。舉。三。子。二。女。王。夫。人。四。子。二。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得。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番。以。贈。紈。袴。此。造。物。所。

所必爭也。而離奇，致作合者無限。循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天人能
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老期，以必死骨儼然而冠裳也者。願棄德行而
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羅刹海市

馬騷字龍媒，賈人子矣。丰姿少儻，喜歌舞，輒泛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
美如好女，因漫有俊人之號。十四歲入都序，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
卷書，飢不可煮，寒不可衣，吾兒可仍從父賈，馬由是稍。權子母，泛浮海，為
颶風引去。數晝，夜空，二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空以為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
狀，大惧，迨知國人之駭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則奔而往，餒道則啜其
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悲權倖如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
之，久之覺馬非啞人者，始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
陳，言自村人言，徧告鄰里，容非能博啞者，悉奇醜者，望之即去，終不敢前。其
卑者，以鼻位置，高皆與中國同，共羅珠酒奉馬，問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
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詭異，但身食之，今始信，聞其何
貧，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
邀中賈人寵，故得昂高，以養妻子者，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置
棄之，其不恐遠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羅刹國，都城在北去三
十里，馬請導往一觀，於是雞鳴而興，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以黑石為墻，包

列傳
何子厚

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朝
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双耳皆生。鼻三孔。睫毛復自如。慮又數
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皆怪異。恚位漸卑。亦漸殺。無何
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蹶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辭說。市人始敢遙立。既歸。國
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播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脚。遂令村人要馬。恚母室
一家。闖人輒闔戶。又天女子竊自門隙中窺語。終日無敢近見者。村人曰。此
剛一執戟。即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閱人多。或不以子為懼。造即問。即果喜。揖
為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鬚卷如髯。馬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
久。獨未嘗空中築。今一百二十餘歲。又浮諸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聞於天子。
恚臣卧林下。十餘年。不踐朝階。豈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王容禮。酒數行。出
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伎女。皆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於唱不知何
詞。腔拍恢詭。主人頗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擬其聲。遂擊卓
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翌日。趨朝。存諸國王。
恚慙下詔。有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為扼腕。居久
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為美。曰。請客以張飛見。
宰相宰相。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易面。目圖禁豔。
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音路者飲。令馬偕面以待。未幾客空。呼馬出
見客。訝曰。異哉。何前媼而今妍也。遂與共飲。其惟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

無不傾倒。明日文章存。馬王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安車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卿善雅樂。可使寡人浮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復頭作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天。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頗覺其面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於是孤立。惻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苦休沐。乃假三月。於是乘傳戴金寶。還歸山村。人憐行以迎。馬以金貴。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惟摩雷勒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貨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間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第

所自知。曰。每見海上朱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游。騙村人勸使自買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賞者。遂與裝賞入船。客數十人。子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空。舟凡三日。遙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留連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城上碑。皆長與人字。敲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所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御籍。生揖道。左具辰和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興連纜。乃出西城。方空岳山。所騎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屹如壁立。俄者宮殿。瑰瑋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人。仰見龍若

在上世子啓奏臣俯市屢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玉生前非舞龍若乃言先生
文學士必能倚官坐家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各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
水精之斫龍鬣之莖。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戊子餘言。執殿上龍君擊
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誥集米霞宮。酒笑教行。龍君
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
荷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即出。瓊環聲動。鼓吹暴作。拜
竟。睨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燈。導生入副宮。女濃妝坐
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微明珠如斗。余褲以香奩。天方曙。則離
女妖鬢。奔入滿側。生起趨出。朝謝拜為駙馬都尉。以其賦傳諸海。諸河
龍若皆當負不賀。爭折鬃招駙馬飲。生衣繡衣。駕青虬。呵殿而出。武士
數十騎。以離孤。荷白橋。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則徧歷諸海。
由是龍媵之名。播於四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營澈如瑤瑤。中有
心淡黃色。稍細於臂。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漉陰。常與女嘯咏其下。
花開滿樹。狀類簪筍。每瓣落。餅然作响。拾視之。如赤瑤。鑿鑿。光明可愛。
時有異鳥來鳴。毛全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惻人肺腑。生每聞。輒念
御土。因謂女曰。上出三年。恩慈阻。每念及。涕膺汗背。卿能送我歸乎。女曰。
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陛下之歡。客徐謀之。生聞之。
泣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若曰。聞都尉有

故主之恩語曰趣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曷蒙優寵啣報之誠結於肺腑
 容暫歸省當圖淺聚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生
 大悲女曰婦養雙親見君之孝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
 泣此後妾為君身君為妾義而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守乃謂之儂孝乎
 若渝此盟妾因不吉倘慮中饋之人何婢可耳更有一言相囑自奉堂衣似
 有佳朕煩君命名生曰其女即可名龍宮男即可名福海女之一物為信生在羅
 刹國所浮亦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岳還若
 釋流女以魚革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戚之數世嗶着不盡也天微明王
 設祖帳魄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濱生上岸下馬女致
 聲珍重而車便去少頃便遠海出海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
 已死及到家人無不詫異幸翁媪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
 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焉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兩
 兒坐浮水面相流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
 大啼似頃生之不後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
 玉則亦連在焉背有錦囊取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忍三年紅塵永
 隔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茫茫葦蔚有恨如何也願各
 奔月姮娥且虛桂府杖履儼女猶悵銀河花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
 復破涕為笑別后兩月竟得孿生今已啣歡懷抱願解笑言石東孤料不

母可活。敢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將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
若克踐舊盟。言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若耳鬢膏。鏡裡
新妝。久辭粉黛。若似征人。妾作蕩婦。即置而不御。亦何待謂。非琴瑟哉。猶
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覩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然。歲后阿姑寔安。當往
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
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復省書。攬涕而兒抱頸曰。歸休乎。生益慟悔之
曰。兒知家在何許。兒亟啼嗚。嗚言。生望海水茫茫。極天無際。霧鬚人渺烟
波路窮。抱兒返棹。悵然還歸。生知母葬不水周身物。若為預具墓中。植松
檜百餘。逾歲媪果止。靈輦坐瑛宮。有女子。儀仗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
激雷轟。轉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至是皆活。福海稍長
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檢戶泣。一日晝。螟龍
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戕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惱香一帖。明珠百顆。
八寶山嵌金合一双。為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
笑。

吳史氏曰。花面逢血。世情如鬼。嗜之物之癖。舉世一轍。小態小好。大慚大
好。若公悲帶。眉以游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懷陽痴子。
得抱連成玉。向何處哭也。嗚呼。鬚鬢富貴。當於塵樓。母而中求之耳。

○保住

吳潘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三虎者，優以廩祿，號打虎將。中人石保住，健捷如猿，即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住乃樓角而登，自刻空題。立脊標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躡身躍下，且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以煖玉為牙柱，托之室生溫。姬寶藏，非王手諭不出示。一夕宴集，客請一觀其異。王適悔期，以翼日時住在側，曰：「不奉王命，臣敢取之。」王使人馳告府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住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而門扃，固不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住乃作猫子叫。既而學鸚鵡鳴，疾呼猫來，撮撲之聲，且急。剛姬云：「偷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住隱身暗處，俄一女子挑燈出，身角離門，住已塞入。見姬守琵琶在几上，徑携趨出。姬愕呼寇室，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章，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蓋登樓飛奔殿，脚不音翅，翮聲咄咄，不知所在。客方歎，住抱琵琶飛落庭前，門扃如故，雞犬無聲。

循婆龍

循婆龍產於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鰕、鴨，或捉得則貸其肉於陳柯。此二姓皆友諒裔，世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客自江右來，得一頭繫舟中，弄之為戲。一日，江口傳禱，憚思躍入江，俄頃波濤大作，巨浪如山，估舟擗輒一時傾沉。

重

武承休遂陽人喜文游書法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文游遍海內外臨文即

惟一人可共揮患提難何反不識何人曰田七郎非與而異之詰朝見所與游輒問

七郎客或識為東村葉獵者武故謁諸家以馬密榻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

獼目蜂腰着膩恰不阜擗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托途

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云即我親也遂送客入見破屋數椽木以支壁入

一小室虎皮狼蛇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單比焉武與語言詞

朴質大悅之遂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魚母俄頃將還固辭

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坐厲色曰若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慙而

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泛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

曰我適睹公子有悔必罹奇禍問之受人知者多今憂受人恩者多難富人

報人以財富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嘆

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翌日設筵招之辭不受武燈其堂坐而索飯七郎自行

酒俎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空款洽甚懽贈以金印不受武托購虎

皮乃受之帝視所蓄計不足償思再獵而后獻之八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

守視湯藥不遑採業決旬妻淹忽以死為營齋莊所受金稍耗去武親臨

唁送禮儀優渥既葬官斂山林蓋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

刺刃亟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休以負責為憾不肯坐武因先索羅藏以速其

來七郎揮視故葉。則蠹蝕缺敗。毛蓋收。慎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
慰解之。又視敗草曰。此亦沒在。僕所欲淨。原不以毛。遂軸持出。遂邀同往。七郎
不可。乃自歸。七郎忿。終不足以報武。累糧八斗。几數。仗得一虎。全而餽之。便武喜。治
其請。三日。晉。七郎。辭之。堅。武。鍵。庭。戶。使。不。得。出。宿。容。見。七。郎。朴。陋。竊。謂。公。子。安
交。而。武。周。旋。七。郎。殊。異。諸。客。為。易。新。服。却。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
受。之。既。去。其。子。奉。媪。命。返。新。衣。索。其。敝。襪。武。笑。曰。婦。語。老。嫗。故。衣。已。拆。作。履。襪。矣。
自是七郎日以鬼鹿相貽。石之郎不獲。至武一日。許七郎。值出獵。未返。媪出。訝。門。語
曰。再勿引錢。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敬禮之。慚而退。七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為豹獵
豹。毆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械放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恤
老母。武慘然。出。言。以。重。金。賂。之。官。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慨
然。曰。子。段。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浮。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
即。見。福。七。郎。欲。許。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武。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
郎。見。武。溫。言。慰。籍。七。郎。唯。云。家人。所。怪。其。疎。武。喜。其。誠。駕。蓋。厚。遇。之。由。是
復。數。日。晉。公。子。來。愧。置。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宿。徒。煩。多。及。會。屢
滿。武。偕。七。郎。卧。斗。室。中。二。僕。即。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而。人。猶。刺
語。七。郎。佩。刀。挂。壁。阿。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銀。作。响。光。炯。燦。如。電。武。驚。起。七。郎
亦。起。阿。床。下。卧。者。何。人。武。答。比。廝。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阿。奴。七。郎。曰。此。乃。賊
諸。異。國。殺。人。未。嘗。濡。僕。送。三。佩。三。世。矣。及。百。室。十。計。尚。如。新。發。於。研。見。客。人。則

鳴躍。嘗言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少。或。萬。一。可。免。武。願。之。七。即。終。不。樂。
輾轉床席。武曰。穴。祥。數。耳。何。憂。之。深。七。即。自。我。諸。無。恐。怖。徒。以。有。老。母。在。武。曰。
何。遠。至。此。七。即。曰。無。則。便。佳。蓋。牀。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老。彌。子。能。得。主。人。愜。一。僮。僕。
年。十。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拘。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氣。武。恒。怒。之。當。
彼。理。念。疑。必。此。人。詰。旦。喚。至。善。言。絕。令。去。武。長。子。紳。專。王。氏。西。面。一。日。武。他。出。雷。
林。兒。居。守。齊。中。菊。花。方。燦。新。嬾。意。翁。翁。出。齋。庭。當。其。前。自。詣。摘。菊。林。兒。笑。
出。刁。戲。婦。欲。道。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
武。婦。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其。官。都。
中。家。務。付。妻。決。於。弟。武。以。同。祀。義。致。書。索。林。兒。其。弟。竟。置。不。發。武。益。恚。憤。
詞。色。宰。句。牒。雖。出。而。絲。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即。至。武。曰。若。言。駭。笑。因。
與。告。愬。七。即。顏色。悒。變。終。無。語。即。還。去。武。隔。幹。僕。邏。察。林。兒。林。兒。使。婦。為。
邏。者。所。獲。執。見。武。棕。楚。之。林。兒。語。侵。武。婦。恒。故。長。者。恐。怪。累。怒。毀。禍。勸。不。
如。治。以。官。法。武。泣。之。繫。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至。索。釋。林。兒。付。犯。綱。以。去。林。兒。
三。息。益。肆。倡。言。眾。中。誣。主。人。媿。與。私。武。無。奈。之。念。甚。欲。死。馳。登。御。史。門。俯。仰。
叫。罵。里。舍。慰。勸。令。婦。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縛。到。地。尸。曠。野。聞。武。嗜。喜。
三。息。氣。稍。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奸。佞。遂。偕。其。赴。質。案。不。容。讓。欲。笞。恒。武。
抗。聲。曰。殺。人。莫。須。有。空。辱。罪。得。伸。則。生。實。為。之。無。與。叔。事。案。置。不。問。武。祭。
此。皆。欲。上。君。後。禁。擗。之。探。杖。隸。皆。伸。家。走。狗。恒。又。老。矣。載。數。禾。半。倉。然。已。死。案。

見武州密發亦不洩寃武就且罵幸亦若弗聞也若遂昇州歸哀憤無可
為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下薄何遠如行路人
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室則扇扇
然鄰人亦不知耗一日其弟方在內廨與幸聞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前
携抽利刃再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落劍腕又一刀始沃其首幸天驚雷滾去
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更急闔署門捺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得集謀殺者
知為田七郎也幸驚之始出覆驗見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益驚視
尸忽崛起躍起見其室首已而後語街官捕其母子則已去已數日矣武聞七
郎死馳哭蓋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當緣常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
野三十餘日為大塚守之武取而厚葬為其子流寓於澄夏姓為佟起行伍
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途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不棄以爲
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荆御箭爾則千載無遺恨矣司有其人可以補

天個之漏世道甚佳恨七郎少也悲夫

產龍

壬戌剛邑邢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脹如雁充忽東如握臨終一晝
夜不能產產視之見龍首一員輒去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媪者焚香禹步且
捺且呪未幾龍墮不復見龍惟數鱗皆大如玳瑁下一女面壁殿如龍鱗可數

公孫九娘

于七一粟連坐被誅者。棲霞萊陽兩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濱武湯中。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東鬼。多葬南郊。甲寅。剛有萊陽生空。襖下有親友三人。亦在誅戮。因市楮帛。酌奠。捧壚。就稅。告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生不在。悅帽登牀。看履。仰卧。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朦朧。不其可驟。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這剛我豈是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急起。看冠。揖而坐。極道寒暄。聽其音。似曾相識。呼燈。上前。問曰。不。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厥却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莫於情。我雖鬼。故人之念。耿。不。去。心。今有所。讀。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體。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為。辭。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道。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伴。至。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啟。櫬。去。今。不。在。此。問。女。甥。尚。依。阿。誰。曰。與。鄰。媪。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家。舍。諾。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阿。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村落。約。數。十。百。家。室。一。第。宅。朱。以。楮。彈。扉。即。有。媪。出。諮。問。三。罪。問。朱。何。為。曰。媪。達。娘。子。阿。舅。室。媪。旋。反。洎。更。沒。出。邀。生。入。傾。朱。曰。西。極。第。舍。子。大。隘。勞。公。子。門。外。少。坐。候。生。送。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三。甥。女。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

態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姪姑。曰其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矣。女又嗚咽曰。兒女受舅妯撫育。尚無寸報。不啻先慈。溝瀆殊為恨。舊年伯家大哥廷父去。置兒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像自無語。媪曰。公子囊託楊姥三五返。老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州。得舅為改。方此喜懽。得言次一十七女。即這青衣。速掩。合。見生。暫身欲道。女牽其裾曰。勿須爾。是阿舅。非他人。手生。得之。女即亦徵社物。曰。梅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不祥意。且晚與兒還。往。生。睨之。笑。擊。秋。月。生。居。軍。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婦。戶。人。那。如。此。媚。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敗壞人教。阿舅甚冷也。甥又笑曰。舅斷信未續。若個小娘子。頗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顛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尚不以善壞。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辰月。明人報。當遣人往相送。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脚。汗。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迎。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勞。蚤。履。遂。携。手。入。啟。展。謝。出。金。釵。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為。儀。既。而。曰。家。有。濁。醪。但。畫。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搗。謝。而。退。朱。送。空。中。途。始。別。生。歸。僧。傑。集。門。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反。人。飲。卽。後。五。日。果。見。朱。來。擊。腹。搗。笑。意。甚。忻。遜。俛。空。戶。底。望。塵。卽。拜。少。闕。笑。曰。若。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頑。枉。步。生。

曰以無面言尚未致聘何遽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
卧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阿何時子歸朱云三日矣朱乃出所贈珠為甥助妝女
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喜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歡喜但言老耄無他骨肉
不欲九娘遠嫁期今夜舅往贅諸其家他家無男子便可同即集也林乃導
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室有二青衣扶媪升階生欲展非
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禮當即悅邊幅乃指畫青衣追酒高會朱乃喚家
人另出有姐列置生前亦別設一壺為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
舉殊不勸進既而席罷宋婦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避迨含
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却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刎枕上追述
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而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苦果恨前身十年露
冷楓林杓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送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啓樓
金箱裡看血腥猶染舊羅裳天將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驚廝僕自此晝
采宵往屢感殊其一夕聞九娘此村何名曰紫霞里中夕兩處新鬼因以為
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十里柔魂遂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悵惻幸念一夕恩
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依棲死且不朽告語之女曰人鬼路殊若亦
不互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泪促別生凄然而出切惻若喪心悵不忍歸因
過柏朱氏之門朱白足出迎甥亦怒雲髮龍髯驚采者阿生怡悵移時始述
九娘語甘曰姑氏不言兒亦夙儀圖之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沉澗生

亦含涕而別。叩寓婦寢展轉中。且欲覓九娘之墓。則忌闕誌表。反仗渡往。則十堵纍纍。竟迷村路。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看風于跡。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漫如履時。異有所遇。及抵南郊。小憩。已晚。忽駕庭樹。劫諸業。莖所。但見墳兆萬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煥兮。天意教游。返僂。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丘墓間。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揮鞭既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再逼近之。色作努。舉袖自障。嗚呼九娘。則惘然矣。吳史氏曰。香艸沉羅。血滿胸臆。東山佩玦。清泥沙。古有孝子忠臣。空死。不諒於君父者。公孫九娘。豈以負骸骨之託。而恣斃不釋於中耶。悍高耐。物。不能掬相示。冤乎哉。

但織

二句提綱

宣德剛官中。尚侵緣之。歲征民斛。此物故非。西庄有華。惟令欲媚上官。以二頭。進試使闕。而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里市中游俠兒。得佳者。寵養之。昂其。且。居為奇貨。里胥狎點。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傾數家之產。豈有成者。操。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狎。奇報元里正。後百計營謀。不能悅。不終歲。傳。產累盡。會征但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賦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投匭。冀有萬一之得。乃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銅絲籠。於敗堵業。艸。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守嚴限。追。比。旬餘。杖至百兩。肢開膿血流離。並虫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時。

村中來一駝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尉見紅女白媿填塞門戶入其舍則密
室垂簾外設香几榻者藝香於鼎丹非巫度傍望空代祝屠吻翁闢
不知何詞各諫立以聽少嗣簾內擲一紙出即道人意中事無毫髮爽成妻初
錢累上焚拜如可人官頃簾動片紙拋落拾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齋若
後山下怪石亂卧針芒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媿若將跳舞展玩不可曉然
睹但織隱中骨懷摺藏之婦以示成反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虫所耶細瞻畫
狀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見
蹲石鱗儼然類畫遂於高萊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
無踪响冥搜未已一癩頭蒼倅然躍去成益惶急逐之媿入艸間踴躍披求
見有虫伏棘根遠撲之入石穴中捺以尖舛不出以筒同水灌之始出狀極俊健逐而
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須金翅大喜籠婦舉家慶賀雖連城拱壁不啻也上
於盆而養之蟬白栗黃備極護愛昔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
不在竊發盆虫躍擲遂出不可捉及撲入手已肢落悽然斯頃就斃兒惧
啼告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婦自與汝覆弄耳兒涕
而出未幾成婦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於井因而
化怒為悲嗆呼欲絕夫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嘿然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橐
莖近撫之氣息惛然喜真榻上半復甦然大妻心稍慰但蟋蟀罷履顧之則
氣斷聲吞亦不敢復究兒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駕傳日長愁忽闕門

了云秋
現異
廷考
之苗

外虫鳴驚起。視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鳴輒躍去。行且速。後之以掌。厚若
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忽超之。則過墻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虫伏壁
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頗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傍俚瞻顧。尋所逐者。壁上
小虫忽躍。落於袖間。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喜似良喜。而收之。將獻
公堂。惴惴不當。意思試之。樹以觀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虫。自名躡蹻。青
日與于弟角。無不勝。欲方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言。屬訪成。視成所
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怍。不敢與較。少
年固強之。願各蓄。乃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聞益小虫伏不動。蠢
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鬃鼠毛。揅撥虫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揅之。虫暴
怒。直奔逐相騰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鬚。少年大
駭。解令休止。虫剋慙於馮。似報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警。采。遂進以啄。成
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躍去。尺有咫。雞健進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
知所救。頓首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虫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
喜。擬置其籠中。羽異進。案。見其小。怒訶成。述其異。案不信。試與他虫鬪。虫盡
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嘗成。獻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紉疏其能。既
入宮中。學天下所有。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絲。額。一切異狀。備試之。無出其右者。
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緞。撫
軍不言。所自。無何。寧以卓異。聞。寧悅。免所役。又厲學。使俾入邑。序。由此善。

養虫名。度得無軍殊罷。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躐各千計。一出。則裘馬過世家焉。

是

吳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之例。加之官。貪吏實。民日賤。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哇步。皆關民命。不可忍也。獨是歲。氏子以蠶負。以促織富。裘馬揚。不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宣喜其室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其受促織。君陰。聞之一人。飛昇仙。及雜不信天。

阮亭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臺閣大臣。又三楊塞夏。諸老先生也。傾

以出虫佛物快民室此耶。

抑傳聞異辭耶。

柳秀才

胡李蝗生青克剛。漸集於沂。令憂之。退卧署幕。夢一秀才來。謂我冠綠。衣狀貌修偉。自言梁。蝗有策。詞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吟。碩。慢。化。驢。子。蝗

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共。出。邑。南。向。良。久。果。有。嶺。高。髻。褐。破。獨。控。老。蒼。君。衛。緩。塞。北。度。即。藝。香。捧。卮。酒。迎。非。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天。將。何。為。令。便。衣。懇。區。小。治。案。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百。洩。吾。密。机。當。即。以。其。身。受。不。損。未。嫁。可。身。乃。盡。三。危。釐。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然。不。落。木。田。但。集。楊。柳。過。必。柳。葉。都。蓋。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宰。官。憂。民。所。感。誠。哉。

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雖百世祀可也。

水灾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州六月十三日雨始有種粟者十六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二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鬪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携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若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為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或謂夫妻之存報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女會僅存一屋則孝子家也世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元皂白耶

諸賊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破殺首墜身可寇退家人得尸將身拯之聞其氣絕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頸荷之以歸徑一晝夜始呻以七省稍哺飲食半日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一解頤語眾為闕堂中亦鼓掌一俯仰則刀痕暴裂頭墜血流共視之氣已絕室父訟笑者眾餼金賂之又葬甲乃解

吳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綫而不死再待十年後一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前生者耶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
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頰白髮皂紗黑帶怪
而問之史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勤錢遂臨下官釋此重
此問庫存幾何答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公言乘由中府積多金累裝累綴擊擊
果半北歸時可使盤駘車史唯之而退張至南中覬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史
復出謂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華史曰人世祿命皆
有類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
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遠相牾合方嘆飯咏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鄧都御史

鄧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閻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
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夫載之經制明有
御史行墓華公按及鄧都聞其說不以為信欲入其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
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慕滅視之階道潤潤有廣殿十
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僂然惟東有虛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
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
坐曰此為君坐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因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
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念母老子幼法

字云問

入于廟

別都高

子都山

節秀

亦無他

竹竿有

洞都更局

竹竿有

卷示公



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群拜舞啟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機笑公喜欽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為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射數尺公迎拜而稟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頓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之句則目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龍無日

是日沂水大雨忽墮一龍双睛俱無奄有餘息邑令公以八十蒲覆之未能周身又為設野祭猶反復以尾擊地其聲嗚然

孤諧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一芥鄉中流俗多報富戶役長尊者至碎破其家萬遠報充役惧而逃如濟南稅居逆旅夜有女子奔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孤但不滿君崇耳萬喜而不疑女囑曰勿以母名共我母名獨居日至與其卧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于孤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不去萬心厭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寔告客三顧一覩仙容万白于孤謂客曰見我何為哉我六猶人耳聞其聲應在目前四顧即又不見客有孫得言者善誚諢固請見且嘲謂得音魂魄飛越何容容華徒使人聞聲

以第云此
狐辨而豔
是東方
笑倚一說

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為狐請與客言。狐典顏願聞之否？眾唯。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知之相戒，不宿其舍。半葺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謔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邀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俱白。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見群鼠出于床下。客大駭，驟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于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客曰：我今所見，絢々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為之粲然。孫曰：既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竄阻他。狐子陽甚，狐笑曰：寄宿無妨。倘小有迂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數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屠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上設一榻，屈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眾擲骰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骰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顏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眾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着脫冠。見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尔。大臣以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曾得聞。狐字畫何尋？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大臣曰：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問。孫戲罵曰：小狐身與畫此天，何似在。見狐不答，乃曰：唯狐何在，他惟。孫笑曰：小狐身與畫此天，何似在。孫笑曰：無。知將以孫職感諸之孫。云我。

聞亦不開。眾大以為請。孤方欲言。孫遜曰：「既欲減，孤其氣必以死。言方可。孤
孤曰：「通一。無就。能平。保。以。為。厚。文。時。到。請。終。之。個。王。同。便。臣。乘。一。驛。其。吳。之。使。臣。苦。曰。此。高
之。所。生。又。大。異。之。臣。臣。曰。中。國。馬。生。驪。生。驪。王。伯。則。其。使。臣。曰。馬。生。驪。是。臣。見。驪
生。驪。之。所。生。也。臣。曰。此。不。啻。人。兒。喜。斗。視。展。玩。十。糶。十。欲。博。其。劍。之。生。結。
曰。此。不。可。及。劍。之。門。當。以。生。方。春。贈。使。離。別。使。持。孤。兵。乃。以。蒙。宿。小。編

乎。付之。見。大。悅。適。托。之。捕。斃。其。妻。見。妻。捕。當。相。白。爾。好。孤。雅。但。日。傷。人。一。似

其。舉。座。又。大。笑。拜。其。能。言。再。拜。相。屬。乃。曰。吾。不。敢。與。孤。娘子。對。談。擊。案。從

後。有。開。譴。端。者。劉。作。東。道。主。項。之。酒。酣。孫。戲。謂。萬。曰。一。聯。請。君。屬。之。萬

曰。何。如。孫。曰。妓。若。出。門。訪。情。人。來。時。萬。福。去。時。萬。福。合。座。屬。思。不。能。對。孤。笑

曰。我。有。之。笑。眾。共。聽。之。曰。龍。王。下。詔。求。直。諫。當。也。得。言。也。得。言。四。座。無。不

絕。倒。孫。大。喜。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孤。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

明。旦。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孤。之。恢。諧。不。可。殫。述。居。數。月。瀟。萬。事。且。了。可

以。歸。乃。治。裝。偕。婦。及。侍。史。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蔭。孽。親。往。未。久。梗。不。可。不。一

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前。不。遠。萬。疑。前。故

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庄。生。平。所。未。歷。孤。往。叩。門。一。蒼。頭。出。應。門。入

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

婭。遂。宿。焉。孤。早。謂。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

先。至。預。白。于。家。人。未。幾。孤。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

于。濟。孤。又。與。俱。忽。有。數。人。來。孤。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欲。中。人。與

君有風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由之不可竟去

兩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款視則睹然一翁貌甚古延之入請
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孤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不
不為怪遂與評駁今古翁殊博洽鏤花雕鑽祭于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
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願
我貧若君君但一舉首金錢宜可立致何不下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為可少
聞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高步
作呪俄頃錢有數千百萬從梁間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後足而立又

沒踝廣丈之舍約深三四尺已采乃顧語秀才願厭君意否曰足矣翁
一揮錢即盡然而止乃相與扃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
用則滿室尚堵物皆為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寡尚在秀才失望感氣向
翁頗慙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合
尋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做承命遂拂衣去

要賊擊賊 檢榛要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家室凌折之鞭撻橫
施不以時求以事也妻奉事之惟謹某憐之生私語慰撫妻殊未嘗有怨言
一夜數十人踰垣入撞其屋扉几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控戰不知所為妻起

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拔闔處出辟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
風鳴鈎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馘愕亂奔墻急不得上傾跌啞咽亡魂
失命妾拄杖于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真下手揮得打亦學作賊我不汝殺
嫌辱我悉繼之送去其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始
不啻百人敵也妻充駭甚悔向之迷于物色由是善顏視妾遇之友如嬾
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媿擊賊若豚犬顧奈何倪首受撻楚妾曰
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
莫之知而卒之捍患禦災化鷹為鳩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
主同車杖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勇中驅怪

長山徐達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學勒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
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曰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
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途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
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何也但勸盃酒言辭爛熳珠所
不辭言語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
陰森禰花叢羊糞草菜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
酒數行天色曠暗命燭復飲徐辭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諾僕倉皇
撤肴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

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々徐疑或携襟被來伴久之人聲殊
杳即自起扃戶寢窓外皎月入室侵床夜烏秋蟲一時噉啣心中怛恐不成
夢寢頃之板上索々似蹠蹴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嚼立
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頃聞徐展被前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
其體長如馬鬣深黑色牙繁群峯自炯双炬及几伏詭器中刺者言一
過連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羃怪頭按之狂喊
怪出不意驚脫聲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高不可得出綠牆而
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而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
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
秘不一言我索中蓄掖如意鈎一又不送連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
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索有藏鈎幸宥十死徐終快々索騎歸
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竄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
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道為己能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為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
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之未
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

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猝遇雨匿身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洶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詣張願丐起天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携若兒來葬已母偕兒詣張謝張一見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已有言奈何中政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于言色有人或道及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婚親迎輒即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俄而新即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首飛蓬也父止婿自入勸女之涕若罔聞怒而逼之蓋哭失聲父無奈之又有

家人傳白新即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即少停待即又奔入視女往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問張欲自死其次女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惟有所授今日負賤焉知後自不富貴乎姊而著此

某後傳者終有準因中哭鳴謝乞即去即姊怒曰小妮子不學人喋聒爾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即若以妹子屬毛即更何須姊之勸駕也父以其言懷爽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逆逆婢不遵父母命欲以兒若姊代兒肯之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何以見毛家即便終餓殍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之女倉猝登車而去入門夫婦雅敦速好然女素病赤鬚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

之說由是益以知己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人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于尼以故晨起詣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直特以焚炷厚自託公亦頗自負私以緇君髮鬚慮為顯者咲富貴后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恍喪志心報舊主人不聽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后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尔言初不驗殊慚祇奉王人曰秀才以陰欲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盖別后復焚而云公聞之惕然悔懼不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書第一人夫人駭之尋長髮委綠轉更增媚姊遠里中富室見意氣頗

自高夫蕩惰家漸陵夷空舍無烟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慚怍姊妹輒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頃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忿然療身為死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昔詣府謁問莫有所貽比至夫人覬以綺縠羅絹干^若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携歸見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尔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及啟視而金其在方悟見却之意登金咲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求老尚書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尔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具以告師嘿然自嘆念平生所為輒自顛倒美惡避就翳宣由人耶後店主人以人命事違繫囹圄公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在城

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嗚呼。彼蒼蒼者。天文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續黃梁

福建曾孝廉高榭南宮。與星時與二三新貴遊。遊却郭。偶聞昆盧禪院寓一星者。因並騎往。詰問卜入揖而坐。星者單衣。由先生新燒龍尾意。氣揚。星者花有書。曾搖篋微笑。星者詢。屏中曾。星者由希終

休何官。星者才。星思曾。文案問。田某。寧。燕。玉。分。耶。星者。甲。年。可。坐。致。其

中。慶。建。出。非。望。稍。致。攝。托。星。者。正。容。自。勿。以。者。共。書。建。說。二。十。年。大。年。宰。相。可。曾。大。恨。值。小。雨。乃。與。遊。侶。避。雨。僧。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

團上。滄。墨。不。為。禮。眾。一。舉。登。榻。自。語。羣。以。宰。相。祝。賀。曾。心。氣。殊。高。指。指。道。曰。某。為。宰。相。時。推。張。年。大。作。南。撫。家。中。表。為。恭。游。我。家。老。蒼。頭。六。得。小。千。把。于。額。足。矣。一。坐。大。笑。俄。聞。門。外。雨。益。傾。注。曾。倦。伏。榻。間。忽。見。有。二。中。使。賣。天。子。手。詔。召。曾。大。師。決。國。計。曾。得。意。擊。龍。自。自。其。非。有。疾。趨。入。朝。

天子前席。命。三品以下。聽其。其。明。命。賜。踏。

名馬。曾被服。藉拜以出。馬。馬。入。家。則。非。舊。所。居。第。繪。棟。雕。楹。窳。極。壯。麗。自。不。解。何以。遽。至于。此。然。撫。髯。微。吟。則。應。諾。雷。動。俄。而。公。卿。贈。海。物。僮。僕。足。恭。者。盡。出。其。門。六。婦。來。倒。屣。而。迎。侍。郎

輦指與語。下此者領之而。晉撫餽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嬀。為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沐沐。日事聲歌。日念微

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一引手。早旦一

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毗我。即傳呂給諫及侍

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頗快心意。

偶出却禦。醉人遠觸。酌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將弟再計其恩長恨

林大庄其富可持國。仙。以次組謝朝夕。廷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

賁于其家。俄頃藤輿與昇。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艷絕也。自願生平於急斯足

又逾年。朝士竊。似有腹非之者。然其意各惡為立仗馬。曾六高情盛氣

不以置懷。有款圖學士包。上疏其畧曰竊以曾某。原一欲賂無賴市

井小人。一言之合。榮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為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

一。反恣習臆。擅作威福。可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奇貨。量缺肥

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

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閒散。重則祇以編氓

甚且一臂不袒。輒思鹿馬之奸。片語方干。遠窺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

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吞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冷氣蔑氣。暗

無天日。以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函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

隱約其名
身如

昔之親出則乘博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
人民怒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笑赫々恠翫無悔。君對方
承于闕下。萋菲輒進于君前。妾蛇才退于自公。聲歌已起于後苑。聲色
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
洶々。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執必釀成捺莽之禍。臣搗夙夜祇懼。不敢寧處
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
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然如飲
冰水。幸而皇上優容。留中不發。又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門
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守。已差左

負前往提問。曾方聞音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搽戈直抵內寢。視

其衣冠。與妻並繫。俄見數夫運賢于庭。全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璫玉數

百斛。墜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烏道墜庭階。曾一一視之。酸

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

就道。求一下駟方車。少作代步亦不得。回顧戚僕。道途存因。妻受辱。曾

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又十餘里。已困想。不覺欲見

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矚目來窺。不容稍

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躑躅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

寓在
多室相
不侵等官
上海院相

中。俄。俄。樓閣倉庫。已。曾。出。監者。羅。曾。吞聲

盡泣坐路隅。曾六懇止任監者叱罵。忽聞百聲齊譟。有群盜各捺利刃
跳梁而前。監者大駭。逸去。曾長跪言。孤身遠謫。案中無長物。哀求宥免。
羣盜裂帛宣言。我輩皆被富冤民。祇乞得佞賊頭。他無索耳。
即有數
人擁曾。曾叱怒曰。我雖待罪。乃朝廷命官。賊子何敢
爾。
曾七怒以巨斧揮曾項。覺頭墮地作聲。鬼方駭疑。即有二鬼來。反接
其手。驅之行。踰數刻。入一都會。頃之觀宮殿。上一醜形王者。憑几決罪。
福曾前。匍伏請命。王者閱卷。稅數行。即震怒曰。此欺君悞國之罪。宜置
油鼎。萬鬼群和聲。雷霆。巨杵。見鼎高七尺。已來。圍
熾炭。鼎足盡夫。曾敲骸哀啼。竄跡無路。巨鬼以

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液而上。皮肉焦
灼。痛徹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
方以巨刃曾出。復伏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小。微鬼
復持去。見一山不甚廣闊。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卷筍。先有數人
冒腸利腹于其上。呼號痛楚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
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
暈然一落。刃交于胃。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刃孔漸潤。忽焉
脫落。四支覆屈。鬼又逐以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驚名。枉法。霸產。
所得金錢。凡何。即有鬚鬚人持籌握筭。曰。三伯二十一萬。王曰。彼既

事偏
耶事隆
耶

乞荷不
兄得耶
第

積來還令飲去。少間取金錢堆堦上。如丘陵。漸入鉢盂。鎔以裂。鬼使
數輩。更相以杓灌其口。流。願。則皮膚皴裂。入。嗟。則臟腑騰沸。生時
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
數符。見架上鉄梁。圍可數尺。維一火輪。其大不知幾。伯由旬。燭生五采光。
耿雲霄。鬼捧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
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父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鵝敗。烏土室之中。瓢杖猶
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餓。然常不得一飽。着敗衣。風常刺
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偻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家室悍甚。日以鞭箠
從事。輒以赤鉄烙胃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
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被鬼責。今得復爾。於是大聲疾呼。
良人與媵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諧其室。枕上喋。方自
訖。寬善。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
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媵室。媵大驚。相與泣。疑
妾以奸天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刺史嚴鞠。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
遲。處死。執赴刑所。胸中冤氣。扼塞。距溺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
也。正悲號。聞遊者呼曰。兄夢。耶。豁然而寤。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
侶競相謂曰。日暮腹程。何久酣睡。曾乃惓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
驗。否。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脩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山僧何知。

烏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其間之想，由此淡為入山，不知所終。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窮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中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即鄭之後。

龍取水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為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痴南遊海舟，江岸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攪江水，波浪湧起。隨龍身而上，遙望水光映烟，潤于三足。練移時，龍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渠道皆平。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厭冗搜從，齋僧院，樹陰濃茂，頗無車馬喧。西苦室中，聖虫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床，忽一小武士，首插雉尾，身高中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鞵，有鷹如鵬，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且歎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環亦如前，腰束小弓，矢彘獵犬如巨豸，又俄頃步者，騎者紛來，以數百鞞鷹七數百臂犬七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擊，盡撲殺之。獵犬登床緣壁，搜噬虱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可

寓去羽
賦出
谷而之

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睨之，鷹集犬竄于其身，既而一黃衣人着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蕃，茂間從騎皆下，獻飛猱，走紛集，盈側御，登峰，衛士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鞞，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

奔紆如撒菽烟飛霧騰斯須散盡公磨之在拜駭恍不知所由踴復外
窺渺無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遺壁上有一細犬狎隄墻腰磚線公急捉
之且馴置硯匣中屢復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
去躍登床榻尋衣縫蓄殺鐵虱旋復來伏卧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
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筭遇虫輒噉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于拱
壁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于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大急起
視之已遍而死如紙剪成者然自是壁虫無唯類矣

·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祥組鄉居日携碁酒游翔林丘間會九日登高與
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眺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儉懸鵝結烏髻
而意態溫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六殊檣薰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
善此何勿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之終而負神情懊熟若不
自己又着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公不飲惟曳客奕自晨至于日昃不
遑波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
膝西公座敗類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圍
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圍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圍役馬成者走無常
十數日一入幽冥揖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卧已二
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暫赴問書生即地而滅公嘆咤良久乃悟其鬼

越日馬成寤公召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奕產蕩盡久憂之閉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奕者狎久聞話嘗終不可制止父憤恚責恨而死閔摩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于今七年天會東獄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旨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德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于王怒使小人輩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絏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着徒令九泉下有長生不死之奕鬼也可哀也哉

老嫗

正德間人撰

偶

廣平馮生少輕脫縱酒肆二十餘年丹鼓偶有事于姻家昧爽而行遇一少女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妾奴頭露奔波銀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歸道側故有蘭若久燕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驂于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塔上細草如毯傍徨問一班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刹欲一瞻仰翁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乃肅賓入見殿后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蓁莽入其室則簾幌床幙香霧噴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遣良匹竊不自

搗頰以鏡台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
字得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為搗元霜。主人胡廬面笑頰，付左右。
聞有與辛耳語。辛起曰：客慰耐坐，而道遠，遂牽幕入。隱約三數語，即趨出。
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啜噉，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爾意。

旨辛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
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要

得令領別小妾，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嘿然。聞房內嚶，賦語依稀有。

了紅未人在生，乘醉醉擊必魚曰：伉儷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聞
鉤動，群立愕頰，思有女子，未淡紅者，振袖傾鬟，矧字都雅望見生入，遍室

張皇。辛怒命數人，梓生出，酒愈湧上，倒茶無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著

卧移時，聽駝子猶斲草路側，乃起跨駝，踉蹌而行。夜色迷惘，悞入澗谷，狂
奔鵠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并不知其何所。遙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

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攔門。內有問者曰：何處即君？半夜某，此生
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生累足鵠竚，忽聞振管闌扉，一僕僕出，代客視

駝。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
青衣數人，扶一老姬出，曰：郡君至。生起立，肅身欲拜，姬止之。坐謂生曰：爾

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姬曰：子當是我彌生。若身鍾漏並歌，殘年向盡，肯
由之闕，殊所乖濶。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若十不識一焉，素未存省。

字

去姑
稱爲
弟服

乞便指示。姬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姬曰：夜深何得來此。生

胆力自矜。謝遂一歷陳所遇。姬笑曰：此大好事。况甥名士。殊不玷于姻媾。野狐

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若致之。生稱謝。唯姬領左右曰：我不知

幸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

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曾從阿母壽。即

君何忘却。姬笑曰：是非刺蓮瓣為高履。寔以香屑蒙紗而步者乎。青衣

曰：是也。姬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請青衣

曰：可遣小狸以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幸家十四娘至。笑旋

見紅衣女子。望姬備拜。姬曳之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礼。女子起

婢之而立。紅袖低垂。姬理其髮。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

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聞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姬曰：此吾甥也。

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悅首無語。姬曰：我喚汝

非他。欲為阿甥作伐耳。女嘿而已。姬命掃榻展褥。即為合卺。女觀

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姬曰：我為汝作冰。有何外謬。女曰：即君之命。父母當不

敢違。然如此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姬笑曰：小女子志不奪。其吾甥婦

也。乃拔女頸上金花一朵。付生曰：收之。歸家檢曆。自有良辰。良辰

便回。耳乃使青衣送女去。所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歛一

回顧。則村舍已失。但見松楸濃黑。蓬顆嵌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

作渴

命

消吉

可奪

為吉

為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仁不知十四娘何人。咨嗟而歸。漫檢曆以待之。而心首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涼。無復_{廢人}。因問之居人。往寺中往。見狐狸云。念自_{廢人}。若得_{廢人}。七佳。至日除舍掃途。翹足凝待。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輾轉不能_已。心中著中項之門外。詳然。踣屣出窺。則綉幃已駐于庭。雙環扶女。坐青房中。妝奩亡。無長物。惟向長鬢。奴扛一樓。滿大如甕。息有_{廢人}。豈堂_{廢人}。生喜得麗偶。如_{廢人}。不_{廢人}。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歸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作五郡巡環使。數百里。鬼狐皆偕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_{廢人}。翼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為賀。問之不答。竟委几上而去。生以告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邑有焚銀_{廢人}之公子。少與生共_{廢人}。相狎。相_{廢人}。間生得_{廢人}。餽遺為餽。即登堂稱_{廢人}。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_{廢人}。不可_{廢人}。父居也。宜勿往。生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_{廢人}。生笑曰。公子大慙。不_{廢人}。而散。生歸。笑述于房女。恠然曰。公子對_{廢人}。不可_{廢人}。吾言_{廢人}。及于_{廢人}。難_{廢人}。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_{廢人}。前却_{廢人}。會_{廢人}。公子第一。生第二。公子沾沾自喜。走伴來。邀生飲。生辭。頻_{廢人}。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_{廢人}。從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_{廢人}。酒數行。樂奏_{廢人}。堂鼓吹_{廢人}。賓主甚_{廢人}。公子忽請生曰。諺云。塲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_{廢人}。

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款語，答高一籌耳。公子言已，座盡贊。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于今，尚以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盡笑。公子慚，志氣結，不能言。客漸去，生之道，~~去~~醒而悔之，因以告女，不樂曰：君誠痴曲之僕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如~~卿生謹受教。十四娘為人勤儉，洒脫，日以紡織為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帛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社門戶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一日，楚公子馳亟來，女焚爇，不以聞。翼日出，弔于城，遇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圍人挽轡，擁梓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風退。公子~~避~~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為樂，生素不羈，向閉置庭中，頗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類卧席間。公子妻阮氏，鼠悍，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因為阮掩執，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啣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之。乘生醉，搯扛尸床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卧几上，起，尋枕榻，則有物膩然，細祥步履，摸之，人意主人違管伴睡，又楚之不動，舉之而殮，天駭。山門怪呼，廝役盡起，爇之見尸，執生怒，鬧公子出驗之，~~怒~~曰：我符牛木薄，何遠逼奸殺婢？~~生~~生前中，無以自明，乃嘆由悔，不所妻言，以~~在~~此執送廣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潛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遺生，見府君無理。

可伸朝夕榜掠皮肉盡脫女自詰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甲由

貽伊戚復然所誰今日網羅張滿隔事深探勸令誣服免刑憂或有生時徒受摧

讓牛復何益生泣听命女還往之問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恍遂遣婢子去

獨居數日又托媒媾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

愛異行生被狀用庚華繁事餘漸不自給幸婢食貧染圍圍讀

本未嘗十日缺生認悞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

不介意既而秋決有日女始皇之膝動畫去夕來無停輟每于寂所於邑

悲哀至損眠食一日之晡孤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

料理問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

應之亦不憐惻殊落之置之家人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台華爵

平陽觀察奉持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大喜即遣入府探

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

見閨中人法然流涕女之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不知何以得達上聽

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先是遣婢補叙前婢曰初奉小姐命赴燕都欲達宮闈

為首陳寬婢至則天子有意宮中都有神明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

恐懼方欲歸謀忽聞今上將幸大同婢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構欄極

蒙寵着願謂我不似風塵人我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子對妾有籍隸

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拘欄中上慘然賜金百兩

臨行細問頭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婢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不願華照也上頷之乃去婢以此情告主展側泪背双熒居無凡何女忽謂生曰

妾不為情緣何虧得煩惱君被建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可代一謀者尔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怨今視塵俗益磨苦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

別生聞驚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婢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娘容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媪生敬之終不替女忽渡言別且

曰君自佳侶安用此鳩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卧閨闈生侍湯藥如秦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即以婢賜

金為營齋奠數日婢去遂以婢兒為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落天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本撲滿撲常見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

尚在否近臨之則鼓具盞盞羅列殆滿頭置去箸探其中豎不可入撲而碎之南堵物傾洋而出金錢盈且滿夫婦狂喜滑汗御旁頓大光裕後蒼

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驃婢子跨蒼以從問馮即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于士類此君子所

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免附于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

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于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眾慕其術者多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盞又一盞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後門人啟之視盞貯清水上編草為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違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于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滴師不至儻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賊急起趁之既而師入又責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違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種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不言遣門人伺承門人入園立地化為豕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人無知者門人父子以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諸處探訪絕無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恐其遁不敢捕治達于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都途經太行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盞口如盞身長尺許兵士愕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於衆各對觀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我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開移時巨人松攬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雙燈

魏運旺蓋都之盆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醜，一夕魏獨卧酒樓上，忽聞樓下踏蹴聲，魏驚起，悚听，声漸近，尋梯而上，步之繁响，無何，雙婢挑灯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即近榻，微咲，魏大愕，怪知為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咲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慙形穢，靦顏不知所对。書生率婢子遺灯竟去。魏細瞻女，即楚之若仙，心甚悅之，然慚忤不能作游語。女郎顧咲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遠近枕席，煖手於懷。魏始為之破顏，將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至晚，女果至，咲曰：痴郎何福，不賞一錢，得如此佳婦。夜之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猜妾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余袴瀟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襪被未展，布榻間綺縠香奩，頃之緩帶交偎，口脂濃射，真不教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意間忽見女郎，莘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授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數武，以表丰載。綢繆之義，魏驚叩其故。女曰：姻嫁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

徑遙見双灯明滅漸遠不可觀快鬱而反是夜山頭灯火村人急望見之

捉鬼射狐李公

李公著明雅寧會襟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新城王李良先生
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觀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
公笑不聽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狃宿生平不
解怖主人乃使炷息香于几請社何趾始息炷覆扉而去公即枕移時
于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亦不休公吐之鏗然立止即若有
人扳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綫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尔裸裎下榻
款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赤足搗搖處炷頓掉煩竟寂

七十

無兆公俯身遍摸暗徹忽一物騰擎頰上覺似履狀索之亦殊不得乃
啟覆下樓呼從人藝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人搜履翻
席倒榻不知所主在主人為公易履翌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挑
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于淄之孫氏第棊閣皆置閑曠
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念偶
與家人話于庭閣門開忽有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白襪
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款射物見之啞作柳
榆聲遂不復見公捉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
年安妥無恙公長公文三為余姻家其所目覩觸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

得奉公杖屨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現此二事大概可觀
茲中存鬼狐何為乎哉

塞債債又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某丰車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稼農業
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為役物務每賚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
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曷可
以久乞至人貸我粟豆一石作資本公忻然甲不能刻善作生計木好事
斗命授之車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賞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
置不索公讀書于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卓來令問未對曰小人負主人豆

直今未投償公慰之曰若索尔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算教卓愀然

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賜人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

且不容昧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夜牝野產一駒

且修偉^其忽悟曰得勿駒為^其丰車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其丰車駒奔赴

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衛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

購之議直未定適^家公以家中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檻

斫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付小人朝夕

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分之公已視駒視為廢物遂

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傳忽來曰駒已售得錢千八百教以羊敵公^受錢

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之債而冥之債此足以勸矣

頭滾

蘇孝廉(大)頁下(太)封公晝卧見一人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轉不
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公就陽婦有羅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妻所往
妻由來自去杜家中有一草可以如顧杜冠服欲出忽見妻憤昏絮若與
人言杜異之就問卧榻妻輒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
其灵爽所憑杜祝曰得勿吾母耶妻罵曰畜虛何不識尔父杜曰既為吾

父(不勝他)也何乃歸家(柴)見婦妻呼小字曰我尚為見婦來何反

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

遂我許小醜送便宜付之杜如言于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

不忍適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尔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

煩見婦一往杜曰查明殊途安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見勿惧去即復

返此為渠事當毋憚勞言已申畫此早去妻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

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

我見阿翁雖袂尚餘二錠欲竊取一錠來煎糊口計翁窺見叱曰尔欲何

為此物豈尔所可用耶我乃欲辭未敢動杜以妻病葦疑信未半越三日

方笑語聞忽聆日久之語曰尔婦褻貪曩見我白金便生覬覦細糸大西

故亦不足慮怪將以婦去為我敦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半日許婦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曰不用尔搽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二婦搽刀砧于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于簋必請覘視曩四人都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要每語同人

胡相公

葉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為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莫一謀見之狐揮車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闕僕者

大愕却還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閒寂無人遂揖而祝曰

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

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盛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座自移相向甫

坐即有錢漆殊盤貯双茗饒懸目前各取對飲吸漉有聲而終不見其人

茶已斷繼之以酒細審閱宦曰弟胡氏于行為四曰相公從人所呼也於是酬

酢議論意氣頗洽蟹羞鹿脯雜以薌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

後頗思茶意終少動香茗已置几上凡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

醉始歸自是三教日必訪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

問胡曰南城中巫媪日托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

妾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漫溺聞也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
小人欲從先生往現之煩一言請于主人張知為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
請于胡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
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于途謂
張曰後先生于途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
城至巫家見張至咲道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尔家狐子大靈應果
否巫正容曰若箇蹠蹠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家花姊妹不懂
言未已空中發羊磚來中巫臂踉蹌跌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
身也張咲曰婆子盲也凡曾見自己額顛破寃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

出正回感問又一石子落中巫顛履穢泥亂墮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
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閣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尔狐如我狐
否巫惟謝過張揖手且仰首望空中飛後傷巫始惕而出張咲諭之乃
還由是每独行于途覺塵沙漸然則呼狐語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
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反
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墻頭籊然作响其聲甚厲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
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曰伊道葉顏淺祇好攬得西頭鷄啗便了足
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囑恨事胡
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

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覩為恨。今請一識數歲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覷。則內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即有履聲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何容介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落而已。覆道一先生為西州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月餘而歸。甚愜初意。咨嗟馬上。嗒喪若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踞其後。張回顧見。乘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語。問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歛歔而告。以故。少年亦為慰藉。同行里許。至岐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啜納也。復欲詢之。馬遙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篋子。獻于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授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送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域。所在皆然。南北樹檣。其害猶烈。如強弓怒馬。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劉囊刺橐。搜貨于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域之尤者也耶。乃又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悞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随机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遺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巽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將

將往探訊沿裝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二人跨黑衛馬與同行時以詞語相引
王頗與阿答其人自言張姓為樓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攜輿祇奉
殷勤相送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及僕疑
之因屬色拒去不便相送張頗自懸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庭
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疑問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譙若屬僕相問訊
王亦以疏直相值不為疑悉王僕終夜戒備之雜既唱張來呼與同行
僕咄咄之乃去朝曦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許前一人跨白衛馬年四十
已采衣帽整潔無首寒分既寐欲隨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數里王怪
問彼何作致迷頓乃爾其人聞之極悲欠伸言我青死人許姓臨淄令高黎
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飽貲令及旅舍恨同舍者
竊驚怖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問王故問舍袂何說許曰若客時以未
知陰謀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為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賤昨有
葭葦子親以此喪嘗芥吾等既軍警備王領之先是臨淄高與王有
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漫疑因道溫涼無詞其兄
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人謀遲吾不進相天遂
不覺其日卓午又過一少年可十六七騎健騾冠服秀整貌甚都同
行久之未嘗出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
少年因語嗔奴歐加不自勝王累致詰問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

火異博一單不圖竟落鴉山家兄為都中主政遂載個小來真浮排
遣生平不習跋涉撲面塵沙使人癢惱因取巾拭而嘆咤不止聽
其語搭角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慰籍少年曰適先馳出眷以望
不來何僕輩亦無空者日已將暮奈何遂晉晤望行甚後王遂先驅相
去漸遠晚投旅邸入舍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
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請安坐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
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携某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適出曰已有客在王審
視則逢中少年也王未言許忽起曳晉之少年遂坐許乃展阿邦族少
年又以途中言為許者俄頃解囊出貲堆案頗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
肴酒以供儀詎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吳並陳延阿少年論文甚
風雅王問江南閣中題少年恙若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外言
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仗無僕役患不解特囑王
回命僕代持筌豆少年深感謀於無何忍蹴然曰生平寥滯出門亦無
好況昨夜迎旅與忽人居柳散叫呼聆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散為塊
許不解因阿之少年半暮其狀許乃笑於囊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
少年諾許乃以色為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遂至王蘇
不解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陰囑王曰后勿漏言密公子頗克裕
年又雖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輩觀此海明當奉屈身二人乃入陽會旋

聞韓賂甚劇王潛窺之見棗霞絲亦在其中大疑展余自臥又移時衆
共拉王賂王堅辭不能許願代韓帶雉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呵就榻
報王曰汝高麗幾等矣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嗚嗚首者言
佟姓為旗下選捉賭者時賭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亦以史
旗號相抵佟怒辭與王叙同籍笑請漫博為戲衆果漫賭佟亦賭王
謂許曰勝負我不預料但願睡無相溷許不聽仍往來報之阮散局各
計券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索取償王憤起相索金棍王臂陰
告曰汝都匪人其情巨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找高麗浮如
于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若令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找弗過暫掩
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不然以道義之友遂責取君償耶故長厚亦遂
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若佟乃對衆發王裝物石入已索佟乃轉索許
張而去少年遂襟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卧榻上各
嘿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暄就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
着肢際骨膩如慄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宝余息喘動王頭聞之
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與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塞上破
殆皮所寄物前送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
驛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持初不為意因以皮呵所聞僕實告
之王始驚曰今被念袂者騙矣馬有官空君士而毛家於圍僕又轉念其

設詞風雅非空袂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蹤跡殊杳始悟張許既死其一
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死也。僮責易裝已伏一扁額之機設其
携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宴奪而去為數十至要縶數百里恐僕發其
事而以司文歸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歲偶獨宿空廡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從
一小奴名兒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遂遊必與俱同室之
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適舍袂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
言勿須此行無不利空溪一人繫馬坐烟肆表服濟楚見吳過亦起趨
乘送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束歸且喜同途不孤寂

於是吳止亦止每共食必代吳償且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問狐但言
不妨吳意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吳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
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且黃逐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即我中
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雅雅夜話當不棄落乃出金廿治具共飲
廿年風流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叙門輒目示吳作觴斝罰黃強
使釀鼓掌作笑吳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率吳去遂各出
索金為道依囑報兒暗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言但寐無吼吳諾
吳母柳小注則翰大注解羸羸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費表密歷講
其為忽聞樞門聲甚厲吳忌起投包於火蒙被假卧久之聞主人覓

鑰不保破扇起鬪有數回。入樓捉博友史黃逆言無厭一人竟持吳
 被指為賄者吳叱咄之教人強揮吳裝方不能與之揮拒忽聞門外
 輿馬嘶殿聲吳急出呼喚眾始畏入之但求可聲吳乃泛容苞其
 付主人齒潭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次覓寢黃
 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索四五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啓吳私裸體
 入懷小語曰愛兄偏冷落爾送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保
 抱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同偉男大為鑿柄嘯呻殆不可任竊衣免
 吳固求訖實于捫之血流潭杆矣乃釋令婦及明史儘不能起托
 言果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為藥餌之費途中語狝乃知
 伎米國博皆狝為也黃於途蓋謫責吳暮後同舍斗室甚隘僅容
 一榻頗暖潔而吳復之黃曰此卧兩人則隘若自卧則寬何妨會已往去
 吳亦喜獨宿可接狝友坐良久狝不至倏聞壁上小扉有微指彈
 聲吳扳闕探視一少女艷妝窺入自扁門出向吳展笑佳麗如仙吳
 喜致研詰則主人之子婦也遂與狝大相愛悅女忽潛然泣下吳驚問
 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叢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
 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具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拯救吳
 聞疑俱計無所出但遣速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相鬪而沸但
 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室吳俱過女去聞壁扉外

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潘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為。如欲殺耶。有我等客。數輩不坐。視亮暴奸。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庭耶。惟簿不修。適以取辱。且尔宿行旅。明二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窃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香醞。遍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起。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後乘間得遁。搯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解。吳伏窓窺之。則狐友也。心窃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嘿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人驅役賤。霧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尔輩禽獸之情。亦已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瑟而請。吳亦啟戶出。頰大怒。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捧女令入。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勸主人。用此女。即歸。懷中亦有金。以重價貨。吳生主人悅。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翻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吳固不肯破重賞。秀才詞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憇將行。喚報兒不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响。頗懷疑訝。遂以問狐。曰。日無憂。將自至矣。星月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倉。竊所不。平適與鬼頭計。及身索得。遂以全置几上。吳驚問其故。報兒曰。鬼頭知。且止一。遠

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兒狀。使報兒。冒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託病殞。三僮欲償。主人益懼。啗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其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其繁。富家益富。徇諸女子。晁笑。少即其夫。蓋史即金也。繫一榭。袖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主人以其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嬰。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前故知言辨者善陸。

蛙曲

王子嬰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劇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伏蛙以細杖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擗雲籬。是樂宮商詞曲了。可辨。

鼠戲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裝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歡。悉合劇闕。中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稍鬱。不得志。然負

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中就婦共
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膚頓爽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
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作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為之
禁呪終亦不能絕乃使伏匿室中探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
上又脫袍服搭梳枷間總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浚披衣代
暗中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聲四壁張領書生已渺矣薪爇泥衣一
片墮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神祠中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藝語懽然樂
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止至夜果至極相悅愛問其姓名
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必來與交妻竟不覺其
有人炳訝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
因循半載病憊不能起美人來更頻家人都能見之未幾炳果卒美人
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汝來何為美人遂去不返土
地雖小六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憤之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遂使
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竟矣哉

濟南道人
寒月菜藻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恰衣繫黃絲

別無褲襦每用半梳，髮即以蓋啣髻際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夜掛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鏖，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點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天津驟抱其衣脅之，以中不傳，術術者將以身使，其動揮不淨。道人揖之曰：請以賜還，當不吝術。無賴者恐其紹回，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會嘿不與語，俄見黃繒化為蛇，圍可數握，繞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其大愕，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之命。道人乃竟取繒，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縉紳家聞其異，招與游。從此道日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拜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于水西亭報茗，意之飲至期，各于案頭淨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偃倭出迎，既入則空亭寂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代奔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櫪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趨覘望，則見憧憧者往來于中屏幔床几亦復都有，即有人一，者傳送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尊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受授，惟顧而笑。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肯酒散馥，悉炙騰薰，皆自壁中傳出。而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憲外茫，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佳集，可惜無蓮花點綴。眾俱唯，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窓眺曠，果見弥

望青蔥間以蕊蕊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為異。遣吏人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心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公甚悅之。携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醪。每以一斗為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為辭。道人笑謂客曰。君必欲滿若鬢。索之貧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刻出。遍斟坐上。與公所藏更無殊別。盡懼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缺則封固宛然。而空無物矣。心竊愜怒。執以為妖。答之杖。緣加公覺股暴痛。再加鬻肉。欲裂。道人雖聲嘶。塔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過于金陵。衣裝如改問之。笑不語。

陽武戾

陽武戾薛公祿膠之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公牧其處。輒見蛇兔。聞草菜中。以為異。因請于主人。為宅兆。構茅而居。烏浚數年。太夫人臨蓐。值雨。驟至。遣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而戶中。見舍上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這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兩指揮護守門戶也。嗟而去。戾既長。始而垂鼻。淨殊不聰。賴島中薛姓。故

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戍十八歲人以太慈生無與為婚忽自謂凡曰大哥恹恹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當任此役兄喜即配婢戍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趨行緣及數武崖石崩墜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戍自其勇健非常非采頤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預啟開襲戍某公堯無子止有遺腹因暫以旁支代凡世封家進御者有娠即以上聞官遣媒媾媪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媪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支謀之以為非薛產官叔諸媪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醉于酒戚黨多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為人滑稽善詼容典語此亦醉後語之使酒罵坐忤客怒一坐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謂左袒容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之人來扶持以歸繞置床上四肢盡厥撫之奄然氣盡傷所負有早情人擊去移時至一府署縵碧為瓦世間無其壯麗全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論開啟回顧皂帽人怒自如牛又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角口或無大罪過忽堂上一吏宣言使訟獄者數翼日早候庭于是堂下人紛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着縮首立肆辱下皂帽人怒

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而何性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
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臬帽人曰顛酒賊若酷自啗便
有用度揜揜得再支吾若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
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之賈氏死已數載繆
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顛臬
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
出酒食圍坐相飲賈曰問曰舍甥何事遂煩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
詣浮羅君過令甥顛嘗使我掙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
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荅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等輩

繆在側聞二人言敲悚汗下蓋若不能舉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感酌
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歸駕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帶弟
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時每三盃後啣之尋人疵小不
合輒搥門裸罵猶謂穉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
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醜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釋
釋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亦
未必便能記憶我委曲與靈言說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
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曰煩舅自備解安毋必
當婿才補債實諾之繆即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來覘望實請問語

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聲所有用歷契餘待甥歸從密
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廖淨如許買曰只金幣錢紙百
捉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
瞻實囑曰遠蕩道諾而出見街里買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
盡狂狴似是圍對門一酒肆給之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
潦滄動深不可底方跼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
類則類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出握手權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
道契闊繆慶幸中又逢故知傾懷盡醕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
漸絮之瑕疵翁曰教載不見甚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聞翁

凍言爾耶益憤擊卓頓罵翁晚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持翁帽

臣死且不

避言見翁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刺刃如

多言廉言

麻刺穿腸蹙堅難動搖痛徹骨髓黑水羊雜洩穢腫吸入喉更不可

過岸上人觀笑如堵並魚一引援者時方危急實忽至望見大驚提
携以歸曰子不可為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去受斧鑿繆

大惧泣言知罪矣實乃曰遠東靈至候汝為養汝乃飲蕩不歸渠忙
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為期子歸宜急措置
夜于村莽曠中呼男名焚之此急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行送之
郊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益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卧三日家人

謂其醉死而臭氣隱々如懸絲是日蘊大嘔々出黑瀟數斗身不可
聞吐已汗濕裯禱氣味薰葦舉叶物無別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
刺處痛腫隔夜成創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
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
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々然不敢復縱
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々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
萌一日飲于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閭戶逕去繆噪踰時其
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日便償爾負復償爾負言
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或酒文心悟々為 伯倫草草

虎子趙成帝

趙城姬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為虎所噬姬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
訴于宰々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姬愈號咷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
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縱之語為由爾歸我使捉虎償殺人罪姬伏不
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許宰無奈之即判捉虎問諸役誰能往者隸名
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姬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偽局
姑以辭姬投耳因不甚為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
甚請謀由謀中謀捉虎便須拘自獵戶魏華十身有能探虎定宰即判獵虎捕之
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莫得一虎庶可電責月餘受杖數百竟不以獲

冤苦罔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
 被啞啞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
 出縲索繫虎頸虎帖耳受縛彳亍連蹙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領之
 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媼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
 爾能為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領之乃釋縛令去媼方怨宰之不殺虎以
 償子也遂旦啟扉則有死鹿媼貨其肉羊用以資度自是以為常時啣金
 之席在內龍輓則良烏擲庭中媼湛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之來時卧簷下竟日
 不去人言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媼死虎來吼于堂中媼素所積縛可營葬
 富里郭氏義席及此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時
 始去土人義立虎祠于東郊至今猶存
之夕降我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
 中以尾擊柳之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抵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
 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項上以刺刀攫其首顛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頰上

羊肉已破裂云

武枝

李超字魁吾濬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能啗之僧甚感荷
 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岩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

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蓋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謂之然交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踞僧環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遠遊南北固有其對偶造塵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場觀者填溢尼告眾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场一撲為戲如是三言眾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技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總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李因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汝師耶若尔不心較手足顛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憊德史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欺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頗頹問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因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躍立尼躡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益浪近來幸勿罪李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齒莽惹他何為李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王院亭先生云此尼亦深踪跡詭異不可測

又云李勇之技少林嵩

外家武嘗張三峰為內家三峰之後有閩中人王宗傳温州陳州同州

丈

同明嘉靖間人故今高家之傳盛於浙東順治中王采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斬人也而空無事讀李趙事始末因識於後阮亭書 征南之後又有僧耳僧尾者以僧也

康熙間有術人攜一極小人長尺許投以錢則啓極小出唱曲而退至極披掌負索極入者細察小人出苑初不敢言固詰之始曾述其御族蓋讀書童子自歎中歸為術人所迷投技以某四俗暴徇彼遂携之以為戲其術忌殺術人番童子察醫之尚未得其方也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慢投毒味未甚值章封而置之積年餘夜適思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此賦啟封嗅之芳烈噴溢腸脾涎流不可制止取瓊樽嘗身苦勸諫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飽食而死矣一瓊既盡倒瓶再斟妻為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腰痛口噤中使而卒妻疑為備棺木行入殮穴次夜忽有笑人八身長不滿三尺逕就寢以甌水灌之豁然相魅叩而語之曰我狐仙也適又夫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攜過君家故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使妾以餘藥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丘行素者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活輾轉不可得恐自是代之以醋謀諸婦啜之丘固強之乃喂醴以進壺既盡始解不甘寢次

獨盡酒之資遣僕代沽道遇伯弟某辰語知其致因疑嫂不肯為
兄詳自僕言天人之家中其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恐再一盡則醋
瓶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罍初滿即毒藥借目之况醋乎此亦不
薄矣

羅刹海市

形如第

逼似唐人小說矣

儂黃梁或云太醜鴻亭云正是喚醒他元微之云千恩萬

喚醒人向使吾亦終不醒

孤訪水注意孤姓但不知何人為名何為

念禮再一首淨尤佳

酬酢志異

言 跼蹐

諸生王文東昌介誠篤薄游於禁邊寺可於於善仍步門外遇里戚趙東
 大賈也常救年不歸見王相執其後復還臨好至其所有笑坐室中際性
 步趙東之南拒之趙呼曰王可趙與王可趙與王可趙與王可趙與王可
 詔溫浩王問此何處所答云此是小小廟也余聞之喜嘗依牀寢訪剛記于
 出王騎促不安離席告別趙曰復何言也
 廟前目含青儀皮喇婉婉神仙也
 曰此妖說又小子跼蹐年十一大漢



徑門外過望見二林波也
笑便問鹿首可八趙

欲言必隨因行不言去劫又嚴請之

性渴烈必當不允故許以十金為助王

果少之跼蹐言於母曰母曰昔我不作

人報母有日勿以區區放却財神去媪以女

之使婢邀王即趙難中悔加金付媪王與女歡

正欲陔家遺綆義即至重若個囊博此

惡妾委風塵實非所願未敢為可託此

聽誰鼓已三下矣女急易男裝艸覺心

主人靡王政泛雙衛托以急務命僕便發女以解緊僕收並驢身上促纏極馳
目不容啓身但聞風滿平州空漢江祝屋而止王驚其異女曰言之得無懼乎
妾非人狐耳母貪漁利遭虐遇心所積懣今幸脫苦海百里外即非所知可幸無
恙王略無疑二從容曰室對芙蓉家徒四壁實難自慰恐終見棄置女伺為
此慮今市貨皆可居三救曰淡薄亦可自恰可鬻驢子作資本王如言即門前
設小肆王與僕人躬同操作膏酒飯糗其中女作板肩刺荷囊日獲贏餘願贖
其優積年餘漸能蓄婢媪王自是不著犢鼻但課督而已女一日悄悲忽悲曰今
夜合有難作奈何王問之女曰母已知妾消息必見凌逼若遣姊來吾無憂恐母自
空身位已央自慶曰不妨阿姊來矣居無幾娘子排闥入女笑曰娘子罵曰婢子不
信隨人逃匿若母令妹傳舌即出索子繫女頸女怒曰汝一者得何作此言
粹女斷於家中婢媪皆集妮子惧奔出苦姊歸母必自至大禍不遠可速作計
急辦裝將更播遷媪忽掩入怒容可掬曰我固知婢子無禮須自來也女迎跪哀
啼媪不言揪髮捉去王徘徊悵惘眼食都廢急詣六河縣得賄贖至則門
庭如故人物已非阿之居人俱不知其所在徒悼喪而返於是俵散客旅囊首東
歸後數年偶入燕都過育嬰堂見一兒七八歲僕人怪似其主及復凝注之王
阿看兒何說僕突以對王亦笑細視兒風度磊落自念之嗣因其肯已愛而
贖之詰其名曰稱王致王曰子棄之襁褓何知姓氏曰本師嘗言得我時曾前有
字書山東王文之子王大駭曰我即王文烏符有子念必同己姓名者心竊喜甚

愛惜之及歸見者不問而知為王生子孜漸長孔武有力喜田獵不務生產樂
聞好殺王亦不能相制之又自言能見鬼狐恙不之信會皇中有患狐者請孜
往覘之室則指狐隱處令數人隨指處擊之即聞狐鳴毛血下落自是遂
安由是益異之王一日游市廛忽遇趙東樓巾袍不整形色枯黯驚問采
趙惔然請問王乃偕歸命酒趙曰妲得鰥頭橫施楚掠北徙又欲奪其志女
矢死不二因囚逼之生一男棄諸曲巷聞在育嬰堂想已長成此君遺禮也王出
涕曰天幸孽兒已歸因述本末問君何落拓至此某曰今而知青樓之好不可過
認真也天何言先是媪北徙趙以負販送之貨重難遷者恙以賤售途中脚直
供億煩費不肯因大虧損妮子索取七奢數年萬金十滿然媪見牀頭金盡且
夕如眼妮子漸寄貴家宿恒數夕不歸趙憤激不可耐遂無念遂遣媪他出
鰥頭自窗中呼趙曰柵欄中原無情好所徇膠者錢耳君依戀不去將撥奇
福趙惧如夢初醒臨行竊往視女授書使達王趙乃歸因以此情為王述之
即出鰥頭書云知孜兒已在膝下矣妾之厄難東樓若君自能徇恙前世孽
天何可言妾為室之中時無天日鞭創裂膚飢父煎心易一晨昏如歷年歲
磨如不忘漢上雪夜單衣迭互煖抱時當與兒謀必能脫妾於厄毋幼雖恐
要是骨肉但囑勿致傷殘是所願耳王讀之泣不自禁以金帛贈趙而去時孜
年十八矣王為述前後因示母書孜怒誓欲裂帛即日赴都謁吳媪居則車馬方
而孜直入妮子方與湖客歡望見孜愕立變色孜驟進敘之宿客大駭以為

魁及視女尸已化為狐狡持刃逕入見媪媪婢作羹狡奔近室門媪忽不見狡四顧急抽矢望屋梁射之狐貫心而墜遂決其首尋得母所投石破扇母子各失聲母問媪曰已誅之母答曰兒何不聽言言命持荏苒郊野狡偽訪之刺其皮而藏之檢媪相篋蓋金貫奉母而歸夫婦重諧悲喜交足問媪言在吾囊中救馮剛之出兩革以報母怒罵曰忤此兒何得此為號慟自掘轉側欲死王極力撫慰兒墜革狡急曰今得安樂所相忘槿焚即母益怒啼不止狡莖皮反報始稍釋王自女歸蒙益感心德趙報以巨金趙始知媪母子皆狐也狡承奉甚孝恐誤觸之則惡聲暴吼女謂王曰兒有物初不刺去之終當殺人倘三夜伺夜睡潛繫其手足狡醒曰杖無罪王曰將醫爾瘡其勿苦狡大呼轉側不可開女以巨針刺踝骨側深三四分許力掘齒其惡有聲又於肘間掘之如之已乃釋縛拍令安卧天明奔候父母涕泣曰兒早夜憶昔所行卻非人類使母大喜從此溫和如常處女御里賢之

異史氏曰：狐也，不謂有狐而收者，至狐而鵠則歎而禽矣。據理傷倫，其何足怪？至百折千磨之死靡他，他人類所難而乃於狐也，得之乎？唐若謂魏徵饒更斌媚吾於螭頭亦云。

酒虫

長山劉氏體肥嗜飲，每獨酌，輒盡一甕，負郭田三百畝，輒半種黍而家豪富，不以飲為累也。一番傳見之，謂其身有異疾，劉答言：無傳，曰：君飲嘗不醉。

否曰有之曰此酒蟲也劉愕然便求醫療曰易身阿需何藥俱言不頂但令於
日中俯臥繫手足去首半尺許置良醞一器板時燥渴思飲為極酒香鼻
勝又上熾而苦不得飲忍覺咽中暴痒哇有物出直墮酒中解縛視之亦
而長三寸許蠕動如游魚口眼若備劉驚謝酌以金不受但乞其蟲阿將
何用曰此酒之精甕中貯水入蟲攪之即成佳釀劉便試之果慙劉自是惡酒
如仇禮漸瘦家亦日貧後飲食空不能給

吳史氏曰日盡一石無損其富不飲一斗適以益多自言飲啄固有數乎或

言蟲是劉之福非劉之病僧愚之以成其術然歟否歟

本鄉美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滌河上見一人荷竹筐牽巨大二於篋中出木雕

餘子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小錦囊被自便令跨坐去道已吠

自起學解馬作諸劇聲而杖箠腰而尾翬跳非起立靈變不訛又作如聲

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大泛之船若頻回頭羊裘兒揚鞭

追逐真如生者

封三娘

廿二娘曠城登酒之少女豔美騷雅无絶父母鍾愛之求聘者輒令自擇
女恒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
喜聞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八絶代妹也悅而好之轉
用盼淫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子嘗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入言果不虛謬十

一娘亦審里居女答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
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留守門戶故不
得來十二娘將婦封凝眸發涕十二娘亦惻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繡戶
妾素無段孽子親慮致訛嫌十二娘固邀之答俟異日十二娘乃脫金釵股贈
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為報十二娘既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
不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訊得故人於近村探訪並無知者
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褥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
來窺頷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蒼然遂下十二娘驚喜傾起
曳坐褥問責其負約且問所來答曰每家去此高遠時來舅家作耍前

言近村者保舅家耳別後懸恩懸恩自賤者世賈人交留未登此先
衷慚作恐為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徑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攀望
莫是小姐今果如願十二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洵秘密造言生
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十二娘訪偕婦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為姊
妹衣履屢寫輒易易看見人來則懷匿天幙積五六月公及夫人頗聞之
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具吾兒友也因謂十二娘閨中有良友我
兩人所歡胡不早白十一娘因違封意夫人頗謂三娘伴吾兒極所忻慰何味之
封眉暈滿頰嘿愁拈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自門外匆
望奔入泣曰我固謂不可番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少年丈夫

橫來相下寺而得逃如此後何面目十一女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妾痴兒會
告夫人杖責之封堅辭欲去十二娘請侍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
牆耳十二娘知不可晉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
惋如失位僮後數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泛老嫗來婢喜拜問封亦
惻惻訊十一娘與君婢捉袂曰三姑過我家姑矜欲死封曰我亦思之但不樂使
家人知婦啓園門我自空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笑相見
各道剛潤綿不寐視婢于眠熟乃起移與十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娘子未
守以才色門地何患無貴介婿然仇袴兒教不足教如欲得佳偶請無以貧富
論十一娘惑之封曰舊年避逅處處今復道場明日再煩一往當令見一如意即
若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差昧爽封去仍僕出關若十一娘與封去已先在明
覽一周十二娘便邀同車携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
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娘略睨之封別曰娘子先歸我即從至入暮果至曰我滿物
色其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二娘知其貧不以為可封曰娘子何亦墮世情哉
此今尚長貧賤者余當挾眸子不沒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得一物
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妙何物父母在不遂如何封曰妾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
堅生死何可奪也十二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來報前
好耳請即別即以所贈金鳳釵鑿命贈之十一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
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艷婦涉冥想一更向盡

封三娘歎門而入燭之識為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封氏此乃十二娘之妾也生大
悅不暇細審遂前擁抱封拒曰妾非子遂了曾在生十二娘前締永好請債來也
生愕然不信封乃以釵示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注若此僕不得十二娘寧終繆
耳封遂去生詰旦說鄰媪語此乃夫人夫人曾之克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二娘知之心失
所望深怨封之恨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矢之又數日有其紳為子求婚恐不諧
浼邑宰作伐時其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二娘十二娘不樂母詰之嘆不言
但有涕泪使人詰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怒竟許其紳家且疑十二娘有私意
於生遂謂吉運成禮十二娘念不食日惟祝計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自戕夫人
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縊舉宅驚沸三悔無所及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
命憤恨欲絕忽巡探訪得異渡挽察知侯有主念火中燒萬慮俱斷笑未幾
聞玉葬香埋慟悲畏恨不沒眾人俱死向晚出門喜將乘昏夜一哭十二娘之
墓歎有一人來止之則封三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茫然曰卿不知十二娘正耶封曰
我所謂就者止以其止可急強家人發家我有異藥能令蘇生忘之發墓破棺後
掩其穴生自負尸與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酒時而蘇願見三娘問此何所封
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惧漏洩相將去五十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
十二娘泣嚮作伴使別院居因賃備葬之飾用為資度亦稱小有封每遇生來輒走
避十二娘泣容曰吾姊妹骨而不膏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
異訣吐納可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二娘笑曰世傳養生術行牛充棟行而效者誰也

封曰妾所得非世人所知世傳並非真訣惟華陀立禽圖信為不妄凡修煉家無非
欲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亡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二娘陰與生謀使偽為遠出
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入污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笑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
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二娘告以誠言而哀讞之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
綠膽農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番則魔
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速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妻驚嘆久之逾年生御
曾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愧悔不見回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
恭公愧怒疑生懷薄生請則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家方大驚喜
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伸以闕即發覺父子充途海軍十二娘始歸
寧焉

狐夢

余友畢怡庵僑儻不羣其象從自喜貌豐肥多髯士林知名嘗以故室封刺
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母續青風傳心輒向往恨不一
遇因於樓上捫想凝思既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
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雅尤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
狐也蒙君注意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授以嘲語婦笑曰妾齒加長矣彼人不
見惡先自慚且有少女及心可侍中柳明宵無寓人於室嘗即來言已而去空
夜焚香坐榻婦果携女至態度嫵媚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即與有夙宿即

酒番此明且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曲倚坐事已笑曰犯即痴重使人不堪
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為我賀新即明日即屈同去則何所曰大姊作是
主去此不逐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惰伏案頭女忍入曰勞若久伺笑
乃握手而行倉卒告憊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
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嫩粧稱賀已將臥席婢入白二娘子坐見一女子八年可
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即頰如喜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日記
兒時與妹相撲為戲妹畏人教脇骨這呵手指即笑不可耐便怒我謂我嘗
嫁催饒國小主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鬚即刺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
三娘子怒詎也新即在側盪盪跳踊之令尊可促坐宴宴甚歡忽一少女抱一
貓至年可十二離髮未烙而艷媚入骨大娘曰此妹亦要負姊又即其無坐處
因提抱却頭取有果餌之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肢痠痛二姊曰婢子
許大身如百斤重我抱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正擇肥和耐坐乃提置畢懷
入懷香更轉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而過飲醉失儀容恐姊夫所笑
少女投以康笑以手弄貓甚感焉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乘飛矣二娘曰請以經
如為令觀者文傳嘯處則飲衆如其教坐畢輒鳴畢故裝飲連舉數觥乃知
小女子故捏令鳴也固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熱即若恐三姊怨人小女即乃
抱猫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匙于酌酒以觀視略僅容許許然飲之覺有數
斗之多比乾視之則荷其益也二娘亦欲相酌畢辭不勝酒二娘出一口指含于大於

彈丸酌曰股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合于去曰勿為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何預女事三日即君便如許親愛即畢持杯向曰盍把之膩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副襯飾工絕二娘奪罵曰猾婢何時盜人子腹子去怪道是冷水也遂起入室步為女約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便畢自婦驚然醒寤言是夢景而鼻口醜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果曰昨宵未醉死耶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更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諱必大高看今視之只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奕之為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柔或當有異居數月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不亦者存則人覺其異感奇之畢為人坦直曾無宿物微洩之女已知責曰無事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嗚呼慎密何尚爾佛慈悲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愁由此來侵疎矣積年餘一日來兀坐相向與之奕不奕與之寢不寢悵愁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弗如愁聊薦與君文字文請煩作小傳未必十載下無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秘之女曰向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則何往曰妾與姊妹為西王母徵作花鳥使不得得來曩有姊行與君家村兄臨別已三庄二女今尚未離妾與君妾無所累畢求贈言曰感氣早過自寡遂起握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涕淚分于曰彼此有老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席慰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與余抵是緡懸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筆星有光榮矣遂書之

布客

長清某販布為業客於泰安聞有術人工星命之學詣問休咎術人推之曰運數
大惡可速歸某惧裹其貫北途中遇一短衣人似是疑胥漸清與語遂相知
悅屢布餐飲呼與共啜短衣人甚德之某問所幹營答言將適長清有所
句致問為何人短衣人出牒示令自審第卽已姓名疑曰何事見句短衣人曰我
非生人乃嵩高里東四司隸役想子壽數盡矣某出涕求救鬼曰不能然牒上名
多拘隸尚需時日子速歸去處置後事我最後相告此卽所以報交好耳無何
至河際斷絕橋梁行人艱涉鬼曰子行死矣一文亦將不去請即建橋利行人
雖願煩費然於子未必無小益其然之也婦告妻子作周身具剋日鳩工建橋
久之鬼竟不空心竊疑之一日鬼忽來司我已以建橋事上報城隍轉達上真
司矣謂此一節可延壽命今牒名已除赦以報命其喜感謝後再至泰安
不忘鬼德敬賞楮錠呼名酬奠既出見短衣人短衣又遠而來曰子幾禍我適司
君方莅事幸不聞知不然奈何送之救武曰後勿復來倘有事北往自當迂
道過訪遂別而去

由農人

有農人苦於山下婦以陶器為餉食已置器壠畔向暮視之器中餘粥盡空
如是者屢心疑之因睨注以視之有狐來探首器中農人拊劬潛往力斲之狐
竊窩竄走器粟頭宮不得脫狐顯磨角器碎落出首見農人竄益急越

山帝去後數年山南有貴家女名狐纏崇勅勒無靈狐謂女曰彼上符呪能奈我何女俗之曰汝道術良深可幸我好願不知生平亦有所畏者否狐曰我固所怖但十年前在北山時嘗竊食鼠被一人戴閹豎持曲項兵幾為所戮至今猶悖女告父以思役其所畏但不知姓名居里無從酬訊會僕以故至山村向人偶道旁一人驚曰與吾曩年事適相符同將無向所逐狐今能為怪耶僕異之歸告主人主人喜即命僕馬招農人來敬白所求農人笑曰曩所遇誠有之願悉心即為此物且既能怪變豈復畏一曲農人貴家固強之使披戴如前日狀入室以鋤阜地咤曰我日覓汝不可得汝乃逃匿在此耶今相值決殺不宥言已即閉狐嗚於室農人益作怒狐即哀言乞命農人叱曰速去釋汝女見狐奉頭鼠竄而去自是遂也

章阿端

衛輝縣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相繼願以賤售生慮其直賤居之而第闕人稀東院樓亭高丈茂林亦頗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而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宴以暮坐樓亭既歸得疾數日尋斃家入益惧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悼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詬怒曰盛氣褻被獨卧荒亭中晉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被反復相搦生醒視之則一老婢摩摩其面遂頭擁腫無度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靴不堪承教婢慙斃于地遂而去少頃一廿郎自西北隅出神情

婉妙闖然空燈下怒罵何處狂狂狂居悲高卧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三侯卿討
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甚急道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
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
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小字阿端慢道此湯子剛慢不仁橫加折辱憤恨大逝
去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字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妾服役上有生人
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令驅君耳問相稱何為笑曰此婢三十年未循人道其情
可憫悲亦太不自諒矣妾之餒怯若鬼益侮弄之剛腸若不敬犯也聽鄰鐘
響斷着衣下牀曰如不見猜使當沒室入夕果空獨際益懼生曰室人不幸姐謝
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為我致之否女問益戚曰妾死二十年誰一欲念憶者若
誠多情妾當極力懇闢授生有地笑曰知尚在冥司否逾夕若生曰女子將生
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媿婢自縊死此案未結以故避晉今尚寄藥王廟下
有臨宇者妾使婢往行賄錢將來也生問卿何爾散曰凡枉死鬼不自投見門摩
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果引生妻而生執于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
去曰兩人可訪契闊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行往笑上牀偃
抱歎若平生之歡由此遂以為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日將赴山東垂離苦長奈
何生問言揮涕完離哀不自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浮暫聚共將涕詢之女請
以錢低十提杖南堂杏樹下持頭押生者俾後時日生從之空夕妻空曰早賴
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晉與連牀暮以燈恍惟恐惟盡過七八日生

以限期將^滿夫妻終夜哭阿計於女之白勢難再謀悲試為之非真皆百萬不可
生焚之如數女采喜言妾使人與押生者闕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
以他鬼代生笑自此白日亦不渡去令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四病替
阿懊懷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為鬼病生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
不然人死為鬼之死為灑鬼之畏漸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為聘巫醫曰鬼何可以
人療鄰媪王氏今行術於冥阿可往召之然去此十餘里妾是弱不能行煩君焚
芻馬生送之馬方熟即見女婢牽赤騮授後庭下轉瞬已杳女阿與一老嫗壺
騎而采繫馬廊柱媪入切女十指既而端坐首偃俛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
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為缺不妨不妨但是
病有瘳須厚我供養金百銖錢百貫感庭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噉應媪又仆
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既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感而去入視女即似稍
清醒夫妻大悅撫阿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輒見冤鬼命也因
泣下赴宿病益沈殆曲體輒粟妾有所睹拉生同卧以首入懷似畏撲捉生一
起則驚叫不寧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為計會生他出半日而婦聞妻哭聲驚
阿則端娘已斃牀上委屍猶存啓之白骨儼然生大慟以生人祀茲於祖墓之側
一夜妻夢中嗚咽搖而阿之答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為灑鬼怒其改節泉
不啻恨索命去之我作道場生早起即將如教妻止之曰度鬼非若所可與力也
乃起去踰剎而采曰余已令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送之日方落僧

衆畢集金饒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胎再生殊不聞道場既畢妻又夢端娘
來謝言寃已解矣將生作域隍之女煩為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惧久之漸習
生不在則隔窗啓窺一夜向生啼曰前日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甚急恐
不能久聚笑歎曰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子生
皇遽求策曰是不可為也則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
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皆漸就漸拭笑生母獨宿有亭中異有他遇終亦寤
然人心遂安

餽餽媪

韓生居別墅手載瀛蓋始返一夜妻卧聞人行聲視之爐中煤火熾耀甚
明見一媪可八九十雞皮囊背衰駘一數向女曰食餽餽否女惧不敢應媪
遂以鐵箸撥火加釜其上又注以水俄聞湯沸媪掠襟落腰索出餽餽數十
枚投湯中磨之有聲自言待尋筋朮遂出門去女乘媪去急起捉釜傾置
後蒙板而卧少刻媪空逼問釜湯所在女大惧而號家人盡醒媪始去陪竇
始視則土斃虫數十堆累其中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媪亦七十八歲自多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
汝質販平準賜予一子醒以告媪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生何由生子無何媪懷
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花姑子

安幼輿陝之掖貢生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輒不惜重資釋之會舅家喪甚狂助執紼暮歸路逢華岳迷窟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數武中歛見一叟偃倭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御宇老夫來可送去其茅廬可以下榻安大悅遂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姬出啓闌曰卽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命隨事具食又謂姬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娘子不能行步可喚花姑子來釀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斜眄安視之芳容韶華殆類天仙叟領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爐女郎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答云老天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四家少婢僕若非他人遂敢出妻見子幸勿哂也安問婿家何里答言尚未安替其惡麗稱不容口更方護抱忽聞女郎驚號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若大婢孺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菊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豎蓬一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貧此生涯致酒騰沸蒙君子獲譽豈不信死安嘗語之眉目袍服製甚精工替曰雖近兒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女郎來行酒嬌態含笑休不信潘安注目情動忽聞姬呼叟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花魂失欲通媒妁望其不遂如何女把盞向父嘿若不聞屢問不對生漸入室女起厲色曰狂郎入闥將何為生長踈哀之女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猱接膝

極女顛聲疾呼。更復遠入。問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恨如送客。向父曰。適嬰子難。非即君來。盡于驅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安益德之魂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更設袒裋。鬪罪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即浼交好者。造言。廬求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則絕壁峻。岩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歸。並忘食。寢。因此得介督之疾。強啖湯粥。則嘔啞欲吐。滑亂中。輒呼花娘子。家人不解。但從環伺之。氣勢帖危。夜守者困急。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搦而枕之。略開眸。則花娘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其郎。潸涕墜。女傾頭笑曰。痴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兩手為按太陽穴。安覺腦麻。奇香穿鼻沁骨。按刺忽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當汝相望。又於繡袂中出救蒸餅。置床頭。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愈。扞餅啜之。不知何物。何料甘美非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慚慚酣睡。辰分始醒。如釋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慮女來不得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悲悅局踈。未幾。女果至。笑曰。痴郎子不謝坐耶。安喜極。抱與獨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險家。始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恐恐幸早別圖。安嘿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之。夜奔。固不可常諧。抗儼亦不能安。聞言。邑邑而悲。女曰。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遠。

遠。卿。微。之。步。何。遂。能。來。白。妾。固。未。歸。東。頭。聾。媪。我。姨。行。為。若。故。淹。留。至。今。不。中。恐。所。疑。怪。安。與。同。食。但。覺。氣。息。匪。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物。遂。致。侵。肌。骨。女。曰。妾。任。果。便。麻。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何。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伺。待。偕。至。舊。所。叟。媪。歡。迎。酒。肴。無。隹。品。雜。其。黎。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顧。頭。涉。髮。念。矣。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繁。不。寢。致。勞。久。待。澳。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一。年。之。別。安。驚。問。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蓋。此。夜。耳。安。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阿。夜。色。漸。曙。叟。忽。闖。然。入。罵。曰。婢。子。玷。我。清。阿。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艸。奔。去。叟。亦。出。且。行。且。詈。安。驚。屏。匿。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教。日。徘徊。心。景。治。不。可。過。因。思。夜。往。踰。墻。以。觀。其。便。叟。因。言。有。恩。即。令。常。洩。官。無。大。謹。遂。乘。夜。窺。牖。探。握。山。中。迷。阿。不。知。所。往。大。怖。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閉。阿。高。扛。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訊。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阿。昏。夜。何。人。詢。章。氏。女。曰。是。吾。親。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阿。章。也。此。是。渠。姪。家。花。姑。即。今。在。此。容。傳。曰。之。入。未。幾。即。出。邀。安。俟。登。廊。舍。花。姑。趨。出。迎。謂。青。衣。曰。安。即。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牀。寢。切。阿。携。手。入。幃。安。問。於。家。何。別。無。人。女。曰。始。他。出。曾。妾。代。守。幸。與。郎。遇。豈。非。夙。宿。然。優。傍。之。際。覺。甚。寢。惺。心。疑。有。異。女。抱。安。頭。處。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而。身。若。巨。綆。之。傳。少。時。惘。然。不。覺。寤。安。不。歸。家。中。逐。若。窮。人。跡。或。言。暮。遇。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崖。

下驚怪莫察其由。昇婦衆方聚哭。一女郎來。自門外嗽啣而合。撫尸捺鼻。涕洟其中。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室。其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殮也。衆不知何人。方得啓門。女救不為禮。急涕泣出。晉之不顧。尾其後。轉瞬已逝。摩疑為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忍甦。反側以呻。家人盡誅。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出青艸一束。燻湯并許。即林頭進之。頃刻能言。嘆曰。升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蛇精。胃毒也。前道時。所見燈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回白骨也。乃曰。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若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曾獵。擲而放之。否曰。悉其有之。白是即妾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若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閻摩王。閻摩王弗善也。父願

壞道代即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邂逅幸耳。然若難生。必且棲痺不仁。得蛇血令酒飲之。病乃可除。生啣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地林。其穴在老崖中。可於晴時聚草。焚之。外以強弩。飛筒。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不能終事。實所哀憐。然為若改業。行已捐其七。幸憫宥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嬰女歲。後當相寄耳。流涕而去。安徑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冲烟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隹。是家人婦。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肢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綈席抱嬰。覓授之。曰。吾女致言。即若。方欲討訖。潛不復見。啓襪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驗。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非定論也。蒙恩啣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惡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憨，可知憨者慧之極，憨者情之至也。仙乎！仙乎！

武孝廉

武孝廉石其業，嘗赴郡將求銓叙。至德州，暴病，唾血不起。長卧舟中，僕僕營金以去。石大恙，病益加，資糧斷絕。榜人謀委棄之，會有女子乘船夜來，臨泊，聞之。自願以舟載石，榜人悅。扶石登舟，石視之，婦四十餘，被服繫鹿神采，猶呻以感謝。婦臨審曰：「君夙有瘵，根今魂魄已遊墟墓。石聞之，嗷然哀哭。婦曰：「我有丸藥能起死，苟病瘵勿相忘。石泣矢盟。婦乃以藥餌石。半日覺少，痊。婦即榻供甘旨，殷勤過於夫婦。石益德之。月餘，病良已。石膝行而前，敬之如母。婦曰：「妾貧獨無依，如不以乞，妾見憎。願侍巾櫛。時石三十餘，妻偶經年，聞之喜，慚過望。遂相蒸好。婦乃出藏金，使人都營，幹相約返。與同歸。石赴都，資緣，娶得本省司閩餘金，而鞍馬冠蓋赫奕。因念婦，爰已高，然非良偶，因以百金聘王氏女為偶。室中悚怯，恐婦聞知，遂避德州道迂途，屢任年餘，不通音耗。有石中表偶至德州，與婦為鄰，婦知之，詣闕石，况某以實對。婦大罵，因苦以情。某亦代為不平。慰解曰：「丞署中務冗，尚未暇，遣乞修尺一書為嫂寄之。婦如其言，其敬以禮。石殊不置意。又年餘，婦自往歸。石止於旅舍，託官署者司，肩者通。姓氏石令絕之一日，方燕飲，聞喧聲，釋杯，凝聽，則娟已塞窗。塵入矣。石大駭，面色

如主婦指罵曰憚情即安樂耶試思富者貴何所自來我與汝情分不薄即欲置婢妾相謀何害石累之屏氣不能沒作聲久之長跽自投跪辭乞宥婦氣稍平石與王氏謀使以妹禮見婦王氏雅不欲石固哀之乃往王拜婦亦答拜曰妹而惧我非惶姑者曩事實人情所不堪即妹亦當不顧有是即逐為王緬述本末王亦憤恨因與文告石不能自為地惟求自贖遂相安帖初婦之未入也石戒閨人勿通至此怒閨人陰詰讓之閨人曰言管鑰未發無入者不服石疑之而不放閨婦面雖笑言而終非所好也幸婦姍婉不爭夕三餐後掩闥早眠遂不問良人夜宿何所王初猶自危見其如此益敬之厥旦往朝如事姑婢婦御下寬和有聲而明察若神一日石失印授合署涕騰扇還往無所為計媼笑言勿憂獨升可得石泣之果得之叩其故輒笑不言隱約似知盜者姓名然終不肯洩君之終歲察其行多異石疑其非人常於寢后使人聞聽之但聞牀上終夜作振衣聲亦不知其為何媼與王極相憐愛一日石以匙臬司未歸婦與王飲不覺過醉就卧席間化而為狐王憐之而後以錦褥未幾石入王告以異后欲殺之王曰即狐何負於君君不聽言覓佩刀而婦已醒罵曰虺蝎之行而豺狼之心不可以久居暑所咳藥乞賜還也即埋石面石覺森寒如洗冰水喉中習習作瘡嘔出則丸藥如故婦拾之念慙逕出追之已杳石中夜奮驚作血嗽不止半成而死

異史氏曰石孝廉翻書者書生或言其折節能下士語人如恐傷壯年姓謝

士林悼之空聞其負狐婦一事則與李十郎何以少異

新西湖主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泛副將軍賈倌作記室泊舟洞庭通循得龍
浮水面雷射之中背有魚脚龍尾不去並獲之鎖置梳阿奄存氣息而龍吻
張翁似求援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携有金劍藥齏敷患死從之水
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半脣生北婦渡徑洞庭大風覆舟幸扳一竹鹿漂泊終夜
往不而止接岸方并有浮尸從空則其僮僕力引出之已就斃死矣惻怛無聊坐對
想息但見小山峯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自暝明以及辰後悵之靡之
忽僮僕收體微動喜而桐之無何嘔水救斗醒然頓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
燥可着而朽腸輒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異有村落後空午山開嘔滴
聲方疑聽所有一女即乘駿馬來騎如撒井各以紅綃抹額鬢插雉尾著小
神紫衣腰束綵錦一狹彈一臂青鞵度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奔逐皆
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就問之答曰此西湖玉獵首
山也生述所采且告之悔馭卒解裹糧授之囑曰且即遠避犯駕當死生惧疾趨
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生閣者近臨之粉垣圍池溪水橫流朱門半落石橋
通鳥攀扉一望則臺榭環雲擬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了遠巡而入橫落
辟路香花撲人過數折曲榭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山鳥一
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目快心俗非人世穿過小亭有歌聲

一架上與雲齊而眉索沉々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闈怯怯未敢深入俄聞馬騰
於門似有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近聞一女子曰今日微與
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是公主射得雁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狂裝數軍
擁一女卽坐亭上坐充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鬢髮多斂霧縷細鵞風玉耳並瓊英
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芳惠香噴如堆錦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
勞頓尚能鞦韆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提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
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履輕如飛燕蹏入雲霄已而扶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
嘻笑而去生睨良久神志飛揚道人聲阮窅出詣鞦韆下徘徊凝想見離下
有紅巾知為羣羨所遺喜內袖中登其亭了見案上設有文具遂題巾曰雅藏
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恐相妬莫信凌波上九天題已
吟誦而出復尋琴故區則重門扃鎖矣踟躕問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幾盡
一女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能垂拯女問拾得巾否生曰有之
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驚曰汝死無心矣公主所常御塗鴉君此何能為地生
夫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蘊藉欲以私意相全公
孽乃自作將何為計遂呈一巾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翎惟延頸俟死迂久
女漫來潛加負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徧展然無怒容或當放君去耳
姑耐守勿得攀樹躡垣發覺不宥笑曰已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殍中
憂過如欲死無何女子挑燈至一婢提壺盪出酒食餉生急問消息女云適

我來明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懲讎且死公主沉思云深上使教渠何之遂
命觀君食此非惡耗也生佃惶終役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後
類女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屠瀆告既而斜日西轉眺望方
殷女子分息急奔而入曰殆矣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之展中抵地大罵狂僮
禍不遠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跽請教忽聞人語修挈女攜手避去數人持
索洵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即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妃
來返身急去少間來曰王妃請陳即入生戰慄從之徑數十門戶至一宮殿碧箔
銀鈎即有美姬榻簾唱陳即至上一麗者祀服炫冶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
臣幸怨生命妃急起自思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迂佳客罪何
可贖即設華筵酌以饌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
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日即遣奉侍生喜出非望神愴恍而無恙日方暮合一
婢前白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教習階上悉踐花開堂藩
闥處皆寵嬪數十妖姬扶公主交非靡其蘭之氣充溢殿庭既而相將入幃
而相傾愛生曰羈旅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污芳巾得免各鑽母笑反賜姻好
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揚江王女舊歲歸寧偶游湖上為流矢所
中蒙君悅免又賜刀圭之藥一劑驚佩常不去心即以非類見疑妾遂罷君
淨長生訣願與即共之生乃悟為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曰前日洞庭舟上嘗
有小魚御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見誅何避不賜絕悅笑曰實悔君才但不目主

顛倒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嘆曰卿我鮑州也餽食者誰曰阿念亦妾腹心

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責未晚耳嗣入玉何在曰從閣聖征賞

尤未歸居數旬日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甚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歸家中

聞洞庭舟覆妻子徠往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問梗塞終日思

難返又生載生忽至求為甚鄙囊中寶玉克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蒙

奢世家所不能及七八年嗣生子五人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

豐盛或嗣所遇之無少諱有重帷之文梁子俊者宦游南服十餘年歸過

洞庭見一畫舫雕楹未忘笙歌曲細後此湯烟波時有美人推窗凭眺梁目

注舫中見一少年丈夫科頭亭棹其上傍有二婢鹿按莎支摩念必甚羨

貴官而騶泛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欄酣叫生聞呼羅棹出臨

鱗首邀梁過舟見發有滿案酒霧猶漉漉生立命撤去隨之笑婢三五進酒

烹茗山海珍饈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當貴一空於此笑曰君少翹翹措

大不能發迹耶嗣適共飲何人曰山荆耳梁又異之問樵家何往答得西渡梁欲

再訪注遂命歌以侑酒一言甫畢且雷盼身內竹噲雜不復可聞言笑梁

見佳鹿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戒其個鎖魂否生笑云足下醉矣慙有

一美妾之賞可贈故人遂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係珠不難辨明我非吝惜乃

趣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復送去梁歸探諸其家則

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婦之速答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鹿蓋

駭生笑曰君慢矣僕豈有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一歲而終迨汝評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吳史氏曰竹堂鹿不沉疴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皆惻隱之一念可通也迨宮室妻妾一月而兩享其奉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妾妾貴子賢孫而無長生不死者僅得其生耳豈仙人中亦有汝陽李倫耶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收生巨疽痛不可忍晝夜嘔呻周撫肌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之愈無以為計夢父告曰母疾難治孝然此割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側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刃割脇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意而持膏敷數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即妻子亦不知也既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吳史氏曰割收為傷生之事君子不取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為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已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掣函明微賴茲芻蕘

獅子

邏邏百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平枝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問王

李久常臨胸人盡極於野見旋風蓬而來敬酌奠之後以故他適路傍
有廣第殿閣弘麗一青衣人自內出邀李自歸青衣要遮甚嚴李曰素
不識利害無恨青衣云不悞便言李姓字問誰家答云人自知之入進一層門
見一女子于足前之扉上近視其嫂也大駭李有嫂臂生惡瘡且不起者年餘矣因
自念何得至此轉疑指欲意恐畏沮却步青衣促之乃入室殿下上一人冠帶
如王者氣象威猛李跪伏莫敢仰視王者命曳起之慰之曰勿惧我以曩管樓
子杯酌欲一見相謝無他故也李心始安悉終不知其故王者又曰汝不憶曰野將與
時乎李頓悟知其為神頓首曰適見嫂氏受此惡瘡利害而之情實愴於懷之王
憐宥王者曰此甚悍如空浮是罰三年升汝兒妾盤腸而產彼陰以針刺楊上俾
至今懺悔常痛此豈有人理者李固哀之乃曰便以子故宥之婦當勸悍婦改
行李謝而出刺扉上無人矣婦視嫂之卧榻上刺血殷席時以妾拂喜故方致
詬罵李遂勸曰嫂勿憂爾今日苦若皆子日忌嫉所致嫂怒曰小郎若個好男
兒又方中媳子賢似孟姑之任即若東家眼西家宿不敢一作聲自當是小郎大
好乾綱劍下浮代弁子降伏老媪李微哂曰嫂勿怒若言其情恐欲哭不暇笑
曰便曾不溫浮王母羅中後又未與王呈香要更一眼眼中懷坦何處可用要
者李小語曰針刺人傷宜何罪嫂勃然色亦變問此言之因李苦之故嫂戰慄不已
涕泗雜而哀嘆曰吾不敢笑啼泪未乾覺痛頓止明日而瘡由是立改前轍

遂稱婦。淋後妾再產。惕復墜。針究然在焉。拔去之。腹痛乃瘳。

吳史氏曰。或謂天下悍妬如其者。止後不少。恨惟細之。漏多也。余謂不然。冥司之罰。未必無甚於釘。靡者。但無回信耳。

士偶

沂水馮姓者。娶妻王氏。琴瑟甚敦。馮早逝。王父母欲奪其志。王矢不他。妬憐其少。亦勸之。王不聽。母曰。汝志良佳。然齒太幼。兒又無出。母見有勉強於初。而貽羞於後者。固不如早嫁。猶恒情也。王正容以死自誓。母乃任之。女命壘。二月天象。每食醉。猷如生時。一夕將寢。忽見士偶人。欠伸而下。厥心愕。願即已。暴長如人。真其天也。女惧呼。母鬼止之。曰。勿瀆感。卿情好。弟壞。駭。一門有忠。自數世祖宗。皆有光榮。吾父生有損德。應無嗣。遂空。但找戎。懿。宜。司。命。苦。節。故。令。我。婦。與。汝。生。子。承。桃。緒。汝。亦。沾。福。遂。甚。好。如。早。生。雞。鴻。即。下。榻。去。如。月。餘。覺。腹。微。動。鬼。乃。泣。曰。限期已滿。送此水訣矣。遂絕。女初不言。既而腹漸大。不能隱。陰以告母。疑涉妄。然窺女。無他。大惑不解。十月果擊。男向人言之。問者固不匿。笑女亦無以自便。有里正。故與馮有卻。苦。諸。邑。令。拘。訊。鄰。人。並。無。異。言。令。曰。問。鬼。子。無。影。有。影。者。偽。也。犯。兒。日。中。影。淡。如。輕。烟。然。又。刺。兒。指。血。付。士。偶。上。三。入。無。痕。取。他。偶。塗。之。一。拭。便。去。以此信之。長數歲。口鼻言動。無一不肖馮者。羣疑始解。

長治女子

陳歡樂路之長治人有女慧美。有道士行乞。睨之而去。由是日持鉢近廬。聞適

一齋人自陳家出道士追與同行問何來齋云適過陳家推道命道士曰聞其
家有女即我中表親欲求姻好但未知其甲子齋為之迷之道士乃別而去居數日
女繡於房忽覺之麻痺漸至肢又漸空腰腹俄而暈然傾仆定踰刻始恍惚
能立將尋告母及出門則見茫茫黑波中一路如筏駁而却退門舍居廬已被
黑水滄沒又視路上行人絕少惟道士緩步於前遂遙尾之異見同鄉以相告
語走數里以來忽睹里舍視之則已家門大駭曰奔馳如許固猶在村中何向來
迷惘若此欣然入門父母尚未歸復仍空已房所繡某子履猶在榻上自覺奔
波殆極就榻想坐道士忽入女大驚欲遁道士捉而捺之女欲號則瘖不能聲
道士急以利刃剖女心女覺魂飄離殼而立四顧家舍全非惟有崩岬若覆
視道士以己心血點木人上又浸盪指詛呪女覺木人遂與己合道士喝曰自茲
當聽差遣勿得違悞遂佩戴之陳氏失女舉家惶惑尋空牛頭嶺始聞村
人傳言嶺下女子剖心而死陳奔駭果其女也注以愆辜拘嶺下居人榜掠
幾徧迄無端緒始收羣犯以待覆勘道士去數里外坐路旁柳樹下忍謂
昔今置汝第一窟往偵邑中審獄狀去當隱身煖閣上偶見官宰用印即當
趨避切記勿忘恨汝辰去已來遲一刻則以一針刺汝心中令作急痛二刻刺二
針至三針則使汝魂魄鎖域矣女聞之四体驚悚飄然遂去瞬息至官廨如
言伏閣下時嶺下羅跪堂下尚未訊詰適將鈴印公牒女未及避而印已出
匣女覺身軀重更依榻似不能勝凜然作响滿愕顧宰命再舉响如前三

舉翻墜地下衆悉聞之字起祝曰如是冤鬼當便直陳為汝昭雪女哽咽而前
歷言道士殺已狀還已狀寔寔役馳去至柳樹下道士果在担還一鞠而服人
犯乃釋案問女寃雪何婦女曰將泛大人案曰我署中無盜恐不容不如暫歸汝
家女良久曰官署即吾家我將入矣寃又聞音响已寤退入室中則夫人生女矣

義犬

潞安某甲父臨獄將死搜括囊蓄淨白金將詣郡闕詭跨驛出則所養黑
犬從之呵逐便退既走則又從之鞭逐不返逆行數十里某下騎趨路側為既
乃以石投犬始奔去其既行則犬歔歔漫漫來嚙驛尾足其怒鞭之犬嗥吠不已
忽躍在前憤齧驛首似欲阻其歸路某以為不祥益怒回騎馳逐之視犬已
遠乃返轡疾馳抵郡已暮及相樓索金止其半浴汗下魂魄都失輒轉終
夜頓念犬吠有因候闕出城徧審來途又自計南北衝衢行人如蟻遺金寃有
存理遂巡至下騎所見犬斃於湖毛汗濕如洗提耳起視則封金儼然感其
義買棺葬之人為義犬塚云

鄱陽神

翟湛持司理饒州道經鄱陽湖上有神祠停蓋游覽內雕木尊即死節臣
像翟姓一神最居末座翟曰吾家宗人何得在下遂於上易一座既而登舟大風
斷帆桅檣傾側一家哀號俄一小舟破浪而來既近官舟急挽翟登小舟於是家
人盡登審視其人與翟姓神無少異無何浪息尋之已杳

伍秋月

奉郵王島宇仙湖為人慷慨有力廣交游年十八未娶妻殞母遂游恒河歲
不返兄島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勿游將為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
他出因稅居於此旅闌上江水澄澈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人來請生移居辭不
去居半月餘夜夢女即年可十四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
以為偶入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僵卧惕息自警後交睫
夢女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
雖知非人喜亦甚浮無暇問訊真與馳驟者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不敢明
告也生始詰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遂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寄
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大疫即攢瘞闕東令與地宇亦無家誌惟正片石於
棺側曰廿秋月葬無家三十年嫁王島今已三十年后適空大喜亟欲自存寸心羞
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託事曰妾少涓陽氣欲求渡生實不禁此氣
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迎起而去次日復空坐對笑詭懽若生平拭燭登
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漫流離沾染茵褥一夕明明瑩澈小步庭中問女
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耳冥間城市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伎為畫
問生人能見之否答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來月去女矚忽若風王極力追
隨窺室一告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澁塗其面昔落之明倍平常
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雄堞在霄竊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繫三四人

過末一人恠類其兄趨近之果見駭問兄那得來兄見汪潛悲零涕言自不知何
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東禮君子何至縶絀如此便請一早卒且寬釋早不
肯殊大傲晚生志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之用度索賄良
苦弟歸宜措置生犯兄膺哭失聲早怒猛掣項索兄頓顛墜生見之忿填
骨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決早首一早喊嘶生又決之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
則禍及請即覓舟北渡歸家勿摘提播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
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吊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渺入室則亡者
已蘇便呼賊死笑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
啓闕去喪櫓人始知其沒避親友集問但偽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願頰遂渡
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女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小娘子致意
即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止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之役遇之君曰君即若
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送娟去至一城郭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門王
入見房舍頗繁寄預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久王近窗
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嗚泣二役在側撮頰捉屢引以嘲戲女啼益急一役
挽頸曰既為罪犯尚守貞耶王怒不暇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摧斬如麻篡取
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坐旅舍驚然即醒方怪幻夢之凶見秋月急啼而
立生驚起復坐告之以夢女自真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為奈何女嘆曰此有定數
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瘞占應載妾同歸日頻喚

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瘦足弱不能為若任升白耳言已憐欲出又返
身曰毒幾忘之冥追者何生時父傳杖符書言三十年後可佩夫婦乃索
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送之出去其沒處掘尺許即見棺木亦已
敗腐側有小碑果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化粘
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擺舟人倚言妹急病得送歸其家幸南風
大競甫捷已遠里門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驚願亦莫敢追言其惑生啓
衾長呼秋月三夜輒擁戶而寢日漸溫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由單
然神仙不侔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風搖曳屢欲傾側見者以為身有
此病轉更增媚每勸生曰若罪孽太深可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孝惡不
水也生素不佞佛室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之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蓋此輩無有不
可殺者也故能誅勦惡役者即為循良即循良不可謂非善也
婢將見自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鼎鑊不以為酷若人心之所快
即冥王之所害也宜罪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蓮花公主

膠州嘗旭字曉輝方晝寢見一福衣人立榻前道巡惶顧似欲有言
生問之答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之而出轉過墻屋導至一
堂廳堂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費萬戶千門向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

往來甚親。都尚褶衣人。問曰：「實即來乎？」褶衣人諾。俄一貴官出。迎見其茶。既登堂。生啓。問曰：「素既不敏。逐疎茶謁。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風結慕。深願君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答云：「少嗣自老。無一無何二女官室。以双旌導生行。入重門。見殿上一王者。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謁感不能敘辭。」王曰：「近芳鄰。緣即空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酒。數行。笙歌作於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問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卿等屬對。于人。燈桂府四座方思。生即應云：「君子愛蓮花。王天悅曰：「奇哉。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寧非風分傳語。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持珮環聲。近其闕。麝香濃。則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舉觴勸飲。目竟。因睹王似微察其意思。乃曰：「息女空相正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知。即又不解。近坐者譏之曰：「王揖君未見。王言君未聞。即生茫然。若失。懔懔自慙。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垂宥。然日忤君勤。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見君子。實慙心好。何君至而便言離也。卿既不住。亦無敢於強。若煩榮念。更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正敵。似欲附為昏。因何嘿不言。生頓足而悔。步。追恨遂已。至家。忽忽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在目。晚齋滅燭。莫。舊夢可。以復尋。而耶。郭路渺。悔嘆而已。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台。

生喜泣去。見王伏謂王曳起。世中止。偶坐曰。別後知若方思眷。謬以小女子奉裳衣。想下過嫌也。生即拜謝。王命學士大臣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白。公主妝竟。俄見見數十宮女。權公主出。以紅錦覆後首。凌波微步。挽上襪。諭與生交拜成禮。已而送歸館舍。同房溫清。窮極芳膩。生曰。有卿在。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幸。乃是夢耳。公主掩口曰。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裁為公主。勻鉛黃。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願耶。曰。臣屢為夢。恨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是動懸想耳。詎笑。天未。一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趨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幸。方圖永好。詎期孽降自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累上。一章授生。啓讀。章云。合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為非常妖異。祈早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乘一十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所過宮殿。盡成丘墟。守國臣在宮前。前類。妖蟒頭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相殿。閤。齧。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真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生隨畢。面如灰土。即有宮人奔奏。妖物生矣。隨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遠不知所為。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乞息而返。公。主方與左右。扼首哀鳴。見生入。牽。紆曰。即烏置毒。生悟。惻欲絕。乃投腕。思曰。小生負賤。慚無舍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未幾。室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務致國多矣。恐妾後。

采。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送。生難之。公主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
即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勸止。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
也。而耳畔啼聲。嚶々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蜂子三頭。飛鳴枕上。大呼怪事。
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詫為異。共起視蜂。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
為營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監兩堵。而羣蜂自墻外來。絡繹如繩。頂尖
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園也。園中蜂一。方三十餘年矣。生息
頗繁。或以生事告翁。覘之。蜂戶窸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又許。捉而
殺之。乃知巨蜂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恣息更盛。亦無他異。

綠衣女

于生名環。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仗方板誦。遇一女子在窗外。贊曰。于
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問女已。推扉笑入。曰。勤讀哉。于驚
起視之。綠衣長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因詰里居。女曰。君視吾當。非能咋啞者。
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嘗處羅襦。既解腰紉。殆不盈握。更穿方盡。翩
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酌。談吐。問妙辭。音律。于曰。卿聲嬌。倘度一曲。必
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視。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聞。若
必欲之。請便。馥醜。但口微聲。示意可耳。遂以蓮鉤。輕點之。牀歌云。樹上烏臼
馬。聽奴中。上。仗。敢。不。怨。繡。鞋。濕。松。塔。即。無。伴。聲。細。如。管。絃。可。辨。認。而。靜。聽。之。
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啓門。窺曰。妨窗外有人。遂屋周視。乃入。性曰。卿何疑。

懼之深矣。曰：誘云偷生鬼子，常畏人毒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子之分，始止乎于急，則之甘，自妾心動，妾祿蓋矣。于慰之曰：心動眼開，蓋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懽，妾相綢繆，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啓關，徘徊返曰：不知何故，惺惺心怯，乞送我出門。于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許望我，踰垣去。若方歸，于曰：諸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欲歸寢，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回顧無跡，聲轉聞，舉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搏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笑捉歸室中，置案頭，待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所，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謝字，類展以異，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蔡氏

龍門謝中條，苻桃，遠無行三十餘喪，遺二子一女。晨夕啼號，縈累甚苦。謀聘蔡室，低言中未就，暫僱傭媪撫于。女一日翔步山途，忽一婦人出其後，待以窺覷，是好女子，年二十許，心悅之。戲曰：娘子獨行，不畏怖耶？婦走不對。又曰：娘子微步山徑，殊難，婦仍不顧。謝四望無人，近身側，遠涉于其挽曳，入幽谷，將以強合。婦怒，呼曰：何處強人！橫來相侵，謝牽挽而行，更不休止。婦步屐，跌蹶困窘，若無計，乃曰：燕婉之求，乃若此耶！後我當相就耳。謝泣之，偕入靜壑，野合既，遂相欣愛。婦問其里居姓氏，謝以實告。既亦問婦，言妾蔡氏，不幸早寡，姑又媚後，塊然一身，無所依倚，故常望母家耳。謝曰：我亦鰥也，能相泛乎？婦問：君有子女，無也？謝曰：實不相欺，若論枕席之事，交好者亦爾不之，祇是兒啼女

哭令人不耐。婦岸躡曰：此大難事。觀君衣服襟履，疑樣亦平。我自謂能辦，但從母難作，恐不勝。請讓也。謝曰：請毋疑阻，我自不言。何干與？婦亦微納，轉而虐曰：肌膚已沾，有何不送？但有悍伯，每以我為奇貨，恐不允。誰將如何？謝亦憂皇，請與逃竄。婦曰：我亦畏之，嫻熟所慮，家人一洩，而非所便。謝云：此即細事。家中惟一孤媪，立便遣去。婦喜，遂與同歸。先匿外舍，即入遣媪訖，掃榻迎婦，倍極懽好。婦便搽作，無為兒女補綴。辛勤甚空，謝得嬾，屢受異常。惟閉門相對，更不通客。月餘，適以公事出，反闥乃去。及歸，則中門嚴閉，扣之不應，排闥而入，渺無人跡。方空寢室，一巨狼衝門躍出，幾驚絕。入視子女皆無，鮮血殷地，惟三頭存焉。返身追狼，已不知所之矣。

異史氏曰：士則無行，報亦怪矣。再娶者，皆引狼入室耳。況將於野合逃竄，中求賢婦哉。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者，士人也。秋日，巡視田壠，見禾稼茂盛，處處振搖，其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靦然，結帶艸，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慙，副，恐乃略近，拂拭曰：桑中之游，樂半。女笑不語。宗近，自啓衣，膚膩如脂。於是梅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為？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即別東。西何勞審究？宗宣將番名字，作貞坊。耶嘗曰：野田，艸露中，乃山村牧猪奴，所為我，不習慣，以卿

麗質即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如此女聞言極喜嘉佑言言其氣脈不
遠請過雷連女曰我出已久恐人所疑彼不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善乃趨
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空齋端而充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容無恙者
會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和氣曾何所遇答言無之過數
日惘然忽病女每又携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卧后必強宗
與合宗抱病頭下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暫絕使去因曰累和尚謂
我收感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采便求符呪女慘然色變宗曰疑
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
囑曰婦以淨壇一書置榻前卽以一符貼壇口待狐竄入急而後以盆
再以一符粘盆上投釜湯烈火烹煮少頃斃矣家人婦益如僧教皮深女
始至探袖中金橋方將就榻聞訊忽壇口腥醜一聲女已吸入家人暴起覆
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橋散滿地上追念情好悵然感動遠命釋之
揭符去而後女子自壇中出狼狽頭殆稽首曰大道得成一旦幾為以士君仁
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綿若將墮陸家人趨市為購材木途中
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湘否答云是女曰宗卽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
便省視適有故不行去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婦宗念中表乞無嫌
妹知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一再觀一夜
聞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披闥出視則狐女也大悅拱手稱謝遂止共飲女

曰別米敢思無以報高厚今為君負一良匹聊足塞責吾言阿何人白非若
所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米其女看水穀帳者當急舟趨之直迷
所往即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底便采婦以蠟火煮其蒂當得佳
婦無致修齡言謹受教既而告別宮固悅之女曰自遭厄劫頓悟大道即奈
何以衾禩之安取人仇怨厲色辭去宮如言空南湖見荷葉佳麗頗多中一
垂髫人永冰穀絕代也但舟龐逼忽迷所往即撥荷葉果有任蓮一枝幹
不盈尺折之而婦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熟火一而頭化為妹麗宮驚
喜伏非女曰痴生我是妖狐將為君祟矣宗不聽女曰誰教子者宮曰小生
自能識卿何待教担臂牽之隨手而下化為怪石高尺許高玲瓏可携
供案上焚香再拜而祀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亡平旦視之即又非石紗
帳一襲逆闕其御澤展視領衿猶存餘膩宮復索擁之而卧暮起挑
燈既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其復化哀祝而后就之女笑曰薛子障荷
不知何人脫方逐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漫非而款洽阿若不勝任屢乞
休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乞去宮惧而罷由是兩情甚諧而金帛常為無相
篋亦不知所自采女見人語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子十餘
月計日當產入室寢宮杜門禁欵者自乃以刀剖脅下取子出金宗裂
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子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別也宗開泣下曰
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忍遽言離過且卿又無印族他日

兒不知母亦一恨事。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若，亦期願更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攜物而呼曰：『荷花三娘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找去矣。」鷺願則飛去已高，於頂宗躍起，急曳之，投得履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揀視箱中初來時所著水穀帽，尚在，每一憶，念起呼三娘子，則宛然，女即懽容笑，愈逆有生，子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故翁佳司可為此傳。」

寓始

罵鴨

邑西白家莊，居民某，濫鄰雞，烹之，烹儀豐，膚瘡。天明視之，其生鴨毛觸之則痛，大惧，無術可醫。皮夢一人告之曰：「汝病乃天罰，須得失者罵毛，乃可落。而鄰翁素雅量，生平失物，未嘗徵於聲色。其詭告翁曰：『鴨乃某甲所盜，彼深畏罵焉。罵之亦可警將來。』翁笑曰：『誰有閉氣罵惡人，卒不罵，其益害因實苦鄰翁，乃罵其病良已。』」

異史氏曰：「甚矣攘者之可惧也。攘而鴨毛生，甚矣罵者之空戒也。一罵而盜罪城然為善，有術彼鄰翁者，是以罵行其慈者也。」

柳氏子

膠州柳西川法內史之圭計僕也，年四十餘，生一子，溺愛甚，空位任之，惟恐拂

既長其湯傷躄極翁囊積為空無何子病翁故蓄善騾子曰騾肥可啗殺
啖我病可愈柳謀殺騾乃者子聞之即大怒罵疾益甚柳惧殺騾以
進子乃喜慰嘗一變便棄去疾卒不減尋斃柳悼嘆欲死後三四年村人
以香社登岱空山半見一人乘騾駛行而采怪似柳子比空果是下騾徧擇各道
寒暄村人共駭亦不敢詰其死但問在此何作答云亦無甚事東西奔馳而已
便問逆旅主姓名眾共告之柳子拱手曰適有小故不暇叙問問者當相謁
上騾遂去眾既歸寓亦謂其未必即來厥旦伺之子果坐繫騾腕柱趨進
笑言眾謂尊大人日切思慕何不一歸省侍子訝問言者何人眾以柳對子
神色俱變久之曰彼既見思請歸傳語我於四月七日在此相候言訖別去眾
歸以情致翁大哭如期而往自以其故告主人主人止之曰曩見公子神情冷落
似未必有嘉喜以我卜也殆不可見柳涕泣不信主人曰我非阻君神鬼無常恐
宜不善如必欲見請伏櫬中待其來察其詞色可見則出柳如其言既而子
果坐阿柳其來否主人答云無子感氣罵曰老畜產那便不來主人驚曰何
罵父答曰彼是我何父初與義為客侶不包藏禍心隱我血骨悍不還今
願得而甘心何父之有言已出門曰便空他柳在櫬歷歷聞之汗流接踵不敢出
氣主人呼之乃出狼狽而歸

吳史氏曰是得多金何如其樂所難堪者僧耳其湯費殆盡尚不忘於收
其薑豈其母之於人甚矣哉

上仙

癸亥三月與高李文赴稷下同居逆旅李文忽病會高振爨亦從舍東先生坐廁因謀醫藥聞袁麟公言南郭梁氏家有狐仙書長桑之術遂共詣之梁四十以來女子也致後有狐喜入其舍棲室中挂紅幕擇幕以窺壁間懸觀音像又兩三軸跨馬搭矛騶泛泛將北壁下有案頭小座高不盈尺貼小錦褥云仙人坐則居此衆焚香列揖婦擊磨口中隱約有詞祝已肅容就外榻坐婦立壁下理髮及顯與客語具道仙靈蹟久之日漸曠衆恐碍夜難歸煩丹祝請婦乃擊磨重禱轉身復立曰上仙最愛夜談他時往不得遇昨宵有候試秀才携肴酒來與上仙飲上仙亦出良醞酬諸客賦詩惟笑散時更漏向盡笑言未已聞室中響繁响如蝙蝠飛鳴方疑聽聞忽案上若墮巨石聲甚厲婦轉身曰幾驚怖恐人便聞案上作嘆咤聲似一狸叟婦以蕉扇扇壁間壁間上又言曰有緣哉有緣哉抗聲讓座又似拱手為禮已而問客何所誦教高振爨遵舍東先生意問見善菩薩否答云南海是我孰徑如何不見又問羅亦更代否曰與陽世等耳問羅何姓曰姓曹已乃為李文求藥曰婦當上夜祀茶水我於大士堂處討藥奉贈何恙不已衆各有問若為剖決了辭而歸適有李文舍余與振爨治裝先歸遂不暇造訪矣

猿靜山

高少常念東先生云崇禎間有猴仙號靜山托神於河間之叟與人談詩
文泯休咎媿不倦以肴核置案上啗飲狼籍但不能見之耳時先生祖寢
疾或致書云猿靜山百年人也不可不停遂以僕馬往招叟。至後日仙猶未
采焚香祠之忽聞屋上大聲呼贊曰好人家衆驚隨俄檐間又言之叟起
曰大仙空矣摩泛漫岸幘出迎又聞作拱致聲既入室遂大笑從談時少常
兄弟尚諸生方入闈歸仙言二公闈卷亦佳但徑不熟再須勤勉雲路亦
不遠笑二公敬問祖病曰生死事大其理難明因共知其不祥無何大先
生謝世

舊有猴人弄猴於村猴銜鎖而逸不可追入山中數十年人猶見之其走觀
忽見人則竄後漸入村中竊食果餅人皆莫之見一日為村人所睹逐諸野射
而殺之而猴之鬼竟不^知其死也但覺身輕如葉一息百里遂往依^可闈叟
曰汝能奉我為汝致高因自號靜山云

錢流

沂水劉宗玉云其僕杜和偶在園中見錢流如水深廣二三尺許杜驚喜以
兩手滿掬後偃卧其上既而起視則錢已盡去惟握於手者尚存

郭生

郭生邑之東山人少嗜讀但山村無所就正年二十餘字畫多訛先是家中
患狐服食器用輒多三失深患苦之一夜讀卷置案頭被狐塗跡甚者狼籍
不辨行墨因擇其稍潔者單讀之僅得六七十首心甚喜憤而無如何又積窗
課廿餘篇待讀名流展起見翻雜案上墨汁濃泚皆畫恨甚曾王生者以故
空山素與郭善登門造訪見汚本則之郭共言所苦且出錢課示王諦玩之
其所塗留似有春秋又西後視泚卷類冗雜可刪訝曰狐似有意不惟勿患
當即以為師過數月回視舊作頓覺所塗良確於是改作兩題置案上以覘
其異比曉又塗之積年餘不復塗但以濃墨洒作巨點淋漓滿紙郭異之
持以白王則之曰狐其爾師也任幅可售矣是歲果八邑巨序郭以是德狐恒
置雜帙備狐啣飲每布房書名稿不自選擇但決於狐由是兩試俱列前
名入闈中幅車時葉繆諸公稿風雅魁鹿家傳而戶誦之郭有抄本愛
惜繆生忽被個濃墨枕許於上污陰幾無餘字又擬題構作自覺快意惡
浪塗之於是漸不信狐無何葉公以正文體被收又稍服其先見然每作一
文循營惓惓輒被塗污以屢拔前茅心氣頗高以是益疑狐每乃錄向之
洒點煩多者試之狐又畫泚之乃笑曰是真妄矣何前是而今非也遂不為狐
設饌取讀本鎖相鹿中且見封緘儼然啓視則卷面塗畫粗於指第
一章畫五二章亦畫五後即無有矣自是狐竟寂然後郭一次四等兩次

五等始知其兆已寓意於畫也

異史氏曰滿招損益受益天道也名小立遂自以為是孰某繆之餘習狃而不變勢不至大敗塗地不止也滿之為害如是夫

金生色

金生色晉寧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病自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詞厚誓期必死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媪來吊哭已謂金母曰天降凶憂婿適遭命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媪言不勝憤激感氣對曰必以守媪慙而罷反伴女寢私謂曰人盡天也以兒好子是何患無良正小兒如不早作人家耽守此襁褓物寧非痴子倘必令守不宜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逼頭問餘語益悲明日謂媪曰亡人有遺囑本不教媪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媪慙而去母使夢子乘涕江相勸心無之使人言於東約賅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衛以售縗經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故一歸寧則蘄然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為他人婦亦隱忍之於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金隣媪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媪家踰垣以達媪心因與會合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惟一小婢婦棲心也一夕而情方洽聞官木震响聲如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幃后出戴劍入寢室去俄聞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

金擇婦髮亦出婦大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啓關門之不答出門
追視扉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媵呼婢始戰慄而出
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家圍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
身無寸縷苦寒甚將假衣於媵視院中二室空非虛掩因而暫入暗摸榻
上聞女子足知為鄰子婦始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
婦竟不疑御褻倘至先是鄰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婦既返聞
室內有聲疑而審聽音聲絕滅大怒擦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就戮之
又欲殺妻泣而告以悞乃釋之但不解牀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
之奄有氣息詰其所來猶自供吐而亦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媪倉皇
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
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於簷而從火人猶傍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
集幸火初燃尚易撲滅命人檢兵弩逐搜從火者見一人趨捷如猿竟越垣
去垣外乃翁家桃園中四齋同墻皆峻固數人梯登以望跡跡殊未惟墻下
塊微動問之不應射之而更落扉往驗則女子白身以矢貫背腦細之
則翁女而金婦也較苦主人翁媪驚惶欲絕不解其故女合眸面竟反敗口
氣細於屬絲使人板慄天不可出且踣頂項而后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
氣亦遂絕翁大具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跽哀乞而金母殊
不然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妯兄生光怒登公刑門詣教前非翁慙沮

略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為何人。鄰子以批姦自首。恩薄責逐。釋訖而婦
又馬鹿素健。訟其誹控。妹冤官拘。媼：「惧悉供。類末又喚金母。托疾遣生。自
光代質。其陳底裏。於是前狀並發。牽木公羽夫婦。盡出一切。庶得其情。木以誨
女嫁生。能言。皆便自賣。家產并湯。而鄰媼導淫杖之。散死案乃結。

吳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諱為熊。自柳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空雪可不謂
神乎。鄰媼誘人。始而反淫。已婦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
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彭海叔

某州諸生彭好古。嗜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令婢無偶。舍村中無可共

語。惟在生者。是已名士。而素^書有隱^影。彭常鄙之。月晚上。信益元。聊不得已。行前

避在。飲。以有剽咏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雜屋。肅客入。相揖環
坐。便詢族居。客曰：「生廣陵人。與君同姓。字海秋。值此良辰。便知信吉。聞若高

雅。遂乃不介而見。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祇宗人。今夕何如。遂此
嘉客。即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其鄙。在。仰與攀談。輒傲不為禮。彭代為之

慙。因撓龍其詞。請先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吟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懽笑。客
曰：「僕不能詞。莫辨陽春。情代者可乎。」彭言如敬。容則某城有名妓。無也。彭答

云：「無容。理然。良久。請齋僮曰：適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遂進戶
外。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披坐。衣柳黃帽。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十

里頗煩。跋涉也。女言笑雖。彭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御苦無佳人。適於西廟舟中。喚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即曲。大佳。請再反之。女歌云。薄倖郎。字馬沈。春。浴人聲遠。馬聲香。江天高山月。小棹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恍。不認別離。多。但愁。懽會少。眼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高臨。印去客於襟中。出玉笛。隨聲。便帶曲。終笛止。彭驚嘆不已。曰。西湖空舟。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禹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感曩時。不可不一觀也。客遂遊香。彭留心欲覘其異。語言甚客。問舟乎。騎乎。彭曰。舟坐為遠。答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舟。來。舟。來。我。等。要。面。湖。去。不。吝。僧。也。無。何。粉。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衆。俱。登。見。一。人。持。短。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風。碧。井。漸。上。入。雲。霄。湖。南。行。行。其。駛。如。箭。前。踰。刻。井。落。水。中。但。聞。絃。管。散。會。鳴。聲。惶。惶。出。舟。一。望。月。印。烟。波。游。船。成。市。榜。人。羅。棹。任。其。自。流。細。視。其。西。湖。也。客。於。船。后。取。異。有。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舟。漸。近。相。傍。而。行。隔。客。以。窺。中。有。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送。君。行。女。飲。闌。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送。女。料。波。去。彭。益。動。請。要。后。財。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為。若。代。訂。三。年。之。約。即。起。托。女。于。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板。鄰。窗。握。女。入。窗。自。如。盤。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墜。俄。剛。鄰。舟。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遂。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云。游。興。稍。淡。遂。與。客。言。欲。一。登。岳。岸。略。同。眺。矚。終。作。商。確。舟。已。自。擺。回。而。離。舟。謝。步。覺。有。里。餘。客。後。

空牽一馬來。彭程之附復云曰待再假兩騎來。久之不至。行人已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尚曙。丘亦不知何往。提馬營之。進退無主。振轡空泊。則人船俱失。念腰囊空。置信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買食凝待。不覺尚午。計不如斯。訪得娘。可以徐察。在耗比訊。曰娘名字。並無知者。與轉蕭索。次以遂行。馬調良。幸不害方。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唐僊曰。至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歸。整馬而入。家人驚喜。集問彭始末。其異因含獨還御井。恐丘家聞。而致詰。戒家人勿搭語。次直馬所。由來。眾以仙人所置。便悉詣鹿。驗視。及至。則馬頓眇。但有丘生。以草韁繫。槐邊。呼彭出。視見丘。垂首。林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而眸啓。則而已。彭大不忍。解扶榻上。若喪魂。

魂。灌以湯。能料。能因。中文。女。蘇。急。欲。致。至。則。夫。被。而。下。馬。糞。數。枚。又。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丘。云。下。州。后。彼。引。我。問。語。空。空。處。嚴。拍。頭。頂。遂。迷。問。願。語。伏。定。少。刻。自。願。已。馬。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辱。耻。誠。不。可。告。妻。子。乞。勿。聽。也。彭。諸。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娘。又。三。年。以。姊。又。別。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通。家。開。筵。邀。飲。即。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謂。公。子。阿。娟。娘。家。人。曰。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人。綠。有。微。名。逐。伍。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恐。愛。之。自。急。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生。公。子。感。氣。排。數。彭。歸。視。真。中。未。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唐。恕。娟。娘。向。彭。審。問。似。亦。錯。愕。公。

子未遑深酬。即命行觴。彭湖澤係。即曲猶記之否。娟娘更賦。自注。多字。始
度舊曲。聽其聲。死似當年。中秋時。首闌。公子命侍客。覆彭。從手曰。三年之
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送人泛西湖。飲不數。危。忽若醉。蒙曉。剛被一人携
去。過一村中。僮引妾入。席中。三客。若其一。為後。乘舟。空西湖。送妾。自空。檣。歸
祀于殿。每所。疑念。謂是幻夢。而彼中。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昔以。故。相。共
喋。咤。娟娘。從體。入懷。啾。啾。而言。曰。仙人。已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舍
此。苦。海。人。彭。曰。舟。中之。約。一日。未。嘗。忘。心。卿。倘。有。意。則。瀉。囊。貨。為。所。不。惜。耳。詰
旦。告。公子。文。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携。之。以。歸。偶。空。別。業。猶。能。認。昔。年
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為人而馬者也。便為馬。止恨其不為人。身獅象鶴。鵝
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之乎。即訂三年約。亦度苦海也。

堪輿

沂州宋侍郎。君楚家。素尚堪輿。即脚。脚中。亦能讀其言。辭其理。宋公。爭。而
公子。各立門戶。為父卜。北。脚。有言。青。高。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
術士。名。致。盈。百。日。連。騎。徧。剽。野。東。西。各。道。出入。如。兩。旅。強。月。餘。各。得。半。眠。地。
此。言。封。侯。彼。云。非。相。兄弟。而。不。相。下。因。負。氣。不。為。謀。營。存。域。錦。棚。粉。幢。西。颯。
俱。備。靈。輿。至。岐。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辰。空。於。旦。反。不。能。決。眉。客。盡。引
去。昇。天。凡。十。易。肩。困。儻。不。舉。相。與。妾。松。路。側。因。止。不。葬。馮。之。樽。廬。以。蔽。風。雨。

兄建舍於傍。雷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兩村為積
多年。兄弟遊。嫂與弟始合謀。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標兩地。並
言不傳。遂同休。聘贅。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問。判其可否。日進
數圖。卷。丹。摘之。餘始一。嫂隨圖喜曰。可笑。示弟。曰。是地當先發一
武。孝。屢。姓。後。三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願。御。存。

異史氏曰。青島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痴矣。况負氣相爭。委極路
側。其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異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究若其。誰而可
傳者矣。

竇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
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敞。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感。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蹋。踏。
甚。茶。八。其。香。斗。如。客。既。坐。主人。始。操。簪。殷。勤。已。掃。院。而。潑。密。為。茶。命。之。坐。始。敢
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竇。實。未。幾。進。酒。烹。雞。餚。餚。奉。周。至。有。些。廿。女。行。足。時。止
戶外。稍。露。其。半。牀。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而。敢。既。歸。聚。念。慕。切。越。日。具。粟
帛。往。酬。借。此。階。進。是。後。常。一。過。竇。時。携。肴。酒。相。與。晉。連。廿。漸。捨。不。甚。忌。避。輒。弄
走。其。前。悅。之。則。依。歸。梁。微。笑。向。益。感。為。無。三。日。不。往。若。一。日。值。竇。不在。坐。良久。女。出
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得。之
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證。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為。始。嫩。實。

他出即過繼。綉女但之曰：弄中之約不可長也。在帷幃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為榮。當無不親。里速為計，有諾之轉念。農家官堪正，耦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果為議，姻於大家初尚蹉跎，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休。字權，併益急。南家絕迹不往，無荷女臨。序產男，父怒，榜女以情苦。且言南要我笑，實乃釋女使人。阿南立却，不承。實乃棄兒，益扑女之情。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止之。廿及三，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閨而告，阿者曰：但得夫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寧，不念兒即阿人，具以違南之戒。內女倚戶悲啼，立更始不復。阿實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笑，實念詔之上官，志以南不義，欲罪南之，俱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被駭，抱于而告曰：必勿許負心。即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許之。自親迎，夜食，啟堂感新人，亦媚好。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阿時，復有涕淚，阿之亦不言。過數日，媼翁來，入門便自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明言，邑暴虐仆，然而死。視之，則實女也。空后園，新婦果自縊死，輒往報實。發女家棺，啓尸，口前念天，鬚信益怪。怒復訟於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餽實，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賂。噶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會進士女，未及成，社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送歸。大家一日有媼，真上輿，空自。南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媼之事，已急。君卒不辭，如礼且送小娘子來，阿何無客？曰：薄有餘，故相送。在君身。

嫗卅、逕去南視女亦風致迥異。始父女俊頸引帶神情酷類甯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眠亦謂是新人當態用為喜日飲昏會人不坐始疑樽被阿女而女已奄然絕氣為怪莫知其故馳伴告言、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為異時有姚孀母新莖隔宿為濕所發破材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承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墮於初而他於後乎捷於空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梁孝房

徐州梁孝房患鼾嚏久而不已一日方卧覺鼻竇奇痒遽起大嚏有物突出落地狀類屋上瓦狗約指頂天又嚏又一枚落四枚蠢然而動相聚互嗅俄而強者劫弱者以食之枚則身頓長瞬息吞併止存其一夫於鼾氣笑伸舌周匝自詆其吻梁大愕踏之物緣襟而上漸至股際捉衣而撼擢之粘擗不可下墮入衾底爬抓腰脇大惧急解衣擲地榻之物已貼伏腰剛推之不動搯之則痛竟成瞽之虎口眼已合如伏鼠然

龍洞

姜太史玉璫言龍堆之下掘地數尺有龍吻光初其中任人割取但勿言龍字或言此龍吻也則霹靂震作擊人而死太史曾食其肉實不謬也



魁星

鄆城張濟宇卧而未寐忽見光明滿室驚視之一鬼執羊舌君魁星狀急起拜叩光亦尋滅由此自負以為元魁之先兆也後竟落拓無成家亦虧落骨而相繼死惟生一人存焉彼魁星者何以不為福而為禍也

馮介甫

楊萬石大石諸生也。年行季。其妻王氏奇悍。少逆。輒以鞭撻。從事。楊
閱目一。而鯁。以蓋。奴。救。楊。與弟萬鍾常竊餽。翁不敢令。以始知悲
衣。救。繫。塔。貽。訛。笑。不。令。見。容。萬石四十無子。倘。妄。王。三。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
試。却。中。見。一。少。年。容。服。却。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馮。由。此。交。日。密
焚香。為。比。季。之。盟。既。別。約。羊。戴。馬。忽。携。僮。僕。過。楊。但。楊。翁。在。門。外。曝。陽。捫
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焉。此。即。其。翁。也。萬。方。驚。訝。楊。兄
弟。片。情。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但。坐。笑。語。不。覺。旬。夕。萬石
屢。言。具。食。而。終。不。見。空。兄。弟。送。出。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引。至。坐。伺
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剛。熱。汗。蒸。燄。供。瘦。奴。以。饜。其。出。脫。粟。失。飪。殊。不。日
肯。食。已。萬石。呻。便。云。萬鍾。僕。被。來。伴。客。侵。焉。責。之。曰。某。以。伯。仲。高。義。家
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虐。之。萬鍾。泣。然。曰。在。心。之。情。卒。難。申。致。家
門。不。吉。寒。遭。悍。婢。辱。長。細。弱。橫。被。摧。殘。非。歷。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萬。駭。嘆
稱。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淨。此。異。謝。不可。不。目。見。之。請。假。別。舍。就。便。自。炊。萬



鐘泣其教。即除室為馬安頓。伎深竊覷。梳惟恐婦知。馬曾其喜。力却之。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弟祀冬。父子兄弟皆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伎送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於其父。但少年孤苦耳。婦聞老翁安。龐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家事。初惡聲尚在門。漸近馬居。以示懇歌之意。楊兄弟汗體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若妾王體姪五月。始知之。禱衣襟。掠已乃喚萬石。跪受巾。綯搥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慚不前。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又手頓足。觀者填溢。馬指嬖叱曰。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衿履俱脫。足纏紫纒於道上。徒跣而歸。面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着已。噉啣大哭。家人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解巾。綯萬石。得自定息。如恐脫落。馬強挽之而坐。立不甯。猶惧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且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遂起入房自寢。萬石喜始。與弟竊奇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偽語。嬖微有聞。益益怒。徧撻奴婢。呼妾。刺刺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擄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宰饌。更穿丹唱。不放萬石歸。負在門房。恨天不歸。方大恚。忽聞橈扉聲。呼婢。則室門已闔。有巨人入。影蔽一室。倖得如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頸曰。殺便殺。却婦急以金幣贖命。巨人曰。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婦心。年婦益惧。自投敗賴。巨人乃以利刃畫嬖心而數之曰。如其事。謂可殺否。即畫。凡一切凶悍之事。青數殆盡。刀畫膚革。不啻數十。末乃曰。妾生子。亦爾宗。借何惡打墮。

此事必不可宥。乃令教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聞中門啓。門曰楊萬石采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終然盡散。無何萬石入見。婦亦有綢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解。而門之得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感漸敏。逾數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苦若輩。幸勿宣洩。前以小術。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梳洗萬石。作侶。惟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偶此樂。遠邇之。覺坐三。皆無可。婦一。夜憶。巨人。狀。怒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遂。起。苦。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可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惧。長。隱。牀。下。婦不。顧。泉。生。漏。三。下。婦曰。欲淨我怒。因以刀畫女心頭。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懼。而奔。婦。遂之。大。哭。難。樞。家。人。盡。起。萬。鐘。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異。兒。嬖。方。詭。言。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剖。裂。批。頰。而。摘。翁。鬚。萬。鐘。見。之。怒。以。右。擊。婦。中。鬪。顛。覆。而。散。死。為。鐘。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自。蘇。聞。萬。鐘。死。怒。亦。遂。解。既。殍。弟。婦。戀。兒。矢。不。嫁。婦。密。為。不。與。食。雞。去。之。置。孤。兒。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訖。始。啣。以。冷。塊。積。半。成。兒。疳。羸。僅。存。其。息。一。日。馬。忽。至。萬石。為。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羸。縷。如。故。大。駭。又。問。萬。鐘。殞。謝。自。是。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城。馬。不。能。識。審。願。始。辨。嚙。曰。兒。何。惟。悴。至此。翁。乃。呼。啼。具。道。情。事。馬。意。然。謂。萬石。曰。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而。人。止。此。一。錢。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惟伏首。帖。身。而。泣。坐。語。教。刺。始。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石。

善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錢煨燼。於是家產漸盡。室無居廬。近
村相戒。無以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妻於晉家。偕
妻南渡。至河南界。道狹。婦不肯從。盼夫舟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質
去萬石一身。子食於遠村。近郭。則室一朱門。隣人訶拒。不聽。前少。一官人出。萬
石伏地。啜涎。官人熟視之。略語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徧審。知為喜
兒。不覺大哭。泣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遭
初。馬携喜兒。室斗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
序。次年領鄉薦。始為完城。乃別啟去。祖孫泣。晉之馬曰。我非人。實狐仙耳。道侶
相候已久。遂去。孝子感言之。不覺慙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
遂以輿馬賫金。贖王氏婦。半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氏屠牛。載任。猶昔。天怒
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便懸梁上。荷向。竟出。號。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絛。
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眩。後。脛。創。雖。愈。而。斷。正
置。而。內。終。不。良。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母。醉。歸。則。捷。言。不
情。至。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
並。來。禱。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曰。張。屠。之。妻。便。詢。使。前。
與。太。天。大。稽。首。王。笑。曰。此。娘。淫。屠。當。不。之。何。食。何。羸。瘠。了。爾。尹。愧。恨。歸。家。自。經。
復。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逆。望。之。以。膝。行。泪。下。如。糜。萬。石
凝。僕。未。通。一。言。歸。告。佐。欲。謀。誅。還。姓。固。不。肯。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屠。

善經跋

乞以食萬石猶時。就戶廢寺中。位以為玷。陰教羣乞。若序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內供天下之通病也。然不喜天壤之剛。乃有楊郎寧非。步異示膏。作妙善修之。循言謹附錄。以博一噱。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日獨苦。勞滿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啜笑。此願言。桃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位。儻之求。瞻升白而懷思。古人所以有魚水之愛也。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徒則如眉之敬。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便英雄短氣。牀頭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缺。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掬。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捲。輒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天隨。翻欲起周婆。刺禮婆婆。跳擲。停觀滿道行人。嘲啾。嗚。嘶。撲。落。一羣。嬌。高。惡。乎我。呼天。鬪地。忽。崩。板。段。向。銀。牀。配。笑。天。轉。目。搖頭。猥欲投。像。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辟。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嚙。米。心。不。逃。孟。施。舍。高。能。無。懼。將軍。同。雷。電。入。中。庭。烟。歸。無。何。有。之。卿。大人。而。看。冰。霜。比。劍。覆。門。遂。有。不可。問。之。苦。處。豈。果。指。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翫。體。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剋。髮。聚。來。月下。何。妨。倚。伏。叛。依。最。克。柱。者。媽。盤。髮。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開。怒。獅。之。吼。則。双。孔。捺。天。聽。北。難。之。喝。則。五。體。投。地。登。徒。子。溫。而。忘。醜。迴。波。詞。憐。而。成。嘲。設。為。洛。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之。良。有。政。若。替。外。黃。

之家不免奴僕。將何報彼窮鬼自覺無賴任其別樹梅花止於空荒
於落婦如戲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者不能得劫於方兒宣禪游之心
惟為高道柳清劉王之氣恃世滿澤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敢吟自首而
朝行雲暮春行雨。輒欲獨台巫山恨煞池水清宮披狂牙玉板憐爾妾命薄
獨支不夜寒更。彈殼驚鷺灘喜蟾龍之方睡撞車塵尾恨驚馬之不奔
榻上共卧之人。極吉方知為舅。牀前久擊之容。牽米已化為干需之殼者
僅俄。洎母之流若無盡哉。買穴纏頭而戌自作孽孽。太甲必曰難違俯
首。帕耳而受無妄之刑。李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髮。綺閣之春。醉海
汪洋。海斷藍橋之月。又或感會。忽逢良州。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
出。逐客之言。故人疎而不來。逐自我。處絕交之論。甚而雁影。悲涕空泊
於荆樹。鸞膠升香。變遂起於盧花。故飲酒陽城一堂中。惟有兄弟。吹芋
高子。七旬餘。並無空家。古人為此有。憶痛笑。嗚呼。百年鴛偶。竟成附骨之
疽。五而鹿皮。或買刺牀之痛。驛如戟者如是。胆似斗者何人。固不敢於橋
下。斷絕福胎。又誰能向。空室中。斬除孽李。娘子軍。肆其橫暴。苦瘞
妬之無方。烟指虎。嗽盡生靈。身于渡迷之有棹。天香。復執。全隆。湯鑊
之浪花。雨。展。飛。盡。滅。劍。輪。之火。柳。架。之。境。粉。異。雙。棧。長。古。之。瑞。羊。車。並
蒂。枝。古。惱。於。優。婆。之。國。立。首。場。於。愛。河。之。濱。噫。爾。此。幾。章。貝。葉。文
洒。為。一。滴。楊。枝。水。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死杖下者狼藉於庭
余鄉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燭同室此乎宋揚作得意之
詞曰嗔不敢官雖小莅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十年方據案視事忽瞻目而
起于三桄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
奔嗚呼幸有陰曹無再陽改不然願赴貨多則卑異聲起笑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潞子故區其人魂魄殺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蒙於上必有一二
鄙流孔承而疇畝之其方感也則禍攫未盡之膏皆為之具錦屏其將
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股體為之乞保留官無貪慮每莅一任必有此兩事
赫者一日未去則索者不敢不送積習相傳洛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潞
城之鬼也已

一庫將軍

庫大有字君實漢中洋縣人以武舉隸祖述燁麾下祖厚遇之屢蒙拔擢遷
偽周格戎後覺大勢既去潛以兵乘祖格拒傷手因就傳之徧款於格督蔡
至都夢室冥司冥王怒其不義命鬼以沸油洗其足既醒足痛不可忍後煙
滑指盡墮又益之瘡輒呼曰我誠負義遂死

異史氏曰事偽朝固不足言忠然國士庸人固知為報賢其家之自命室爾
也是誠可以惕天下之人臣而懷二心者矣

絳妃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泛公杖屨得遊
 賞一日眺臨既歸倦極思寢解腰登林夢二女郎被服艷麗近請曰有兩奉
 託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泛之去俄睹
 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空顯頭見朱門洞敞又
 有三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環
 珮鏘然狀若貴嬪方思展拜妃便先言赦屈先生理須首謝呼左右以毯貼
 地者將行禮余惶悚無以為地曰啓曰忱亦微賤得辱寵名已有餘榮况敢
 分庭抗禮蓋臣之罪折臣之福妃命撤毯設宴對筵相向酒數行余辭曰臣
 少輒醉惟有德儀敬命云何幸釋疑慮妃不言但以巨杯侵飲余屢請命
 乃言善花神也合家細弱依棲於此屢被封家婢子橫見摧殘今欲北城借
 一煩點后點屬檄點身點余皇然起奏臣學陋不文恐負重託但承寵命敢不竭肝
 膂之愚妃喜即殿上賜筆札諸麗者拭案拂座磨墨濡毫又一密騎人折
 欵為鞞而五腕下略寓一函便三輩登背相窺余素遲鈍此時覺文思
 若湧少耐稿悅中持去啓呈絳妃展閱一過題謂不此時還時余歸醒
 而憶醒之情事宛然但檄詞強半遺忘因呈而戌之
 謹按封氏飛揚戍性忌嫉為心濟惡以才如同醉骨射人於暗好類含河
 昔雲帝受其狐媚英皇不足解憂反借渠以解愠楚王蒙其蠱惑昏

才未能祥意。惟得彼以祥確。沛上英雄。雲飛而思猛士。茂陵天子。秋高而
念佳人。從此怙寵。日恐因而肆。狂無忌。怒號萬戴。御音碎玉於玉宮。洲中
宵。弄寒聲於秋樹。條向山林叢裡。假虎之威。時灑灑堆中。生江之浪。且也
管絃銅鞮動。發高樹之清商。管絃忽敲。破離人之幽夢。尋帷下榻。翻月
同入暮之窟。排腥燈。竟作翻書之客。不曾於生平識面。再開門戶而來。若
非是掌上留裙。幾植妃子而去。吐怨於碧落。乃敢因月成闌。翻柳浪於青
知。認說為花寄信。賦歸田者。歸途綠鮫。飄吹蘼芎之衣。登高臺者。
高興方濃。輕落茱萸之帽。蓬梗卷兮上下。三秋之羊角搏空。箏
聲入乎雲霄。百尺之為絲。斷織繫不奉太后之詔。欲連花開。未絕座
客之傳。竟吹燈滅。甚則揚塵播土。吹平李賀之山。叫而呼雲。捲破杜陵之
屋。馮夷起而擊鼓。廿女進而吹笙。甘滿淒以來。艸皆成偃。吼奔而空。瓦欲
為飛。未施搏水之威。浮水江豚時出。非隄出障天之勢。書天雁字不成
行。助馬當之輕帆。彼有馥爾。牽瑤台之翠帳。於喜云何。空於田馬有靈。
尚依魯門以避。但使行人無恙。願喚无郎以歸。昔有昏蒙。乘而破者。萬
里世無高士。御以行者。幾人駕礮車之狂雲。遂以仗郎自天。恃食自狼之
逆氣。漫以河伯為尊。姊妹俱受其摧殘。彙族悉為其蹂躪。後紅韃
條。掩其何窮。聲柳咄條。蕭駱無際。而零金谷。綴為藉客之祖。露冷
華林。去作汨泥之聖。埋香瘞玉。殘妝却而翻飛。朱樹離闌。雜珮行其雲。

落。感春光於旦夕。萬點正飄愁。不見殘紅於西東。五更非錯恨。翩翻江漢女。
弓鞋漫踏春園。寂寞玉樓人。珠勒徒嘶芳艸。斯時也。傷春者有難乎。
為情之咎。爭勝者作無可奈何之歌。爾乃吐高氣揚發無端之踔厲。
催暮振落動不已之珊瑚。傷哉綠樹猶存。數者繞墻自落。又笑朱
欄不眩。少者雷涕誰憐。隨園古籬。畢芳魂於一日。朝榮夕悴。竟奈
去。何以何年。若羅裳之易開。為空闌於子夜。松狂伯之言。車未報於元
庭。誕若芳鄰。學作蛾眉之陣。凡屬同氣。羣興艸木之兵。莫言蒲柳無
能。但自落籬籬。有志且看鶯。倚燕侶。公西復爭愛之。仇詩與蝶。反。駘。共
發同心之誓。蘭。槐。桂。耳。可敬。歎於昆明。素蓋柳旌。用觀兵於上苑。東
籬。處士。亦出茅廬。大樹將軍。應懷義憤。殺其氣燭。洗千年粉黛之。
鐵。爾。豪。強。銷。萬。古。風。流。之。恨。

河州生

河州其生場中積麥。種如在家。人且取為新酒。之有似居其中。常與主人相見。
老翁也。一日。屈主人飲。拱生入。問生難之強。而後入。則廊舍草好。即坐於酒香。
烈。但日。豈堪若。黃不。辭。中。夕。定。罷。既。出。異。物。具。香。翁。母。子。仗。往。夙。婦。入。莫。能。跡。
闕。之。則。言。友。州。招。飲。生。詩。與。俱。翁。不。可。同。讀。之。翁。始。語。稅。生。辟。疾。如。乘。風。可。吹。黍。
時。空。吸。市。酒。肆。見。坐。客。良。多。取。飲。願。華。乃。引。生。登。樓。上下。視。飲。者。几。案。林。
殮。可以。借。數。翁。自。下。樓。任意。取。果。上。酒。果。杯。來。供。生。忘。中。人。曾。莫。之。慙。移。時。

生視一采衣人前列金椅命翁取之翁曰此正人不可近生理念狐與我游必我
和也自今以往我必正方一注想覺身不自主眩墮樓下飲者大駭相譁以妖生
仰視竟非樓上乃梁剛身以實告衆：審其情確贈而遣之剛其苦必乃魚台
去河剛十里云

說香女雪翠仙

梁有才故晉人流寓於濟作小負販無妻子田產從村人登岱：四月交香侶
雜沓又有優婆夷塞率衆男子以百十雜跪神座下視香姪為度名曰跪
香才視衆中有女即年十七八而笑悅之詐為香客近女即跪又偽為膝困無
力狀故以手搥女即足女面首似嗔嗔行而遠之才又膝行近之少剛又搥之女即
覺遠起不跪出則去才亦起亦出履其即不知其往心無望快而行途中見
女即後媪似為女也母者才趨之媪女行且語媪云汝能祭禮娘：大好事汝無
弟妹但獲娘：實加護：汝得快婿但能相奉順都必貴公于富王孫也
才竊喜漸請詰媪：自言為雪氏女名翠仙其出家西四十里才曰山路滿母
如此踏：妹如此儀：何能便空曰日已晚將寄舅家宿耳才曰適言相婿不
以翁媪不以賤鄙我又未婚頗當母意否媪以問女：不應媪數問女曰渠
寡福又才湯無行輕薄之心還易翻覆兒不能為通便兒作婦才問朴
誠自表切矢墩日媪喜竟諾之女不樂對愁而口母又強與相繼之才殷勤
手於棠覓山堯二兒媪及女已步送若為僕過隘報河堯夫不得願搖動

良殷俄抵村舍便邀才同入富家舅出翁始出媪也雪兒之嫂之謂才音垓
且適良不須別擇便取今夕舅亦喜出酒肴解才既嚴妝翠袖出拂榻促
眠女曰我固知郎不義迫母命漫相隨即若人也當不洵憂俗活才唯
聽受明日早起母謂才宜先去找以女從才才歸掃戶媪果送女入室視
室中虛無有便云似此何能自給若身速歸當小助汝才苦遂去次日有男
女數輩各携服食器具布一室滿之不暇俱云但當一婢才由此中食甚溫飽
惟引里無賴朋飲競賭漸溢女郎簪珥佐博女勸之不聽頗不耐之惟嚴
守箱奩如防寇一日博黨款門訪才窺見女適驚戲謂才曰子不富貴
何憂貧耶才問故答曰曩見夫人實仙人也適與子家道不相稱貧為媿全

可得百為奴可得千金在室而聽飲博無貴耶才不言而心然之婦輒向
女歡戲時言貧不可度女不顧才頻頻投手卓拋七箸罵婢作諸態一夕
女沽酒與飲思曰郎以貧故日佳心找又不能御窮分即憂中宜不愧怍但無
長物止有此婢鬻之可稍佐循營才搖首曰其直幾許又飲少時女曰妾於
郎有何不相承但力竭耳念一貧如此便死相從不過均此百年若有何發跡不
如以妾鬻貴家而所便益得直或較婢多才故愕言何得生此女固言之
色作莊才喜曰容再計之遂緣中貴人僮隸樂將中貴人親詣才見女大
悅恐不能即得立券八百緡書瀆訖矣女曰母以婿家貧常苦營營今
意斷矣我將暫歸省且即與妾絕何得不告母才慮母阻女曰我願自樂

之保無差貸才送之使將半始抵母家過門入見樓舍華好婢僕輩往
來憧憧才日與女居母請詣母女輒之故為甥館年餘曾未一臨岳家室此
大駭以其家巨恐媵奴所不日也女引才登樓上媪驚問夫妻何來女始曰
我回道渠不義令果然乃於衣底出黃金三錠置几上曰妾不為小人賺脫
今仍以還母駭問故女曰渠將鬻我故藏金無用處乃指才罵曰豺鼠
子曩日負肩擔面治塵如鬼初近我薰作汗腥膻垢欲傾塌足手數一
寸厚使人終夜惡自持歸汝家安坐餐飯鬼反始悅母在可持豈誣耶才
啣首不敢少出氣女又曰自願無傾城妾不堪奉貴人似若輩男子哉爾謂
猶相正有何虧負遂一無一吞香火情我豈不能起樓宇買良沃舍汝儂薄

骨乞乞相終不是白頭侶言次婢媪連袂辭旋圍遮之聞女言敬便都啞
罵共言不如殺却何得汝言才大快據地自投但言知悔女又感氣曰鬻妻
子已大惡猶未便是刺何忍以同家人賺作倡言未已衆皆裂巷悉以銳器
剪刃肢指刺脇裸才號悲乞命女止之曰可暫釋却渠便無仁義我亦不
敵爾乃率衆下樓去才坐聽移時語聲俱寂思欲潛遁忽仰視見
星漢東方已白野色空蒼斧聲亦尋滅遂無屋宇身坐前壁上俯瞰絕壑
深無底駭絕俱墮身斜多榻榻然一聲墮石崩墜壁生有石棧高窄不得
墮以石受履手足無着下視茫茫不知幾何尋丈不敢轉側嗚呼聲嘶
一月盡撞眼耳鼻舌身刀俱漏日漸高始有樵人望見之尋緝來從而下

取置嶮上奄將盞斃昇婦其家空門洞敞窮荒如敗寺財盡什器俱
杳惟有繖牀敗絮是已家舊物零落猶存嗒然自卧飢時且乞食於鄰
既而憫憐為之癩里黨傳其行志唾棄之才無計付屋而穴居行之於道
以刀自隨或勸刀易餌才不肯曰野居防虎狼用自衛耳後遇而勸鬻妻
者于途近而哀語遠出刀擊而殺之遂被收官廉得其情亦未悉詎官
之繫獄中身爭瘦死

異史氏曰得遠山芙蓉與共四壁與以南面王豈易哉已則非人而怨逢
惡之友救為友者不可不知戒也亢狹狎子誘人淫博為諸不義其事不
敗雖則不怨亦不德迄於身無孺婦無袴十人所指無疾得死窮敗之念

無時不繫於心窮敗之恨無時不切於齒清夜牛衣中輟轉不寐天然
後歷々想未落時歷々想將落時又歷々想致落之故而因以及於滿致
落之人坐於此弱者起權如坐強者悲凍裸行箕耳索力霍々磨之
不待終反笑故以善規人如野橄欖以惡誘人如鬼漏桶也嗟若固當省
言者可勿悞哉

跳神

濼俗民間有病者門中以神卜信若巫擊鉄環單面鼓婆娑作態名曰跳
神而此俗都中尤盛良家少婦時自為之堂中向於案酒於盆甚設几上燒巨
燭明於畫婦束短幅裙屈一足作羊舞兩人提臂左右扶掖之婦刺瑣

絮似歌又似祝字多寡參差無律帶腔室數鼓亂槓如雷蓬聒人耳婦
叩闌翁雜鼓聲不甚辨了既而首垂目斜視立全湏人失扶則仆旋忽伸頸巨
躍離地尺有咫室中諸女子凜然愕顧曰祖宗來喫食矣便一噓吹燈滅內
外實黑人惶恐立昏中無敢文一語亦不得聞鼓聲亂也食湏闌婦厲聲
呼翁姑及夫嫂小字始共執燭偃倭闌休容視尊中盃中案中都漫空
空望顏色察嘆喜爾羅闌之容若御中有後排若神已知便指某姍笑
我夫不敬將褫汝袴排若自願營然已裸軀於闌外樹頭覓得之滿洲婦女
奉事尤虔小有疑必以決時嚴妝騎假虎假馬執長兵舞榻上名曰跳虎
神馬虎勢作威怒者聲倍寧或言闌張元壇不一號赫氣慘凜尤能畏
怖人有又夫穴窗來窺輒被長兵破窗刺帽挑去一家媪媯妙若妹森竄
雁行立無歧念無懈骨

鉄布衫法

沙狃子得鉄布衫大力法駢其指力斫之可斷牛頭橫樹之可洞牛腹曾在仇
公子彭三家便懸懸不於空遣兩健僕柳方擗去猛反之沙裸腹受不碎
懸一聲木去遠笑又出其勢即石上以木椎力擊之無少損但畏刀耳

大力將軍

查保漢浙人清明飲野寺中見殿前有古鐘大於兩石甕而上下土痕手
迹滑熟如新疑之倚窺其下有竹筐受八升許不知貯何物便數入樞耳

力掀舉之無少虧。蓋駁乃坐飲以伺其人。若無何有乞兒入携所得糶糶堆
疊鐘下乃以一手起鐘一手掬解置空內往返數回始盡已復合之乃去移時
復來探取食之食已復探較若啓櫃一座盡駁查問若男兒胡行乞答以
啣噉多無備為查以其健勸授行位乞人欣欣喜無阻查遂携婦解之
計其食略倍五六人為易水履又以五十金贈之行後十餘年查猶于今於
間有吳將軍六一首忽來通謁款談問問伊漢是君何人答言為諸父行
與將軍何處有素曰是我師也十年之別頗復憶念煩致先生一賜臨也漫
應之自念村名賢何得武弟子會但漢空困苦之伊漢茫不記憶因其問訊
之殷即命僕馬投刺於門將軍趨出逆諾大門之外視之殊生平竊疑將軍
怪而將軍僂僂益恭肅容入深啓三四問忽見女子往來知為私廨屏足立
將軍又揖之少間登則捲堂庶者移座者並皆少姬既坐方擬展問將軍顧少
動一姬捧朝服空將軍遽起更衣查不知其何為衆姬捉袖整於訖先命
數人檢查座上不使動而後朝拜如覲君父查大愕莫解所以拜已以便服
侍坐笑曰先生不憶舉鐘之乞人耶查乃悟既而筆意甚高列家樂作於下酒
闌摩姬列侍將軍自空請社何趾乃去查醉起遲將軍已於寢門外三問笑
查不自安蘇欲返將軍投轄下鑰銅則之見將軍目無他作惟點數姬婢查
厮卒及驛馬服用器具督造記籍戒無漏查以將軍家政故未深叩一日
執籍謂查曰不才得有今日卷出高厚之賜一婢一物所不敢私敢以半奉先

先查愕然不受將軍不聽出截銀數萬亦兩置之按籍點名古玩几堂內
外羅列幾滿查固芝將軍不願行婢僕姓名已即令男為治裝女為敝器
止囑敬事先生自聲慄應又親視姬婢登輿駟馬驟陳咽泣發乃返
別查後查以修史一案株連被收卒得免皆將軍力也

異史氏曰厚施而不問其名真傑烈占丈夫哉而將軍之報其慷慨豪
爽无十百所僅見身如此胸襟自不應老於溝瀆以是知高賢之相遇非

偶也

白蓮教

白蓮盜首徐滿儒得左道之言能役鬼神小試之觀者盡駭走門下者如
鶩於是惶悚不軌自出一鏡言能鑑人終身懸於庭令人自幼或襟頭或衫
帽備衣粉蟬現形不一益怪愕由是道路搖播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
徐乃宣言九鏡中文武貴官皆如來佛註定龍羊會中人各宜努力勿得
退縮因亦對眾自始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眾相視而驚大衆齊伏
徐乃遣旗東鉞固不勸躍相送異符所始不數月聚黨以萬計滕望
帶望風而靡後大兵進勦有彭都司者長山人藝勇絕倫寇出二岳鬻女
與戰女俱以刃利如霜相騎大馬噴嘶甚怒懸刃盤旋自展達旦暮彼不能傷
彭亦不能捷也如此三日彭覺筋力俱竭哮喘而卒迨滿儒既誅捉賊黨
械問之始知乃木刀騎乃木櫓也假兵馬死真將軍亦奇矣

顏氏

順夫其生家貧自值歲飢。後父之洛性。饑年十七。裁能成幅。而丰儀秀。姿能雅。詭善及牘。見者不知其中之無有也。無何。父母俱歿。子然一身。受重家於洛。內時村中顏氏有孤女。名士喬也。少愚。父在時。嘗教之讀。一過輒記。不忘。十數歲。學父吟咏。父曰。吾家有女學士。惜不肖耳。鍾愛之。期擇晉壻。父卒。母執此志。三年不遂。而母又卒。或勸適佳士。女悲之而未就也。適鄰婦踰垣來。就與攀談。以字紙裹繡。紵女啓視。則某手翰。寄鄰生者。反復之。而好焉。鄰婦窺其意。私語曰。此翩翩一美少年。孤與卿等。年相若也。倘能垂意。妾屬渠。備而合之。女不語。婦歸。以喜校夫。鄰生故與生善。昔之大悅。有母遺金。鑄銀。託毒致焉。刺且成。禮。急水甚。懼及堵。生文笑曰。文與卿似是兩人。如此。何可成。朝夕勸生研讀。嚴如師友。敏。先挑蠟。椽案。自哦。為丈夫。卒。聽漏三下。乃已。如是年餘。生削執頭通。而丹。試。丹。點。身。名。塞。洛。獲。館。不。給。撫。情。寂。漠。格。悲。泣。女。訶。之。曰。君。非。夫。天。負。此。身。使。我。步。趨。而。冠。青。紫。其。不。視。之。生。方。懼。喪。聞。妻。言。睽。暘。而。怒。曰。卿。中。人。身。不。到。場。屋。便。以。功。名。高。貴。似。此。在。厨。下。汲。水。炊。白。粥。若。冠。加。於。頂。恐。亦。猶。人。身。女。笑。曰。君。勿。怒。俟。試。期。妻。持。易。裝。相。代。倘。落。拓。如。君。當。不。敢。漫。觀。天。下。事。矣。生。亦。笑。曰。卿。自。不。知。艱。苦。真。宜。便。精。嘗。試。之。但。恐。徒。露。為。御。鞠。笑。女。曰。妾。非。戲。語。君。嘗。言。燕。有。故。虜。請。男。裝。送。君。歸。偽。為。吊。君。以。襦。褌。出。誰。得。其。非。非。生。送。之。女。入。房。巾。服。而。出。曰。視。妾。可。作。男。兒。

吾生視之儼然一顧對少年也。生喜，徧辭里社。父好者薄有規畫，買一贏，奉御
妻而歸。生妍兒尚在，見而弟如冠玉，甚喜。晨夕卹之，又見宵旰，倍益愛
敬。僱一前段，雖奴為供給，暮後輒遣去之。御中吊慶，兄自出周旋，弟惟下
帷讀。居半歲，罕有睹其面者。客或請見，兄輒代辭，讀其文，竊然駭異。或排闥
而過之，一揖便去。客睹半米，又共傾慕。由此名大噪。世家爭相督焉。叔兄商之，
惟蹶然笑，再強之，則言矢老矣。弟不及第，不嫁也。會學子使果臨，兩人並出，兄落
弟以冠軍。應試中順天，弟曰明年成進士，授桐城令。有更治，尋遷河南道掌
印御史。富埒王侯，因托疾乞骸骨，賜歸田里。富家填門，迭謝不納。又自諸生
以及顯貴，並不言娶。人無不怪之者。歸後漸置婢，或疑其私嫂察之，殊無苟

苟且，無何胡亂革。天下大亂，乃告嫂曰：實相告，我小郎，嬾也。以男子身，弱其不
能自立，負氣自為之，深恐播揚。致天子召，貽笑海內。身嫂不信，脫靴而示之。
足始愕視，靴中則敗絮滿焉。於是使生承其柩，仍柩而惟伏笑。而生平不
孕，逐出，嘗賤妾，謂生曰：凡人身通顯，則買媵，以自奉。我官跡十年，猶
一母耳。若何福澤生，享佳麗。生曰：而首三十人，請卿自置耳。相傳為笑。是時
生父母屢受西單恩矣。搢紳非徒尊生，以侍御禮。生固襲閨柳，惟以諸生
自安。終身未嘗與共益云。

異史氏曰：翁姑受封於新婦，可謂奇矣。然侍御而夫人也者，何時無之。但
夫人而侍御者，少耳。天下冠儒冠，稱又天者，皆愧死矣。

杜翁

杜翁沂水人偶自市中出坐墻下以候同游覺少倦忽若夢見一人持牒拜去
至一府署從來所未徑一人戴瓦壠冠自內出則青州張某其故人也見杜驚
曰杜大哥何至此杜言不知何事但有句牒張疑其悞得為查驗乃囑曰謹
立此勿他適恐一迷失將難救挽遂去久之不出惟持牒人來自認其悞釋
令歸杜別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悅而尾之下道趨小徑行十數
步聞張在後大呼曰杜大哥汝將何往杜迷戀不已俄見諸女入一圭窻心識
為王氏賣酒者之家不覺擇身門內略一窺瞻即見身在堂中與諸小猥同伏
謫然自悟已化承笑而耳中猶聞張呼大惧急以首觸壁聞人言曰小承立墮
矣還顧已渡為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至
壞事遂犯手送室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聞諸王氏問之果有一
承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即第多鬼魅常感人因徙去晉岩頭門之而死救者皆死遂廢
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
拒而實終之伎無所沾染常宿部即家有婢反奔生堅拒不亂部即是以契
重之家甚慕負又有鼓盆之感扉屋數椽溥暑不堪其熱因請部即假廢
第部即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教部即曰鬼何能為部即以其請

之既語之生往除廳事薄暮置書其中返取他物則書已止怪之仰卧榻上
靜息以伺其變食頃則步履聲晚之見二女自房中出所止書還案上
一物二十可七八並皆姝麗逡巡立榻下相視而笑生竄不動長者翹足踞
生腹少者掩口匿笑生覺心搖者不自持即急肅然滿念奔不顧女近以
左手持髻右手輕批頤頰作小啣少者益笑生驟起叱曰鬼物敢爾二女駭
奔而散生恐夜為所苦欲移歸又恥其言不掩乃挑燈讀暗中鬼勸懼
畧不顧瞻爰將半燭而寢始交睫覺人以物穿鼻奇痒大嚏但聞暗
言隱隱作笑聲生不語假寐以俟之俄見少女以紙條拂細股鵲行路踞伏而
生暴起前之飄竄而去既寢又寤其耳終夜不堪其擾雜既鳴乃寐
無聲生始醒眠終日無所睹聞日既下恍惚出現生遂夜爰將以達旦長者漸
曲肱几上觀生讀既而掩生卷生怒投之即已飄散少明又撫之生以手按卷讀
少者潛於榻後交向手掩生目激忿去速立以唾生指罵曰小鬼頭得便却
殺却女子即又不惧曰藏之曰房中從送我都不解纏我無益二女微笑轉
身尚吐析薪漫米為生執爨生顧而贊曰向卿此為不勝慙恥耶俄頃粥熟
甲以匕箸陶碗置几上注曰感卿服役何以報德女笑云飯中漫合餽醜笑注
曰與卿無嫌何望以此相加啜已復感甲為奔走生樂之習以為常日
漸稔接坐個語審其姓名長者云妾叔容喬氏彼阮家小謝也又研問所
由來小謝笑曰痴即尚不敢一呈身誰要汝問第作嫁娶即生正容曰相

對麗質寧獨無情但陰實之氣中人心死不樂與居者行可耳樂與居
者安可耳如不見愛何必沾兩佳人如果見愛何必死一狂狂二女相顧動容自
此不甚虛弄之態時而探手於囊拊袴於地亦置不為怪一日錄書未卒業
而出返則小謝伏案頭搔管代錄見生擲筆睨笑近視之雖劣不成書而行
列踈整生督曰卿雅人也何樂此僕教卿為之乃擁諸懷把腕而教之蓋秋
容自外入色乍變意似妬小謝笑曰童時嘗從父學書久不作遂如夢寐
秋容不語生喻其意偽為不覺者遂拒而授以筆曰我視卿能此否作數字
而起曰秋娘大好筆力秋容乃喜生於是折兩紙為範俾共臨摹生另一燈
讀竊喜其各有心事不相侵擾做畢祇立几前聽生月旦秋容素不解讀
塗瀾不可辨認花判己自顧不如小謝有慙色生獎慰之顏始霽二女由此師
事生坐為狐背卧為桮枝不惟不敢侮爭媚之踰月小謝書居然端好生偶
替之秋容入慙粉黛滿面淚痕如綫生百端慰解之乃已因教之讀穎悟非常
指示一過無再阿者與生競讀常空終夜小謝又引其弟三郎采拜生門下
年十五六安容秀羨以全如喜一詞為誓生令與秋容執一徑滿堂呼吟生
於此設鬼帳烏部即聞之喜以時給其薪水積數月秋容與三郎皆能詩
時相酬唱小謝陰囑勿教秋容生諾之秋容陰囑勿教小謝生亦諾之一日
生將赴試二女涕目持別三郎曰此行可以杜疾免不燃思履不吉生以苦疾
為辱遂行先是生好以詩詞織切時事獲罪於邑貴介日思中傷之陰

賂學使誣以行賄淹禁獄中資斧絕乞食於囚人自分已無生理忍一人
飄忽而入則秋容也以饜其魄生相向悲咽曰三郎慮君不吉今果不謬三
郎與妾同來赴院申理矣數語而出人不之睹越日部院出三郎遮道聲屈
收之秋容入獄報生返身往偵之三日不返生愁懣無聊度一日如年歲忽小謝
空愴惋欲絕言秋容歸經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強得去逼乞御膳杖
容不屈今亦為囚妾馳百里弁波願治室北郭被老婢刺吾之心痛徹骨
痛楚不能升空笑因示之足血殷凌波馬出金三兩跛跡而沒部院勘三郎
素非瓜葛無端代控將杖之撲地遂城隍之隨其狀情詞悲惻提生而
鞠問三郎何人生偽為不知部院悟其冤釋之既歸竟夕無一人更闕小
謝始空惓惓曰三郎在部院極解神神赴冥司冥王以三郎義令托生
富貴家秋容又嬖妾以狀投城隍又被按劄不得入且復奈何生恚曰黑
老魅何敢如此明日仆其像踐踏為泥數城隍而責之案下吏暴橫如此渠
在醉夢中即悲憤相對不覺四漏將殘秋容飄忽入室兩人談焉喜忘財秋
容泣下曰今為郎萬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歸曰我無他原以愛
故既不願固亦不曾汚玷煩苦陶秋容勿見譴責生少歡欲與同寢曰
今日願為卿死二女感然曰高受剛導頗知義理何忍以愛若者殺若乎孰不
可憐挽頸傾頭情均伉儷二女以道難故姑念全消會一道士逢遇生謂
引有鬼氣生以其言異具告之道士曰此鬼大好不擬負他因書二符付生曰

婦授而鬼任其福命如聞門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刺者可活生拜受婦
孺二女後月餘果聞有哭女者二女爭奔而去小謝世忘吞其符見有喪
輦過秋容直出入棺而沒小謝不得入痛哭而返生出視則富室郝氏殯其
女共見二女子入棺而去方共驚疑俄聞棺中有聲甚肩發駭女已頓蘇因
暫寄生齋外羅守之忽聞自問陶生郝氏所詰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
告郝未深信欲昇婦女不從遂入生齋偃卧不起郝乃識婚而去生就視之
而龐雖異而光艷不減秋容喜慳過望殷叙平生忽聞嗚鬼泣則小謝
哭於柩心甚憐之即移燈往寬譬哀情而衿袖淋漓痛不可解近恍始
去天明却以婢媪齋送者僮居然翁婿笑暮入唯房則小謝又哭如此六

七夜夫婦俱為怪動不能成合葬之禮生憂思無策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
求倘得憐救生然之跡道士所在叩伏自陳道士力言無術生哀不已道士笑曰
病生好纏人合與有緣請涓吾術乃送生來索靜室檢扉坐戒勿相問九十餘
日不飲不食潛窺之暗若睡一日晨輿有少女寒寒八州時時蓋光艷如人微
笑曰跋履終夜憊極矣被汝糾纏不了奔馳百里外始得一好廬告道翁
與俱來笑待見其人便相交付耳敏昏小謝生女遠起迎抱之翁然合為一體
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遜去拜而送之及返則女已甦扶置牀上乳酥
漸醒但犯是呻言趾絞痠痛數日始能起後生應試得通籍有蔡子徑者
與同譜以事過生晉數日小謝自鄰舍婦蔡望見之疾趨相謁小謝側身避

心竊怒其輕薄恭告生曰一事深駭物聽可相告否詰之答曰三年前少女
文須徑而夜而失其口至今疑念適見天人何相似之深也生笑曰山荆陋劣何
足以方若妹然既係同譜義即空切何妨一畀妻乎乃入內使小謝衣衾裝出墓
大啟曰真吾妹也因而泣下生乃具述本末恭喜曰妹子未死吾得速歸用慰
嚴慈遂去過數日舉家皆望後往果如前高

異史氏曰世佳人求一而難之何處得兩哉第千古而一見惟不私弃女者
能世之也道士其仙耶術之神也司有其術醜鬼可交耳

儘鬼

范生者宿於逆旅食後燭而假寐忽一婢來襖衣置柎上又有鏡奩掃塵
二列案頭乃去做一少婦自房中出發篋開奩對鏡櫛掠已而髻已而簪
顧影徘徊甚久前婢來進盃沃盥已捧帔脫持沐浴去婦解襖出裙帔炫
然新製就着之掩於提顧結束周空茫不語中心疑怪謂必奔婦將嚴裝
以就客也婦環訖出長帶垂諸梁而後為訝之婦送客改妝變引頸受僮才
一着帶目即含眉即臨古出吻兩寸許補之怪變如鬼大駭奔出呼告主人
驗之已渺主人曰曩子媼僮於是母乃呼異哉既死猶作其狀此何說也

異史氏曰寬之極而空於自盡苦矣然前為人而不知後為鬼而不覺所最
難堪者東裝待帶時耳故死後頓忘其他而獨於此際此境猶磨一
作是其所極不忘者也

吳門畫工

吳門畫工某忘其名喜繪呂祖每想像而神會之希幸一遇皮結在舍靡刻不存一日值羣丐假郊郭附內一人敝衣露肘而神采軒豁心忽動疑為呂祖諦視覺愈確遂提其臂曰若呂祖也丐者大笑某堅執為是伏非不起丐者曰我即呂祖汝將奈何某叩頭但祈指教丐者曰汝能相識可謂有緣然此處非語所及附當相見也再欲遮阿轉肘已不暇嘆而歸空夜果夢呂祖來曰谷子吾慮常疑特來一見但汝骨氣貧吝不能為仙我使子見一人可也即向空一招遂有一麗人跣空而下服飾如貴嬪容光祀儀煥映一室呂祖曰此董娘之子審誌之既而又附記待吾答已記之又曰勿忘却俄而麗者去呂祖亦去醒而異之即夢中所見肖而歲之終亦不解所謂後數年偶游於都會

董妃甕 上念其賢將為肖像諸工羣集口授心擬終不能似某忍觸念夢中人得無是即以圖呈進宮中傳覽皆謂神肖由是授官中書辭不受賜卹萬金於是名大譟貴戚家爭遺重幣乞為先人傳影但惡空摹寫固不由似決辰之剛累數巨萬甘來無采拱金曾見其人

林氏

濟南安期素桃達喜狎姬妻婉飛之不聽妻林氏美而賢會北兵入境被俘去甚窘途中欲相犯林偽諾之適兵佩刀繫牀頭急抽刀自剄死兵舉而妾諸野次日校舍云有人傳林死戚痛悼而往視之有微息負而歸目漸動稍嘔呻

扶其項以竹管滴漉灌飲。能咽。戚撫之曰：「卿萬一能活，相負者必置凶折。」半
林平復如故。但首為頸。痕所處常若左顧。戚不以為醜。愛戀逾於平昔。曲巷之游
自此絕。林自覺形穢。將為冥媿。戚執不可。居數年。林不育。因勸納婢。戚曰：
「業誓不二。鬼神寧不聞之。即似續不承。亦吾命身。若未應絕。卿豈老不能生
者耶？」林乃托疾。使戚獨宿。遣婢海棠。裸被卧其牀下。既久。墮以膏情。則婢
言無之。林不信。寔使戒婢勿往。自詣婢所。卧少。聞牀上喘息已動。潛起。登牀
相之。戚醒。問誰。林耳語曰：「我海棠也。戚却拒曰：「我有盟誓。不敢更也。若每歲
年尚須汝奔就耶？」林乃下牀出。戚自是孤眠。林使婢托已往。就之。戚念妻生平
曾未肯作不速之客。疑焉。摸其項。無三痕。知為婢。又吐之。婢慙而退。既明。以情
告林。使速嫁婢。林笑云：「若亦不必過。孰倘得一丈夫子。即可幸甚。」戚曰：「尚肯盟
誓。鬼責得及尚望。」延宗嗣乎。林翼日笑語戚曰：「凡農家者流。苗與秀不可
知播種常例不可違。」晚明耕耨之期。空矣。戚笑會之。既夕。林滅燭。呼婢使飲
已。余中。戚入就榻。戲曰：「但人來笑。深愧錢。轉不利。負此良田。婢不語。既而舉事
婢小語曰：「私處小種。類猛不壬。戚體意溫卹之事。已婢偽起。溺以林易之。自此
時值落紅。輒一為之。而戚不知也。未幾。婢腹震。林每使靜坐。不令給役於前。故
謂戚曰：「妾勸兩婢。而君弗聽。故爾日有妾時。若悞信之。交而得孕。將漫如何。」戚
曰：「吾憤爾母。」林乃不言。無何。婢舉一子。林特買乳媪。祀養母家。積四五年。又
產一子。一女。長子名長生。已七歲。就外祖家讀。林半月輒托歸寧。一任省視。婢年

益長。戚時，促遣之。林輒護婢，曰：「思兒女。」林遂其願，竊為上駭，遂詣母所，請
戚曰：「謂我不嫁，母家有義男，當配之。」又數年，子女俱長成。但戚初
度林先期治具，為候宿友。戚嘆曰：「歲月移過，忽已半世。」幸各強健，家亦不
空凍餒。所闕者，膝下一點。林曰：「君執物，不沒妄言。」夫誰怨，惡欲浮男，而亦非難。
何況一也。戚解頰曰：「既言不難，胡日便索高男。」林言易耳，步耳。早起，命駕至
母家，嚴妝子女，載與俱歸。入門，令雁行立，呼父，叩祝千秋。拜已而起，相顧嬉笑。
戚駭怪，不辭。林曰：「君索高男，妾添一女，始為詳述。本末戚喜曰：「何不早告。」曰：「早
告，恐飽其母。」今子已成，立尚可飽乎。」戚感極，涕不自禁。乃迎婢歸，偕若焉。古
有降，以妾為如林者，可謂醒矣。

胡大姑

益都岳于九家有狐崇，布帛器具輒被拋擲，鄰堵皆當細葛，將取作服，見相
卷如故，解視則邊實而中虛，悉被剪去。諸如此類，不堪其苦，亂詬罵之。岳
戒之，云：「恐狐脚狐在果上，曰：我已聞之矣。由是崇益甚。一日，夫妻臥未起，狐再
索服去，各白身躡床上，望空哀祝之。忽見好女子，自窗入，擲衣林頭，視之不
甚修長，衣絳紅外，襲雪花，以甲岳看，衣揖之曰：「上仙有意，妾願即勿相慢。
請以為女，如何。」狐曰：「我齒較汝長，何得妄自尊。」又請為姊妹，乃許之。於是命家
人皆呼以胡大姑。時補鎮張八公子家有狐居樓上，恒與人語，岳聞之，否答
云：「是吾家喜婢，何得不識。」岳曰：「彼喜婢，曾不慢人，汝何下效之。」狐不聽，慢

如故猶不甚崇他人而崇崇其子婦。履襪簪珥往。棄道上。每食輒於
粥椀中埋死鼠或糞。婦輒柳椀罵。駭狐並不禱。免岳祝曰。兒女輩皆
呼汝姑何。各無尊長。體即狐曰。教汝子出。若婦我為。汝媳便相安。笑子婦罵
曰。區狐不自慙。欲與人子。漢子即時煩。坐衣筒上。忽見濃烟出。尻下熏熟。如
寵。啟視藏裳。俱燼。剩二事。皆姑服也。又使岳子出其婦。子不應。過數日
又促之。仍不應。狐怒。以石擊之。額破裂。血流幾斃。岳益患之。西山李成文。苦
符水。因幣聘之。李以泥盆寫紅符。符三日始成。又以鏡得槿上。捉作兩偏。始
宅中。使童子隨視。有所見。即急告。至一處。重言墻上。若大伏李。即賊。于言
符其處。既而禹步庭中。呪移時。即見家中。犬承並來。帖耳。我尾。若聽教。命
李揮曰。去。即然。魚貫而去。又呪羣鴨。即來。又揮去之。已而雞。至李持一雞
大叱之。他雞俱去。此雞獨伏。文與長。囑曰。予不敢笑。李曰。此物是家中所作。若
姑也。家人並言。不當作。李曰。若姑。今尚在。因共憶。三年前。偏為。此戲。怪異
即自。爾日始也。徧搜之。見窮。偶猶在。廐梁上。李取。役火中。乃出一酒甕。三
叱雞起。從云。甕曰。言曰。岳曰。很哉。數年後。當復來。岳乞付之。湯欠。李子不
可獲去。或見其壁。闕挂。數十。飛塞。言者。皆狐也。言其以次。從之。出為崇。因此
獲。騁金。居為奇。化。目云。

細疾

昌化滿生設帳於縣。杭偶涉。廖市。徑臨街。閣下。忽有。勃。殼。墜。肩。額。仰視。

一雖姬僥闖上妓安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詞之知為倡樓賈氏女細
疾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婦嘗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
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托故假借同及人啟金如千攜以赴女款洽驀坐即枕
上口占一絕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此頭小語屏蘭香新髮明日重妝
鳳新行無新行夢新行王新行怨感思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既無嫌
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即叮嚀堅相約他日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
每於無人處欲佯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為觀聽所訕倘得相送幸教妾也因嘲
生家曰生庄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他日曰妾歸君後當長相守
勿設帳為也四十畝聊足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尺綉納太平之稅有餘矣
開戶相對君讀妾織暇則詩酒可遣千片疾何足貴生曰卿身價略可幾多
曰依媼貧志何能盈也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惜財得輒歸
妾所私者區區無多若能辦百金過此即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窶卿所知
也可金何能自致有同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悻於行今為卿
故當任謀之計三四月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房訪之生即棄館南游空則令
已免官以置悞坊民舍官囊空虛不能為礼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
三年其能歸偶嘗弟子弟子自溺死東公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逐因圖妻有
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袍遺以是得無苦細疾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請知
故不可奪亦始聽之有富賈其慕細疾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斬且細疾

不可實以負販者湖南敬伯生耗時微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更便久錮之
歸告媪云生已死細侯疑其信不確媪曰無論滿生已死從或不死與其後
窮措大以椎布終也何如衣錦而厥梁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膏肓也守齷齪
商誠非所領其道路之言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
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朝夕哀哭媪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幼汝成人二三年所得
報者日亦無多既不解籍籍即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衣
服簪珥供給豐侈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始知賈之醜已也悲念
素無卻反役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
苦託布媪賈者違細侯天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乘賈他出
殺棺中兒携所有亡婦滿九賈家服飾一無所取賈婦怒質於官以原其情置
不問嗚呼奇事戾之婦漢亦復何殊願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狼三則

有屠人負肉而歸日已暮歛一狼來瞰擔中肉以甚涎密步亦步尾行數里
屠惧示之以刃則稍却既走又從之屠無計點念狼所欲屠肉不如姑懸諸樹
而蚤取之遂鉤而懸之桂樹則示以空之狼乃止屠即還歸昧爽往取肉遙
望樹上懸巨物似人盜死狀大駭返巡近之則死狼也仰首審視見口中含物
肉鉤刺狼膠如魚吞餌時狼革價昂直十餘金屠小裕焉緣木求魚狼則
罹之亦可笑已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屠惧投以骨一狼得骨止一狼仍逐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空骨之盡而兩狼之並驅如故屠大窘恐前後受其敵顧野有麥場主積薪其中苫蔽成丘屠乃奔倚其下弛擔持刀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少時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屠暴起以刀劈狼首又數刀斃之方欲行轉視積薪後一狼洞其中意將隧入以攻其後也自己半入止露尻尾屠自後斷其股亦斃之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狼亦斃矣而頃刻兩斃為數之變詐幾何哉止增笑耳

一屠暮行為狼所逼道傍有反耕者所遺行室奔入伏烏狼自苫中探爪入屠急捉之令不可去顧無計可以死之惟有小刀不盈寸遂割破爪下皮以吹承之法吹之極力吹移時覺狼不甚動方得以帶出視則狼狀如牛肢再不能屈口張不得闔遂首之以歸非屠烏能作此謀也三事皆出於屠則屠人之殘殺狼亦可用也

美人首

諸商寓居京房與鄰屋相連中隔板壁板有松節脫處穴如錢忽女子探首入視鳳髻絕美旋伸一臂潔白如玉眾駭其妖欲捉之已縮去少頃又在但隔壁不見其首奔之則又去之二商格刀伏壁下俄首出暴決之應手而落血濺塵土眾驚皆主人人惧以其首高遂諸商鞠之殊荒唐淹繫半年迄無情詞亦未有以

人命訟者乃釋高瘞女首

劉亮采

聞濟南懷利仁言劉公亮采狐之後身也初太翁居山有叟造其廬自言胡姓阿所居曰只在此山中阿處人少惟我兩人可與數晨夕故來相拜識因與接談詞皆便利悅之沽酒相歡醜而去越日復來與益款厚劉云自蒙下文分即最深但不識家何里焉阿與居胡曰不敢諱嘗山中之老狐也與若有夙因故敢內交阿下固不能為翁翁福亦不敢為翁禍幸相信勿駭劉亦不疑更相契重即叙年齒胡作兄往來如昆季有小休咎亦以告時劉之嗣更忽云公勿憂我當為君後劉訝甚言怪胡曰僕嘗救已盡投生有期笑與其他適何如生故人家劉曰仙壽萬年何遂及此叟搖首云非汝所知遂去夜果夢叟來曰我今至矣既醒夫人生男是為劉公段長身短言詞敏辯絕類胡少有十名士辰成進士為人任俠急人之急以故秦楚燕趙之家趾錯於門傾酒當爵者阿前成市焉

慧芳

馮二混居青州東門內以債麵為業家貧無嬖與母共作苦一日媪獨居忽有笑人來年可十六七稚而甚朴而先華始人媪驚顧窮詰女笑曰我以賢即誠篤願委身母家媪益驚曰娘子天人有此一言則折我母子數年壽女固請之喜必為妾門止人拒益力女乃去越三日復來番連不去問其姓氏曰母肯納

我乃言不然固無庸問媪曰貧賤保骨得婦如此不祥亦不祥女笑坐
牀頭鬢一殊殷媪蘇之言娘子宜速去勿相禍女乃出媪視之而去又數日
西巷中呂媪來謂馬曰鄰女董蕙芬孤而無依自願為賢婦胡弗納馬以
所疑慮具白之呂曰烏有此耶如有幸認效在若身馬大喜諾之呂既去媪掃
室布席將待子婦往娶之日將暮女矍然自入室茶母起非盡禮告媪曰
妾有兩婢未得母命不敢進也媪曰我母子守窮廬不能役婢僕日得蠅頭
利僅足自給今增新婦一人嬌嫩坐食尚恐不充餽益之二婢豈吸風所能
活耶女笑曰婢來亦不費母度支昨能自得食則婢何在女乃呼秋月秋松聲
未及已忽如飛鳥墮三婢已立於前即令伏地叩母既而馬歸女迎告之馬喜
入室見翠棟雕梁侔於宮殿中之几屏以簾幙光耀奪視鶯極不敢入女下
牀迎笑睹之若仙益駭却退女挽之坐與溫語馬喜出非分形神若不相屬即
起欲出行女止曰勿須因命三婢治具秋月出一革袋執向扉後拈一撼擲之
已而以手探入壺盛酒杵感笑觸類惠騰飲已而寢則花鬪錦綉溫膩非常
天明出門則茅廬依舊母子共奇之媪詰呂所將跡心由入門先謝其媒合
之德呂訝云久不拜訪何鄰女之曾託乎媪益疑其言濡妾呂大駭即問媪
來視新婦女笑述之極道作合之我呂見其子恩鹿愕眙良久即亦不難
而已女贈白木搔具一事曰無以報德姑奉此為媵一爬背身呂受以婦審視
則化為白金馬自得婦頓更奮業門第一新守中貂錦無致任馬取着而

而出室門則為布素但輕煖耳女所自衣亦然積四五年忽曰我謫降附
十餘載因與子有緣遂暫留止令別矣馬苦晉之女曰請別擇良偶以承
遺業至我歲月當一空焉忽不見馬乃娶秦氏後三年七夕夫妻方共語女
忽入笑曰新耦良惟不念故人耶馬驚起愕然曳坐便道衷曲女曰我適送
俄汝渡河乘門一相望身兩相依語無休止忽空際有人呼甚苦女急起
作別馬問其誰曰余適同汝成婚來彼不耐久伺矣馬送之女曰子奇八旬空
期我來收爾骨言已遂逝今馬六十餘矣其人但杜謫無他長

異史氏曰馬生其名混其業藜藿芳姿取哉於此見仙人之貴杜謫誠
篤也余嘗謂及人者我與爾鬼狐且棄之矣所信不愧於仙者惟混耳

山神

益都李會斗偕山行值數人籍地飲見李坐謹默並起曳入座競觴之視
其杆饌雜陳珍饈移時飲甚懽但酒味薄滿忽有一人來面狹長可三
三尺許冠之高細辨是衆驚曰山神至矣即却行曰去李亦伏匿坎窩中
既而起視則肴酒一無所有惟有破陶器貯粟子瓦片上感蟬蛸數枚而已

徐繼長蒲七

徐繼長臨淄人居城東之磨坊莊業儒未成去而為吏適姻家道出于氏
宿官薄暮醉歸過其處見樓閣繁麗一吏當戶坐徐酒渴思飲揖吏
求漿吏起邀客入井堂授飲已望曰慙暮難行姑留宿有早旦而發如何也

徐亦破始樂導所請與命家共酒奉客即謂徐曰若天言勿嫌孟浪即若
清門令望可附昏因有幼女未字欲充下陳母去後徐謝訝不知所對
即遣伴告其親族又傳語令女即妝束隨之戎冠博帶者四五輩先後
並室女即亦炫妝出姿容絕俗於是文坐宴會徐神魂眩亂但欲連覆酒
數行既罷不任乃使小鬟引夫婦入幃館同爰止徐問其族姓女自言蕭
姓行七又漫細審門閨女曰身雖賤陋配使骨當不辱宴何苦研窮徐溺
其色歎嗚備室不漫他疑女曰真處不可為家審知汝家姊之甚平苦或不
物阻歸除一言行將自室耳徐應之既而加臂於身念忽就寐既覺則抱中已
空天色大明松陰翳曉身下籍柔穰尺許厚軟嘆而歸告妻之戲為除館
設榻其中閨門出曰新娘子令儀在矣因與共笑日既暮妻戲曳徐啟門曰
新人得無已在室耶既入則美人華妝坐榻上見二人入橋起迎之夫妻大愕女掩
口局而笑參拜恭謹妻乃治具為之合歡女早起搽作不待驅使一日謂徐姊
姊輩俱欲來吾家一望徐慮倉卒無以應容女曰却知吾家不饒將先費
饌具來但煩吾家姊之意既而已徐告妻之諾之晨炊后果有人荷酒載米釋
担而去妻為職危人之役哺后六七女即生長者不過四十以來圍坐逆飲喧笑
盈室徐妻伏窗以窺惟見夫及七姐相向坐他客皆不可睹北斗挂屋角誰然
始去女送客未返妻入視案上杯杌俱空笑曰諸婢想俱醉遂如狗舐舐舐
女還殿相勞奪器自條促嬌安眠妻曰客臨吾家使自備飲饌亦大笑話

明日台另邀致俞數日徐泛妻言使女渡召客室恣喜歡噉惟西四管不
加七箸徐問之摩笑曰夫人謂吾輩若故吾以待調人座問一女年十九素爲倚裳
云是新寡女呼爲六姊情態妖艷善笑能口與徐漸洽輒以諧語相嘲行解致徐
爲歸事禁笑詎六姊頻犯連引十餘爵醉態淫靡體嬌懶挂弱難持無
何三去徐燭而覓之則酣寢昏憒中近接其吻亦不覺以手探衿私處墮起心旌
方搖席中紛嘆徐即乃言理其衣見袖中有倭巾竊之而出迨於夜央衆客雜
席六姊未醒七姐入搖之始呵欠而起繫裾理髮送衆去徐拳懷念不釋於心
將於室處展玩遺巾而首之已渺疑送客時置於落途剛執燈細照階際都後
烏有喜頭不自得女問之徐漫應之女笑曰勿誑語巾子已將去徒勞心目徐
驚以實告且言懷思女曰彼與君無宿分緣止此耳剛其故曰彼前身曲中女君
爲士人見而悅之爲兩親所阻志不得遂感上疾帖危使人語之曰我己不起但得君
來獲一柵其肌膚死無憾彼感此言諾如所請適以冗竊未遂往過夕而室
則病者已殞是前世與君有一柵之緣也過其即非所望後設筵再招諸女惟六
姊不室徐疑女妨頗有怨鬱女曰謂徐曰君以六姊之故妄相見罪彼實不肯
至於我何尤今八年之好行將別矣請爲君極力一謀用解後前之惑彼雖不
采寧禁我不往登門就之或人之勝天不可知徐喜從之握手飄看履
虛頃刻至其家苦壁廣堂門戶曲折與初見時無少異岳父母並出曰杜
女父蒙溫煦老身以殘年養慵有疎者剛或當不怪耶即張筵作會女便剛

諸姊妹母云各歸其家惟六姐在耳即喚婢請六娘子來久之不出女入曳之以
至傭首問醒不似前此之語少時嫂嫂辭去女謂六姐曰姐之高自重使人怨我
六姊微哂曰輕薄即何宜相近女執兩人殘厄福使易飲曰吻已接矣作態何
為少時七姐去室中止餘人徐遽起相逼六姊宛轉撐拒徐牽衣長踞
而哀之色漸和相携入室裁後襦結忽聞喊嘶動地火光射闥六姊大驚
推徐起曰禍事忽臨奈何徐忙迫不知所為而女即已竄避無迹矣徐悵然少
坐屋宇益失獵者十餘人按鷹格刃而坐驚問何人仗伏於此徐忙言迷途
因告姓字一人曰適逐一狐見之否答云不見細認其言與乃于氏張宮也快
而歸猶與七姐漫坐晨占雀喜夕卜燈花而竟無消息矣董玉珽談

亂離二則

學師劉芳輝京都人有妹許聘戴生出閩有日突值北兵入境父兄恐細
弱為累謀故送戴家修飾未竟亂兵侵入父子分竄女為牛录俘去淫
之數日殊不少狎夜則臥之別榻飯食供奉甚殷又掠一少年來年與女相
上下儀采狎雅牛录謂之曰我無子將以汝從從緒肯否少年唯唯又指女
謂曰如肯即以此為汝婦少年喜願從所命牛录乃便同榻決合甚樂既而
枕上各道姓氏則少年即戴生也

陝西某公任鹽秩家累不送值妻環之變故里臨為濫計數言信隔絕後
亂平遣人探問則百里絕烟無處可詢消息會以復命入都有老班役喪

偶貧不能適娶公資數金使買婦時大兵亂旋俘獲婦已無室并擄標
市上如賣牛馬遂携金就擇之自金少不敢問少女中媪甚怒繫遂贖
以婦媪坐牀上細認曰汝非某班役耶問所自知曰汝從我兒服役胡不識班
役大駭告公公視之果母也因而痛哭倍償之班役以金多不肖謀媪見一
婦年三十餘風貌楚楚因贖之既行婦且走且顧曰汝非某班役耶又驚問之
曰汝從我天服役如何不識班役益駭尋見公公視之真其夫人又悲失聲一
日而母妻重聚喜喜下可已乃以百金為班役娶媪媪喜必公有大德所以
鬼神為之感應惜言者忘其姓字余中或有能道之者

異史氏曰矣岷之禍玉石不分誠然哉若公一明是以聚而傳者也其里邑白
之後僅有一孫今亦不得奉其祭祀亦朝士之責也悲夫

養蛇

泗水中舊有禪院四無村落人跡罕及有道士棲止其中或言內多大蛇
故遊人益遠之一少年入山羅鷹入既深無所歸宿適見其闌若趨役之道
士驚曰居士何來幸不為兒輩所見即命坐具禮粥食未已一巨蛇入柱
十餘圍昂首向客怒目電睨客大惧道士以掌擊于其額呵曰去蛇乃俯
首入東室蜿蜒移時其軀始盡盤伏其中一室盡滿客大惧搖戰道士曰
此平時所養養有我在不妨所患者客自過之耳客甫坐又一蛇入較前略小
約可五六圍見客遽止膝頓吐舌如前狀道士又叱之亦入室去室無自處半

遶梁門壁上土搖落有聲客益惧終夜不寢早起欲歸道士送之出屋
門見牆上階下大如盞環者行卧不見生人皆有吞噬狀客惧依道士肘腋
而行使送出谷口乃歸

余御有客中州者寄宿蛇佛寺僧具晚餐而湯甚美而段皆圓類雞
項疑阿才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
寢覺榻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焉之駭怪因以火焰壁
阿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僧引入佛殿佛座下有巨井中蛇粗如甕
探首井邊而不出藝父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僧云昔
蛇為善佛坐其上以鎮之其患始平云

雷公

亳州民王泛爾其母坐室中值小雨冥晦見雷公持鎚振翼而入大駭急以器
中便溺傾注之雷中沾穢者中刀斧反身疾逃極力展騰不得去顛倒庭際嗥
聲如牛天上雲漸低漸與空層際雲常蕭蕭如馬鳴與雷公相應少時雨暴澍
自上惡濁盡洗乃作霹靂而去

甘菱角

胡大茂楚人其母素奉佛成淫塾師讀道由觀音祠母瀉過必入叩一日至祠
有少女挽兒遨戲其中髮裁掩頸而風致媚然時茂年十四心好之阿其姓氏女
笑云我祠西焦蓋王女菱角也阿將何為成又阿有婿家無女配然曰無也成言

我為若婿好否？女慚云：我不能自主，而眉目澄，上下脫成，意似欣屬，為成乃出。女追而逆告曰：崔爾誠吾父所善用為媒，無不諧。成曰：諾。因念其慧而多情，益傾慕之。歸尚母實白心願，母止此兒，常恐拂之，即浼崔作冰。焦青聘財，倉事已不就。崔極言成清族，笑于焦始許之。成有伯父老而無子，授教職於湖北，妻平任所母置成往，弁其喪數月，將歸，伯又病，亦卒淹留，既久，適大寇據湖南，家耗遂隔。成寓民間，弔影孤惶而已。一日有媪年四十八，紫迴村中，曰：只不去，自言離亂，因歸將以自鬻，成則其價言不屑為人，以亦不願為人婦，但有母，我若則逆之不較。直聞者皆笑，成往視之，面目則有二頭，肖其母，觸於懷而大悲，自念隻身無從，幼若逆，邀歸，執子禮為媪，喜便為炊飯，綠屣助勞。若母拂意，輒遣之，而少有疾，苦則濡煦，過於所生，忽謂曰：此處太平，幸可無虞，庶慰兒長矣。雖在羈旅，大倫不可廢。三兩日，嘗為兒娶之，成泣曰：兒自有媼，但媼阻南北耳。媪曰：太亂時，人事翻覆，後何可保？待成又泣曰：無論結髮之盟，不可背，且誰以嬌女付浮梗人？媪不容，但為治裳履，衾枕甚周備，亦不識所自來。一日：既夕，戒成曰：媼坐勿寐，我往視，新婦來也。未遂出，門去。三更脫盡，媪不返心，大疑，俄聞門外，詳出視，則一女子坐庭中，其逢首，淚泣。驚問何人，亦不語。良久，乃言曰：娶我來，即亦非福，但有死身，成大驚，不知其故。女曰：我少受聘於胡大成，不喜胡，北去，音信斷絕，父母強以我歸汝家，身可致者不可奪也。成聞而哭曰：即我是胡某卿，妾負耶？女收涕而駭不信，相將入室，即燈審，審願曰：浮無夢，耶於是轉悲為喜，相道離苦，先是亂後，湖南百里，餘地無類，焦携

家富長沙之東又受周生聘亂中不能成禮期是夕送諸其家女泣不墮柳家
中強置車中生途次女顛墜車下遂有四人荷肩輿生云是周家迎女者即扶并
輿疾行者飛空是始停一老媪曳入曰此汝夫家但勿哭汝家婆且晚將空矣
乃去成語知情事始悟媪神人也夫妻焚香共禱始得母子沒敢母自戎馬飛殿同
俦人婦奔伏澗谷丁儀譟言寇空即並張皇四匿有童子以騎授母急不暇問
扶肩而上輕迅剽遯瞬息空湖上馬踏水奔橋蹄下不波無何扶下指一戶云
此中可居母將啓謝回視其馬化為金毛吼高丈餘童子趨來而去母以手搥胸
語悲啓言非有人出阿怪其言熟視之成也母子抱哭婦亦驚起一阿歡慰疑
媪為丈士現身由此持觀音經况益度遂流寓湖北治曰廬焉

餓鬼

馬永齊人為貪無賴家卒屢空御人戲而名之餓鬼年三十餘日益窳衣
百結竊兩手交其肩在市上攫食人畫棄之不以齒邑有朱叟者少携妻居
於立都之市椽業不雅暮歲婦其御大為士類所口而米糲行為汚人始相
禮貌之一日值馬攫食不償為肆人所苦憐之代捨其直引婦贈以數百俾作
本馬去不肯謀業坐而食無何其身沒置仍臨窳輒而常惧與米遇去之臨邑
某宿學官冬夜凜寒輒摘聖賢類上梳而煨其板學官知之怒欲加刑
馬哀免願為先生財學官喜從之去馬擇某生殷富登門強索賈故
挑其怒乃以刀自剄誣而控諸學官官勒取重賂始免申黜諸生因而共憤

公質懸尹。應得實筭四十梃其頭三日斃焉。是夜朱叟夢馬冠帶而入曰。負公大德。今來相報。既寤。妾舉子。叟知為馬名。以馬兒。少不慧。喜其能讀。二十餘。竭力。任。犯。得。入。邑。汗。後。考。試。寓。旅。邸。晝。卧。牀。上。見。壁。間。卷。糊。舊。紙。視。之。有。大。之。性。四。句。題。心。畏。其。難。讀。而。志。之。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馬。六。十。餘。補。臨。邑。訓。導。官。數。年。富。貴。無。一。道。義。文。惟。神。中。出。青。妖。則。作。麟。鷄。笑。不。則。隄。毛。一。寸。長。校。之。若。不。相。識。偶。大。令。以。諸。生。小。故。判。令。薄。懲。輒。酷。檢。如。治。盜。賊。有。訟。士。子。者。即。富。果。叩。門。矣。如。此。多。端。諸。生。不。復。可。耐。而。年。近。七。旬。權。傾。聲。積。每。向。人。物。色。黑。鬚。藥。有。狂。生。其。對。苗。根。恰。之。天。明。共。視。如。廟。中。所。塑。靈。骨。狀。大。怒。何。注。已。早。故。去。以。此。憤。氣。中。積。數。月。而。死。

考弊司

聞人生河南人抱病危。見一秀才入伏謁牀下。謙抑甚禮。已而請生少步把臂長語刺。且行數里外。猶不言別。生伸足拱手致辭。秀才云。更煩移趾。僕有一事相求。生問之。答云。吾輩差屬考弊司。轄司主名。虛杜。鬼王。初見之。例應罰。鞫。而。說。若。一。後。類。自。生。驚。問。何。罪。而。至。於。此。曰。不。必。有。罪。此。是。舊。例。若。豐。於。賄。者。可。贖。也。然。而。我。貧。生。曰。我。素。不。信。鬼。王。何。能。效。力。曰。若。前。世。是。伊。大。父。行。宜。可。聽。從。言。次。已。入。泮。郭。空。一。府。署。解。字。不。甚。弘。敞。惟。一。堂。高。廣。堂。下。兩。扇。東。西。立。綠。書。大。於。榜。棧。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禮。義。廉。耻。踏。階。而。進。見。堂。上。一。扁。大。書。考。弊。司。楹。間。板。雕。翠。字。一。聯。云。曰。校。曰。序。曰。序。兩。字。德。行。陰。教。化。上。士。

中士下士一堂禮樂鬼門生游覽未已官已出髮髮點背者數百年人而異
孔撩天層外傾不承其齒送三三薄吏虎首人身八十餘人列侍生猗容若
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駭極欲却退鬼王已睹降階揖生上便阿興居生但諾
又阿何事見臨生以秀才喜其白之鬼王已亦反曰此有戊例即父命所不敢承
遂象森凜似不可入一詞生不敢言驟起告別鬼王側行送之空門外始返生不
歸潛入以觀其變空堂下則秀才已與同輩數人交臂歷指儼然在微徑中
一獐人持刀來裸其股割片肉可駢三指許秀才大嗥欲喚生少年負義惜不
自持大呼曰慘如此戊何世界鬼王欲為起暫命止割橋腹返生急恐已出徧
告市人將控上帝或笑曰迂哉蓋其尉於君何處覓上帝而訴之寃也此輩惟
與阿羅近呼之或可應耳乃示之途趨而往果見殿陛威赫羅方坐伏
階號屈王召訊已立命諸鬼綰繩提鎚而去少頃鬼王及秀才連坐審其情
確大怒曰憐爾夙世受苦暫委此任候生貴家今乃敢爾其去若善勸增
若惡骨罰令生世不得發迹也鬼乃密之仆地顛落一齒以刀割指端抽
筋出亮白如然鬼王呼痛解類斬承手是並抽訖有二鬼押去生稽首而出
秀才從其後感荷殷々挽送過市見一戶垂朱堂內一女子露生面容妝
絕美生問誰家秀才曰此曲巷也段過生低徊不能傳述怪其秀才秀才曰
君為僕來而令踽々以去心何忍生固辭乃去生望秀才去遂急趨入堂內
女接見喜形於色入室促坐相道姓名女自言柳氏小字秋華一嫗出為具

有酒：闌入帷帷愛殊濃切：訂昏嫁既曙媪入曰薪水告竭要耗即若
金貴奈何生慙念腰橐空慮虛惶愧無聲久之曰我實不曾携得一文空
署券保歸即奉酬媪亦色曰曾聞夜度娘索通欠耶林華頓感不作
一語生暫解衣為質媪持笑曰此尚不能償酒真自取不滿意與女俱入生
慙移時猶與女出展荆再訂前約久無音潛入而覘之見媪與秋華自
肩以上化為牛鬼目睨相對立大惧趨出欲歸則百道歧出莫知所從則之
市今並無知其村名者徘徊屢肆之問歷兩旬恍妻意含酸嚮楊鳴戲進
退無以自決忍秀才過望見之驚曰何尚未歸而所聞數者此生顏莫對
秀才曰有之矣淨勿為花伎文所迷耶遂感氣而往曰秋華母子何遠不
少施面目耶去少時即以衣來付生曰惜矣無禮已而悔之生亦
而去生暮絕三日而甦言之歷

閻羅

沂州徐公自生自言夜作閻羅主州有馬生亦悉徐公聞之訪諸其家阿馬
昨夕冥中處分何事馬言無他事但送左羅右升天上墮蓮花為大
如屋云

雲蘿公主

句大人

有喜

湘裙

曾春雅

可憐家

甲氏

齊天火

詩語

陵縣派

彭二孛

三生

胭脂

龍飛相公

怕娘

甲

天宮

白手

何仙

長軍

阿嫩

飛

甲

香口

一龍

十人

滿力

瑞雲

一通

黃文

任爽

曉

玉土

秋

素

後捨急於落戍無暇禁忌刻日敦誥即令一新先是月澤州生

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母文托他出又窺其止而報之後月餘門外

相阻二十許年也宮絹單衣絲帶烏履甚都雅略與傾談頗甚溫

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番既連談笑大懽明日邀

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行殷渥有小僮十二許相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

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絨弱恐不勝衣強之僮緝有餘力荷送而歸

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送衣為人簡嘿

而慷慨好施市有貧者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也又此益重之過數日

諸生作別贈象箸楠床等物徐筆曰：此皆自生反金受物報以

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者歸者音克托過之役入執主人凡庚火

劫掠一空家人識衣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

墮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膏諸其家知衣所贖因報大尹以兵逮

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萬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渡飲食

并糲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

執去生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之由尹問何以

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居室身不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

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戩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

危時方急難忍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卿生去至一處重樓夢



虎八置之見雲羅扶婢出凄然慰弔妻欲晉君但母喪未卜寔安可

去則却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骨前帶連結十餘扣孺云見官時以此信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却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冤鎖名令歸室中途遇衣下騎執于簡言情况表憤慙作色嘿不一語生曰君風素何自污也衣曰其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置於路者不捨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若家鄰豈可晉在人間耶言已絕棄而去生歸俟母已葬門謝客忽一伎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蓋行殺戮止晉一婢席捲貫物與僮僕携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落鬪飛序聲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促生去已索詞分

上官媚帶且辨且

解案不能詰又釋之既歸遂自擊牀以書不出一語姬初效亦已卯凡際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而外陳設煥然矣尚榻畫堂庶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若不信數遂使土不為穴又以古塊之成屏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背治共女曰而汝真婢探櫺有美熟如新出於鼎酒亦芳冽酌移時小已投暮且下踏婢漸都亡去女面版嬌情足慢屈伸似無所看坐狎促之女曰君暫釋手公有兩道請君擇之生頓頂謝曰君為棋酒之友可得三十年駁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報合耳君高取生曰六年後升高之女乃嘿然遂不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苦當婢媼別居南院炊爨方

儀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片常聞生推之則自開他人
不得入也歷南院人作事勤惰女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
言無啗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駢肩坐喜斜倚人生學而加諸膝輕
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飛遠原
九姊侍兒屢以輕挑獲罪怒商歷問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羞闕上以錦襦
布滿衣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軟生為覓鮮衣強使看之踰
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勞一日抱諸兒覺沉倍叢昔異之次皆
媿曰此中有俗種笑過數日嬾單黛不食曰近病惡此頗思烟火之味生
為其日肯送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二日曰妾體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孱
黃頰健可使代之乃悅衆服一英問諸室少頃問兒啼落非視之男也喜
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爾納生哀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
如初不食煙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
見空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願鄉荐終不
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闕
產婢權公主入生喜起問與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坐耳生得意
自謂苦以杖提意主必喜女愀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豆菜糜止行人
壽數耳三日不見八佗幃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渡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
生殊悽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台離皆有定數樽節之則

長志。繼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從此一半年咸輒一行。往數月始還。生母為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共名曰可棄。甫周歲。意為卜婚。諸媒接踵。其甲子付謂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園。竟不可得。當令個數六七年亦數也。嗚生曰。記取四年後。庚辰生女。左脇有小瘡。豈以此兒婚當嫁之。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每以所嗚告親友。果有候氏女生有疣贅。候賤而行惡。眾咸不齒。生竟媿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淫物。償戲。責父怒。槌之。卒不改相。戒隄防。不使有所得。遂皮出小為牢翁。為主所縛。送邑宰。審其姓氏。以者刺送之。歸。父兄共執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志急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汶曰。悉歸大器。可棄怒。仗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雲拾作。授衣。可棄斫之。穴。星而射。大惧。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斗餘所分田產。略盡。迨郡訟。兄官審知其入。亦逐之。兄弟之好遂絕。又謝年。可棄二十有三。候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為完婚。召室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藉。文之曰。數頃。博產。為若。若死守之。今悉相付。若弟無行。寸艸與之。皆棄也。此。后成敗。在於新婦。甘令改行。無憂凍餓。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候雖少家女。然。固慧。靈。鹿。可棄。稚。畏。愛。之。所。言。無。敢。

違母出限以刃刺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母棄以此少敏半條一子婦
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悞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高亦可也曾可
棄盜粟出賭婦知之彎弓於門以拒之天快避去窺嬾入道巡亦入婦搥
刀起可棄反奔婦逐斫之斷幅傷腦血泊模屢急極往訴兄不禮焉
寬慚而去適有後室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
殺婦兄不語可棄怒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
自作此態實不敢婦也使人視之已入家則兄始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
已至息入益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不見得厨刀可棄快
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元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自盡
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內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
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笄握箕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
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持白頭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遭之者如阻附於骨死而后已豈不毒哉然附
天下之至毒母也苟得其用慎眩天瘳非家室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
見懺情又焉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丘李孝孺苦逸少通儻不泥絲竹詞曲之屬以精之而兄以昏
登甲榜而孝孺益悅娶天人謝相之禁制之遂去去三年不返徧
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柯樹中人入見其南向坐弟十數左右侍盃

伴學之音誓而非月滿者也臨行積衣累箚甚諸妓所貽既歸夫人
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母以巨鏡繫
諸厨下凡有所需則跣履動履响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置管歷徇
物而仍其直左持券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母耻
不及諸妙貴銅閉三年而孝廉捷喜曰三卯而歲吾以汝為暇矣亦宗郎
又取進士尚松生亦軍兵夫人每以績佐讀緒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相
齟相訪輒竊聽之論文則滿若作悉者憑訛詭則惡聲逐客笑其每試
得平字不敢入空門却寧始哭避之故帳得金巷內獻慈毫不敢隱匿
故東主視遺恒而較銷蘇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等良難也後為婦
翁延教丙弟是年遊泮以月謝儀十金取受極返金夫人知之曰彼雖固親
然方耕詔何也追之返而受之取不敢申而心終歎焉思償之於是每
歲館金皆短其數以報夫人積三年餘得如十數忽夢一人告之曰明日登
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挑果拾遺金恰符銀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夫
人猶訥謹之取曰空一行作更何得漢爾夫人曰諺云水長則舟亦高即為
寧相寧便大耶

烏語

中州垣有道士某貧食御村食已聞鷄鳴因告主人使慎火阿故答曰烏云
大火難救可怕眾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者追及

之稱為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早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
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陽之想此家双生矣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
日當俱死也趙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巷行已令問其奇指之近為客時
雀鳴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偏向他偏向他冷大服蓋真
毒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番居者中優禮之時罪滿言多可中而道士
朴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貪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屋鴨
復果令又詰之答曰公言不與之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鴉
燭二百八銀朱一十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
客問之答曰鳥云去官而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令果以量敗
嗚呼此仙人儆戒之而惜乎凡厲惡心者不之悟也

齊俗呼婢曰稍遷其綠也者曰都了豈有父子俱青社生將赴歲試忽
有婢集襟上又喜曰稍遷吉兆也一僮視之曰何物稍遷都了而已父子不
悅已而果皆被黜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酒于生其無因嫗笑
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徑去揭尊微嗅列香肆射遂飲之忽大醉具
然固覺及醒則與一人並枕卧榻之高膩如脂靡汗蘭香溢蓋女子也問之不
答逆與交已以手相摩皆石陰有土氣酷類墻家大驚疑為鬼坐因問

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可相許但耐居之再入重
門有漏光處可以渡便殿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樓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麪餅
鴨臠便相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恍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寂寞郭曰書無天
日復無燈火食莫不知自處常如此則姁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
哉女笑曰為爾俗中人多言喜世故不欲以形色相見且情中摸索妍媸亦
常有別何必燈燭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游天堂便
即為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即久矣送之出星斗光中但見樓閣
無數經幾曲盡三脚始至一處堂上岳珠簾燒巨燭如畫入則美人華殿南
向坐年約二十許錦袍炫目頭上明珠翹鬢四出地下階設短燭裙底暗娼談
天人也郭遂亂失次不覺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
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尚靚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悔如容自贖願收為沒齒不二
之臣女頗婢微笑便命移席臥室中流蘇繡帳氣褥香軟使郭就榻坐
飲次女屢言若離家久暫歸亦無所妨魚盡一岸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
之郭不言偽醉眠榻上枕之不動女使諸婢扶裸之婢排私處曰箇男子容貌
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高直牀大笑而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
甫見仙人神志顛倒身女曰此是天堂未明宜早去如嫖洞中快悶不如早別郭曰
今有人皮得為花開香相幹而苦無燈燭此情何以堪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
四點呼婢籠燭托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壘精工寢處褥草棕毡尺許厚郭

解屣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媚好戲曰謂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
足蹴枕曰子宜僵笑勿汝多言視履滿殿珠如巨井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
狎而呻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笑答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妾非處子荒涼
已三年矣郭研詰仙姓氏及其清言尊行婢曰向阿郎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
知其確耗恐覓死無地笑郭遂不敢漫阿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以此為
常一皮女入曰期以永好不喜人情垂泯今將蕪除天宮不能漫相容笑請以
卮酒為別郭泣下請得脂澤為愛女不許贈以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珠既盡忽
已昏解既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出煙力轉側暈墮
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裏裹細緝束為起坐凝思略見牀榻始知為已廢也
時離家已三月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慙心疑恠之竊阿
一告知父莫有測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折視則湖綿雜香屑為之因
珍藏焉後某達官削而詰之笑曰此實后之啟智也仙人為得如此雖此事亦
里慎秘洩之族笑有出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嚴東樓家郭聞
之大惧携家止去未幾嚴厥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絳帳雖如蹀躞履綴明珠非權奸之淫從豪勢
之驕奢焉有此哉願淫者一擲金屋變而長門幽室未乾情日鞠為茂草空
牀傷言情燭銷魂含媚單玉臺之前疑眸寶幄之內遂使糟粕在堂上路入天
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儂楚之帷薄固不足道而廣由自荒者亦足戒已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爲學然其孤家慕貧一日他出暮歸失途入一村有媪
來謂曰古庶公子何之收得毋深乎生方惶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媪
引去八大第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媪迎曰庶公子
坐生趨拜媪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乎卽設筵媪側坐勸醢甚
殷而自已舉杯未嘗飲樂筵亦未嘗食生惶惑屢審媪笑曰再蓋三
爵告君知生如命已婦曰三大劉氏客江右曾變遠須未止人獨居荒僻日
就零落雖有兩非^孫孺即媪躬身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生性^純篤
故遂^親而^相見無他煩^薄藏^數金欲^情公子持之江湖分其^贏餘亦^勝
案頭螢枯死也生解以少年書病思負重託媪曰讀書之計先於蘇生公
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書出^六兒八百餘兩生皇恐固辭媪曰妾亦知
公子未惜懋遷但試高之當無不利生愿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媪
云勿須但覓一朴慙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織指一卜之曰位姓者
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曷盡^浴球候洗寶裝笑又顧僕曰此馬調
良可以乘御卽贈公子勿須將兩生歸^後終^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
覓役果得位姓因厚價招之位老於行旅又爲人憊拙不可賞財甚倚付
之往涉利藪^成秘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觀賞^其
同飛洒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車與俱去見堂上^其妻^造已設^婦出

備極慰勞生納此員訖即呈簿籍婦置不顧以自即席歌舞鞞韜伍亦
賜筵外舍蓋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留宿新歲次日又求香盤婦笑曰後無
酒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登誌甚悉並給業券亦載其上生愕然曰
天人真神人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者于佐一日堂設席一東面一南面堂下
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垣宜可遠行今為主价粗設祖帳以壯行色少則
位亦呼至賜坐堂下一時鼓鉦鳴聒甘儀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婦笑曰此先
兆也嘗得西施作內助笑宴罷仍以全金付生曰此行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
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腰心勞計筭遠方之盈
繼妾自知之生唯之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為鮑賈踰年利又數倍感生嗜讀
檮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既盈隱思止旦漸謝任於伍桃
源薛生與景書適過訪之薛一則供適別業瓜暮無所渡之闌人延
生入掃榻作炊細詰主人起居益是時方訖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邊
庭民聞騷動問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諸其家室有一夕
而行兩婦者薛亦新昏於大姓猶恐與馬喧動為大令所聞故暫遷於御
初更向盡方將拂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闌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言官
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闌人答是庶公子遠客也俄而闌者已入祀帽
光潔略一舉手即詰邦族生告之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答云無之蓋
喜趨出召一少年同入敬與為禮舉進曰嘗告公子其某姓今日此米

將送奇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知無益進退維谷之際適逢公子寧非教子
生以未悉其人故穿窬不敢應慕克不聽共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
媪扶女即入坐生榻上睨之年十五六佳妙無双生喜始整巾向慕展謝又
漏閣人行沽略盡款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今凌夷矣閣外
祖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誰曰外祖劉字暉若閣在郟北三十里
生曰僕郟城東南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文知郟中姓最繁止知
郟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負笑慕曰其祖墓尚在彰郟母
欲扶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斤未辦妨猶遲今妹子送去歸計益決矣生
脚之銳然自任二慕俱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可
勝言次日薛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詣淮文場已置位於肆裝背
返桃源回二慕啓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歸八門安置已藁金符
主前僕已候於途送去媪逆見之喜曰陶宋公載得西子采笑前日為
客今日吾甥婿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指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母遠
近婦云勿問久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為五自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
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新孫子去
此頗遠門戶蕭條煩公子一營辦之生諾而重止受其半媪強肉之送生出
揮涕而返生疑怪問甫視第宅則為墟墓始悟婦即妻之外祖母也既歸
贈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二孫長即荆卿次玉卿敏博無賴弟負兒

弟詣生甫謝生甚厚贈之由此往來最稔生頗道其徑商之由玉卿竊意家中多金仗台博徒數輩發其墓搜之剖棺露骨竟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詣生同驗之入塋見墓上繫之前所入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取之生曰夫人原留此以待兄也荆卿乃裹運而歸告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嘗墮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始知玉卿為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贖死墓內外而家並力營得較前益堅美由是無劉皆富惟玉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湖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之役盜入生家執索金與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為箇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烟火未遠譟逐之賊驚為遁共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為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以止失金劍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定將就盜之一盜帶面其力呵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而去生以是疑玉卿慙心竊德之後盜以劍質賭為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徇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賄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牘書歎世昏素封烏嗚呼貧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監矣

陵縣狐

陵縣李太史 家每見飛鳥古玩之物移列案邊勢必將墜疑斷僕所為輒怒譴之僕革革稱寃而亦不知其由乃嚴為齋戒非天明莫然

心知其異時頌之一夜光明滿室訝為盜而僕近窺則一狐卧榻上光自
兩眸出晶瑩四射恐其遁急入捉之狐嚙腕向欲脫僕持益堅固共
縛之舉視則曰是皆無骨隨手搖之者常鬻焉太史念其通靈不忍
殺覆以柳器狐不能出戴器而走乃救其罪而放之怪遂絕

王任卽

濟南崇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賃價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
已久二驚阿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洵第一証之二作色怒訕大指
後一人如阜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于招之不覺遂去畫但狂
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阜拱阿事何如矢一人曰勿
須渡入結冥阜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介早思良久即引二二走二三
十里八村字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使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至任卽言
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僮既曉第主出見人死州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
解之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阜言主人護萬絕急賃騎送之
之歸償之不受阿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高數丈龍
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頤晴半含嗒然若喪闔舟大忌停橈不敢少
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散龍也王懸勅於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而

遊舟方行又一龍墜如前狀日九三四又兩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
水潭不遠矣如有所見但糲米於水潭無謀俄空一盞水清澈底下有摩
龍五色如盃如甕條々盡伏有蜿蜒者鱗鬣爪牙磨々可數衆神魂俱
喪門息言眸不惟不敢窺竝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之見海波
深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龍畏胆忌入其中白米類胆故龍見
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僦寓者
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止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
過之直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但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沽
真又善飲能雜詠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
中盈然已滿以手挾挾取入壺壺無少減賈異之怪求其術真曰我無不
願相見者若無他短但貪心未靜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寬
哉我何貧賈問萌奢想者徒以貧身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問形骸盡忘
每值之若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呪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
生僅是所用未嘗贏餘賈母求益賈曰我言君貧如何如何賈思明告
必不可得將來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卧賈潛起搜諸衣底真覺
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瑩

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者實過數百真忽空際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若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祀真于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后失去隱卜當在若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貧者莫如鮑州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為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怒其寡信賈曰君曰仙人豈不知賈其寧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其形乎其袖肘不聽前買乃俯掬半罇置砌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罇^而磨石真變色欲與爭而石已化為渾金反石於真^而嘆曰業如此後何言悲矣以福祿加人心道天譴如運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害藏之也若尚視我為守財閹耶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買不三年施數已滿真忽空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令世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聞真係天上何意曰我乃有道之狐身出自其甚微不堪薛子累故生子自愛一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惟飲如初賈年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其賣解信藥即啻兒淮之無不治然秘其方即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林累被逐妻弟餉食獄中隱匿信鳥坐待食已而后告之甲不信甲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末忍道遠難俟

急於城中物色甚辟易為末清水一瓊速將果妻弟如其教道不負其言
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曰公
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容慨然自任僧喜邀入方又款待殷勤
既而與寺內外殿隙並請裝修客辭以不能僧固強之詞色悍怒客惧
請即傾囊於是倒裝而出悉授僧將行僧止之曰君獨貴實非所
願得毋可心於我乎不如先之遂握刀相向客哀之切弗聽請自經許之適
置情室而退但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適自城墻外望見一紅裳女
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前店冥搜竟不得至情室所嚴局双扉僧
不肯開托以收異將軍怒斬闖入則見客縊梁上救之片時復甦言得
其情又械問女子所在實則高有蓋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之益
莫修上廟宇由此香火大盛趙苻三庶豐原言之最甚

彭二掙

高城韓公甫自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於途忽回首不見之惟室其隨
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纍然雖則偏重亦不
得墜欲出之則囊口絳紉甚密以刀斷綫始見彭大卧其中既出問何以
入亦茫然不自知蓋其家有狐為祟事如此類甚多云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乩神自稱何仙為純陽弟子或謂是呂祖所跨鶴
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藝理緒明切太史揣摩
成賴何仙力居多焉因之文學士多皈依之然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
言休咎辛未歲朱文宗案臨濟南試後諸友請決等第何仙索試藝悉月旦
之座中有與樂陵李忭相善者李固好學深思之士眾屬望之因出其文代為
之請乩註云一等少明又書云適評李生據文為斷然此生運教大晦應犯夏
楚異哉文與數適不相符豈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一往探之少頃又書云
我適至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付幕容
六七八粟生例監都在其中前世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游魂乞食於四方者
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
明也中有二為人身所化者閱卷多曾詔不能適相值耳眾問挽回之術
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眾會其意以告李：惧以文質孫太史子未
且訴以兆太史贊其文因解其惑李以太史海內宗匠心益壯乩語不復置懷
後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摘計云石門公祖素有
文名必不悠謬至此是必幕中醉漢不識句讀者所為於是眾益服何仙
神共焚香祝讞之乩書曰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怍當多寫試卷益
暴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其教久之署中頗聞懸牌特慰：次歲果列前

名其靈應如此

明末

異史氏曰：幕中多其筆迹，無怪京師曉嬾巷中，空夕無

牛過父室，則翁臥床上未醒，以此知為狐。怒曰：狐可忍也，胡敗我倫。閻聖號為
伏魔，今何在而任此類橫行，因作表上玉帝，內微訴閻帝之不職。久之，閻帝忽
聞空中嘖嘖聲，則閻帝也，怒叱曰：書生何得無禮！我豈常掌為汝家驅狐耶？
若稟訴不行，咎怨何辭矣！即令杖牛二十股肉，幾脫少門，有黑面將軍縛一狐
至，宰而去。其怪遂絕。後三年，濟南游擊女為狐所惑，百術不能遣。狐語女
曰：我生平所畏，惟牛同人而已。游擊亦不知牛何里，無可物色。適提學按臨，牛赴
試在省，偶被營兵迂辱，忿想游擊，因游擊一聞其名，不勝驚喜，偃倭
甚恭。三捉兵至，捆責盡法，已乃實告以情。牛不得已為之呈告閻帝，俄頃見金
甲神降於其家，狐方在室，顏猝變，現形如大，逸屋，噪鼠旋出自投墻下，神言

前帝不忍誅今再犯不赦矣繫繫馬頭而去

神安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
聞之居人云：是閩壽筵者，欲門庭亦休清寂聽之笙歌繁响，醉中雅愛樂之，
並不問其何家，即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朴陋，便問君係此翁何
朝，答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何官，甚貴倨也，既非親屬，將何求
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而少年出逆客，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
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胄，見生至，盡起為禮，叟亦杖而起，生
久立侍，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而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

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澁謝而罷，遂增一筵于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
後設琉璃屏，以幃內着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而少年起，各以
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回顧，主客盡躄，生不得
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過地，但覺
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履容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
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却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廬
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方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
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檢，翁傳姓，但不知何者，何官，先生上
壽時，我方在埤下，故識之也，曾暮飲散，鮑莊攸死于途，鮑父不識諸，孰召訟生。

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諾未獲。姑存疑案。年餘

罪無申証。劉繁之

直指巡方廉知其寃。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襦。異其可以難復。於是携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頽殆。休于路側。遙見小車來。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自窺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舉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毋墮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乎。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于髻上摘珠花一朵。授生。曰。物可驚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自下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誤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即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驟。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巾尚未復。即生恹然。于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即暈紅上頰。既囑坐待路隅。款段而去。久之。一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此。非難重金。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一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而去。生由此用度頗充。終不屑當祿。後入邑庠。第。以金授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闕中巡撫。為生祖門人。優恤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鯁。雖屬大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

表馬至門，都無識者。出視，則傳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開湖，台具相款。容辭以
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有酒既陳，公子起而請問。相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
何事，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水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
私干人生乎，所不為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
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山中贈金
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不敢忘。」曰：「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
生聞之，竊喜，偽曰：「此難相信。若得娘子親見一言，則油島可蹈耳。」然不敢奉
命。青衣出，馳馬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惓然入，向壁而
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求人者常驕，人愛

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
以不虛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袪，抑搔之。
女怒曰：「子誠人。」激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厄，予過矣。予過矣。忿然
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
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理司，偶失礼于地官，將違帝
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紙一幅為妾求之，言已
車發，遂去。生歸，悚惧不已。乃假驅崇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
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嘿然。遂去。意似
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婦語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

計之所出。適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為之。賊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妾不辱命，然數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還為主人棄之矣。」因苦以情，且曰：「黃金拋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洵要償也。」踰數日，傳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惠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易名節哉？」再強之，聲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翌日，青衣奉女郎命，進明珠百顆，曰：「是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神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於萬一，死無憾矣。且却青衣置珠案，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肴酒，公子使徒人入厨下自行烹調，相對從飲，懽若一家，有客飽苦糲，公子飲而美之，引盞百錢，向嬾微餉，乃謂生曰：「君自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蒙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昏因，恐以齒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也可，倘青廬以夕，果送女即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副室，生不肯，適兄賈於江淮，為買女婿而歸，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嬾皆喜，見鬻上插珠花，甚以為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愛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廉其真，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媼之家，願妾媵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杖笄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嬾嘆

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傷矣因並賜之親為簪於髮上姬退阿女即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即緝襪精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阿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昧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一舉西男兩人介字之生年八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為材令寬大倍於尋常既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之至今傳為

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與乃知人之慧

固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為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如其子將購一妾隣村有偵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留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客友梁生握手殷邀過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答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媼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

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慄慄動，急委綴之，便問童子何姓，答言姓晏，仲羨驚又問汝父何名，答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童諾而入，頃之一媪出窺，真其嫂也，訝村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媪亦復虎落，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驕駝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父，酒漸解，始悟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即亦不惧，嫂溫酒治具，仲急欲見兄，但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父開，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摔兄地上，仲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路，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拒一人，捶楚無算，始起執兄，頓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慰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令拜村，仲挽之，哭內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鰥，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曰：遣阿小從村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之，倍益酸辛，阿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以血肉，驅內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夏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恐但不壽耳，言阿外有少女，窺聽，意欲溫婉，仲疑為兒女，便以問兄，曰：此名湘裙，吾妻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未，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于齋，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席中風無烟

火森然起粟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人以杯奠斗酒置案上仲喜極阿誰之為答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床下仲悶命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俟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惠而解意益勞暮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床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亦然無俟煩大哥留言也伯曰吾家非一盦一櫥為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言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逆血出不止者乃可為生人妻何得艸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頭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濕孟陶伯言時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為

才久矣尚為之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之而罵曰淫婢不肖欲徒阿姊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慙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獨其生氣也仲語之既歸偽增其年托言兄賣婢之遺腹子眾以其貌酷類亦遂信有遺信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以為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少怨兒其惠日盡羊食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其慰又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双姝來為阿小議姻中饋無人心甚燥急忽日嫂自外入曰阿姊勿怪吾送湘裙至矣俚婁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姊如此表之而不相從更欲徙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爾娣坐其迷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其氏已去湘裙卸妝入厨下刀

始盈耳矣俄而有敲羅列急聲得空容去仲入窻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開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已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妻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答言未見惟鄰女戚靈仙羣以為美顧貌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意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為所惑仲諾遂裂紙作數畫若符於叫外焚之少時簾動鉤嚙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翅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叙開湖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語後嬉狎無忌漸伸一旦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

惟得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歲灵仙忽起寒窗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歲灵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可如何憤恚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青之曰不睡我言後恐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夕歲灵仙不召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耐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異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湘裙搽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孱弱手足皆為所傷仲變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妙果又數日仲冥感遂死初見二婦執牌人不覺從去至途遇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見見驕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笑乃出白金一裹謂

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便豚子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
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嗚歲晏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楸
返罵曰淫婢生為非湯嬪死為賤鬼不齒君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雪
髮蓬飛妖容頓減久之嫗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嫗從女宣淫詈移時始
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已
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弟反欲但吾弟死耶設非
名多之嫌便當撻楚湘裙慚懼啜泣望伯伏謝伯憫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
湘裙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戀父見父出
零涕從之父曰從村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自此不復通聞問矣

後阿小娶嬪生一子亦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室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
笑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將先死聖孤傳盛妝上床而歿仲亦不哀半
年亦歿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空其不死而蓋之以年也
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寧有此數乎地
下生子嗣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二世為令尹闈場入簿有名士與于唐被黜落憤懣
而卒空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以千萬計推輿為首聚散成羣
某被擢去相與對質問羅便問其既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難言上

有愆哉。其不過奉行之耳。閻羅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空。閻羅即述其言。主司曰：其不過憶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存，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相諉其失職也。例合笞，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曼然大號，兩墀諸鬼，萬聲嗚和。閻羅問故，興抗言曰：笞罪太輕，是必掘其双睛，以為不識文。主報。閻羅不肯，眾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眾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剖胸，兩人滙血噴嘶，眾始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閻羅遂散其受剖已，押投陝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值主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兵燹，直往平賊，俘擄其眾，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真可韋繹。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乃興生也，驚曰：吾合蓋矣。既而俘者盡釋，惟其後至，不容置辯，竟斬之。其主陰司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興始至。面質之興，以牒管人命，罰作畜，稽其所為，曾據其父母，其罪雖均，其惡來生再報，請為大畜。閻羅判為大犬，興為小犬，其生於北順天府市肆中，一日，卧街頭，有客自高中來，携金毛犬，大如狸，其視之興也，心易其小，齧之，小犬齧其喉，下繫綴如鈴，大大樞樞，嗥實，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空宣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塔，其生慶雲，二十八舉於鄉，生女，娟靜娟好，世族爭妻，禽焉。其皆弗許，偶過臨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實興也，遂挽空旅舍，優厚之，聞其家適無偶，遂訂

訂姻好人皆謂其憐才而不知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淹寒，苦不得售，翁百計為之營謀，始得志於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辭怨，毒之甚矣。此哉！門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終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焉號號勤者耶？

長亭

石太僕太山人好厭懷之術，有道士過之，賞其慧，納為弟子。啓牙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其姓名曰吾汁，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由此精于符籙。

妾誓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乞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誓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卧敷幃中，婢以鉤挂幃，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極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叟言曰：「蓋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空，意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鬼即以戲鬼則非余所敢知矣。叟云：「必非心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皮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蓋狐，偶悅其女，始止焉。鬼為狐祟，陰隲無侮，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女之姊長亭，光艷尤絕，敬留全壁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為之施治。爾時

我當自去。石語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扶
麈尾。乃坐診之。見綉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暉
女即急以梳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笑。出籬叟。托製
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嬭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招石。托疾不
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繆之難也。某夜婢子
登榻傾跌。隨湯夫人。泡而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叟
嘿而出。石走送。曰。病痊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愈
問三數語。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
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
門。並騎而去。入視崇者既畢。石恐背約。請與媪盟。媪遽出曰。先生何見
疑也。即以長亭所挿金簪授石。為信。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為被
除。惟長亭深匿無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影盡滅。
惟紅亭呻吟未已。授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殷懇至晚。有校羅
列勸酬。殊切。漏二下。主人乃辭容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
掩入。籬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遁。一言已。遂返身去。石戰懼無
色。越垣急。留。遂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畢。乃與俱
歸。心懷怨憤。無之。可伴思。欲下。尋赤城而家。有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
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媪送長亭至。謂石曰。某夜之歸。胡再

不謀石見長亭，然恨都消，故亦隱而不發。媪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若子，昏耗倘有不老，即肯為長亭一念，若身為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媪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頗不能平，與叟曰：「相詬許長亭，亦飲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時，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媪哺之。然兒善啼，夜必啼，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為期，既而牛車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留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僅苦次彌。

三五

留不能受，賈朋之弔，方昏憤，聞忽聞嬾人哭入，視之，則綠絳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下卒，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人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循亂命而失翁媪之禮。妾來，亦母知而父不知也。言聞兒投懷中，言已始悔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嚶啾一空，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柩前性威，勸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兄，歎洽弔客，喪既闋，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葬。已而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強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石曰：「妾為君父來，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挹兒，他適，涕洟出。

門而去。松括一筆後數年不反。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觀入。石方

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

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已。哭曰：今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爾

年徙居晉界，僦居趙播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題

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念恨，不知何處聘一

惡人來，遣神縛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散矣。石聞之，笑不自禁。女怒曰：

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

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寧不為妾乎？聞之，怵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

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謝矣。石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

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俱伏，敬焉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

自堅，又欲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而

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蓋君師也。

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歸則卿之夫泣，兒悲

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刺治任，如汁，詢至之。帝觀，則赤城歸

未久，入而祭之，便問何來。石視厨下一老狐，孔前收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

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

乃許之。石因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灶，似有慙狀。道士笑曰：彼固惡之心

未盡也。石起，牽之而出，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齒齧。然石不遽抽，而頓挫之。

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睜炯似有愠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籬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媪先去留女待石。空女逝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忌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遷還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曰。綴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沐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問。而翁婿尚不通吊慶云。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西女而一轍。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止

空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慳拙。因與里中高堂伏。羊姓有部。羊先死。數年。無病。岳危。謂人曰。羊某今疇。囑冥使。撈我矣。我而自亦。重號呼。遂死。席惻然。不食。曰。我父朴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一赴地下代伸提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痴。蓋魂已離舍矣。廉覺。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堂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然涕流。便謂獄吏。悉受賂。嘆曰。夜榜掠。脛股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

壯氣

有罪自有王重。且汝等死。鬼所能操耶。遂出杜筆。為詞。值城隍。早衙。喊冤。

以撐手。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踰不直。席念氣無所復。

仲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月。始得質理。郡司朴序。

仍抵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能自舒。城隍怒其再訟。遣役押。

送歸家。役至門。辭去。席不肯入道。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柏質對。

官密遣腹心與席閱說。許以千金。席不聽。局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自氣已。

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於上。前各有函。進恐事治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

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答二十。席厲聲問。

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答。喊曰。受答允。當誰教。我無錢耶。冥王益怒。

蓋然字俱見宿案外用

命置火床。兩鬼棹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脫席衣。擲。

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笑。遂扶起。促。

使下牀。着衣。猶幸毆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

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心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

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

凝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

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下方。覺頂腦漸。

痛。不可禁。願亦忍而不張。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然尋至骨下。又聞一鬼云。此。

人大孝。無棄鋸。命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聞半身。

脚笑板解兩身俱化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令復
合使行席覺鋸縫二道痛欲復裂半步而陷一鬼於腰脚出絲帶一條授之
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自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
誓不惟酷毒便答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
遂去席合陰曹之暗昧尤其于陽脚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為
帝勲感其神聰明且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
脚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掉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
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
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為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願之毒於爾

半乃註籍中捐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
胡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
為者我性耐力鋸不耐慳楚請反見王以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
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意緩行數步與想路相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
至一村一門半闕鬼引與坐席更悚問二鬼來其不倘推入門中驚忠自
視身已生為嬰兒惜啼不乳三日遂殮魂棺不忌灌口約毒數十里忽見羽
葆來幡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煎馬所煎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
少年丰儀瑰璋脚席何人席冤憤已無所出且急是心巨官或當能作威
福回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傳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逆謂道左

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即為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即二郎也。席視二郎，修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劫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拔筆立判，頃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自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誅。而乃繁纒糜餼，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答獻斷：入木，婦子之皮骨皆空，鯨吞魚，食蝦蟇，義之微生，可憫。當枷西江之水，為爾前賜，即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

四

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即或勢逼天條，而有志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鷂之手，既固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獍之奸，更不嫌半鬼瘦，惟受賍而枉法。具人面而獸心，是空剔髓伐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既在鬼宮，便非人類，祇空公門修行，庶還落棒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隨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於冥界，咸知獄吏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當於刑法場戮之。剝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肋骨，羊其富而不仁，狡而多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霾，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空籍羊氏之家，以賞席生之孝。即押

赴東岳施行。誅取解生又謂席庶谷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家可再賜陽壽三紀。同傳
爲之骨節以作傳西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既至家。席先蘇。令家人啓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孫微笑。樓閣田產。盡為席有。里人或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於是復鬻歸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冥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廩家子。赴試入都。舍於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投臂邀至寓。便相款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益親洽。因訂為昆仲。少年遂以名弑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照明庭。跡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曰。吾弟留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纖弱。何以為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闈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

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略道溫涼，便入複室。下
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笑。公子起曰：「妹子弄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塞簾出。
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媪托料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媪妹
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笑，但聞簾內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
婢媪徹器。公子適嗽，媪隨婢衣，婢隨唾而倒，碎碗流笑。視婢則帛剪小，人僅
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
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枝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因。答
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推乃妹與公俱西。
既歸，除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既憐愛素秋，飲
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梳，老宿不能及之。
公子勸赴童子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任進。且
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於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
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故寧寂一身。今見
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
知道府第，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
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塲后為解，無何試畢，個慕者爭歸其女。
相與傳頌。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熱時方對酌。公子尚
強作咳，恂九失色，酒錢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

公子曰吾西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脚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憐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矣其將謂我人頭畜焉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恂九命與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沒後急闔棺無令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故揭之有蠹魚徑尺僵臥其中駭異問素秋但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闕所以然者非辟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可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於世家向九不欲甲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笑長而不嫁人

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永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韓荃來甲得窺素秋心懷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阨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若托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孫某甲將娶而嬾忽弄亦遣水來其甲第重連公子之所素識然欲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至求馬駒從炫耀閨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風尚奩裝計費不貲素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寧

來時奩中珠繡必携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當。還戲責而韓荃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標之。願以西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命。謹庵哉。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矣。甲感之。約期而去。至日。慮韓詐。設皮候於途。果有輿來。啓簾。始驗下廝。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俱明甲奔入。偽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艸。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衆竊喜。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燭。兩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妾輿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荃於蛇腹。婦告主人。岳首喪氣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取婢婦。細詰情跡。微窺其變。念甚。徧廵郡邑。某甲悞求救於韓。以金妾兩。亡。已復。與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蹤。全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稟拘韓對質。韓惧。以情告父。時休致。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見諸官府。言及遇燐之變。迷謂其詞。校家人榜掠殆遍。甲亦屢被獻楚。幸母日鬻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瘦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下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

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妯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素貧，三日解金而急，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媪，驚然忽入。公子駭問，媪固無恙耶？笑曰：憐妾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休於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昧爽，軟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闕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媪送之，即囑媪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言也。及聞媪言大喜，即與生西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家故不甚豐，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齋第。生亦備幣帛，鼓樂，成嫁禮。一日，媪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暖，猶憶之否？素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媪不解，研問之。益三年床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婿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荐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媪曰：向問我術，固未肯以真駭物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媪和授之，亦可以避兵燹矣。

而阿之答云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烟妾往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不得至於注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雞鳴早起携一白髮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文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甚似老奴而鬚髮盡黑捧不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阿其居何里

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迹

笑勿遂去公子聞之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會幻相其來蕉

則而乃持之不貲寧知糊眼
主司因命衡文有一擊不中冥然遂死
不如此伏
魚之知一何可憐傷哉雄飛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自言卽姓。風栝洒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蔬乾。止。卽請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闈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卽曰。天下事仰而取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二人一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泰可。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卽曰。不然。文章雖美。誠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

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腑也。賈終嘿然，即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邑，不得志，頗思即言，遂取前所指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即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賈不以為可，又令復作。已，又嘗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甚羽兒泛濫，不可告人之連綴一字竟是解評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即喜曰：得之矣。因囑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賈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頓楚，不能復憶之也。即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滲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

把筆終，若佳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出，即候之已久，阿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其惟不作此等想，故能不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其黨，賈諾之。即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快不自得。不復訪，即嗔喪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讀一行，讀竟，重衣盡濕，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矣。方慚忤阿，即忽至，曰：水中既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盃玉椀，斲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行將遁迹山丘，與世長絕矣。即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十載之名，亦不且感。兄儻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即曰：予志決矣。不

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别有天地。叟坐堂上。即便祭之。呼以師。叟曰。來何早也。即白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聽命。即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投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解屨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即當復來。坐久。聲啾。杳無聲响。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牖視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偏嗅足股。少頃。聞庭中噪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人入。闢扉。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笑一言之。開口。脂散。靨。賈矍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人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矍如故。笑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伊鬻。惟恐婢。明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明是語。不覺大動。明目凝視。真其妻也。明何能來。答云。即生。恐君岑。野思。歸。遣一。婢。尊。我。來。言。次。因。賈出。明不相告語。僕傍之際。頗有怨對。賈慰籍良久。始得嬉笑。為歡既畢。夜已向晨。明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即從叟入。叟對賈杖。即便令逐客。即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奮。不免。躡。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扑。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明。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

對戶憇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開捷即遁。時其子綵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後。而孫窮蹶。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苫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語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其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年少。疑有詐偽。少嗣夫人出。始識之。双涕霑。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嬪。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恆方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杲及婦與已共室。除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而孫家分供餐飲。調任。无半里中。以賈新婦。曰。怡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閨訓。承順不衰。祥家給奉漸踈。或嗔爾與之。賈怒。携夫人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舊業。若心無愧耻。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來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杲頗慧。使與明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待御出巡。而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蓋。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

人共患之。有其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為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助訟，以此閉於都。於是當道者文章攻訐，殊無以自剖。被收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旨克遼陽軍，時果入汴已久，為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屬果。夫妻携一僕一媪而去。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二重孽案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候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賈身驚喜，躄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聞。瞬開遂杳，僕識其人，蓋卽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苑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處有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臙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臙脂，才姿惠麗，父寶愛之，欲白鳳於青門，而世族鄙其寒賤，不屑締盟，以故及笄未字，對戶龔姓之妻王氏，桃脫善誼，女聞中四字大來婦人談友也，一日送臙脂見一少年，過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少年俯其首趨而去，既遠，女猶凝眺。王窺其意，戲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恨。女暈紅上頰，脉脉不作一語。王問識得，卽否。答云不識。王曰：此

南巷鄂秀才欲集故茅廬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世間男子無其温婉。今不
素以妻服未聞之。娘子如有意當寄語使妾永為女。無言王笑而去。數日無耗。
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官商不肯俯拾。邑。徘徊帶念頗苦。漸廢飲食。寢疾
悵頓。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后。即覺忽不快。延
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鄂即芳體違和。
非為此否。女頰頰良久。王戲之曰。果為此者。病已至是。尚何顧忌。先令夜來一
聚。彼豈不肯可。女嘆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但渠不嫌寒賤。即遣媒來。疾當愈。
若私約則斷。不可。王頷之。遂去。王幼時與鄰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
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囑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其
其机之可乘也。將與婦謀。又恐其妬。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闈其悉。次夜踰
垣入。直達女所。以指叩窗。內問誰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
為一夕。即果愛妾。但宜速倩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姑諾之。苦求一握纖
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即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
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惡少。必非鄂。即果是鄂。即其人。温馴知妾病由。當相憐
恤。何遂狂暴如此。若灑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兩無所益。宿恐假跡敗露。不
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
信物。女不許。宿担足解繡履而出。女呼之返。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畫席
成狗。致貽污謗。今褻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殺

宿王所。既臥，心不忘履，陰揣衣袂，竟已高有。急起，篝燈，振衣裳，詰之不應。疑
嬾藏匿，婦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徧燭門外，竟不可得。懊恨，歸
寢。竊草深夜，無人，賞落當狴途也。早起尋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
游手無籍，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
入。方至窗外，踏一物，栗若絮帛，拾視則巾累女烏。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
抽息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家，門戶不悉，悞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
跡，知為女來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
逃，反身奪刃，回殺。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之。女稍痊，聞喧始起，共燭之。
翁腦裂不復能言，俄頃已絕於墻下，得繡履。媼視之，胭脂物也。逼女哭而實
實告之，但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訟於邑，宰拘鄂，為人
謹訥，年十九歲，見容眉溢如童子，被執，絕上堂，不知置詞，惟有戰慄。宰益信
其情，力橫加桎械，書生不堪，此痛楚，者以是誣服，執郡高朴如邑，生冤氣填塞，每
欲與女面相償，及相遭，女輒詬罵，遂結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往來覆訊，經數
官無異詞。後幸濟南府復案，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不類殺人者，陰
使人從容私問之，俾得盡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籌息數日，始鞠之。先問姻
友訂約後有知者否，答無之。遇鄂生時，何別有人否，亦答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
之，生自言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與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
吳公叱女曰：適言側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懼曰：雖有王氏，與彼實

無閔涉公羅質命拘王氏數日已至又禁不與女通立刻出醫便問王殺人者

誰王對不知公許之曰脰支供言殺下某汝悉知之胡得隱匿後極簡利婦呼曰冤哉淫

婢小義道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言不負從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

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言

女流涕曰自已不肯致父慘死後訟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

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供丈

五夫久容未婦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

將誰欺命格十指頃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於是釋鄂拘宿空自供不知

公曰宿奴者必無良士嚴械之宿自供賺女是真吳公自失履吳公未敢復往殺人實

不知情公怒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遂自承招成報上無

不稱吳公之神鉄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故東國名

士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景又有憐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

愴惻公討其招供反覆而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請於院司移案再鞫問

宿生鞋遺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婦問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英夫有

幾供言無有公曰淫亂之人豈得崇私介供言身與宿介雜齒交合故未能

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臂未敢相從因使指其人以實之供云同里毛大屢挑

而屢拒之矣公曰何忽自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力辨無有乃釋之又詰

汝夫遠出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曾一二次入

小人家蓋甲乙皆莽中蕩蕩子有心於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廟使蓋伏案前便謂曩夢神人相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虛者庶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將並加之括髮裸身齶嚙寃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招當使鬼神指之使人以鉞^{作刑}褥卷幃殿窗今無少隙袒諸囚背驅入暗中始授盆泉一命自盥訖繫諸壁下戒令西壁勿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烟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殺人者神來書故匿背於壁而有灰色臨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益信施以毒刑蓋吐其實判曰楊介臨盆成括殺身之道成豈徒子好色之

祇綠而小無猜遂野鷲如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致浮隴興望蜀之心將仲子而踰園牆便如高墮冒劉郎而至洞口竟瞰門扉感悅驚尾鼠有皮胡若攀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為玉惜憐弱柳之憔悴未驚狂而釋么鳳於羅中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於襟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蝶過牆隔窻有耳蓮花瓣卸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寃外之寃誰信天降禍起醋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斷頭幾於不續彼踰牆錯隄固有玷夫儒冠而僵李代桃誠難消其寃氣是宜稍寬宥扑折其已受之慘姑降青衣開其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者井凶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酒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

天。視。柙。於。鬼。浪。乘。檣。木。直。入。廣。寒。之。宮。逕。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遂。使。情。火。鳥。
嗚。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老。窮。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越。壁。入。
人家。止。期。張。有。冠。而。李。借。奪。兵。遺。績。屬。遠。教。魚。脫。網。而。鴻。離。風。流。道。乃。生。此。惡。
魔。溫。柔。御。何。有。此。鬼。幟。哉。即。斷。首。領。以。快。心。胭。支。身。猶。未。字。歲。已。及。穿。以。月。
殿。之。仙。人。自。應。有。即。似。玉。原。處。蒙。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感。閉。雖。好。逐。
言。繞。春。婆。之。蕙。怨。標。梅。而。思。吉。士。遂。離。情。女。之。魂。為。因。一。絛。纏。繫。致。使。群。魔。交。
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惹。鷲。高。之。紛。飛。並。托。秋。隼。蓮。鈎。摘。去。難。保。一。韓。之。
香。鉢。限。高。幾。破。連。城。之。玉。嵌。紅。豆。於。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木。於。斧。斤。
可。憎。才。真。成。禍。水。歲。稔。自。守。辛。白。譬。之。無。瑕。縲。紲。苦。爭。喜。錦。象。之。可。覆。藉。其。入。

五五

門。之。拒。猶。潔。白。之。情。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水。人。案。
既。結。遐。邇。傳。誦。焉。自。吳。公。鞠。後。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覩。然。含。涕。似。有。痛。惜。
之。詞。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愛。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
為。千。人。所。窺。指。恐。娶。之。為。人。姍。笑。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
宰。為。之。妾。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寃。誰。復。思。桃。僵。亦。屈。
然。事。雖。暗。昧。必。有。其。斷。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
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袖。被。放。衙。下。情。民。艱。
更。不。肯。一。勞。方。寸。至。鼓。動。衙。開。巍。然。高。坐。彼。曉。者。直。以。桎。梏。靜。之。何。不。覆。

益之下多沉寃哉

愚山先生音師也。方見知時，余猶童子，竊見其獎進士子，拳拳如恐不盡，而小有寃抑，必委曲呵護之。不肯作威學校，以媚權要，真宣聖之護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無屈士已也。而愛才如命，尤非後世學使虛應故事者所及。嘗有名士入場，作寶箴興文，悞記水下，錄畢而後悟之，料無不黜之理。作詞曰：寶箴在山間，悞認却在水邊。山頭益起水崩殿，湖長峰尖，珠結樹頭。這一回，塢中跌死撐船漢。皆蒼天留黜帝兒，好與友朋看。先生閱文至此，和之曰：寶箴將山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滄殺。此亦風雅之衺，憐才之一事也。



阿儂 卷之

奚山者高密人。冒販為業。往客蒙沂之阿。一日途中阻雨。及至所常宿處。而夜已深。漏叩扉門。無有應者。徘徊廡下。忽二扉露開。一望出。便納客入。山喜從之。繫囊登堂。上迄無几榻。叟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容納。我實非賣食活飲者。家中無多手指。惟有老荆弱女。眠熟笑。雖有宿肴。苦少烹瀹。勿嫌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旦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入携一短几。至。拔來報往。躑躅甚勝。山起坐不自安。叟令暫息。少阿。一女即出行酒。叟傾曰。我家阿儂與矣。視之年六七。窈窕秀弱。風釵嫵然。山有少弟未婚。竊屬意焉。因詢叟。貴尊阿。答云。士庶姓古。子孫皆大折。剩有此女。適不忍攬其醜。想老荆喚起矣。阿塔家阿誰。

答言未字。山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所宿具。食已。致恭而言曰。萍水之人。遂蒙
寵魚。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遠陳朴魯。僕有幼弟。三即十七歲矣。讀書
肄業。頗不頑真。欲求援繫。不嫌寒賤否。叟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
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起展誅。叟殷勤安置而去。雞既唱。
叟已出。呼客盥沐。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客留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為
姦姻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媪。率一。女。即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
絨。女。即亦頓轉。顧因把媪袂。附耳不知何辭。媪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耶。山唯
媪慘然曰。不幸老翁。屢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仆即還也。
遂入林去。移時始來。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慟。媪曰。
此處人情大不。善。孤孀難以過度。阿絨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不如早
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媪挑燈供客已。謂山曰。喜君將至。儲粟都已。糶去。尚存
廿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談二泉者。是吾舊主。君勿憚勞。
先以尊乘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道南村古姥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
馱一致之也。即以囊粟付山。策蹇去。叩戶。一。頤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
俄有兩天。以五。至。媪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為。擦量。執。母放。女。收。頃
刻盈。裝。付。之。以。去。凡。四。反。而。粟。始。盡。既。而。金。授。媪。留。其。一。人。二。畜。治。任。遂。東。
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頭。僮。騎。談。僕。乃。返。既。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視。甚。喜。
即以別第館媪。卜吉為三。即完婚。媪治奩妝甚。尚。阿。纖。寡。言。少。怒。或。與。語。但有

微笑。晝夜績織無停畧。以是上下悉憐悅之。囑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母子也。居三四年，美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隣，偶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媪之事。主人曰：客悞矣。東鄰為阿伯別第，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翁媪相留，山甚訝之，而未深言。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墻傾，伯往視之，則石壓巨鼠如猫，尾在外猶搖。急歸呼衆共往，則已渺矣。羣疑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窺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竒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中人終相猜議。女微察之，夜中語三郎曰：妾從君教，載未嘗少失婚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空所夙知。自

卿入門，家日益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紜，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猫，以覘其意。女雖不惧，然感不快。一夕謂媪小恙，辭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內已空。駭極，使人於四途踪跡之，並無消息。中心營營，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業成慰藉，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懌。俟之年餘，音問已絕。父兄輒相詰責，不得已，以重金買妾。然思阿緘不衰。又數年，美家日漸貧，由是感憶阿緘，有姊弟鼠，以故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也。既返，復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於此。月前姥死，女獨處，無一錢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聞戶不與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鼠驚曰：是吾嫂。

也。因往款扉。有人極涕出。隔扉應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際窺而遙審。

意極倉惶

果嫂便曰。嫂啓。我是村家阿遂。女聞之。拔閤納入。訴其孤苦。嵐曰。三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半途。何遂遂適至此。即欲僱輿同歸。女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教。故遂與母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加倍。如欲復還。當與大兄不炊不飲。行乳藥求死耳。嵐既歸。以告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淚。次日。告其屋主。屋主謝監生窺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其直。賴風示。絕之。媪死。竊卒可謀。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昭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頗有憂色。女言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償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妾身之憂。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於

邑。陸氏止之。為散粟于里。斂其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織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儋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盈溢。不數年。家大富。而山苦貧。女移翁姑自養。輒以金粟周之。以爲常。三郎喜曰。卿可云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渠。妾何緣識三郎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歲。其母慈媪將使出應客。瑞雲告曰。此奴終身終軼之始。不可。由母定。客則聽奴自擇之。媪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遂日見客。亦見者必以贊。厚者接一奕。酬一葷。薄者留一茶而已。瑞雲名噪

已久。自此富商貴介，日接於門。餘杭賀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貧。素仰瑞雲，因未敢擬同鴛鴦，亦竭微贄，異得一睹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賤在意。及至相見，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閒。生得之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自客生倉猝，遂別。既歸，吟玩詩詞，夢魂縈擾。過二日，情不自已，修贄復往。瑞雲接見，良懽，移坐近生，悄然謂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跼之士，惟有痴情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此芳容，意願已足。若肌膚，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邑々，思欲移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寄思及此，熱念都消。由

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婿數月，更不得一當。媼志將強奪，而未發也。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漸潤。年餘，連額微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跡以絕。媼片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在弱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廚下，醜狀類鬼。趨首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便與媼言。願贖作媼，媼許之。賀貸田值裝，買之而歸。入門，牽衣擗涕，且不敢以位儼自居。銀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知我，豈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復娶。聞者共媵笑之，而生情益篤。居年餘，偶至蘇州，和生與同主人，忽聞杭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矣。賀以適人對，又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

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僧幾何許。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然仲華詩：何能於構欄中買佳麗哉？又阿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阿之異，因反詰之。和笑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覩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晦其光而保其璞，留待憐才者之真鑒耳。賀急阿曰：君能惡之，亦能滌之。否？和笑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一誠求耳。和起拜曰：瑞雲之婿，即某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與同返。既至，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者有懽心也。即令以盥器貯水，執指而書之曰：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人也。賀笑捧而去。立俟瑞雲自馭之，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徧覓之不可得意。

者其仙歟。

仇大報

仇仲，晉人，忘其郡邑。值大亂，為寇得去。二子福祿俱幼，經室邵氏撫孀孤，遺業

棄能溫飽，而歲屢複彘，強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保。仲叔尚廉，利其嫁，屢

勸駕，而邵氏矢志不搖。庶陰券於大姓，欲強奪之。閱說已成，而他人下之知也。

里人魏名夙狡，書法與仲家積不相能，事思中傷之。因邵寡，初禍造浮言以相敗。

辱，大姓聞之，惡其不德而止之。久之，庶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之，寃結胃懷。

朝夕隕涕，四骸漸以不仁。委身床榻，福甫十六歲，因絇無入，遂急為異。媼

姜秀才叱瞻之女，頗稱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漸裕，仍使祿從師讀，魏忌

媵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為腹心交。魏乘阿告曰：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操作。賢夫婦何為作馬牛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計，不如早析，則負在弟，而富在君也。福婦謀諸婦，咄之。奈魏日以微言相漸。漬福感焉。直以已意告母，怒詬罵之。福益恚，輒視倉粟為他人之物也。若而委棄之。魏乘三机諂與博賭，倉粟漸空。婦知而不敢言。既至糧絕，被母駭問，始以實告。母愠怒而無如何。遂析之。幸妻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析，益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門口產悉償戲責。而母與妻皆不及知。福貫既罄，無所為計。因券妻償贖，而苦無受者。邑人趙問羅原漏網之巨盜，武斷一鄉，固不畏福言之食也。慨然假貲，福持去。數日復空。意踟躕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

福大惧，賺妻付之。魏聞竊喜，急告妻，實將傾敗也。妻怒訟興，福惧甚。亡去。姜女至趙家，始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益罵。大怒，鞭撻之，終不肯服。因拔笄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憐其色，徒星從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牒已至，趙行，殊不置意。官驗女傷重，怒笞之。隸相顧無敢用刑。官久聞其橫暴，定其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姜遂與女歸，自善之訟也。卽氏始知福不肖狀，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祿時年十五，號：無以自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於遠郡，性剛猛，每歸寧輒餽贈。不滿其志，輒往父母往，以憎去。仲以是怒惡之。又因道遠，遂數載一存問。卽氏垂危，魏欲求之，而啓其弟，適有買販者，與大娘同里，便托寄語大娘，江

款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母景象慘澹。不覺愴惻。因問弟福祿備告之。大娘聞之。念氣塞吭。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厨下。爇火炊糜。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共啖之。啖已。念出詣邑投狀。訟諸博徒。衆懼。斂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邑令拘甲乙等。各加杖責。曰：產殊置不問。大娘憤不已。率子赴郡。守最密博者。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愴守為之動。判令邑宰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既歸。邑宰奉令敵比。於是故產盡反。大娘時已久寡。乃遣少子婦。且囑從兄務業。勿得復來。大娘由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有條。母大慰。病漸瘳。家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刃登門。倪爭論。固不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樂餌珍肴。饒遺姜女。又見祿漸長成。頻囑媒為之覓姻。親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笑人咸信。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文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中名花必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值公子私宴。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親引與遊。遂至園所。親故與園丁有舊。放令入。周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畫橋朱檻。通一沐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親給之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焉。祿信之。尋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突聲。方停步。聞一婢出。窺見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緝索逐之。祿大窘。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為笑。命諸僕引出。見其容。賞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容溫語。音甚親暱。俄趨

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遠。羣而祿不解其意。遂巡不敢入。公子強曳入之。見花籬內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悞踐閨闈。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願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頃有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唯之。請教。公子云。拍名。渾不似禪。嘿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笑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辭。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羨而知書。曰。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笑。早告父母。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輩共覘之也。公子開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可。祿惶慙。遂

謝。且以母病不能入。替為辭。公子姑令歸。謀逐遣園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驚為不祥。於是始知前文魏氏險然凶得象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踰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双媪納米焉。未幾。

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故少弛。祿怒。携媪而歸。母亦已杖而能行。頗歲賴大娘經紀。第宅亦頗完好。得媪新婦既歸。婢僕如雲。宛然有大家風馬。魏身提又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可蹤。乃引旗七禍下。逃人誣祿寄費。國初立法最嚴。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託。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

執析產書。銳身告理。新增良沃。如千頃。悉望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祿自分不反。遂書離婚字。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於旅肆。有丐子。慙慙戶外。貌

趙刻刪了
引二句是

絕鞠兒。近致訊詰。果兒。因自述兄弟悲慘。祿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

而別。祿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祿文弱。俚主支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

朋家世。祿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馭家牧馬。後寇投誠。賣

仲旗。下時。從主屯關外。向祿細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首悲哀。一室為之酸辛。已

而憤曰。何物逃東。遂詐吾兒。因泣告將軍。將軍即命祿撰書。記函致親王。付仲

諸荀仲伺。車駕出。先投寬狀。親王為之婉轉。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

仲返。父子各喜。祿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知仲入旗。而易配。而無所出。時方鰥也。

祿遂治任返。初福別弟歸。蒲伏自投。大娘奉母坐堂上。椽杖問之。汝願受打責。便

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

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一

女罵曰。我是仇氏何人。而相告耶。大娘頻述告福。而抑榆之。福慚愧。不敢出氣。

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役同廝。養福。椽作無怨詞。託以金錢。輒不苟。大娘

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女復歸。母竟其不可復挽。大娘曰。不然。渠如肯事二主。

楚毒豈肯自罹。要不能不有此急耳。遂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謂讓良切。大娘叱

使長跪。慰后。請見姜女。請之再四。堅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唾罵。

福。麩汗無以自容。姜母始曳令起。大娘請歸。期女曰。向受姊惠甚多。今承尊

命。豈復有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賣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

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若母。較勝被削。足矣。大娘代白其悔。為誓曰。

以冠子句
以刺取他
以致逃竄
仲遂逃徒
關外為婦
半後是
以財多依
迎刺為

之約而別。次朝以乘輿取婦，逆於門而跪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還，請以簿籍交納，我以一身來，仍以身去耳。夫婦皆與席，改容羅拜，哀泣。大娘乃止。居無何，昭雪之。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徧管藝祿，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而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空，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持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災，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者，福負鋪管築，掘見窖，錫夜與弟共發之，石也，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摩

起，壯麗擬於世。曹祿感將軍義，餉千金往贖父。福請行，因置健僕輔，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懽騰。大娘自居母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閤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唯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與已等。魏自計，餘年福之而益以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懼之，因以質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雞酒焉。雞以布縷縛，逸入灶，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見之，而未顧也。俄而薪焚，定舍一家惶駭，幸手指眾多，一時撲滅，而廚中百物俱空。

笑。兄弟皆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親海餽，餽亭干却之不得，繫羊庭樹。庶有
僮被僕毆，急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通篇不如其禍結之也。自是親
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縷。寧厚酬之而已。後魏老貧而作丐，結每魏周以布粟德報
之。

畢吏氏曰：噫嘻！造物之殊不由人也。蓋仇之而益福，被机詐者無謂其矣。
倘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止。嗟！個注由去日窺日深黯，感夏時有人入浴，忽燃若
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多人闕斷上流，竭其
水，見嗟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有小碑，字皆漢篆，細
視之則言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畢吏氏曰：後賢詩云：蓋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若尸。寧知竟在七十
二塚之外子，奸哉！楊也。悲千餘年而朽骨不保，查詐亦復何益。嗚呼！嗚之智正

楊之愚耳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自他醉歸，途中遇故表兄李生，醉后昏眊，亦忘
死，問向在何所，李曰：僕已異物，若忘之耶。戴始恍然，而醉亦不俱，問其何人，
答云：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禍福當必知之，李曰：此僕職也。烏得

不知但過煩非甚劇切不能盡記耳。三日前偶稽冊尚睹君名。戴忽問其何詞。李曰不敢相欺。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惧。酒亦醒。苦求拯拔。李曰此非所能効。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獄中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李已杳矣。悵而歸。由是決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知而不肯發。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婚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過於田陽。與諸給窺。簪并因而墮之。并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夜甦坐井中。戴號呼。無知者鄰人。恐其復生。過宿往聽之。聞其聲。急投石。戴移聞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刺土填井。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少異者。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蒲伏漸入。則三步外。有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苦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熒滿洞。因而祝之。聞青燐聲。為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及。如共話。亦慰冥窟。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皆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改煤。震動五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等皆其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客。彼亦懼我。無辜。三言輒一施水。請要我輩。冷水浸骨。超拔。每日君偶再履人世。祈撈殘骨。瘞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此弟何難。但深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使念佛捨塊。代珠祀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龍燈。眾喜曰。龍飛相公施食矣。戴戴同往。

戴慮水漲，衆強扶曳以行。飄若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道上如升數仞之階。盡睹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枝，大如臂，戴不見火光，喜極趨上。坐一段，儒服儒巾，戴輟井不敢前，望已睹之，訝問生人何果，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耳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戴潛字龍飛，曩因不肯孫堂，連結匪類，此使老夫不安於夜室，故以海水沒之。今其後續如何？戴近宗凡五支，堂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於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與大訟，堂及大姓皆以此負堂，子孫至無立錐，戴乃當弟裔也。曾明先人傳其事，因告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烏得昌？汝既來此，當毋廢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洪制，此迫使研讀，又命題課文，如師校。

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莫辨晨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無別書可讀，惟削梳一百首，四十餘遍矣。翁一日謂曰：子孽報已滿，合還人世。余家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於東原，戴敬諾。翁乃喚集羣鬼，仍送至窟坐處，羣鬼羅拜，再囑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母古官係縲多人，並少踰徂，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於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窟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報諸其家。早婦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戴入井，鄰人歐殺其嬖，為婦翁所訟，駁置年餘，僅存皮骨而歸，脚戴復生，大惧亡去。宗人議究治之，戴不許，且謂：曩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譴，予彼何與焉？鄰人察其言無他，始遂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買

人入洞拾骨俾各為具。市棺設地。葬叢塚焉。又稽宗譜。召潛。寧龍飛。先殺器物。發植其冢。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守入闈。遂復。擢御。既歸。營北。東原。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不衰。

異史氏曰。余御有改。媒者。洞沒于水。十餘人沉溺其中。渴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洞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入空時。共洞高。處行不測。絕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下。如蛇蟄之蟄。急切未能死也。雖有至數年者。尚非至善。三年地獄中。烏復有生哉。

珊瑚

安生。大成。重慶人。父孝。屢奪。弟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性嫻。而生母沈悍。認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每早旦。親妝往朝。值生疾。母謂其誨。詭首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投鞠自楹。生素莽。鞭婦。母始少解。自此益憎。婦雖奉事。惟謹。終不與文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而罵之。意皆在珊瑚。生曰。娶妻以奉姑。婦。今若此。何以妻為。遂出珊瑚。使老嫗送諸其家。坊出里門。珊瑚泣曰。為女子不能作婦。婦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污衿。扶歸。生族。婿家。婿王。身居無賴。遂止。焉。媪歸。生。囑隱其情。而心竊怒。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漸平。登王氏門。使勿留珊瑚。王召之。入。不。但盛氣。逐珊瑚。無何。王率珊瑚出。見生。便問珊瑚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脉脉。不作一言。惟俯首。嗚泣。目皆赤。素衫盡染。生

慘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王，惡言譴讓，王傲不相下。及數日，惡且言，婦已出，高屬安家，何人哉？曰陳氏女，非留安氏媼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而窮于詞，又見其言氣凶，慙沮大哭而返。珊瑚喜不自安，思他適，先是生有母媵于媪，卽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寡媳，又嘗告視珊瑚，遂辭王往投媪。詰得故，柳直妹子昏暴，卽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并勿言。于是與于媪居，類姑婦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之，并勿執不肯，惟從于媪紡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母多方為子謀，分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畢姻。二成妻臧姑，驕悍，各不信於母，或怒以乞，則臧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於是母威頓減，莫敢櫻，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臧姑懽，臧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代母搽作，滌器浣掃之事皆與焉。母子恒於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母以鬱積病委頓在床，便溺轉側皆須生。言及不得寐，兩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臧姑輒喚去之。生于是奔告于媪，媪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瑚自幃中出生，大慙，禁聲欲珊瑚以兩手又扉，生窘急，自肘下沖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媪全，母喜之，由是媪家無日不以人來，輒以甘旨餉媪，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勿復爾。而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媪不肯嘗食，餓留以進，病者，母病亦漸瘳，媪幼孫又以母命將往，餌來，胸疾沈嘆曰：「賢哉婦乎！姊何修者？媪曰：妹以去，婦何如？」曰：「嘻，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惡高如甥，媼曰：婦在，汝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寧子弟如。」

沈乃泣下。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者。答云：不知。然訪之。又數日。病良已。媪欲別沈。泣曰：恐婦去。我仍死耳。媪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垂及媪。生嗣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媪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至其家。先求見甥媳。亟道甥婦德。媪曰：小女子。百無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如吾婦。恐亦不能享也。母沈曰：嗚呼。冤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具有口鼻。豈有觸者。鼻^鼻而不知者。媪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媪曰：誠反躬無可罵。亦若子而罵之。曰：瑕疢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覺。是以知其罵也。媪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若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悔焉。若可知。向之所饋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而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準夜

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數行下。曰：我何以見吾婦矣。媪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下。母慚痛自極。媪力勸始止。遂為姑媳如初。子餘日偕歸。家中傳以數語。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黹。二成稱饒。足然。兄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齒。兄弟隔院居。臧姑時有陵^官家。蓋檢其耳。臧姑無所用虐。夫及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朴責。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而盡脫。官倉暴索。望良者。二成質田貸賞。如數內入。始釋婦。而債家責自日亟。不得已。悉以良田鬻于村中任翁。以田半屬二成。所讓。要生署券。生往。翁忽自言。找安孝廬也。任某何人。敢石吾業。又顧生曰：冥間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

曰父有靈，善救吾弟，曰逆子悍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白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臧姑已率教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磚石，並無所謂金者。失喜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心，獲母竊往窺之。見磚石堆雜土中，遂返珊瑚位坐。則見土內悉白銀，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道得榻，取之二各囊之而歸。二成與臧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滿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方陳盃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生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酌首訖。甚德兄。臧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於心，誰肯以瓜分者？漫謙人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倩王遣僕來言：所償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臧姑曰：如何哉！我固謂兄昏不至于此。是將以殺我女也。二成懼，往哀責主。主怒，不釋。二成乃券曰于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裏真金一菲葉許，中盡銅耳。臧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由產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葉已棄之，贈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之。秤之，少五兩餘。命珊瑚皆食，故以滿其數。携付債主。疑似舊金，以前刀斷驗之，紋色俱足。無少差誤。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意其必有夤緣。既聞舊業已贖，大奇之。臧姑疑發掘時，兄先隱其真金，念諸兄所負。

數詬厲生乃悟反金之故。珊瑚逆而笑曰：產固在耳，何怒為？使生出券付之。二成
一役，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寡恨已迫，寸土皆非己有，占賴將以葬為醒，若
憾姑，欲以回歸兒，憾姑嗤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無何長男
病瘵死，憾姑始惧，使二成退券於兄，言之再三，生不受。未幾，次男又死，憾姑益
惧，自以券置嫂所，春得盡，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憾姑自此改行，寧者
如孝子，敬嫂亦空，未半年而母病痊，憾姑哭之慟，空夕飲不入口，向人曰：始早死，使
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產十胎皆不育，遂以兄子為子，夫妻偕壽終。
生三子，學兩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跋扈之惡，不知清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弟逆嫡化而
母死，蓋一堂孝順，無德以載之也。憾姑自免，謂天不許其自贖，非悟道者
能為此言乎？然應迫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于憂患，有以笑夫。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崇尚，百計驅置之。至於江浙五通，民家有
美婦，輒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為害尤烈。有趙弱者，吳之典商也，妻陶

胡利作節
狐是

氏，頗風格。一夜有丈夫岸，恣自外入，按劍回顧，婢媪盡奔，陶欲出，又天橫阻，曰
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為汝禍，自抱腰擊之，如舉嬰兒，置席上，晨
帶自悅，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送酒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憐惜，不盡其
器，既而下床，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于門外設典肆，是役婢奔苦之，弘知其

互通不敢開寶明視妻憊不起心甚痛之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而俱
其汲空婢媪不敢有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即俯兩人
入皆少年藉藉有酒與婦共飲婦屈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然
恐更蓄為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酌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座二
客並起曰今日即以美人見招會邀當二即五郎釀酒為賀遂辭而去四即挽婦入
幃婦免回即強合之血液沆離昏不知人四即始去婦倉卧牀榻不勝羞
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即不常至約婦
瘡可始一采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適之表弟剛猛善射
一日過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逆導客宿內院萬久不寐聞庭
中有人行聲伏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投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閨氏並
肩坐有陳几上笑忽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齧刻而踣
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浮阿婦共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搖手禁勿
聲戒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墜萬急發一矢首者墮三人吼
怒拔劍搜射者萬握刃倚扉後矧不少動一人入踊頭亦墮仍倚扉後久之
無聲乃出叩閨告趙大驚共燭之一馬而承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覆
仇留萬於家悉承烹馬而供之味美異于常膳萬生之名由是大顯居月餘其
怪竟絕乃辭欲去有木商其苦要之先是某有女未嫁忽互通蓋降是二十餘
吳丈夫言將聯作婦妻金百兩約言期而去計期已迫闔家惶惶聞萬喜者

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其情。不告。威逼既罷。故女出拜容。年十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坐偃僕。某檢坐而實告之。萬初聞而驚。而生平喜亂自棄。故亦不辭。生曰。某仍懸米於門。使萬坐室中。日昃不至。竊意新郎已在誅戮。未幾見屠問。忽如鳥墜。則一少年威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躍揮之。斷其一足。大嘩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如何物。尋其血跡。入於江中。某大喜。惻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褥。使與女合。香馬。于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有其家居。手餘始携妻而去。自是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雷笑。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感俗已久。遂空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一語。萬幸真

天下之快人也。

又

金生字王孫。蘇州人。設帳於淮館。指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雜。及既深。僮僕散盡。孤影傍徨。意緒良苦。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急開之。對以乞火。音類館童。啓戶內之。則二八麗者。一婢從。諸其後。生喜妖魅。窮詰其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痺可憐。不畏多露。相與遣耳。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疑為鄰之弃女。惧喪行檢。激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魄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云。霞姑。找且去。女頰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笑曰。適室中無人。遂借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

君問笑，生曰：怖深如此，故僕懼有禍。杞女曰：妾自知，但不敢君行止，勿憂也。榻緩其裝束，見臂上枕釧，以條金貫火齊，啣雙明珠，燭既滅，光焰二室，生益歎。終莫測其所自至。事甫畢，婢來叩窗，女起以劍始過，入叢樹而去。自此無夕不至。生於去時，遺尾之女，似已覺，遠蔽其光，樹濃茂，底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望帶斷絕，風吹欲落，輒於馬上以手自按，空河坐扁舟上，飄風墮空，隨波竟去。意頗自失，既渡，見大風飄空，團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續矣。異之，歸齋，尚女緬，述女不言，但微哂之。生疑女所為，曰：御果神人，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痴情人，為君破悶，妾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若致諸難，欲見絕耶？生不敢復言。先是，生養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

與女狎，既久，腸高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除之，願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計，女沉思曰：此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昏我，家奴隸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恥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無已，女曰：當即圖之。次日，至，苦曰：妾為君遣婢南下矣。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却耳。次日，夜方寢，婢來叩戶，生急起，內入女，問如何。答云：刀不能禽，已宮之矣。笑問其狀，曰：初以為郎家也。既始，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感魂，復執中。少時物至，回，入室，急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啟舍入，又驚，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指，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闔之。物驚，嗥遁去，乃起，慮執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笑，生喜謝之。女與俱去，後早月餘。

絕不復望，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忽至，生喜，迎之曰：「卿久見棄，念之何處獲罪，幸不終絕耶？」女曰：「終歲之好，多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搥帳，故竊來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妻實，金龜大王之。女嫁與君，有宿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妾為君，閨別五通，家君聞之，以為大辱，忿欲賜死。幸婢以自身任，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數，妾一跬步，皆以保母後之投隙，一至不能盡，其衷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僕三十年矣，又三十年，燔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能宮無白髮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嘗晚若夢，覺一人授帶，塞盤中，既醒，則血殷牀褥，而怪絕矣。」生曰：「我業禱河伯，身羣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鹿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躍後之人，隨荷葉俱小，漸之如錢，而抵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足為言也。」

申氏

涇河之側，有士人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飯而生不如死。而死者，子欲活而惡辱耶？」世不田而農者，此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唱耳。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兩餐，至使妻故唱，固不

如死潛起，侵繹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痴兒何至于此！斷其後，喟曰：盜可亡，而
偵樺木杳深處，伏之。此行可富，無庸丹矣。妻聞墮地，言：驚寤呼天不應，熟欠覓
之，見樹上繯絕，中死其下。大駭，撫柩之，移時而甦，扶臥床上。妻急氣少平，既明，托
大病，乞糶得稀餈，餽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一囊米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
執貧世家，向以樞尾為活，故不屑以相求也。古人云：不圖者可無不為。今且將
作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念，忿忍之，因泚
米作糜，甲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槌，持之欲出，妻察其意，似真，與而止。甲曰：
子教我為，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去。日暮抵鄰村，蓬村里許，伏高，忽暴雨，上
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杖止，而電光一灼，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為所覘，見

垣下木杳深處，疾趨而入，躡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木中，甲
俱不敢少動。甲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于垣中，嘿憶垣內為富室，元氏第，此必
梁上君子，伺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空用武，自
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翫之，計已定，伏伺良久，而再將雞鳴，始越垣出，足未
及地，申暴起，槌中腰脊，路絕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盆，大驚，又連擊之，京斃。先
是元翁有女，絕喜羨，父母皆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為懽，欲就，則舌已
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為而去，后以告人，惟多集婢媪，嚴扃門戶而已。夜既寢，
更不知誰何自而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媪既徧淫之，於是相告各駭，以告翁，
戒家人操兵環繡閣，室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瞑，忽若夢醒，

見女白身臥狀類死良久始寤翁甚恨之而無如何相救月女紫癢頗強每語人不能驅遣者謝金三百平恃亦甚剛之是使得罪因悟崇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迨之上座使人舁篋於庭變割之留申過役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以其隔宿不還方切憂盼見申入急問之中不言以金置榻上妻開視幾駭絕曰子與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言妻泣曰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受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申逐出笑曳而返之其以言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滯者雖餓不死至為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止不敢以一文相托而何以恩諒於鬼神乎

邑有貧民某乙錢糧向盡身無完衣自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情操白挺出伏墓中異有狐身而過者刮其所有懸望其旁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復可耐喜湖然笑忽一人僂僂來心竊喜持挺遽出則一瘦負囊道左衣曰一耳曾無長物家絕食適於塚家乞得五升米耳乙拿米復欲視其囊襖雙苦哀之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詭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挺來亦投墓中海若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遂避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則何不行曰待君耳其人失笑各以言會道道飢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獵獲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道

雖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辦中伎，舉家必餽。後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後之，至一
月，隔壁聞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人啓門，出荷杖行汲。二人乘間掩入，
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媪曰：「大姐可向東舍一瞻，汝愈故恙在槽中。」忘
局，猶未也。聞少女作嬌惰聲，二人竊喜，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槽，啓覆，
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乙曰：「乙果入得一最傳，通而出，其人問蓋字乎？」
蓋笑，又約之曰：「母索之，乃開槽加鎖而去。」乙在其中，窘急無計，未幾燈火
亮，入先始槽，媪云：「誰已局矣！」於是母及女上榻，息滅燭。乙急甚，乃作
鼠嚙物聲，女曰：「槽中有鼠，媪曰勿壞而衣，我披頭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
發局啓槽，乙哭出，女驚仆，乙扳門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得免。嫁女家被
盜，四方流播，或議乙，其東直百里，為逆旅主人，僱作傭，年餘，淨言相息，
始取妻，同居不業，白槌笑，其自述，固類申氏，故附之。

恒娘

一奴奴事翁而亮，着眼
洪天業，都中人，妻朱氏，姿致頗佳，而相愛悅。後洪納婢，寶帶為妾，貌遠遜朱，
而洪嬖之，朱不平，輒以此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害妾，然益嬖寶帶，朱後徙
其居，與帛商狄姓者為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十許，着眼
輕倩，朱悅之，次日答其拜，見其室亦有小妻，年二十以來，其娟好鄰居，幾半，
並不聞其詬詈一語，而狄獨鍾愛恒娘，副室則披，着眼
之曰：「余尚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每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

大人何術。如可授領。北面為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踈。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胎之。是為叢。驅雀其離。濟其有。其歸。益從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后。當再為子謀。朱從其言。益飾簪帶。便從。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簪帶共之。洪時一周旋。朱拒之。益力。於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往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故。勿華。服。勿惜。澤。垢。面。故。履。雜。家人。椽。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故。補。衣。故。為。不。潔。注。而。彷彿。外。無。他。問。洪。憐。之。使。簪。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若。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敬。也。後。日。為。上。已。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袴。履。新。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全。日。櫛。鏡。細。目。銘。黃。一。如。恒。娘。教。故。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笑。又。代。挽。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

時製。作。其。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於。筒。中。出。業。履。共。成。之。訖。即。令。易。着。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歸。戶。寢。涼。來。叩。齋。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仍。口。索。苦。子。索。足。皆。吞。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始。見。洪。一。上。下。凝。睇。之。懽。笑。異。於。平。時。朱。少。訪。游。隨。便。支。願。作。惰。態。日。未。昏。即。起。入。房。闔。扉。眠。矣。未。幾。果。來。歎。闔。朱。堅。卧。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闔。坐。守。之。城。燭。燈。亦。如。新。婦。綢。繆。甚。懽。更。為。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為。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問。與。語。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姿。一。媚。可。奪。西。施。之。麗。况。下。者。子。于。是。試。使。晚。曰。非。也。病。在。外。昔。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願。乃。以。秋。波。送。嬌。又。輒。然。鬚。眉。微。露。

使朱微之九數十作。始畧于其方弗恒。恒曰子歸矣。攬鏡而嬾習之。終無餘矣。
坐於床第之側。隨机而動之。固亦好而授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婦一如恒娘。
敬。朱大悅。形神俱感。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調笑。陸步下離閨。固日以為
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善。遇寶帶。母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朱視寶
帶。益醜。不終席。遣去之。朱睡。夫入寶帶房。扇閉之。然終夜無所沾染。于是寶帶
恨。恨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撻。寶帶忿不自修。他敬始。履頭類蓬
葆。更不復可言矣。笑。恒娘一日謂朱曰。我術如何矣。朱曰。道則空妙。然弟子能由之。
而終不能知之也。從之何也。曰。子不解乎。人情。殿故而喜。親重。莫而輕易。夫之愛
妾。非必其美也。甘其所作。獲而辛其。所難違也。從而飽之。則珍錯亦厭。況恭
愛乎。毀之而復。之何也。曰。置不問。則似又別。忽睹。艷故。則如新。至譽。負人
驟。得梁句。則視悅。粟非味。笑而又不易。與之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
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為閨中之密。反積。數年。忽謂朱曰。我兩人
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妾乃孤也。初
遭。淫母之變。躡。妾。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遂。絕。惡。以至於今。明日。在。父
尸。解。妾。往。省。親。不。復。還。矣。朱。犯。于。唏。噓。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恒。娘。已。香。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買。珠。而。貴。禮。新。舊。難。易。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
變。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洞。矣。古。佞。臣。事。君。勿。令。見。人。勿。使。覆。書。
乃。知。容。身。回。寵。皆。有。心。傳。也。

常天利浴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事如曹，因假播紳之園居焉。而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中，注目句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賓客將置，尋典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郎及老嫗在焉，疑是貴家宅眷，亦遂過返暮而往。又見之後，容避去，微窺之，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反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嫗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顧失驚，嫗以身障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神仙，嫗咄之曰：如此妄言，固當繫送令尹，生大惧，女郎微笑曰：去之，過山而去。生返不能徙步，喜女郎歸告父兄，必有詭虐之來，偃臥空齋，自悔孟浪，竊幸女郎無怒容，或當不復置念，悔俱交集，終夜而病，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而回憶聲容，轉以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僕已熟，抵嫗入持甌而進曰：吾家苧園中，娘子手合麩湯，甚速飲，生聞而疑，既而曰：僕與娘子夙無嫌，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藥而死，遂引而盡之。嫗笑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俄覺肺高寬舒，頭鬪清爽，酣熟去，既醒，紅日滿窗，試起，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留緣，但於無人時，仿佛其立處坐處履拜而嘿禱之，一日行去，忽於深樹內，覩而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闕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軼膩，使人骨節欲酥，若有言，老嫗忽至，女今隱身石后，南指曰：收

以卷梯皮端，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夕，遂去。生悵然，魂鬼飛散，莫能知其所以。往，至夜，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見紅窗室中，闌欵棋，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之。子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即與一素衣美人相對。若若，嫗亦在坐。婢侍焉，人返，凡三往復。三漏已催，生伏梯上，問：「姪出云，梯也，誰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恒而返。又復往，梯先設矣。幸拜無人，入則女即坐。若有恩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生拜曰：「自謂福薄，恐於天人無分，亦有令夕，即遂狎抱之。俄樓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向避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為鬼妬，言未及已，遂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牀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敬邀為長夜之歡。女即辭以困倦，玉版固請之。女即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之出，門而去。生怵行而出，恨絕，遂櫻枕，策一得其遺物，而室內並無香奩，祇牀頭有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衿袖，馥香猶疑，傾囊孟切，慙因伏床之垢，遂有剝劑之惧，羞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異其尋，隔夕，女即果室，笑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也，而不知寇盜也。」生曰：「良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喜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玉机乍露，熟香四流，偎抱之，聞覺鼻息汗薰，無氣不馥。因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岳以綠在三生，但恐杜蘭香之下嫁，徒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要宜慎秘，恐是非之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異。」

妾不能來風則禍難更慘於好別矣。生怒之而終疑為仙。固請姓氏。女曰：「既以妾為仙，人何必以姓名傳？」媪何人曰：「此桑姥。妾少時受其雨露，故不與婢輩同。遂起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羈。』踰隙當復來，訪別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媪曰：「玉版為誰？」妾辨妹也。付鉤乃去。後，衾枕昏染異香，由此三而反輒一空。生惑之，不復思歸，而萬者掌既空，欲賃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寫囊皆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十餘里，將何以歸？妾有秘蓄，聊可助裝。」生辭曰：「卿情好，梅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為人？」女固強之，曰：「始假君，遂捉生臂，坐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扳頭上簪，刺上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甕口已見。女探入，出白鑽，近五十兩許。生把臂止之，不聽。又出十餘錢，強反其平，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謀也。」生驚曰：「且為奈何？」生弟素迂謹，今為卿故，如寡婦之矢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力鋤斧馘，亦所不遑。爾身，女謀偕止，命生先歸，約會於浴。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逆之。比至，則女即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輪十里外，非邏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第大器，年十七，女願之，是有喜根，前程无勝於君。完底有期，妻忽大須，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嘉耦。』」生聞之而笑，辭請作伐。女曰：「心欲致之，即亦匪難。」喜，媪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而馬駕輕車，費

一姬之往返耳。生母前情俱發，不敢從其謀。女固言不害，即命車置桑媪。數日至會，將近里門，媪下車使御者止而候于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逆發。晨暮即宿車中，五更復行。女郎計其時，使人器盛飯而進之。五里許，乃相遇，御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可富。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阿以宣。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圍樓，生俯阿有仇者，答言無仇，但有西事相求。則聞而夫人世阿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餽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志，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王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而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若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阿之，反身佇立，曰：吾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嘿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闕然始散。後二年，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天姓失女，何得一置不問，未敢窮詰，而心竊怪之。遂托故，復詣曹，入境，察訪世族，並無魏姓。於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題涉駁異，因詰主人。主人笑，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唇等，阿所由名。則以此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阿其何種，以富巾茶也。心益駭，遂疑女為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感其愛色，遂出呼玉版，抱兒坐，謂生曰：三年前，威君見夢，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取。因與玉版，皆舉兒送。

柳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處生牡丹
二株，一伎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盤，較尋常之牡丹，玉版瓣尤繁，
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風，浴下無
雙焉。

異史氏曰：哀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疇突
以花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常生之未達也。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室才无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俾，一日有金陵客寓
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二種，為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剝治裝，從客至金陵，客
多方為之營求，得兩芽，裹藏如寶，歸途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後油碧車，丰
姿洒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
無不在，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
於河朔耳。馬欣然曰：僕雖貧，第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
車前，向姊，堂菓車中人，推廉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願弟言，屋不厭卑，而院
空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城南）有荒園，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
馬治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邀家清宵，陶與馬共食飲，而察其家似
不繫人，馬妻呂，亦愛陶，不恃以并斗，媿如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
呂，所與共約，饋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僕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

為今計。賣菊亦是謀生。馬素介。陶陶言其鄙之。曰僕以君風流高士。當能自
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更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貧。販花為
業。不為俗。人固不可為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葉
錢。校劣種。陶悉撤捨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得開。陶其
門。置宣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
目所未睹。心厭其貧。欲與絕。而又恨其私奴佳本。遂歎其靡。將就誚讓。陶出。握
手。曳入。見荒。此半畝。皆菊畦。救楮之外。無曠土。屬去者。則折別枝。揷桶之。其蓓
葉在畦者。固不佳妙。而細認之。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屋。出酒饌。設席畦側。曰。僕貧
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陶房。呼三。即陶諾而去。俄獻佳菊。意
態良精。固陶貴姊。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陶何時。曰。四三月。又詰何說。但笑不言。
盡懼始散。過宿。又詰之。新種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
傳。且君不以謀生。高用此。又數。門庭畧寂。陶乃以蒲席包。其。捆載數車而去。
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於都中。設花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陶之
去年買花者。留其根。年。盡變而劣。乃復購於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
屋。興作後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二。廊舍。更於牆外。買田一區。築
埭。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微使人
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尚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僕種菊。
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

陶生亟信然之則囑姊歸焉考其寄書之日即身死之日而憶園中之飲酒四十
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陶致驛何所英辭不受米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
第居若替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陶壁間扉通南第且過
課其僕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須黃英輒取
諸南第不羊歲家中觸類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貴還之戒勿復取未決
旬又雜之凡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慙不復稽巧聽
諸黃英燭土庀料土木人作馬不辭禁猶數月樓舍連亘兩第竟合為一不分
疆界矣然遵馬教閉門不復業菊而享用過於世家馬不自安曰僕三十年
清德為卿所累今視息人門後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又天氣笑人皆祝言我
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飲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我家閭明貧賤
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悲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自
亦甚易牀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黃英曰君不
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言乃于園中築茅茨
擇美婢往侍焉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始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
輒空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庶者當不如是馬亦自笑無以對遂復令
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過花肆見肆中多列甚煩歎染佳勝
心動疑翔陶製少陶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高要之婦陶
曰金陵吾故土將昏於是積有薄葺煩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馬不聽

請之益苦。且曰：家卒充盈，但可坐享，無洎復買。坐肆中，使僕代論價。屢甚，且數日盡售。過，但裹裝，賃舟，遂北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褥皆設。若預知弟也。婦者，陶自婦，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訪。客為之擇昏，辭不顧。姊遣兩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陶飲素聚，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遇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懼相得恨晚。自辰以訖西漏，計各盡一日。盃曾爛，解如泥。沉醉坐陶，陶起，婦覆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行拳，馬駭絕。告黃英：急往，扳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孟愛敬之，而陶自露迹。孟放，恒自折束枿，曾因與。莫近。值花朝，曾來造訪，以兩僕兒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罈將涸，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一瓶續入之。二人又盡之。曾醉已僂，諸僕負之以去。陶卧地，又化為菊。馬見，憤不驚。如法拔之，守其傍，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惧。始告黃英。陶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揣其梗埋盆中，携入閨中。日灌漑之。馬悔恨欲絕。甚，嘗曾。越數日，陶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孕，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洗以酒，則茂。後女長成，嫁于世。家黃英餘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對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書痴

彭城卽玉柱其先世官太宰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金玉柱无
痴家苦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屋后卽
日諷誦又障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書役所讀
無嗣寒暑年二十餘不求食可異卷中鹿人自至見眉親不知温涼三數語
後則頓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自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
大亂翻卷去急逐之踏地隘足探之穴有腐艸堀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
亦雖不可食而並信千鍾之說不安讀益力一日梯登高架于亂卷中得金輦
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託已也居
無何有父同牛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卽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
二匹卽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其娶曰書中
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子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
上織女逃或戲卽天孫竊奔益為君也卽知其戲置不辯一夕讀漢書至八
卷之將半見紗兩美人夾藏其中斷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應之耶心悵慙自
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復瞻玩至
忘食寢一日方注目炯美人忽杳悽起坐卷上微笑卽嚙絕伏拜案下既起已
盈尺笑以齒齧又叩之下几亭之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
如玉君固相知已久曰妾可眩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人者卽

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每讀。必使女生其側。女戒勿
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燦達者。後以讀耳。試觀春秋。上讀如君者。幾人。若
不聽。妾行去矣。即暫徙之。少間。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在。神去喪
失。厲而禱之。殊無影跡。思憶女所隱處。取漢書細檢之。直至舊所。果得之。
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與治棋枰。檮補之具。
日與邀戲。而即意殊不屬。觀女不在。則竊卷流覽之。恐為女覺。陰取漢書
第八卷。雜閱他所以迷之。日讀。而女竟不之覺。忽睹之。怒掩卷。而已。女
大
懼。寢復諸卷。渺不可得。既仍于漢書八卷中。得之。葉數不與。因再拜祝。笑不
復讀。女乃下。與之奕。日三。不。當復去。空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乃喜。授以
絃索。限五日。工一曲。即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之。隨指應節。不覺鼓舞。女乃
日與歡博。即遂樂而忘讀。女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伺。儻之名。暴著。女曰。子
可以出而試矣。即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久何不然也。女笑
曰。君日讀書。妾固謂無益。今即夫婦一章。尚未了悟。枕席二字。有工夫。即驚問
何工。女笑不言。少間。偕迎。就之。即樂極。曰。我不喜夫婦之樂。有不可言傳者。於
是逢人輒道。無有不掩口者。女知而責之。即曰。鑽穴踰隙者。始不可以告人。天
倫之樂。人所自有。何諱焉。過八九月。女果舉一男。冒媪撫字之。日謂。即曰。妾
從君二年。業生子。可以別矣。久恐為君禍。悔之已晚。即閉言。泣下。伏不起。曰。卿
不念呱者。耶。女亦悽然良久。曰。必欲妾留。當舉。架上書盡散之。即曰。此卿故

卿乃僕性命。何出此言。女不之強。曰。且妾亦知其有數。不得不預告耳。先是親族
或窺見女。無不駭絕。而又未聞其締姻何家。共詰之。即不能作偽語。但嘿不言。
人益疑。郵傳幾徧。聞于邑宰史公。史聞人少年進士。聞聲傾動。竊欲一睹麗
容。因而拘。即及女。聞知。遁匿無跡。宰怒。收。即斥革衣。於楛械備加。務得女
所自往。即密死。無一言。械其婢。略解道。其仿佛。宰以為妖。命駕親臨其家。見
書。美盈屋。多不勝搜。以焚之。庭中烟結不散。寤若陰霾。即既釋。遠求父門
人書。得後。辨復是。年秋。捷。次。舉進士。而卿恨切於骨髓。為禱如玉之位。朝
而祝曰。卿如有靈。當佑我官於闕。後果以直指巡闕。居三月。訪史惡款。籍其家。
時有中表為司理。逼納愛妾。托言買婢。寄署中。宰既信。即日自歿。婦取
其妾而歸。

異史氏曰。天下之物。積則揚。好則生魔。女之妖書之魔也。官近怪誕。治
之未為不可。而祖龍之虐。不已慘乎。其存心之私。更宜得怨毒之報也。嗚呼
何怪哉。

齊天大聖

許盛竟人。從兄感。賈于闕。貨木居積。容言大聖靈著。將禱諸祠。感未知大聖何
神。與兄俱往。空則殿閣連蔓。窮極弘麗。入殿瞻仰。神猴首人身。益齊天大聖
孫悟空云。諸容肅然起敬。無敢有惰容。感素剛直。竊笑世俗之陋。衆焚真叩
祝。感潛步之。既歸。兄責其慢。感曰。孫悟空乃丘翁之寓言。何遂誠信如此。如其

有神刀刺于雷霆。余自受之。此旅主人開呼大聖名。皆搖手失色。若恐大聖脚感。見其狀。益譁譁之。聽者皆掩耳而走。至夜。感果病。頭上痛大作。或初詣祠。謝感不聽。未幾。頭小愈。股又痛。竟夜生巨疽。連日盡腫。寢食俱廢。兄代禱。迄無驗。或言神譴。須自祝。感率不信。月餘。創漸啟。而又一疽生。其痛倍苦。醫來以刀割腐肉。血溢盈碗。恐人神其詞。故忍而不呻。又月餘。始就平復。而兄又大病。感曰。何如矣。感神者亦復如是。是徵余之疾。非由悟宮也。兄聞其言。益恚。謂神速怒。肯弟不為代禱。感曰。兄弟猶手足。前日支體糜爛。而不之悔。今豈以手足之病。而易吾守乎。但為延醫。對藥而不從其禱。藥下。兄暴斃。感慘痛結於心。腹置棺。斂兄已。後祠指神而歎之曰。兄有病。謂汝遠。恕使我不能自白。倘爾有神。當令死者復生。余即北面稱弟子。不敢有異辭。不然。當以汝處三河之法。還處汝身。亦以破吾見地下之惑。至夜。夢一人指之去。入大聖祠。見大聖有怒色。責之曰。因汝無狀。以菩薩刀穿汝脛股。猶不自悔。曠有煩言。本宮送拔舌。戮念汝一念。剛鯁姑置宥赦。汝兒病。乃汝以庸醫。天其舞數于人。何无今不少施法力。益令狂妄者引為口實。乃命青衣使請命于閻羅。青衣白。三日。后鬼籍已報天庭。聖難為力。神取方版。命筆不知何詞。使青衣執之而去。良久乃返。成與俱來。並跪堂上。神問何遲。青衣白。閻摩不敢搖席。又持大聖香。上啓斗宿。是以來遲。感趨上拜謝神恩。神曰。可速與兄俱去。若能向善。當為汝福。兄弟悲喜。相將俱歸。醒而異之。急起。啟材視之。兄果已甦。扶出。極感大聖力。感由此誠服。信奉更倍于流。

俗而子弟肯本病中已耗其半兄又木健相對長愁百偶游郊郭忽一褐衣人
相之曰子何憂也盛方為無所訴因而備述其遭褐衣人曰有一佳境暫往瞻瞻
亦是破悶何所但云不遠從之出郭半里許褐衣人曰予有小術頃刻可到因
命以兩手抱腰畧一點首逆覺雲生足下騰蹕而上不知幾自由自盛天懼
目不敢中啟視之曰空矣忽見瑤瑤世界光明無色訝問何處曰天宮也信步
而行上至最高遙見一叟喜曰適遇此老子之福也舉手相揖叟邀過謁
所烹茗獻客止高棧殊不及盛褐衣人曰此吾弟子千里行賈敬造仙署
必贈醜叟命僮出白石一杆狀類雀卵莹澈如冰便盛自取之盛念携歸可作
酒枚遂取其六褐衣人以為過庶代取六枚付盛並裹之囑納懷裳拱手曰
笑辭叟出仍令附體而下俄頃及地盛稽首請示仙號笑曰適即所謂勛斗而
也盛恍然悟為大聖又求祐護曰適所會財星賜利十二分何須他求盛又拜
起視已渺既歸喜而告兄解取共視則融入懷裳笑後輩負而歸其利
獲自此屢空闕必禱天聖他人之禱時不甚驗盛所求無不應者

吳史氏曰昔士人過于孟琵琶于壁而去比返則其靈大著香火均
屬焉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靈之則既靈焉矣何以故人心所聚
物或托焉耳若盛之方鯁固已得神明之祐豈真耳內繡針毫毛筆
足下勛斗碧落可抃哉卒為知感亦其見之不真也

青蛙神

江漢之間俗事蛙神最虔祠中蛙不知幾百千萬有大如龍者或犯神怒家中輒有異兆蛙游几榻甚或攀緣牆壁不得過其狀不一此豈肯山人則又思斬性禳禱之神喜則已楚有薛崑生者幼惠姿容六七歲時有奇衣媪望其家自稱神使坐致神意願以女下嫁崑生薛翁性朴拙雅不欲辭以兒幼難故却之而亦未敢議昏他姓遲數年崑生漸長妾爲於姜氏神告姜曰薛崑生吾婿也何得近禁鬻妾惧反其儀薛翁憂之潔牲往禱自言不敢與神相匹偶祝已見有箇中皆有巨蛆浮出奮然擲動頓棄謝罪而歸心益懼亦姑聽之一日崑生途有使者迎宣神命苦邀移趾不得已後與俱往入一朱門樓閣筆女不復坐堂上類七八成人崑生伏謁叟命曳起之賜坐索傍少閒婢媪集視紛紛滿側叟側曰八言薛郎空矣數婢奔去移時一媪率女郎出年十六七麗絕無儔叟指曰此小女十娘自謂與君可稱佳偶君家尊乃以異類見拒此自百年事父母止其半是在君耳崑生目注十娘心愛好之嘿然不言媪曰我固知即意良佳請先歸當即送十娘往也崑生曰諾趨歸苦翁倉遽無所爲計乃授之詞使返謝之崑生不肯行方謂謀媪已在門青衣成摩而十娘入笑上堂朝拜翁姑見之皆喜即夕合卺琴瑟甚諧由此神翁神媪時降其家視其衣赤為喜白為財必見以故家日興自婚於神門堂宏濶皆蛙人無敢詬躐之惟崑生少年任性喜則忘怒則戕斃不甚愛惜十娘雖謙

別但善怒，爾不善。崑生所為，而崑生不以十娘故，傲抑之。十娘若侵崑生，崑生怒曰：「豈以汝家翁媪能福人耶？丈夫何畏？蛙也。」十娘甚諱言蛙，聞之甚。曰：「自妾入門，為汝家田增粟，膏益價，亦復不少。今若幼昏，已溫飽，遂如騶為生翼，欲啄母情，耶？崑生益憤，曰：「吾止媵，所增膏污穢，不堪貽子孫，請不如早別。」遂逐十娘。翁媪既聞之，十娘已去，呵崑生，使急往追復之。崑生盛氣不屈，至夜，母子俱病，鬱冒不食。翁惧，負荊于祠，詞義殷切。過三日，病得愈。十娘亦自安，夫妻懽好如初。十娘日輒凝妝坐，不搽粉紅。崑生衣履，一委諸母。一日，忽曰：「兒既娶，仍累媪，人家婦事姑，吾家姑事婦。」十娘適聞之，負氣登堂，白兒婦朝侍食，暮阿覆事姑者，其道如何？所短者，不能悒傭錢，自作苦耳。母無言，慚沮自哭。崑生入見母弟，狼詰得故，怒責十娘。十娘執辭，不相屈。崑生曰：「娶妻不能承，權不如勿有，但爾若鞋怒，不過橫穴死耳。」浸出十娘。十娘亦怒，出門，徑去。次日居舍，火延燒數屋，几案牀榻，悉為煨燼。崑生怒，詣祠責數曰：「養女不能奉翁姑，畧無庭訓，而曲護其短，神者，空公有教人長婦者耶？」且盞盂相獻，得臣所為，無所涉于父母，刀鎔斧鉞，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報。言已，負薪殿下，執火欲舉。居人集而哀之，始憐而歸。父母聞之，大惧失色。空夜神示夢於近村，使為墳家營宅，及明，貴材鳩工，共為崑生建逆，辭之不止，日數百人，相傾于道。不數日，第舍一新，床幕器具，悉備。條除，甫竟，十娘已至，登堂謝過，言詞溫婉，轉身向崑生展笑。舉家變怨為喜，自此十娘

性益和。居二年無聞言。十娘最忠純。崑生戲出小蛇。紛使啓之。十娘生崑生亦轉笑。嗔惡相抵。十娘曰。今番不待相迫。遂請後此絕。遂出門去。薛翁大恚。杖崑生請罪于神。幸不福之。亦寂無音。積有年餘。崑生懷念十娘。頗自悔。竊詣神所。哀十娘。迄無降應。未幾。聞神以十娘字袁氏。中心失望。因亦求婚他族。而歷相數家。並無如十娘者。于是益思十娘。往探袁氏。則已漸墜壁滌庭。候魚軒笑。心愧憤。不能自己。廢食成疾。父母憂皇。不知所處。忽昏。惜中有人撫之曰。大丈夫頻欲斷絕。又作此態。聞則十娘也。喜極躍起曰。卿何來。十娘曰。以輕薄人相待之禮。止空後。父命另醮而去。父已受袁家采幣。妾千思萬思而不忍也。又卜吉在今夕。父又無賴反壁。妾親携而置之。笑適出。

門父走送曰。痴婢不聽吾言。後受薛家凌虐。從死亦不歸也。崑生感其義。為之流涕。家人皆喜。奔告翁媪。聞之不待往朝。奔入子舍。執于嗚泣。由此崑生亦老成。不作惡詭。於是情好益篤。十娘曰。妾向以君儂薄。未必遂能相白。前故不敢留孽根于人世。今已靡他。妾將生子。居無何。神翁神媪先着朱袍。降臨其家。次日十娘臨序。一舉而男。由此往來無間。居民或犯神怒。輒求崑生。乃使婦女輩盛妝入閨。朝拜十娘。十娘笑則解。薛氏苗裔甚繁。人名之薛蛙。子家。近人不敢呼。遠人呼之。

又

青蛙神往。托諸巫。以為言。巫能察神。嗔喜告諸信士。曰。喜笑福。則怒笑婦。

子坐愁嘆有廢餐者流俗然哉抑神實靈非虛妄也有富賈周某性怪曷
會居人敝金修閭聖祠富貴與有力獨周一毛所不肯拔久之工不就首事
者無所為謀迺衆賽社神忽言周將軍倉命小神司募政其取簿籍
來衆從之巫曰已捐者不復強求捐者量力自註衆唯敬聽各註已巫視曰
周某在此否周方混跡其後惟恐神知聞之失色次且而前巫指籍曰註金
百周益窘巫怒曰淫債尚酬二百况好事耶益周私一婦為夫掩執以金二
百自贖故許之也周益慙懼不得已如命注之既歸告妻曰此巫之詐耳巫屢
索率弗與一日方晝寢忽聞門外如牛喘視之則一巨蛙室門僅容其身步履
蹇蹇塞兩扉而入既入轉身臥以胸承額舉家盡驚周曰必討募金也焚香而
祝願先納三十其餘以次膏送蛙不動精納五十身忽一縮小尺許又加二十益縮
斗請全納縮如拳從容出入牆鏘而去周急以五十金送監造所人皆異之周亦
不言其故積數日巫又言周某欠金五十何不催併周聞之惧又送十金意將
以此完結一日夫婦方食蛙又至如前狀自作勢少聞登其牀搖撼欲仆加喙
於枕而眼復隆起如卧牛四隅皆滿周惧即完百數與之驗之仍不少動半日
則小蛙漸集次日益多穴倉登榻無處不至大於枕者升吐啜蠅糜爛釜帚
以致穢不可食至三日庭中春蠶更無隙處一家皇駭不知計之所出不得已請
赦於巫曰此必少之也遂祝之益以廿金首始舉又益之起一足直至百金四
足盡起下牀出門狼行數步復反身卧門內周惧問巫揣其意欲周即解囊

周無奈如教付巫蛙乃行教步外身暴縮擁衆蛙中不可辨認終然亦漸散
笑祠院成開光祭賽更有所需巫忽指首事者曰某宜出千教共十九止遣二
人衆祝曰吾等與其已同捐過巫曰我不以貧富為有無但以汝等所侵漁
之數為多寡此等金錢不可自肥恐有橫災非禍念汝等首事勤勞故
代汝消之也除某之唐止無所苗且外即我家巫我亦不少私之便令先出以
為衆倡即奔入家搜括箱牘妻問之亦不答蓋卷囊甚富而出告衆曰
某私剋銀二兩今使傾囊與衆共衡之秤得六兩餘使人誌去入教衆愕
然不敢置辯悉如數納入巫過此茫不自知或告之大懸質衣以盈之惟入虧
其數事既畢一人病月餘一人患疔瘡醫藥之費浮於所欠人以為私

克之報云

吳史氏曰若陸司莫無不可與為善之人其膝刺釘掩索者不既多乎又發監
守之盜而消其災則其現威猛正其行慈悲也

任秀

任建之魚台人販毡裘為業溜貫赴陝途中逢一人自言申亭亭宿近人話言
投契盟為弟兄行止與俱空陝任病不起申審視之積十餘日疾大漸謂甲
曰吾家故無恒產八口衣食皆恃一人犯霜露今不幸殂讎異域若我手足
也而千里外更有誰何囊金二百餘金一半君自取之為我小備啟其刺者可
助資答其半寄吾妻子俾輦吾柩而歸如肯携殘骸旋故里則裝費勿計

笑乃扶枕為書付中室以而卒申以五六金為市薄材斂已主人催其移柩申托
尋寺觀竟道不反任家羊餘方得確耗任子秀時年十七方從師讀由此廢
學欲往尋父柩母憐其幼秀哀涕欲死遂與母治任俾老僕佐之行半年始
還後出家貧如洗幸秀聰穎終非入魚台洋而桃達善博母教戒甚嚴卒不
改日文宗案臨試居四等母憤泣不食秀慙懼對母自矢於是閉戶年餘
遂以優等食顧母勸令設帳而人終以其甘傷無檢幅咸謂薄之有表州張
某賈京師勸使赴都顧携與俱不耗其貲秀喜從之至臨清泊舟闕外時鹽
航議集帆檣如林臥後聞水聲人聲聒耳不寐更既靜忽聞鄰舟散聲清越入
耳縈心不覺舊技復發寢寤諸客已已醒寢囊中自備十文思欲過舟一戲
潛起解囊捉錢踉蹌回思母訓即渡東置既睡心忙冲苦不得眠又起又
解如是者三興勃發不可復忍携錢逕去至鄰舟則見西人對博錢注曹漢
置錢几上即求入局二人喜即與共擲秀大勝二客戲蓋即以巨金贖舟主漸
以十餘貫作孤注置賭方酣又有一人登舟來耽視良久亦傾囊出口百金贖
主人入局共博張中夜醒覺秀不在舟聞散聲心知之因詰鄰舟欲挽沮之
空則秀慘惻積貫如山乃不復言負錢數十而返呼諸客並起往來移運
尚存十餘千未幾三客俱敗一舟之錢俱空客欲賭金而秀欲已盈故托非錢
不睹以難之張在側又促逼令歸三客燥急舟主利其盈頭轉貸他舟得百
餘千客得錢賭更豪無何又盡歸秀天已曙放曉闕矣共運貫而返一

容亦去主人視所質二百餘金盡而灰耳大驚尋至秀舟時之故欲取償于秀及阿姓名里居知為達之子縮頭縮尾而退過訪榜人乃知主人即中竹亭也秀至陝時亦頗聞其姓字至此鬼已報之故不復追其前却笑乃以贊與張合業而北終歲獲息倍徙遂援例入監益權于母十年開財雄一方

馮木匠

梅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囊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紋窗半開明月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明雞已飛槍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為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忡忡竊望其悞投也少聞女果越窗過徑已入懷馮喜嘿不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夜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悞就敬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惧延師鎮壓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晚霞

五月五日吳越間有闕龍舟之戲刻木為龍繪鱗甲飾以金碧上為雕甍朱檻帆樯皆以錦繡舟末為龍尾高丈餘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顛倒滾跌作諸巧刺下臨江水險危欲墮故其購是童也先以金啖其父母預調劑之墜水而死勿悔也吳則載美妓較不同耳鎮江有蔣益童

阿端方七歲便捷奇巧莫能過聲價益起十六歲猶用之空金山下墮之
死蔣媪止其子哀鳴而已阿端不自知死有兩人導去見水中別有天地間
視則流波四迭屹如壁三俄入宮殿見一人堦坐而人曰此龍宮君也便
使隸伏龍宮君顏包和霽曰阿端伎巧可入條柳部遂引至一所廣殿四
合趨上東廊有諸年少出與為禮率十三四歲即有老嫗來衆呼解媪坐
令獻技已乃教以戲塘飛雲之舞洞庭和風之樂但聞鼓吹聲呼諸院皆
响既而諸院皆息媪恐阿端不能即嫺獨紫^上撥之而阿端過^上舞已了
媪喜曰得此兒不讓晚霞矣明日龍宮君按部諸部畢集首按伎又
部鬼而魚服鳴大鉦圍四尺許鼓可四人合抱之聲如巨雷鼙噪不復可聞舞
起則巨涛洶湧橫流空際時墜一^上星^上光^上及着地消滅龍宮君急止之
命進乳鶯部皆二妹鹿笙樂細作一時清風習習波聲俱靜漸凝如水晶世
界上下通明按畢俱退立西墀下次按燕子部皆畫影人內一女即年十四
五已來振袖傾鬟作散花舞翩^上翔起^上曰^上襖^上腰^上間^上比^上出^上五色^上花^上朵^上隨
風颺下飄泊滿庭舞畢隨其部亦下西墀阿端旁晚雅愛好之阿之同部
即晚霞也無何喚柳條部龍宮君特試阿端作前舞喜怒隨腔悅仰中
節龍宮君嘉其慧悟賜五文衿裙魚鬚金束髮上相夜光珠阿端非
賜下亦趨西墀各守其位滿於衆中迨注晚霞晚霞亦逆淫之少阿端遂
巡出部而北晚霞亦漸出部而南相去數武而法嚴不敢亂部相視神馳而

已既按蝶部童男女以舞身長短年大小服色黃白以取諸回諸部
梅已魚首而出柳條在燕子部後瑞疾出部前而晚霞已緩滯在後回首
見瑞故置珊瑚釵瑞急內袖中既歸凝思成疾眠餐頓廢解姥輒進甘旨
日三四省撫摩殷切病不少瘳姥憂之固所為計曰吳江王壽期已促且為
奈何薄暮一童子來坐榻上與語自言歸快蝶部從容問曰君病為晚
霞否瑞驚問何知笑曰晚霞亦如君耳瑞悽愴起坐便求方計童問尚能步
否答云勉強尚能自力童挽出南啓一戶折而西又闢雙扉見蓮花數十畝
皆生平地上葉大如席花大如盆落瓣堆積下盈尺童引入其中曰姑坐此遂去
少時一美人檢蓮花而入則晚霞也相見驚喜各道相思略述生平遂以石壓荷盆
令側稚可憐敬又句願連藕而籍之忻與狎寢既訂后約曰以夕陽為候
乃別瑞歸病亦尋愈由此兩人日一會於蓮池過數日隨龍宮君往奉吳江王
稱壽已諸部悉還獨留晚霞及乳鶯部一人在宮中教舞數月更無音耗
瑞悵惘若失惟解姥日往來吳江府瑞托晚霞為外妹求携去異一見之
番禺江門下數日宮禁森嚴晚霞苦不得出快而返積月餘痴想欲
絕一日解姥入戚然相吊曰惜矣晚霞投江矣瑞大駭涕下不能自止因毀冠裂
服藏金珠而出意欲相送俱死但見江水若壁以首力觸不得入念欲復還
悞則冠服罪將增重意計窮蹙汗流浹踵忍睹壁下有天樹一章乃猱
攀而上漸空瑞抄猛力躍墮幸不沾濡而竟已浮水上不意之中恍睹人

世遂飄然泊去移時得岸少坐江濱惘思若母遂起行。忽如隔世且空家忽聞窗中有女子曰汝子來矣音聲甚似晚霞俄與母俱出來霞斯時兩人喜勝於悲而媪則悲疑驚喜萬狀俱作矣初晚霞在吳江覺腹中震動龍宮法宮禁嚴恐旦夕身媿橫遭挫楚又不得一見阿滿但欲求死遂潛投江水身泛起沉浮波中有容舟拯之問其居里晚霞曰吳名奴溺水不得其尸自念銜院不可復杖遂曰鎮江將以吾壻也容因代首扁舟送諸其家蔣媪疑其錯悞女自言不悞因以其情詳告媪以其風格韻妙頗愛悅之第慮年太少必非肯終寡也者而女孀願家中貧便脫珍飾售數萬媪察其志無他良喜然無子恐一旦臨窆不見信於戚里以誅女曰母但得再孫何必求人知媪亦安之會端生女喜不自已媪亦疑兒不死陰發兒塚骸骨具存因以此詰端始爽然自悟稱母曰然恐晚霞惡其非人囑母勿復言母恐之遂若同里以為當日所得非兒尸然終慮其不能生子未幾竟舉一男提之無異常兒始悅久之女漸覺阿端非人乃曰胡不早言兒鬼衣龍宮衣七魂魄堅凝生人不殊矣若得宮中龍角膠可以續骨節而生肌膚惜不早購之也端信其誅有賈胡出首百萬家由此巨富值母寿天妻歌舞稱觴遂傳聞王邸王欲強奪晚霞端惧見王自陳夫婦皆鬼驗之無影而信遂不之奪但遣宮人就別院傳其技女以龜溺毀容而後見之數三月終不能盡其技而去

白秋練

蘇有某生小字蟾宮商人慕小窳之子恣惠喜讀年十六翁以文業遷使
去而與子賈從父室楚母舟中無事輒便吟詠武昌父嘗居逆旅守其居積
生乘父出執卷哦詩音節鏗鏘輒見窗蜀憧似有人竊聽之而亦未之異
也一夕翁赴飲久不歸生吟益苦有人徘徊窗外月映甚悉怪之遽出窺頭則
十五六個賊之姝望見生急避去又三日載貨北旋暮泊湖濱父適他出有媼
入曰即君殺吾女矣生驚問之答云妾向姓有恩女秋練願解文字言在郡城得
聽清吟於今結想空絕眼餐喜欲附為家因不得後拒生實愛好弟慮
父真因直以情告媼不實信務要盟約生不肯媼怒曰人世姻好有求妾爲而
不得者今老身自媿反不見內耻孰甚焉請勿想北渡矣遂去少間父歸喜其
詞以告之隱與密納而父以涉遠又薄女子之懷春也笑置之泊舟処水深沒
棹皮忽沙磧擁起舟滯不得動湖中舟咸容舟必有留住守洲者空次年桃花
水溢他值未空舟中物當百倍於原直也以故翁未甚憂怪獨計明年南來
尚須留費於是留子自歸生竊喜悔不詰媼居里日既暮媼與一婢扶女即
空展衣卧諸榻上向生曰人病至此莫高枕作無事者遂去生初聞而驚移
燈視女則病態含嬌秋淚自流略敘詞媼慙微笑天生強其一語曰為郎憔悴
却道郎可為妾咏生狂喜欲近就之而憐其孱弱探手於懷接腫為戲女不
覺慙恣展詭乃曰君為妾三吟王建羅衣裳之作病當愈生遂其言甫西

女擯衣起坐曰妾愈矣再請則嬌顛相和生神志益飛遂城婿共授女未曙已
起而老母將生矣未幾媪果生見女凝妝擁坐不覺欣慰邀女去女悅首不語媪
即自去曰汝樂與即君戲亦自任也於是生始研問房止女曰喜與君不過個蓋之
反家嫁尚不可必何須令知家門然兩人互相愛悅要誓言良辰女二夜早起挑
燈忽開卷凄然泣堂生急起呵之女曰阿翁行且空我而人事妾適以卷卜展
之得李益江南曲詞意非祥生慰解之曰首句嫁得瞿塘賈即已大吉何不祥
之與有女乃稍懼起身作別曰暫請分于天明則十人指視笑生尼臂喚媪呵好
事如認何處可以相報曰妾常使人偵探之謔否無不聞也生將下舟送之女力
辭而去無何慕果生漸愈其情父疑其招妓怒加詬厲細審舟中財物並

無虧損誰訶乃已一夕翁不在舟女忽生相見依其莫知決策女自低昂有數高
目前始省君兩月再商行止臨別以吟聲作為相會之約由此值翁他出遂高吟
則女自空四月行盡物價失持諸賈無策斂貴禱湖神之廟端陽後雨水
大空舟始通生既歸凝思成疾慕憂之巫醫皆進生私告母曰病非藥禱可
痊惟有杖練生耳翁初怒之久久之文離益憊始惧僱車載于渡如楚泊舟
故處訪居人遂無知白媪者會有媪探於湖濱即出自任翁登其舟窺見
秋練心竊喜而審詰知族則浮家泛宅而已因實告子病由異女媪再始
以解其沉痾媪以婚無成約弗許女露半面殷頰聽聞兩人言皆目欲
墮媪視女而因翁哀請即亦許之空及翁出女果生就榻嗚泣曰昔年女

狀今劇若耶。此中况味要不可不使君知。悲羸頓如此。急切何能保。瘳。三言。若吟生亦喜。女亦吟。王建前作生曰。卿心事。醫三人何得效。然卿神已與。笑試高我吟。楊柳十條盡。尚兩女之。生贊曰。快哉。卿昔詩。餘有采蓮子云。豈當香蓮十頃。陂心尚未忘。煩一曼聲度之。女又送之。甫闌。生躍起曰。小生何嘗病哉。遂相抱。沉痾若失。院而脚父見。媪何詞。事得。新否。女已察。知翁意。直對不認。院而女去。父來見生。已起。喜甚。但慰勉之。曰。女子良佳。然自搖角時。把柁權歌。無論微賤。抑亦不自生。不若翁院出。女浸來。生遂立意。女曰。妾窺之。審矣。天下事。愈急則愈速。愈迎則愈距。當便喜。自轉反相求。生問。計女曰。凡商賈志在利。則必有術。知物價。適視舟中物。並無少息。為我告翁。居某物。利三之。某物十之。歸家。妻言。驗則妾為佳。媪笑。再來時。若十八。妾十七。相徵。有何身。為生以所言物價告父。父頗不信。姑以解。其教。既歸。所自置貨。皆本大虧。幸少從女言。得厚息。略相準。以是服林練之神。生益誇張之。謂女自言。能使己富。翁於是益獨甘。而南空湖。數日不見。白媪。過數日。始見其泊舟柳下。因妾為媪。媪甚不受。但謂送女過舟。翁另債一舟。為子合。也。女乃便翁。益南所。應居。債悉。辭付之。媪乃邀。婿去。家於其舟。翁三月而返。物空楚。債已倍。徒將婦。女求。載湖。水院。歸。母。食。必。少。許。如。用。鹽。醬。焉。由。是。每。南。行。必。為。毀。數。碑。而。歸。後。三。四。年。舉。子。一。日。涕。泣。思。婦。翁。乃。偕。子。及。媪。俱。如。楚。空。湖。不。知。媪。之。所。在。扣。舷。呼。母。神。形。喪。失。促。生。沿。湖。問。訊。會。有。釣。鱖。魚。者。

與生近視之巨物也形全類人乳際畢具奇之婦以告女大駭謂亂有妖法相
騙生憎放之生往商釣者釣者索五昂女曰吾在君家謀金不下巨萬處
若何遂斬其也如必不從吾即投湖水死耳生快不敢告父金贖放之既返不見
女搜之不淨更盡始空問何往曰適空母所問母何在觀態曰今不得不實告矣
適空贖即妾母尚在洞庭龍君命司行旅近宮中欲自選嬪妃妾被浮言者
所稱直遂勅妾母女坐相索妾母實奏之龍若不聽放妾於南濱餓欲死故羅
前難令難離免而罰木樵若如愛妾代禱真君可免如以異類見憎請以兒
擲還若妾去龍宮之奉未必不百倍君家也生大驚慮真君不可淨見女曰明
日未到真君當空見有敬道士急作之入水亦從之與茲 昔文士必合憐乞乃出魚
腹後一方曰如問所求即出此求 生女言候之 道士驚之漸而生生
伏拜之道士急走生待其後道士以杖投水躍登其上生竟從之而登則非杖非舟
也又拜之道士問何求生出羅求書道士展視曰此白驤羽異也子何遇之羅宮不
敢隱詳陳願求道士笑曰此物殊風雅若龍何得荒淨遂出羊牯書免字如
符初返并令下則見道士踏杖浮行頃刻已渺婦母女喜但囑勿洩於父母婦
後三三半翁南游數月不歸湖水既廣久待不至女遂病日夜喘急囑曰如
妾死勿瘞當於加午自三時一吟杜甫夢李白詩死當不朽候水空傾注盈
內閉門後妾衣抱入浸之空得活喘息數日奄然遂斃死後半月暮翁空生
急如其敬浸一時許漸甦自是每思南旋後翁死生遂其意卒於楚